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恨不相逢未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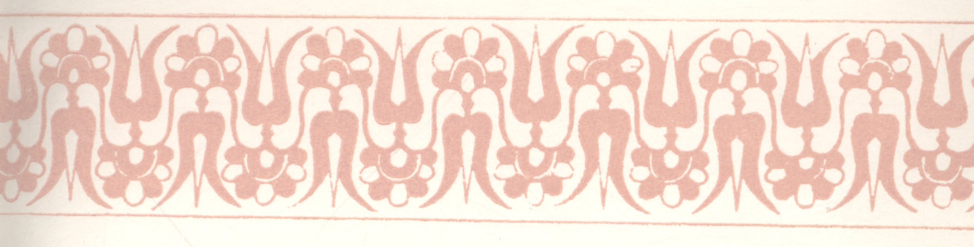
刘云若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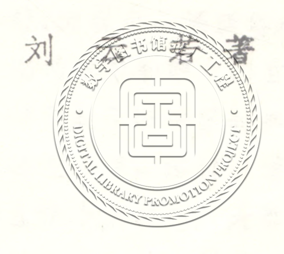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恨不相逢未嫁时

刘[illegible]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恨不相逢未嫁时

刘 云 若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5/8 插页2 字数183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ISBN 7-5306-0049-4/I·49　定价：2.45元

出版说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曾盛极一时，涌现出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许多名著，当时即改编为电影和剧本，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有爱情小说，掌故小说，怪诞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大都以细腻的笔触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轶事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同时也刻画了下层社会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当然，这些作品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堕落，揭露得不够深刻，对那些色情凶杀、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抨击得不够有力，但它确是黑暗社会阴霾角落的一个缩影，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早已消逝的旧中国形象。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浩瀚的长长画廊中，也应为它留下一块小小的位置，使读者从中增长见识，一开眼界。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的缘起。

这些作品大都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和“传奇”特色。故事曲折离奇，情节生动感人，悬念引人入胜。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幽默的夸张。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免不了掺杂一些程度不同的糟粕和粗俗。尽管如此，批判地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对繁荣和发展当代通俗小说是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很多的。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失散较多。现已搜集到的都是名家的代表作，除少数几部作品外，大都为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再版。

这些作品大都是章回体旧派小说，既无标点，也不分段，且原稿笔误讹错甚多。现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校正讹错后，将陆续出版。编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编选若有不当，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6年7月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恨不相逢未嫁时

（原名《旧巷斜阳》）

作者自叙

《旧巷斜阳》将要出版了，书局方面请我作一篇序。这是应该作的，然而我感觉没什话可说，因为本书在报端刊载的期间，已有许多读者为之批评讨论。一切微言大义，差不多都已被诸公说尽，所以轮到我说时，就剩下畸零琐碎的东西了。

《幽默》杂志、论语社都有一条社章，是“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这是对的，卖瓜的谁肯说瓜苦呢？但是我觉得自说瓜苦，固然违心，自夸瓜甜，也应该打嘴。为避免违心与打嘴，只可尽卖而不吆喝。这是我自己的社章。但为自己的书作序，好象也是吆喝之一种，这又遇了困难：吆喝瓜甜，打嘴之外，还怕红脸；吆喝瓜苦，书局血本有关，必不赞成。无可奈何，只好抛开书的本身不谈，而只夸这《旧巷斜阳》一部，在我一切作品中，是比较最有好运的书。

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纸，有四家废刊，

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改为画报，社长沙大风先生奋力振作，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到《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认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但是我在《天风》原写着一篇《情海归帆》，一报之上，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虽或有吸收之效，总觉不妥，就劝大风任选一篇去，和《情海归帆》配对。我的意思，认为《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斜阳》在当时初起炉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志》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用《小扬州志》。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过两天再来，竟选择了《旧巷斜阳》。这就好比两个女子同时待嫁，而《旧巷》有了婆家，这是它的初步幸运。

稍迟之后，《小扬州志》也有了主儿。于是两篇小说中的故事，一同向前发展，最妙的是两篇中主角，都有极度悲惨的命运。在我自己，感觉着《小扬州志》的主角，比《旧巷斜阳》的主角璞玉写得更为曲折紧张，更容易得人同情。但任她呻吟婉转而没人理睬，好似落到阴山背后，而《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的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起了幻觉，把她当作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救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有几位资产阶级太太，竟使用了贿赂手段，说倘然在去岁年底能教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

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致失却发小财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摒出游宴算回礼，厉行绝交，宣讨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恫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这真使我惊讶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势力如此之大！她虽在书中受苦，然而能有这样际遇，可谓不虚此生。就因为她有这样人缘势力，所以我至今写到她的真实归宿，一般关心礼教的先生，很多通函主张使璞玉重归盲夫，宁可落寞以终，也要为世道人心之劝。我很想接受，但顾虑着另一个对她溺爱过深的慈善家，不能允许，故而尚在踌躇难决，几乎愁白了头发。真不知璞玉前世何修，今生何幸，得到这般幸运。

于此，璞玉的幸运，已泽及《旧巷斜阳》，使它博得较多的读者，更希望她再把幸福分给发行的书局。

末了，还有需要向读者道歉的：鄙人文债渐积，日少暇略，兹编匆促出版，未及核实整理，情节参差，字句讹误之处，当然难免，惟祈请读者特别垂谅。异日得暇，当尽力补过盖衍，以报我十余年的旧知己老饭东也。

又此，本书出版，因去岁遭水，存稿遗失，无法寻觅，几致停顿，幸蒙刘蓬岛、陈季珊二君热心相助，慨然以旧存合订本见赐，始得完成。又有于在澎老弟代为奔走，搜罗热忱，同为可感。谨于此敬致谢意。

第　一　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话说在这正是深秋的清晨，料峭寒风似乎比冬天还冷。有钱的人向来对气候变化很少感觉，此际身眠锦帐，怀拥美人，自然不会知道这初寒的滋味。只有一般需要工作的穷人，清早行在街头上，把这冷风全部接受。他们不止因为尚着单衣，身上觉冷，而且想到寒衣尚陷于质库之中，不知是否有拯救出来的希望。再想天公已下了第一道警告，暗示转瞬便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一道道的催命符相继而来，这无情的严冬，将要如何度过？想起去年所受的苦楚，连心里都冷起来。

在这时候，凡是穷人，几乎都有这种感想。但有一个地方虽然居民一样的穷，心里却不但不一样的冷，而且特别的倒发狂热。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那儿有条大酒缸胡同，短短的小巷，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巷内约有七八户人家，都是土房，内中只路西有一座较大的房子，屋顶上盖着碎瓦，墙上涂着青灰，虽也颓败不堪，但因是巷中独一无二的瓦房，在一群土房中，就显得鹤立

鸡群，大有贵族气概。不单表面如此，实际上住在这瓦房里的人，也较贵族化。这巷中因完全住贫民，照例房租按天缴纳，土房每天一间只十五枚铜元，灰房一天却要二十八枚。由此可见这种房户的身份，竟相差一倍了。我这作书的有些势利眼，觉得那土房中人不值得一谈，才专把这笔墨伺候这瓦房中的人物。

这院中共有七个单间小屋和一个院子，中央秽土积成的小山周围，放着六具做饭用的行灶，表明这里住有六户人家。但并非有一间空屋，而立在院中称为首户的厨师黄三，因为在一家中学堂里包饭，进项很多，就独占了北面向阳的两间房子；在黄三旁边的一间，是卖鲜花的赵大头夫妇；住在东面两间的，一间是拉洋车的鼻子王，一间住着马寡妇。这鼻子王因为鼻子太大，所以绰号叫大鼻子，但不知道怎的被人把大字省去，简称鼻子。他原来在一家公馆当差，因和一个女仆勾搭上了，被主人看破，双双被辞，二人就赁房同居，鼻子王改行拉车，养活他的姘头。至于那马寡妇，却是一家小康人家的媳妇，丈夫死了不久，她空房难守，闹得名声很坏，公婆劝她改嫁，她又不肯，又加娘家没有亲人，公婆也是不明理的，就只图眼前清净，把她赶将出来，在外另住，每月给一点生活费。她又托人在恤嫠会补个名儿，每月领一块多钱，对付生活。她房中常有男人盘踞，据她对人说是娘家兄弟，但这兄弟却常停眠整宿。因此，每惹黄三的老婆讥骂，马寡妇也不在乎。西面的一间，住着饭馆中跑堂的刘四，失业已

经很久，可是饱食暖衣，不露穷相，并且还聘请了一位在落子馆的教师教女儿唱戏。外面都说刘四在外头作了白钱，干着肮脏营生，但没人能够证实。刘四本人又成天嘻嘻哈哈，对街坊很活气，人缘即好，人们也就不必考究他了。另一间却住着姓韩的母女两人，母亲已是五十多岁，女儿名叫巧儿，年方十八，生得很有姿色。母女都给一家军衣庄做外活，颇能温饱。巧儿还有些积蓄，每月贴给刘四一块半钱，和他的女儿一同学习，因为天性特别聪明，已经学会好几出了。这是院中大致轮廓，先行表过。

再说这一天早晨，院中忽然特别热闹起来，比平常预备过年还要来得紧张。因为刘四有个外甥女儿，当日也在这院中随着刘四夫妇长大，十四岁会唱大鼓，十五岁进了班子就红起来；赚了两年钱，就遇着一户好客人，是什么路局的科长，看中了她，花钱娶去；她竟大有好夫运，嫁过不到半年，丈夫被调到陇海路去任职，她也跟去。一晃儿二年多，她丈夫已经升了处长，十分阔气。最近，她丈夫因有公事回到天津，她也随来住在旅馆。刘四听见信，跑去瞧看，那外甥女非常念旧，不但给了他很多钱，还要回到舅父家中看看儿时旧侣，就定在这天早晨九点钟来。院中邻居一听消息，立刻人心大为浮动，黄三、赵大头和韩家母女，都是院中的老住户，和那外甥女儿是熟人，脑中都以为那阔太太脚有手缝能掉金子，希望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韩巧儿从小时和那外甥女儿常在一处玩要，一起去捡煤渣，又亲见她脱下破烂衣服，换上绸缎、戴上珠翠，

一向在脑中有极深的印象，这时自然希望看那旧侣阔成什么样儿。而且就连向没见过那外甥女儿的新邻居，也似乎觉得院中来了贵人，于自己有无限光彩，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沾一点阔气儿。于是，满院里的人从昨天晚上听见刘四宣布了喜信，几乎全少睡了半夜的觉：赵大头的老婆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来那件假华丝葛的大棉袄，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只答应替她赎夹袄；他老婆因为这夹袄是斜纹布的，没有亮头，怕被阔太太看不起，直和赵大头吵了一夜。结果，赵大头在清晨便扛了仅有的两件棉被，上当铺去了。鼻子王的姘头，在前月因为丢了两根柴禾，和赵大头老婆打了个头破血出，一直仇人似的，没有说过话。但今日却因为想赊两朵白兰花戴上，好在阔太太跟前显显漂亮，便虚心下气的和大头老婆说了一阵好听的。哪知赵大头老婆记着前仇，给她来了个没面子，气得那姘头回去把鼻子王骂了一顿，逼他立刻出车，在九点钟前最少送回两角钱来。那马寡妇却从夜里自对镜子，把个徐娘脸儿用线绞得光亮光亮，但用力太重，竟把脸皮绞破了一块；又把头儿梳得紧紧卫绷，消消停停的早早熨贴好了十年前的嫁衣，从天刚亮就穿好了，在房里对着镜子左瞧右照，身上有个土珠儿也得弹掉，衣上有几个浅皱纹也必烙平；而且怕粉落了，每隔十几分钟便重擦一次，没到八点钟，她面上的粉已有半寸厚了；偶一皱眉，粉忽然成片的掉，她只好重加涂抹，再作端详。最后觉得毫无遗憾，可以教阔太太看得入眼了才罢休。哪

知无意中忽一低头，瞧见脚上一双青缎鞋竟沾满泥土，和地皮同色，便不由得大为懊丧，痛恨那冒牌的娘家兄弟，早就叫他买鞋，直耽误到今天还没买来，这可怎么好？为难半天，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拿了一个茶碗，到黄三家里讨些烧酒，想借酒的力量把旧鞋拭出本来面目，变为新鞋。

于是，马寡妇扭扭摆摆的做着向来穿新衣服逛街时卖俏姿式出了房门，穿过刘四一家人昨夜举行清洁运动的院子，才见院子中的垃圾土山虽然未曾消灭，却已收拾得有了样儿：面积缩小，高度增加，成为一座挺秀的山峰，不知在哪里寻来的许多桔皮和香蕉皮，还有只很大的螃蟹壳儿，整整齐齐堆在山峰顶上以为点缀，好象预备给贵客观览，暗示此院中人也常吃这贵重东西。而且院内向来纵横错杂的有六个行灶，此际好似经了军法训练，都排成整齐行列，把灶口向着大门，现着迎迓来宾的模样；至于柴禾，也全捆结成束，倚墙成行而立，同作恭敬之状。马寡妇一心只在鞋子上面，无心观赏这崭新的建设，走到黄三住房门前便叫："三嫂子，起来了吗？"房内黄三嫂子才问了声："谁？"马寡妇便推门而入，只见黄三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正立在地下，对着桌上一个直径四寸的镜子擦脂抹粉。因为镜子太小，二人都抢着要照，互相推挤，这个说："我把胭脂都擦到下巴颏上了，你这小该死的还挤我！"那个就喊："娘，瞧小臭儿把粉都抹去了，我的脸还不白哪。"那位黄三嫂子好似没听见两个孩子的纷争，她已经打扮好了：身上穿着五闪绮霞缎面的大羊皮

袄，袖子既肥且短，小臂上露着粉红色的卫生衣窄袖。在这时候穿皮袄，似乎还早两月节气，但黄三嫂只这一件压箱底的逛衣，今日宁可热得头昏眼晕，也要出出风头！马寡妇对于黄三嫂的大皮袄，好似知道神仙不是凡人做，虽然羡慕，却向来不作妄想的；但对那件粉红色的卫生衣，可垂涎了整个年头，和她那位娘家兄弟打了六、七场架，结果也没有到手。她此时一见黄三嫂宝衣上身，不由勾起了对娘家兄弟的旧愤，暗骂：那小子太没良心，下次来时，若不给我买件这样的卫生衣，再叫他上我的床才怪！想着就强忍着气，叫了声："三嫂！"黄三嫂似乎听出她的声音，并不抬头，仍低头干着活儿。马寡妇搭讪着坐在旁旁小杌上，忽瞧见黄三嫂腕上黄澄澄的放光，不由大吃一惊，暗想黄三嫂怎样又发大财，竟戴上金镯子了！再仔细一看，才看明白那黄三嫂左胦腕上果然带着黄色大镯子，而且灼灼有光；但右腕上的一只却拿在手里，只黄了半圈，另外半圈还露着原来的银质，黄三嫂正用金色的薄片向上面包呢！马寡妇才在端详，黄三嫂似乎不愿被人识破秘密，但即掩饰不得，只可抬头看了看马寡妇，心不在意的说道："你倒打扮好了，真漂亮！这一来你娘家兄弟更离不开你了。"马寡妇听她又揭根子，心虽不悦，但因有求于她，只可仍陪笑说道："您也早班啊，这会儿都收拾利落了，这是干什么呢？"黄三嫂翻了翻眼儿道："咳，今儿不是刘家的阔外甥女儿要来吗？我从小儿瞧着她长大，总得要跟我说会子话儿，我昨晚上才想起手上这副白银

镯子怪素的，打算叫银楼镀镀金，已来不及。恰巧前儿个小臭儿在外面街上看过嫁妆的，拾了几片金叶子来，先对付包上，远看黄澄澄的，瞧不出假来，省得叫阔人看薄了咱们。”

马寡妇忙乘机说道：“可不是！我也为这个正着急，鞋已旧了，来不及买新的……”黄三嫂很快的接口道：“怎么来不及，西边街口上不就有家鞋店吗？”马寡妇说道：“倒不想买。”黄三嫂才听了这句，只怕她是向自己借鞋，忙迎着道：“我也只脚上这一双，没富裕的。”马寡妇知道她是误会了自己的来意，忙翘起一只脚儿道：“这鞋还对付能穿，只是太秽了。你有白干酒，给我点儿擦擦。”黄三嫂听出问题并不严重，才把紧绷着的脸儿舒展了些，摇头说道：“我又不喝酒，可哪儿来的白干呀，你花两铜子上小店儿打点儿不就得了？”马寡妇这时囊中固然未必没有几个铜子儿，但一时舍不得动用；二则既已向黄三嫂舍了脸，到底还要自己破费，未免窝心。于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总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讨得一滴半滴，也算不虚此行，便陪笑道：“前儿三爷不是整瓶的带回来，凭您这屋里，什么东西也没个缺少，三嫂给寻点儿吧！我又用不多。”黄三嫂这时把镯子已经包好带在腕上，见马寡妇目光已射在桌上的酒瓶，不好再说没有，而且自己秘密已被发现，怕把她得罪了，万一当着阔太太的面使什么促狭出自己的丑来，那如何是好？”心里已打算给她些许，但想到烧酒是值钱的东西，白白送人真有些心

疼。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拉过一个孩子，指着脸儿骂道："瞧你这德行，白糟蹋我的胭脂粉，擦成你妈的豆腐脸儿，不怕叫人笑话？别混抹了，等我来！"说着又向马寡妇道："酒是什么好东西？只要有，给你点儿又有什么？你先把碗放下，等会儿我教臭儿给你送去。"马寡妇一听有了指望，忙把碗放下，谢了一声，就走了出来。

到了院中，只见韩巧儿已收拾得光头净脸，穿着紫色假哔叽的上衣，周身沿着青边，下身是青色假礼服呢的裤子，盖到脚上，正蹲在她的房门外，辫子甩在肩头，正在修理她门旁的小花池子；池内种着一株小桃树和两棵玉米，都已残枝败叶。马寡妇望着她道："大姑，你倒好大闲心啊！"韩巧儿抬头道："挺好的花儿，一刮秋风就成了这样儿，太令人伤心了！"马寡妇说："这庄稼长得不错。"韩巧儿说："前儿结下了两个，都快熟了，不知叫谁给偷去了。"马寡妇不由脸上一热，自觉亏心但仍搭讪着道："院里就是这样不好，总丢东西。"韩巧儿道："我倒不在乎那两个玉米，只爱这小桃树儿，长得真旺！刘四大爷说，再过两年它就能结果了。"马寡妇道："哟，我的姑娘，你还想吃桃儿，别说呆话了，再过两年总不能等在院子里吃桃呀。"巧儿红着脸，"呸"了一声道："净不说好话！'忽然不说了。这时马寡妇已经看到黄三嫂的小儿，端着个碗过来，叫道："马大婶儿，给你酒！"马寡妇接过碗，赶快进屋，看到碗里装满了净白的流质，虽没半斤，也有六两，心想黄三娘们怎么今天这样大方，敢

不是三娘们拿冷水骗自己吧?放在鼻前闻了一闻，居然大有酒气，于是喜上心头，回头对小儿说："回去谢谢你妈。"便兴冲冲地回到房里，脱下鞋，用棉花蘸酒就擦，哪知擦了半日，鞋全湿透了，既不去垢，更不见亮，方才纳闷起来。她哪知黄三嫂别出心裁，找了刚倒完酒的瓶子，把白水倒入些许，加以热烫，把瓶里的剩余酒气融入水里，再倒出来给她送来。马寡妇知是掺假不少，但又不能声张，只得把水铃铛似的鞋仍穿在足上，这一来，冰锁脚了的滋味，可真使她受了苦。

马寡妇在屋里咒骂不提，单说韩巧儿把花地收拾好了，本想着残枝败叶放在垃圾堆上，但因这东西太轻，一阵风来，便要吹散满地。而且昨夜刘四在修理那垃圾堆以后，曾向众人说了一遍，不许再向上面弃置秽物，因为一则怕破坏了新建设的风景区，二则怕掩盖了那桔皮蟹壳的点缀。韩巧儿这时只可拿个簸箕，将枝叶撮着，倒出门外。就见路北向阳里摆的小糖摊儿已摆设整齐，这摊儿一共也没有五吊钱的本钱，一点糖果和泥捏玩具，只赚左近穷家小儿的钱，通常当是一文半文的生意，若是三、五枚铜元的交易，那就是绝大主顾，终日未必遇见一次。但此际摊上，竟红红绿绿的添了新货。摊主耿小秃，素日象乞丐一样，今天也忽尔穿上了一件过年时的半新蓝布大褂罩；并且向来把不洗的脸，也居然洗了，秃头上还罩了顶瓜皮帽。巧儿觉得出奇，就向他望了两眼，耿小秃看见她，就叫道："韩大姑，真早班儿，今儿你们院里可热闹

么？”韩巧儿心想：这消息传得真远，连外面都知道了。就说：“老耿，你今儿怎也这么人马刀枪的，有什么事？莫非又是你老伴儿的生日？”耿小秃摇头道：“不是！不是今儿你们院里刘四爷家要来阔亲戚，我怎能不收拾得干净些儿，提防着人家要买咱的糖儿、豆儿，瞧咱东西干净些儿，就许多照顾些。”

韩巧儿听了，才知道他另有心思，不由暗自好笑。方要转回门内，忽见一个挑水的老毛，把头剃得光葫芦一样，担着水桶走来，走到糖摊旁边，叫道：“秃儿，赊块糖吃。”耿小秃不在意的说道：“拿吧！”老毛捡了块大芝麻糖放入口里道：“秃子，你等着，晌午我请你吃饭。”耿小秃道：“你但盼把自己管饱了吧，还请我呢！”老王道：“你别隔门缝看人，今儿咱们有落子，刘四爷约好我了，等他那财主外甥女来，我就跟着伺候，端端饭菜，外带倒茶买东西，刘四爷许着吃剩下的都归我，完了再讨点酒么儿，还不够咱们大吃一顿的么？”耿小秃道：“你倒巴结上好差使，可是别象我那回黄三奶奶的生日，也是叫我去帮忙，我歇了摊儿，从早晨忙到过晌午，哪知预备的东西都吃净了。来的亲戚，好些都阔着没吃饱，临到我更连根面包条也没见着；饿着肚子，直到两三点钟，黄三爷才给我二十个铜子儿，说是买几个烧饼垫垫，等到晚上多吃炖肉吧！我也只有等着，谁想晚上更糟，客人吃完了，只剩下几个鸡子儿和半碗肉汤儿烩白菜，还被亲戚穷老婆子，竟说她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没带了来，家里又没人做饭，定

叫把剩菜给送了去。差使指派到我的头上，瞧我这气够多大吧！半道儿就下了会，不伺候了，第二天黄三奶奶还说闲话，骂我不识抬举。我饿了一天，只落了二十子儿，还不如出摊子倒还落千儿八百的，这冤哪儿诉去？所以我发过誓，再不伺候他们这大宅门，只盼你今日别象我那回就好！”老毛道：“没有的话。听说刘四爷是在街口上吉庆馆定的二块八一桌，满满八八全席，听说也不是多少大碗，多少小碗，海了去咧！来吃的有一位还是女的，你想能吃多少？这一剩下，我还不得用水桶往家抬呀。”

耿小秃一听这二块八的大价目，立刻也引起高兴。代出主意道：“我的好哥哥，你宁可费点儿事，可别都掺合在一块儿，那样吃不出滋味来，糟踏好东西，多冤枉哪！上回五月节那天，我花过五十子儿，买了半碗整付的鸡脖子，你猜怎样？满不是味儿，不是咱跟你说大话，当初我真吃过鸡，还是一顿吃了整只，要不然怎会吃出鸡脖子没鸡味儿呢？后来听人说，不论多少东西，只要一掺合，就都走了本味。你千万捡好东西单放着，晚上到我家里吃去，打酒是我的事！”老毛摇头笑道：“你好鬼精灵，想连老婆孩子都吃我呀？”耿小秃道：“你怎么小气哇？不愿意拉倒！现在还我糖钱，一天一块，足吃我二十天了。”老毛闭了一只眼，作出藐视他的样儿道：“相好的，你丑了我，得！得！晚上你家吃吧！只要吃到高兴时候，你带着孩子们去躲个空儿，我今儿这点体己都给你老伴吃也不穷。”耿小秃听了，要打他，老毛担起水桶飞跑，到了巧

儿立的门前，才觉得方才说的话太𥓓，被人家姑娘听见不好意思。就只可搭讪着唱起山歌，低头走过去，因为他心中想着巧儿是大姑娘，口中不由得竟唱起"姑娘明年才十七，嫁个女婿二十一……"

老毛只顾遮羞，随口一唱，竟忘了这歌儿比刚才的𥓓话还加十倍难听，就以"的、的"余音渺渺之中转过巷尾去了。巧儿听得已红了脸，"呸"了一声，骂道："缺德的，顺嘴胡瞎，好歹掉在河里喂王八吧！"但却因老毛的村歌而引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春意，脑中隐隐映出一幕影像：那是晚间黄昏的光景，自己上军衣庄去送衣服领工钱；归途走至巷北口外的大坑旁边，猛见一株老树下，似有个人影一晃，心中方在害怕，忽见那人影已迎过来，自己看清了是那串书馆卖文具的唐棣华，不由又喜又怕；小唐走到近前，低声叫着"妹妹"，就拉自己到大坑东面、人家后墙下僻静的地方，他告诉昨儿在南乡一处小学校里，卖出去大批笔墨纸砚，一水就赚了两、三块钱，又说近来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且攒下有百十块钱，已经能够养活家小了。要求自己话应前言，答应嫁他，他就请媒人去提亲。自己心里本来早爱着他，说过许嫁的话，但在前几月时，自己因看到四爷女儿学戏，有些眼热，也跟着学起来。小唐听见很不愿意，对自己劝了些话，倒象个男人教训老婆似的，只问我既打算嫁他，为什么又要学戏？自已听着有气，就说出绝情的话，一直恼了这些日，并没理他。这时他象忘了那回事似的，来说好话，自己虽觉心软了，但还记着前碴

儿，给他老大钉子；可是他那小嘴儿太会哄人，三言两语把自己哄笑了，那时候，他竟趁着机儿和我胡缠，我一阵昏昏沉沉，若不是被走路人撞散……巧儿想到这里，不禁面红耳热，四肢都瘫软了，上身若不靠着门框，真将跌倒。一阵青春火焰燃烧过去，心中又渐渐想起小唐的人品模样，倒还配得上自己，而且他一天还有赚几毛钱的能力，嫁给他也算福气。这一带的年轻小伙儿还没一个比得上他，去年开车厂子的王大生，要把女儿给他，还吃了他的没趣呢。巧儿想着，颇有自得之意，颊上的小酒窝儿不自知的就现出来。

就在这当儿，忽然见到刘四领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手提一只很大的蒲包，由外面回来。巧儿叫了声："四大爷，你这么早，上哪儿去了？"刘四爷擎着蒲包儿道："今儿真麻烦，什么都得想到，我那雅琴外甥女儿，向来爱吃零食，糖儿豆儿枣儿的一天也离不开，所以我赶早儿上晓市，买了些来；要不然，在门口买零食，那不贵死人哪！"巧儿一听，暗替耿小秃叹道："这一摊子新货算白上了。"想着又见刘四的孩子头上已戴着一顶崭新的贱价墨狗皮帽子，时方秋半，在外面光头走的人还多，何至于就戴上了皮帽子？莫非要和黄三奶奶的小皮袄比美？就忍不住指着孩子问道："大有儿怎都戴上了皮帽子？"刘四爷咳了咳："别提了，本来用不着帽子，他娘因为今儿这日子定要添俊儿，强拗着给大有买帽子。我想了想，若买了薄的，现在戴着合适，过些日一冷就没用了，所以买上顶皮的，拚着今儿受一

天热，可是能过冬呀！”说着又叹息道：“这年头儿，没东西不贵，狗皮缝成形儿，楞卖半块多钱，好家伙！”巧儿道：“可不是，可惜今日要戴，要不然我明日上军衣庄讨点碎皮子，替大有缝一顶也不费事。”巧儿这原是事后送人情话的，哪知刘四一听，竟得了主意，拍手道，“真个的，大姑既然能做，我又何必买？好！就劳驾你给做一顶，买的这顶，今儿戴上半天，晚上雅琴一走，我就上帽铺退钱去。”韩巧儿听他居然满不客气，心想：你也太会找便宜了，我母女凭着四只手养两张口，工夫就是钱财，哪能白给人效力；再说你也把东西买妥了，何苦又费许多周折省得几角钱。就道：“这帽子要退钱，人家铺子肯么？”刘四道：“管他肯不肯，我教大有他妈去，跟铺里胡吵硬赖，没个不成，这样的事，他妈办得了，拿手着呢！”巧儿一听，知道自己这义务也尽定了，只可暗悔不该多嘴。刘四又低声说道：“大姑，今儿你们不用做饭了，你到我房里来陪雅琴吃，再给你妈端过点儿去。”巧儿知道他这样邀请，直等于一顶皮帽子的预约，但本心却希望借此亲近雅琴，就也欣然答应。

刘四进去不久，忽然又从房中抱头鼠窜而出。刘四奶奶大声骂着追出来，她到了门口，刘四已跑出巷外。巧儿就问大娘为什么，刘四奶奶张着手道：“你看！我这手上长着湿疥，总也不好，昨儿这老挨刀的还说雅琴要来，你在前端茶送水的，她看了这两只手不就呕心，我说有什么法儿呢？他出主意买手套儿带上；方才他带大有儿出去

顺手就买了一副手套儿，你瞧这老挨刀的多混蛋，竟买黑色的！我嫌猪爪似的太鲜亮，要教他给换副粉红的，老挨刀竟说我这模样儿不配漂亮颜色，你听这不气死人？我这模样儿对不住谁！大姑，你是不知道，我在娘家作闺女时候，街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儿叫'玉天仙'，又叫'一汪水儿'，每逢站门口买针线，年轻的小伙子能把我围上，老街坊张木匠的儿子，就为我想得痨病死的。当初我爹娘要活动活动心，我准比如今的雅琴还阔，只为没有那号运气，才给这老挨刀，进门就受穷，成天缝连浆洗、烟熏火燎，又加上这些孩子，生生的把我给糟踏了。老挨刀自己不亏心，倒说我模样不济，等他回来看我不折腾出他牛黄狗宝才怪！"巧儿听着，眼瞧着她那肥蠢如猪的身躯和一双烂红果似的眼儿，想到"玉天仙""一汪水儿"等美名，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幸儿这时巧儿的母亲由房中声唤，巧儿才得以解救，低着头儿跑入房中，已忍着的笑"噗嗤"的笑将出来。

巧儿的母亲是已年过五十多岁的人，此际已换了干净的衣服，正坐在炕上收拾一只打开的桃木箱，见巧儿没由来的痴笑，便问笑什么，巧儿举手向外指了一指，又摇了摇头，便道："您叫我？干什么？"她母亲从箱中取出一只淡绿色的小戒指道："这是我才翻出来的，你带上吧！"巧儿大喜，拿过那戒指才看见通身多是白色，只上面有黄豆大一块绿色，还是斑驳不纯。这本来是很低劣的翡翠，但在巧儿眼中已如见奇珍异宝，就笑问道："娘，我怎么没见过，是哪儿来的？"她母亲叹气道："这东西在箱子里

放了十一年了，你还记得你哥哥么？”巧儿听了才想起自己有个胞兄，比自己大十五岁，听母亲说，他在父亲病死、家庭败落之时，以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便出去投军当兵，中间曾回来过一次，那时自己还不甚知事，到如今十来年没有音信，母亲为避免伤心，很少提到这失踪的儿子，不知今日何以由这戒指又想起来。正要询问，她母亲已凄然说道：“你哥哥从十六年前跑出去，到十一年前忽然回来，那时你才七岁，见了哥哥，还认生呢。你哥哥对我说，他已经升了排长，新从湖南跟着队伍回来，不久还要开到湖南。只在家住了两天，给留下二十块钱和一副镯子，还有两个戒指，一个是金的，一个就是这翡翠的，他嘱咐我把这几件东西都给你留着，等长大了作嫁妆。我问他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他说随着队伍在湖南打仗，他们一连人走过岳州北面的一个村子，村里的人都逃空了，就进到一个财主家驻扎。他半夜里睡着，一打把式踢在墙上，听出墙是空的，叫起同住的人，立刻把墙扒开，从里面搜出好些珠宝，可惜一大半都献给上面大官，他只分得十几件，在路上顺手换钱、都花用了，到家只剩下这几件。”巧儿听了，忍不住问道：“还有那镯子呢？”她母亲叹道：“镯子和那金戒指早卖了，你还记得在十三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死，就是那两件东西把你的命买回来的。现在你是能帮我了，可是以先这七、八年，我只凭两只手，你哥哥也从那一次没有音信，刀尖上过日子，怎保得住值钱东西呀！”巧儿初听母亲说到金饰，脑中忽然产生了新

希望，好象落入富丽的梦中，及闻久已失去，眼前幻现的金光也随之消灭，但手上仅存的珍物，还稍促她保留欣悦心情，不致过于懊丧。就仔细端详着道："这个值多少钱呢？"她母亲在昔日原也曾把这戒指出售过，但正值那时翡翠佳品尚无行市，何况这样劣物，因为古玩肆出价还不够二升米的钱，所以才保留住了。但此际不愿实说，以免女儿扫兴，就道："我也不知道，只听你哥哥说，好象比金子还贵呢！"巧儿大喜，倚在母亲身上，笑道："这么说，雅琴也未必有这样东西，少时教她看见，也教她明白我们娘儿们不是穷根儿，真存着好宝贝呢！可是今儿只戴一天，明儿就得收起来，这院子人都是穷眼贼心，留神给偷去了。"

巧儿正说到这里，忽听门外有人高声问道："韩奶奶在屋里么？"巧儿听出声音是黄三，就望着母亲，脸上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似乎对黄三极不欢迎，要想从母亲面上得到什么暗示，好把来人挡走。哪知外面的黄三跟着走将进来，他这个人奸相是由脂肪和酱油两种物质造成，皮肤都发着紫黑色的油光，天然带着作厨师的标帜，而且一张麻脸上，每个麻窝都似天然的贮油池；刮将下来，足可以炒一桌四碟八碗的菜，和他夫人黄三奶奶面上，剥下来可以烙张大饼的白粉是同为人们所称道的。这时他一进门，就叫道："大娘，吃完早饭了？你们真好，永是这么整齐，我那屋里叫孩子搅的没一时不象破烂摊儿。"韩奶奶道："你们东西多，我们穷得剩了两个墙角，想乱也乱

不了吗！”黄三哈哈说道：“哪里话！哪里话！你们大姑不就是[illegible]出？眼看就混起来了。大嫂，前儿我跟你说的事，已经得了准章程，大姑要去，一月就是十五块工钱，外带按天分小帐，一月总有这么三、四十，不比作外活强么？再说那边掌柜是我的盟兄弟，待承错不了！大嫂，你若愿意让大姑去，也该预备着了。”

韩奶奶对于黄三的答覆，原是已决定了的。因为黄三有位朋友，正筹备在法租界繁华地带开一家新式饭馆，要邀聘几个女招待，以广招徕。黄三看中了巧儿，要把她举荐了去，前数日已把这意见对她母女提出了，她母女曾因此开过很长的炕头会议。只为当时女招待亦在创始时期，北京有个小流氓，暂从女招待上面发了财；风气传播，天津也有人仿效。但开始用女招待的饭馆还只有三、四家，并未普遍。韩奶奶耳中对女招待这名词十分生疏，以为是非常下贱的行业，而且女儿每日作着外活，收入颇能温饱，又守在自己面前，一切放心，所以不愿她改业离开自己。巧儿本身，虽很有心出去看看繁华世界，但想到和各式各样的男子打交道，却觉得有些胆怯。尤其韩奶奶另有不能和巧儿直说的话，就是恐怕黄三没安着好心，要把自己女儿引诱坏了。于是炕头会议的结果，决定对黄三谢绝。

这时韩奶奶便答道：“三大爷的好心，真是难得，可惜巧儿太腼腆，这些年在屋里做活，没离开过我，象个蠢鸟儿似的，哪能给人家做事？三大爷你另找别人吧！”黄

三满心以为此来要看到她母女的感激涕零，万想不到会遭了拒绝，立刻麻脸拉长了许多，哼了一声道："大嫂，你好想不开！咱们穷家孩子，你想和人家阔门大小姐一样，永远收在屋里，这不是要耽误孩子一辈子么？不是我说话难听，这样成天爬在炕上做活，早晚腰也弯了，眼也花了，一朵花似的姑娘，弄成小老太太，多淹心哪！再说你也得替姑娘终身打算，总守在这小胡同里，将来也广嫁个穷人。象大姑这样人才，在篱笆门里苦一辈子，可不太作践了！大嫂，你明白僻巷出高酒，可是若不把酒旗儿挂出去，谁又知道呢？若让她出去见见世面，遇见阔人，就许一步升了天。你知道当初对门住的王老，他女儿学唱大鼓，一出门就被一个师长娶了去，王老跟着就成了老太爷；再说近的，你瞧人家雅琴，现在是什么势头，她虽是没有爹娘，刘四一家子不就得了好处？我很明白大嫂是好脸面的人，不能让姑娘象雅琴似的出去混世，所以才举荐她当女招待，女招待可不是说不出去的事。大嫂，你别执拗着了。"韩奶奶本有成见在胸，对他的话似乎满没入耳，笑着答道："我倒没什么不愿，只巧儿一定不肯。"黄三听了，望着巧儿道："姑娘，你也不小了，难道也想不开，你不是还在学戏，既学必打算将来卖唱，怎么还腼腆呢？"巧儿心想你真讨厌，人家不答应就完了，怎还尽自麻烦？我现在已一心向着小唐，预备嫁他，从此再不学戏，你说的不是废话！

巧儿摇摇头正要答话，忽听外面一阵大乱，刘四奶奶

和一群小孩子似在向外奔跑，口中喊着“来了！”“来了！”巧儿只听这两个字，便知道那位阔太太雅琴来了，连忙走出屋去。只见刘四一家人，都已迎出门去，其余院中住户也都出立院中，满脸都带着象平时要娶媳妇看出殡或是看出红差一样的紧张神色；眼光全注视大门，秩序是前所未有的整齐，好象怕冲了阔太太的仪仗，没一个敢越过防线到门口张望。鼻子王的姘头，因为没有达到两朵鲜花似的希望，喃喃的诅咒着鼻子王，骂他在外面被汽车撞死；马寡妇近门口有两块碎砖头儿，她急忙曳翘两只冰块似的小脚，跳过去将砖头儿拾起；哪知她的好心竟未得到好报，还没容得直起腰来，刘四奶奶已象开路先锋似的闯入院中，一见马寡妇在那里阻着御路，不由分说伸手一推，马寡妇已跌到院隅，她爬起正想骂街，不料看见阔太太挟着霞光万道、彩气千条，正走进门来，立刻吓得闭紧了口，呆呆的看。只见由门外进来的雅琴，本是娇小玲珑的身材，却好似因为作了太太，身体就变得特别沉重，她由一个衣服整齐的中年女仆搀着；她身上穿着红色的印度长毛绒大衣，长度只齐到膝盖以上，露出金花缎子的旗袍和镶金的小漆鞋头；头上长发披垂，烫成最新的希腊式，好象一个小孩玩具毛头狗似的。脸上显得非常丰满，显示过着舒心日月。所擦脂粉，好象能够发出光来，使皮肤表现着宝色。耳朵上坠着很大的钻石钳子，一走一摇，她好似要故意展览自己的装饰，比那些洋衣店做模特儿的女子还走得慢，但对于院中的人却好象都没有看见，并不招呼。

这时，刘四奶奶早已奔到住房门首，将身体挡住风门，一手撩起门帘，满脸陪笑地叫道："慢慢走。"进屋里，又向那女仆笑叫道："好生搀着太太，我们这里还没你们茅屋干净呢！"说着雅琴已走到门口，恰巧刘四的小儿子不知因做什么动机，也要往里挤。刘四奶奶匀不出手，只得使了个里勾外拐的招数，用小腿把孩子勾住，然后轻轻一拨，便给拨到背后，这招数居然巧妙，雅琴并没看见，便走入房内去了。刘四奶奶放下门帘，才狠狠的打了孩子一掌，孩子一哭，她怕惊了外甥女儿大驾，吓得一手叉住孩子脖颈，使其不得出声，随又由口袋里取出一个铜板，递到孩子手内，然后放开，孩子果然见钱口闭，泪还挂在脸上就跳出去给小秃糖摊开张去了，刘四奶奶也便转入房内。

巧儿的住室本来最近大门，满以为雅琴进门第一个要见她，当然赶过说几句话儿，在众人面前也算得光彩。所以雅琴进门时，她还上前迎了两步，却不料雅琴竟端了偌大架子，根本没瞅没睬，她自觉吃了个没趣，不禁大为生气，立刻撅起小嘴儿在喉咙里骂道："左不过是个窑姐儿罢咧！这一嫁人成了太太，立刻蛹卵变吉了，就城头上出恭——高了眼，不认识老街坊了。若惹恼了我，瞧把当初你在车站上抢煤，让巡警拉到高粱地里的事，都给抖罗出来。正骂着，又听院中人都在叽叽喳喳的小声议论，其实人们是惊羡雅琴的富丽，巧儿只疑是他们看见自己吃了没趣，都在讥笑，不由得又羞又气，转身就进了屋子。偏巧不知趣的母亲，还同她夸赞雅琴的衣饰，巧儿气得一头倒在炕上，

一语不答，韩奶奶才看出女儿是在生气，忙问什么，娇儿更使出娇纵性子，转身一滚就滚到炕尾，脚儿踹着炕沿叫道："别管我，别问我！"韩奶奶摸不着头脑，忽然门帘一启，刘四奶奶走入叫道："大姑儿，怎么倒躲在屋里，雅琴一进门就找你哪！"巧儿一听这话，立刻满肚子气都消了，脸上不由的堆满了笑，身体也不自觉的霍然坐起，笑问道："是么？人家阔太太了，还会问我？"刘四奶奶道："哟，哪的话，从小一块儿长起来的姐妹，怎不想呀！"说着拉起她便向外走。巧儿立觉身体轻了许多，飘飘然随她走去。

一进刘家的门，便见雅琴已换了家常衣服，坐在崭新的炕褥之上吸着纸烟，她这家常的衣服，也是湖色软缎的旗袍，外罩紫花绒的小马甲，好象《四郎探母》戏中的公主似的。女仆正站在地下替她把高跟鞋脱去，另把一只米色绣花鞋穿上，雅琴的脚还在女仆手中，所以看见巧儿进门并不起立，只点着头儿，叫道："哟，你都长成这么漂亮了！若在外面遇见，我真认不出来。"说着招手让她坐在身边，很亲热的问了许多话，巧儿在对答之际，却偷眼儿观察她的衣饰，见她左臂上带着一只镶翠的金练镯，每一节上都嵌着小拇指头大的翠块，晶莹光洁，都绿得那么好看，手上只带着一只钻石戒指；右腕带了一只绝大的白金手镯，式样非常玲珑，手上却有两只大宝石戒指，一红一蓝，颜色又都那么鲜艳。巧儿看着，不知怎的，便觉脸上一热，把自己带翡翠的手藏到衣襟下面。雅琴并不介

意，又问巧儿这几年生活情形，巧儿回答仍给军衣庄做活，雅琴这时好象自幼在富贵群中生长起来，耳朵里向未听过贫苦两字似的，闻言竟感到意外的惊讶，摇头道："作外活，才赚几个钱，哪够吃的，更难为你们怎么过了。"刘四奶奶在旁凑趣道："韩大姑她娘儿俩过得俭省，一天有二斤面就过去了，怎能比你？还不够你穿袜子呢！"雅琴哼了一声，居然不厌的道："可不是，你瞧！"说着扬起一只脚来道："这种丝袜子，前天才在中和公司买的，六十八块钱一打。你合合，是多少钱一双？"刘四奶奶啧啧的道："好家伙，可吓死我，一双袜子就五、六块大钱。我的姑奶奶，你可拔了尖儿，当初的娘娘，也未必穿过这个，这么贵的东西，一定结实，总穿不少日子吧？"雅琴把嘴一撇，还未说话，女仆已答了碴儿道："我们太太，一双袜子没穿过三天，出趟门儿，脱下就赏给我们了。要论东西敢情结实，三个月也穿不破呀！"刘四奶奶哆儿嗦儿，半晌没说出话来。巧儿却听得越发心醉，暗想从小儿一同长大的伴侣，到如今自己还是自己，她竟阔到这个份儿，她是什么命呢？雅琴又端详着巧儿，向刘四奶奶道："你瞧，巧儿出落得多么俊！可惜住在这个地方，把人淹践了，你们是没听过好戏，那梅兰芳扮上戏的模样就是巧儿这意思。可是巧儿的眉眼，比他还秀得多。这副小模样，若是穿上好衣裳走到外面，敢保街上的人都直了眼儿。"刘四奶奶接着她的话说道："巧儿也学着戏呢！"雅琴很注意的问道："是么？学的什么？会几出

了？”巧儿忸怩笑道：“我只跟着起哄，一出也没学会。”雅琴道：“本来你们也请不着好师傅，学成了也赚不了大钱。再说你岁数也大了，倒不一定唱戏，只要活动活动心眼儿，干什么也能发迹。”巧儿眼儿望着她的美饰，心里寻味她的言语，不由触起黄三的话，方才觉得是逆耳之谈，现在竟好象都变成金石良言。

正在这时，忽听外面有人高声喊道：“哪屋里姓刘？有位杨太太在这里么？”刘四奶奶听了，方欲跑出去看，雅琴已高声答应道：“是表弟么？我在这里！你进来。”这时女仆已赶过掀起门帘，就见一个少年由外面闯然走入，巧儿似觉这少年满身放出光彩，眼中一亮，偷着看时，只见这人最多不过二十岁，面如冠玉，形状俊伟，眉目口鼻，处处都觉可爱，却说不出怎样美法，好似通身上下，并无一处不合巧儿眼光。他身上穿着葡萄紫色西服，脚上是油亮的皮鞋，胸中坎肩的小口袋中，露出花花绿绿的丝巾角儿，散着香气，和头上司丹康的芳馥弥漫全屋。巧儿有生以来还没见过这样裙履少年，猛觉心中乱跳，低下头去，但又舍不得不看，仍频频偷溜秋波。那少年好似并没看见巧儿，也没看见刘四奶奶，进步就向雅琴叫道：“表嫂，表兄叫你快回去！”雅琴叫道：“哟，我才来，怎么又叫回去？”那少年已由小口袋中取出丝巾，掩着口鼻，摇头道：“这地方怎么能住，有碍卫生，真受不住！”说完这句才答道：“你刚出门，就来了个姓徐的，是交通部的什么官儿，带着太太来辞行，说晚车回北

京去。表哥留下他们要给饯行，叫我请您快回去，好作主人。”雅琴皱眉道：“尽是这种事，麻烦死我，不去还不成。”那少年自从进来，就在屋里来回踱着，身体还不住摇晃，显示少年人浮躁好动的性情。巧儿偷眼看着，似觉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特别魔力，够叫人心跳。又听雅琴向刘四奶奶道：“这可太不巧，我本打算在这里呆上一天、两天，说说老话儿，哪知道出了事，只好改天再来吧！”刘四奶奶听雅琴要走，觉得自己数日来劳心尽力的预备都要付诸枉费，而且对雅琴既不能尽其人情，对邻舍更觉没有光彩，怕人家议论说自己白预备了多少吃食，白收拾了房舍院落，结果阔太太一口也没吃，一眼也不看，岂不成了笑话！于是满心的不愿意，但还陪笑道：“怎么走啊，走也得吃了饭再走，要不叫人家看着，外甥女儿好容易来了，舅母连顿饭都管不起呀！再说臭儿他爹还没回来，你走了，他不抱怨煞我！”雅琴道：“不成，我非走不可，这里关着事呢？我哪天想来，拿起腿就来了。今日你拦也白拦。”说着就叫女仆给换衣服。刘四奶奶心里气得直要哭，可怜外面儿还不敢露出来，只有瞪着烂红眼儿看着。

那少年向雅琴道：“可快去！我先走了。”雅琴道：“好，你先去吧。我跟着就走，还得回旅馆换衣服。”那少年闻言，更不答话，一步跳出门外，象一阵风似的出门走了。巧儿的魂灵儿好象也被他带走，秋波呆呆的注视着门际，半晌不瞬，忽听刘四奶奶问了声：“这是谁呀？”巧儿才心里一跳，收来精神。雅琴笑道：“这是我们表弟，

姓周，名叫蔚青，才二十一岁，还上学呢。人挺好的，就是太好玩儿，花钱象水似的，天天在舞场上打腻。我常劝他，他倒有一篇道理，说跳舞是高尚事儿，不比嫖班子，那才是荒唐。哪知这三日他又改了道儿，在什么咖啡馆热上了个女招待，天都这么冷了，他为捧女招待，还天天去吃刨冰、冰琪凌，而且一吃就是半天，也不怕寒了肚子，得了水臌。我笑他说，跳舞算是高尚，捧女招待难道还不是荒唐？他又说女招待是什么女子职业，比舞女还高尚得多，并且他去花钱，不能算捧，算是提倡。好些个理儿，我也学不上来……巧儿听到这里，更觉她的话好似一柄钥匙，投着了自己心内的锁孔，不由一颗心似飞将出去，翱翔到外面世界之中，而世界说周蔚青所处的是美丽世界，原来的种种顾忌，都已被希望所消灭了。这时雅琴已换好衣服，刻不停留的要走，巧儿只顾思索自己的事，也忘了对她说客气话，随刘四奶奶送出房外，那随来的女仆，在伺候主人换完衣服之后，便忙不迭向外跑，说要看看汽车，怕开回去了。院内窃听出声息的邻人，一听这阔太太还是坐汽车来的，都想大开眼界，随着女仆纷纷跑出，所以到雅琴出来，院内倒清清没有人了。

到了门外，向北转出巷口，就是一片旷场，前面还有水坑，坑边停着一辆崭新的汽车，同院的男女老幼都在围着观看。雅琴走到，众人忽一声分列两旁，看着她走上车去，都死盯着雅琴的鲜衣美饰，恨不得把眼光变作有吸引性的磁石，把她的首饰吸到身上，那情形比平时看人

家新娘子上花轿，更为入神。刘四奶奶见雅琴上了车，忙当着众人宣布她早去的原因，以给自己解嘲。叫道：“这真不巧，才来了，你家就出了要紧的事，我也不能留你。哪天再来呀！”雅琴答了一声，“有工夫一定来！”车子便行开动，由坑边转入前街，转瞬没了影儿。

看热闹的纷纷走散了，只剩下巧儿一人远望着汽车的去路发怔，心里在念念地道，你瞧瞧人家，看看自己。怔了半天，只有这两句话循环。正在这时，忽然自己的意中人唐棣华，提着个四方形的包袱由对面走来。这小唐年方二十余岁，生得颇为清秀，只是生长贫贱，一切都带着土气：剃光的头，戴着旧瓜皮小帽，身上着一件青竹布的夹袍，还罩上件灰布大衫。这打扮昔日本曾经巧儿赞美过的，以为这一条巷里只有小唐天生是个衣冠人物的胎子，旁人即便长袍马褂，也没有他那局面样儿。但此际巧儿脑中已印上周蔚青的影子，再看小唐，忽觉分外的寒碜，心里又似鄙薄，又似气恼，不愿理他。见小唐已照脸陪笑的赶过来，立刻转过身就走，小唐在后面追着叫道：“巧儿，你不是正等着我，怎么走啊？”巧儿心里好似受了侮辱，自思你倒会向脸上贴金，我凭什么等你？这时小唐已赶到她面前，拦路放下布包，笑道：“你别走，我给你捎了好东西来了！”说着，忙不迭的由包内取出个纸卷打开，巧儿把眼向包内的东西一瞟，只见是一块深蓝色的大花线缎，花样还是若干年前流行的，多半是买的零头碎块；另外还有一个小包，里面是一副假珠耳环。小唐并没看见

巧儿已把圆如朱樱的小嘴儿，撇得似一道长虹，还得意道："你瞧瞧这缎子，不错吧！恰巧五尺，正够你的裤料，买零块儿还合三毛多一尺呢！这耳坠……"说到这里，巧儿再不耐烦听下去了，哼了一声，从他身边绕过，就向前走，且走且说道："这么好东西，留着你自己用吧，我可不要！"

小唐大吃一惊，连连喊叫，见巧儿头也不回，只得把布包草草裹上，提了追去，这一耽搁，直到那瓦房的门口才追上她，拉住叫道："巧儿，你这是怎么？"巧儿一闪身脱开他的手，绷着脸儿说了"你等着"三个字，便转身入院，进了她的家。小唐望着院内，心神慌乱，身体好似醉了般的动摇不定。须臾，巧儿飘然而出，手里拿着一张团皱的旧纸，上面托着许多零碎东西，也有粉瓶小镜，也有手帕扇子，走出门便放在小唐布包上面，望着小唐方要说话，忽觉内心感情惭愧，蓦地低下了头，才道："小唐，我要出门了，这是你送我的东西，你拿回去。"小唐立刻目瞪口呆，似乎只听见她要出门的一句话，迷迷糊糊的问道："你不是跟我……怎么又要出门？"巧儿听他声音凄惨，方自想起往日旧情，觉得自己这样对他，未免狠心，便徐徐抬头，想改用柔和的口吻抚慰数语，哪知眼光才在他身上一转，看见他那寒碜样儿，立又无端的生了气恼，自思以前见识太浅，今日才知外面世界是那样繁华，男子是那样可爱，又明白自己这样人才，一进那世界里便能出头，淹没在这里多么可惜，小唐却哄我说嫁他能够幸

福，凭他这副穷胎子，打算害我象鼻子王老婆似的苦一世，还口口声声说爱我呢，若不是今儿有黄三爷和雅琴说破，我可不就上了心肠。便沉了脸儿冷冷的笑道："你不必问，我也用不着对你说，反正这穷地方我熬够了，谁也别指望再想把我蒙在鼓里！"说完这几句使小唐莫名其妙的话，又一挥手，示意让他把东西急速带走，就一转身走进院去。小唐做梦也想不到素日性情柔婉，而且昨天方定鸳盟的巧儿，竟突然变成比冰还冷，比铁还硬，比石还顽，不但把旧情一笔勾销，而且连话都不屑多说，即使自己有什么得罪她的地方，或者她自动改变心肠，要抛弃自己，但也应该说出原因。然而，她连这绝情的话都不愿多费唇舌了！小唐想着，天旋地转，心神迷惑，觉着巧儿通身都是冷气直扑到自己身上，望着她的后影，想要呼唤，似乎喉咙和舌头也被冷气逼得麻木，一时没发出声音来。

巧儿并没进她自己的房，倒一直向内走，到黄三住的屋前，推门便入，那苗条的后影儿，被风门遮住，一层木板，十尺院落，直变成了蓬山千里，虽然近在咫尺，而小唐和巧儿的踪迹，便从此相隔天涯。再到重逢，已是十年开外，那时世界早经了数度沧桑，两人也别是一番情景，另换一种面目了。

小唐正在发怔，忽听背后有人高声说话，回头却是挑水的老毛，正立在耿小秃的糖摊前面，老毛指着脸骂耿小秃胡说，耿小秃笑嘻嘻的道："你还不信？这一会儿，好戏都唱完了。刘四的外甥女儿，真她娘的好阔，坐汽车来的，

车进不了胡同口，这几步还得老妈搀着，可不是当初上火车抢煤，让巡警追的跳上跳下的时候了。只是她穿的那鞋，好象高跻腿子似的，真难为她走！”老毛道：“你尽说废话，谁问你来？只告诉我刘四外甥女儿倒是走了没有？”耿小秃道：“怎么没走？她到了不大功夫，就来了个年轻的小伙儿，象个小洋人似的！身上味儿能香半条街，也进了刘四屋里，马寡妇出来告诉我，这男的是雅琴婆家的小表弟，来接她回家，说家里出了什么事。马寡妇又偷着向我说，她猜出来了，世上哪有这种巧事，雅琴一出门，家里跟着就有事？想必是那男的跟她早有一腿，约会好了，让雅琴顶着看亲戚的名儿，上别的地方去乐；那老妈子准是买通好了。果然那男的前脚一走，雅琴也跟着去了。你没看见那男的多么漂亮，我要是女的也得偷他，果不怨马寡妇那样猜疑。”老毛翻着白眼道：“那么都走了？刘四爷那满汉八八全席，还……”耿小秃不等他说完，已大笑道：“你想刘四肯花儿大块买整桌酒席，喂小臭儿妈妈呀？他准是跟饭馆打退堂鼓，你的折箩算是玩笑，我今儿也白上了货，刘四老小子自家上晓市买零碎吃食，不打算照顾我一个大子儿，真他妈的狠心王二麻子，雅琴给他个没面子，我真解恨。”老毛道：“怎么没面子呢？”耿小秃道：“人家茶水不扰，尘土不沾，没坐热了屁股就走，还不算丑了他这份儿舅舅。再说雅琴走的时候，我看她拉着巧儿的手，直到口儿外头，刘四老婆在后面絮絮叨叨，人家一句不理，只和巧儿说小话儿。巧儿今天可得了

脸，王大的老婆嫌雅琴没答理她，还直生气，说阔到天上也是婊子变的，巧儿巴结她，一定打算下窑子。”老毛素日是敬重巧儿的，闻言便道：“她们是醋话，人家韩大姑多么规矩。”耿小秃大笑道：“你才没眼力呢，我看他们那一院的小姑娘，早晚都得走了雅琴的道儿，韩大姑更快，好家伙！汽车坐着，洋楼住着，穿的都是叫不上名儿的衣裳，这多么馋人哪！就让我是个女的，也得活动心眼儿；在这穷胡同里，熬得出什么来呀。”说着又高声道：“还有癞蛤蟆想天鹅肉呢，我看趁早死了心儿！”

小唐这里方由他二人回答中，稍悟巧儿变心的原因，又听耿小秃最末二语，明白他是故意向自己说的，因为在先小唐初作文具营业时，耿小秃当他一样是干小营生的，每次相见，不免在亲热中带着狎侮，小唐却觉自己略识几字，营业又较高尚，有些不屑和他为伍，日久天长，便生仇恨，互相言语不交。今日耿小秃看见了巧儿先被雅琴优待的光景，又见她从巷外跑回，冷待小唐的情形，才故意和老毛谈话，说出讥刺之语给小唐听，小唐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气得浑身乱抖。但气的是巧儿，而不是耿小秃，就蹲下装作整理布包，等候巧儿再次出来；一面竭力抑制耳朵，不听耿小秃那边的话。过了半天，老毛已挑了水桶，唱着《妓女揣粥》的寄调，离开小秃糖摊，经过灰瓦房大门外，正唱到“整个儿的棒子面饽饽给奴家消，还有两根咸菜条”这几句，他又故意唱得调门极高，明是唱给刘家老小听，暗示鄙薄之意，以泄未得吃着八八满汉全席的折箩

之恨。但刘家是否听见，还不可知，只把个正在发怔的小唐吓了一跳，回头见老毛已担着水桶，转弯走了，方暗骂了声，“下等社会！”猛听院内风门作响，急速再回过头，立见巧儿满面春风的从黄三房内出来，仰首向天，似乎若有所思，意有所乐，向自己住房走去。小唐猛然站起，叫了一声，巧儿瞧见他还在门外，初以一惊，继而面上冷得似乎要结冰，徐徐走到近门二尺远的地方，便止住步，发出毫没有情感的声音问道：“你还不走……”。小唐这时已失了自制能力，一跳就跳入门内，和她对面，巧儿才看出他的面色变异，目光发直，吓得向后倒退，便要叫娘。小唐忽然面上现出不自然的笑容，张臂作势的道：“一天没见，你就这么怕我了？哼！还未必是怕，简直是讨厌我了！我不惹厌，只问你一句话，你真的是要离开家上外面开眼去么？”巧儿淡淡地道：“什么叫开眼？我不懂。我只是出去混事，不能老窝在家里。”小唐点点头：“是了，昨儿你还跟我打算结婚，今天就变成这样，一定是受人蛊惑。”说着又正色叫道：“巧儿，你别只看刘四的外甥女儿，要明白女子落在火炕里就算完了一世，没几个能逃出来，你怎么把个好生生的人自己作践？好妹妹，你可别上他们的当！”巧儿听到这里，忽然格的冷笑道：“哦！我别上她们的当，只上你的当，那就对了！是不是？”说完把头一扭，那油亮的大辫，遂成一个半圆圈，几乎触着小唐的眼。小唐一闭眼的工夫，巧儿已进到房中。他怔了一下，猛一顿足，向外便走。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小楼花月夜叱莺嗔燕
大道战争场拗莲捣麝

话说在九月九日的黄昏时候，南市一家有名的借春楼饭庄，正当晚饭上座的当儿，楼上楼下都是灯光辉煌，人声鼎沸。这饭庄共有三层楼，楼下是散座，二楼是分成鸽笼的单间雅座，三楼却是通连的两间大厅，专备请大客用的。楼中的女招待，也随着高下而分出等次，楼下的散座，用着五、六、七号三个女招待，多是年长貌陋，由三等妓女改造的劣等货色；二楼较高一等，三、四、五号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女，容貌也都过得去，只是未曾出名，但虽屈下僚，却时时有着升腾的希望；至于三楼专预备和富人贵客打交道的一、二两号，那就非同小可，大有来头，是招待界中久享大名。经饭庄精挑妙选、三请四聘才得到的台柱角色，是举足轻重，关乎饭庄成败的。所以饭庄主人卑礼厚币，惟恐不当其心。

就在这时，三楼的大厅中，已收拾得齐齐整整。电灯全开，照如白昼，一边圆桌雪白的台布上，放着四只高脚玻璃大盘，盛着时鲜水果，中间小瓶插了三、五朵黄色

菊花，果香花气，合成一种清味。这时，桌旁椅上，正斜坐着一个妙龄女郎，她那修长的身材，竟能学着男子姿式，把一双穿着描金高底鞋的脚儿，放在桌沿上面；扬着一张扁圆形的苏州式脸，弯弯的眉漆，配着如雪的肤色，黑白显得异样分明，很容易看出眉毛完全剃净而重画上去的，颊上涂得是黄胭脂，樱唇却是一抹猩红，再加耳上的翡翠长环，脸上合计共有五种颜色，但在鲜艳之中却能色彩调和，不露俗气。身上穿的是翠蓝色布的单旗袍，剪裁得非常暴露的曲线，但在领口底襟之间，似有意无意的露着里面的浅杏黄色素丝绒的衣边。大襟头上钉着个银元大小的圆形徽章，上绣红色的“一”字，这就是借春楼第一号女招待梁玉珍。此际正在撅小嘴儿，玉手纤纤，中指和无名指间夹着六寸长的象牙烟嘴儿，向桌沿上轻轻敲着，烟灰落在雪白台布上，她只痴痴望着那上升的一缕轻烟，娇喘微微的吁了一口长气。这时立在旁边的借春楼掌柜唐松华，正满脸陪笑递过一碗茶，又歪着头儿，把桌上的烟灰吹到地下，才蔼然和气地道：“梁小姐，你是我一个人的姑奶奶，怪不错的，别要我小子的好看呀，今儿大礼拜价，这三楼要卖两堂座儿，多么紧关节要的时候，你猛不丁的告假，耗老爷子！回头大爷们来了，一看没有你，准保掉头就走，那不是要命……”

梁玉珍听到这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斜了他个白眼道：“糟心儿，你怎么买了骡儿就是大的？今天他们诗社聚餐会，包下了这三楼，你上哪儿再卖三堂座儿？还不是瞪

着眼说瞎话，想讹我！”唐松华听玉珍叫他的外号，更涎了脸儿，原来这外号是玉珍送他的，因为他名叫松华，和“松花”同音，松花是糟蛋的别名，向以卵黄融软，名为“糖心”的一种最为味美，而糖唐两字又是谐音，便造成了这巧妙的别号。唐松华得了这个绝妙的头衔，熟人们就给叫响了。也不知是因为得了梁玉珍的缘故，还是应了“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的俗语，居然生意兴隆起来，一年间赚下了不少的钱。所以把玉珍敬如天神，每逢她一叫“糖心”，觉得比洋钱相触的清脆声音还加悦耳，照例陪笑答应，这时更把个肥脸笑得没了缝儿，低头诺诺地答道：“我的小姐，你还装糊涂哪！李大爷他们这群宝贝不是上八里台什么花园登高去了，在咱们这里定下座儿，少时来了，吃过饭一定不走，大概准得要借账桌上的笔墨，闹什么糖丝、肚丝，这耽误，连夜宵都卖了，还不是两堂座儿一样么？”梁玉珍听了，把嘴一张，哇、哇两声，作出呕吐的样儿道：“你提这个，我更得走。那群人酸得让人恶心死，我真懒得看！再说我又有事，只一顿饭都不能伺候，别说还陪他们没完结呀！”糖心儿忙从头顶上一揖作到脚底，哀声叫道：“姑奶奶，你怎样也得捧我。今儿这三楼，不赚五十，也赚四十，你一走，就全吹了！姑奶奶，祖奶奶，你多委屈一会，明儿我请你听尚小云。”梁玉珍嘴儿一撇道：“我不希罕，你把横嘴说成竖嘴，我也得走！”说着，就把架在桌上的脚儿“拍”的一声落到地下，立起要走。糖心儿张臂拦着道：

“梁小姐，这可不对，我的嘴会变了方向？玩笑呀？你说该罚不该！”说着又陪笑道：“只要你不走，教我的嘴怎样长着全成。姑奶奶，你就开恩吧！”话才说完，忽听旁边有人格的一声笑道：“糖心儿，你好不开窍，人家有人家的事，现放着个小催命在楼下等，一对小情人，出去多么大乐子，就是天塌地陷也没理会，你这馆子关了门又算个屁！”玉珍见这说话的是二号焦湘珠，她和糖心儿暗地有一手儿，才说这偏向而带讥讽的话。就骂了声“贱货”，赶过去要拧她的嘴。这焦湘珠却是个矮子，年纪不到三十也差不多，但生了张漂亮的脸儿，身体又矮小玲珑，所以自称十九岁，倒有人相信。她阅历很深，手段极好，一进借春楼，便和糖心儿有了首尾，所以长久保持较高的地位。此际正斜倚在迎面的沙发上，听糖心儿和梁玉珍辩论，到了分际，才插口揭破梁玉珍的隐私，及见玉珍赶将过来，急忙躲开，跑到门外，才回头向玉珍笑道：“跟我干什么？我又没有拦你的好事。得了！我下去先替你安住了驾，别再悄不声的走了，那不是要命么！”说完，格格笑着下楼去了。

玉珍被糖心儿挡在门口，不能出去，只得指着湘珠的后影骂“小老婆”，“养汉精”。糖心儿本来知道玉珍所以定要告假，是因为来了个相好的小白脸儿，邀她出去看尚小云的戏，她便留那人在二楼雅座吃饭，自己上来告假带换衣服。自己虽竭力拦阻，但玉珍名为陪客看戏，当然戏中还要串戏，作吃消夜住旅馆的余兴，享受多般、乐兴浓

厚，怎肯平白撂挂。自己为生意起见，既不能放她，但又不能惹恼她，只得半硬半软地让了步，叫道：“梁小姐，你向来跟相好的出去，我可没有拦过，谁让赶上今天了呢！这么着，你捧我一半，对付着应酬完这一顿饭，你拿腿就走，准误不了尚小云。”梁玉珍尚未答言，猛听得外面楼梯一阵山响，楼下高喊：“八爷，众位到了！”楼上的男伙计迎着嚷二爷、五爷、八爷，声音纷杂。玉珍知道那群讨厌鬼已经来了，自己想走已不可能，就顿足戟指骂道：“糖心儿，我骂你五辈的祖宗！”糖心儿本有意拖延她，这时见客人已到，玉珍没法再走，自己算得了胜利，被她骂几句也是便宜。就耸肩笑道：“你骂就骂，不必带零头儿，简直骂我十辈儿好不好！”说完忽跳到门外，一本正经地迎接贵客。玉珍懒洋洋的立在门内，面上强作出二成的笑容，这二成里还有一成五的不自然。就见这一群宝贝，摆着各有各样的作派，进到房中，第一个是老翰林钱泮文，矮瘦身体，还弯着腰，虾米似的缩成一团；唱旦角的丁凤来，生得额角峥嵘，粗手大脚，满身村气；他的后面，正是唯一捧他的老斗，也就是大衣的赠予者的黄妖道，这黄妖道名叫还吉，是位特色人物，从少时便爱和青年小伙儿拜把兄弟，或是和小旦打賭，因此久和妻子分居，视同陌路，他成了无家之客。人们都知道他的毛病，都称之为妖道，他为嗜好所累，一年到头害着火眼，更犯着气管炎，但还老不歇心、又捧上这丁凤来。他一高兴，居然把仅有的一点养老费和棺材本儿，取出都给凤来

作了戏装，花了零钱，渐渐落得借贷度日，还和凤来形影不离，好象自己早认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命运了；他后面又是一位修绿裙履老年杜亚陵，一看这名字，当然知道是位诗家，年纪离花甲已不大远了，但修饰得比少年还要漂亮：渐秃的头发上过妙药，擦过名油，还那么黑而且亮，瓜子形脸儿，大约每日要经过刀剃电摩，所以分外光洁，若非额上眼角的皱纹诚实不欺，又象故意捣乱似的在那里报告他的年纪，谁都要少算他二十年；至于身上衣服，更件件全象新从熨斗下取出的，毫无摺绉，和脸上适成反比例，但举止却又和唱坤旦的丁凤来也成了反比。丁凤来虽是旦角，竟不风流，只见怔头怔脑，村里村气，这就难得第二个捧客。最后押队的才是玉珍的本客——季八爷季本伦，这人比较着还年青，但也将近五十，圆圆的脸儿，颇带着一些纨绔膏乐之气，和那些穷酸气味不同。因为他是个富商，家里开着两间大洋广货销，还有不少房产，只为性喜附庸风雅，才交结上这班名士。富士好名，名士慕利，两下各有贪图，交结得才能水乳交融，就象今日的重阳雅集，也由费石公们早已约定，……每人出上一、二金，小姐诗酒之会，仍不脱寒酸本色，季本伦闻听消息，赶去自告奋勇，担任东道，才得加入。

这群人在南郊人家花园里，本已经吃过一顿，而季本伦仍用汽车把他们装运到借春楼来，却只为捧他的心上人梁玉珍，而且要在梁玉珍面前夸耀风雅，让她知道自己所交都为名人，所作都为韵事。哪知玉珍心里恰恰相反，季

八倘若独马单枪，前来认头报功，玉珍还可以把他看作普通冤桶，为着金钱，也许依着不成文的营业手法，在可能的范围里赏给些实惠。只为季八交上这群杂色人物，倒使玉珍发生厌恶，觉得自己昔年鸨母手内，作着特种淫业时候，每年夏季，都要在山东烟台办理三个月的国际交媾事宜，去赚避暑兵船上美国兵的金钱。那洋兵是酒色相连，每来必是大醉狂闹，不但酒气把人薰得半死，还常在交媾之际手足并用，象殴斗般的乱抓乱咬，当时认为极大苦恼，如今比较起来，真宁可受洋兵的蹂躏，也不愿受这群宝贝的雅爱。头一个季八俗气冲天，好象熟读了一部应酬大全式的嫖经，把所认识的女招待，和在班子招呼姑娘的一样看待，请朋友打茶围，和请朋友吃饭也是一样道理。吃饭时，作主人的遇到上菜，例应举箸遍让说“诸位得着”，“诸位趁热儿”，若不如此，便算失礼。到了班子，自己挑的人儿，也应该象鸭条鱼翅似的公诸朋友，虽然不是教人人真个消魂，主人也得时时嚷着，向这个说“六哥，别看着呀”，向那个说“四爷，请动手呀！”又常常命令自己相知，说她还不给三爷上点劲，来条鱼，上九爷腿上坐会儿。季八这种高妙哲学用在梁玉珍身上，梁玉珍可就遭了劫数。说良心话，费四公等，风雅自命，本尚不致如此下流，觉得一文不费，尽量的倚翠偎红，又何乐而不为？于是暂时摘下道学面具，把潜伏的兽性，施展出来。虽然玉珍是个红人儿，爱端架子、好闹脾气，他们还不敢近于放肆……玉珍曾赌咒再不招待这伙客人，但因季

八曾在新近应许着送玉珍几套新衣，好吹牛皮的杜亚陵，又许着他在最近要开盛筵邀请他所亲近的阔人，如某省长、某司令之类，玉珍因为有所贪图，才不得不勉强应酬。

这时大家入室，乱哄了一阵，方才就座，向来维持的风雅传统，玉珍是要请到首座，这倒不是西洋风俗，女人在前的意思，只于表明大家不把玉珍当作女招待，而把她当作贵客，再加杜亚陵哼着“众生合向花前拜”的诗，玉珍自然被推得高高在上。不料今天还有个丁凤来在座，虽然依着“枉教蝴蝶飞千遍，此种康娱不算花”的考语，小旦和鸡冠一样不能算花，无须和玉珍同等待遇，但关着黄妖道的面上，也得延他上座。玉珍平日最爱伶人，曾为小翠花、关丽卿等人害过很重的单相思，却不知怎的偏偏厌恶了凤来，常骂他为“泥塑的兔儿爷”，连带也称黄妖道为挖泥机器，今日儿要和他象灶王神像新婚合卺似的，比肩并坐，哪里肯依？自躲到钱泮文。杜亚陵中间，死也不动，众人只得由她，另推黄妖道上去，和丁凤来配对成双。

少时，酒菜上来。季八执壶敬酒，由首座的丁凤来面前斟起，黄妖道慌忙张着手拦着道：“本伦，不要斟呢！我们凤来这两天嗓子不大得劲，今儿晚上又唱累活儿，谢谢！免了吧。”费石公提高沙喉咙叫道：“老道，你怎么护着你的人哪，真会怜香惜玉，不过我看喝酒倒没什么，只要少上庙里给你做伴就行……黄妖道听得不好意思，忙

大声打断他的话头，叫道："你们别搅，我替凤来喝三杯。"说着，举杯就让季八斟酒，果然连饮三杯，面有得意之色的向丁凤来看了一眼，似乎表示护驾之功、体贴之情，偏偏丁凤来甚不知趣，又加被费石公说得面上挂不住。黄妖道越来得亲热，他越觉得难堪，就怔头怔脑的撅着大嘴，向黄妖道举拳猛推道："你明儿少管我的事，还觉着怪不错的哪！"丁凤来这样故发娇嗔，借以解嘲，本是小儿女常有的态度。但发于他的口中，一种粗声怪气，好象真恼怒了一样，倒叫大家听了一怔。梁玉珍正在饮茶代酒，瞧着忽一扭头，把茶都喷出来，众人这才醒悟丁凤来是和黄妖道撒娇儿，一阵大笑，杜亚陵在笑声中念道："问他何故娇羞，又悄把檀郎推到，甚来由？到底不晓。"李又囫随着鼓起掌来，道："情太恰合，凤来和黄道翁这样鹣鹣鹣鹣，我我卿卿，真令人羡煞！"这时旁边伊无恐见大家全向丁凤来说话，梁玉珍显得冷落，就插口道："岂止他们一对，你看梁小姐对季八爷，不也是神仙眷属么？"季本伦听了，忙谦逊道："玉珍和我才几天交情，哪比得上凤来和黄道爷的意思。"费石公接口道："不然，我看玉珍跟你更好。你们是一见倾心，美人名士气味天然是相投的，哈哈！据我看，凤来的故作娇嗔，玉珍的含情无语，都是心里的劲头儿。我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深知此中意味，真替你们美得不了！"说着哈哈大笑，季八听费石公居然把自己称为名士，不觉一阵飘然欲仙，浑身都发了微痒，每个毛孔眼儿，都向外放气。其实，哪知费石公

是有意点破玉珍对他的冷淡，暗带讥讽之意，但玉珍听了，却更满心的恨意。她本因讨厌季八和这些人，所以低头不言不语，及听费石公硬赖她的冷淡为有情，不由心里发呕，立起身便向外走。李又固等看见，拍手笑道：“石公说穿了玉珍心，把人家羞跑了。”同时就有人高喊“玉珍，回来！”哪知玉珍心中别有牵挂，只为借着机会脱身走开，怎肯再回！装作没听见，就跑下楼梯。

刚到二楼，正和焦浦珠相遇，玉珍拉她手道：“劳驾，你上去替我哄哄那群缺德孩子，我这就来！”焦浦珠知道她的心思，将眼光向旁边一间雅座里一瞟，摇头道：“我不管，谁的事谁办！”玉珍笑骂道：“小娘儿们，你真拿人哪，惹恼了我，不把你们糖心儿喂了狗才怪！”焦浦珠一扭身儿，就要走开，口中哼着说道：“你还说损话，小浪货，我更不管了。”玉珍央告道：“好姐姐！管吧，我不说了。”浦珠道：“我管也罢，你叫我声好听的。”说着，又附耳低语了一句。原来她是要玉珍学着《金瓶梅》上潘金莲在吃紧的时期，对西门庆常叫的那个销魂称呼。玉珍听了，“噗嗤”一笑，好在那三个字在她喉咙中并不感觉生涩，就咬着牙向浦珠耳边低低叫出，同时手儿向下一伸，浦珠忙不迭的弯下腰，将手遮护，已来不及，玉珍就在她一声娇呻中放开了手，“格、格”的带着银铃般的笑声，翩然跑入一间雅座里去了。至于这雅座内的人何以叫玉珍挂肠牵胸，却是大有来头。

原来，在半年前的春天时候，玉珍还在一家华光电影

院兼着差使，每日早晚，都在戏院中卖茶生涯，处在客卿地位，名为“新一号”，以示于原有女招待首领的系统之外，别有崇高位置。晚饭前再回到借春楼来号召饭客，因此有许多迷她的人，随而规定了日常生活程序，早晚往华光戏院看两场电影，中间到借春楼吃一顿饭，借以表示对玉珍捧场的热诚。内中有一位少年朱景琦，原是世家子弟，家道久已中落，父也早丧，只和寡母一同度日，勉强巴结到中学，因为偶然看电影，认识了玉珍，血气未定，智识初开的小学生，那禁得住玉珍的诱惑，不由大为迷恋，把学业全部荒废，而且向家中骗钱藏物，每日奔电影院饭馆之中，竭力报效。他母亲劝诫责示，全都没用，每每急得彻夜悲啼。恰巧左近有家江姓邻居，也只有一位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同居，那儿子年方二十多岁，单名一个湄字，生得英俊魁梧。素日常不在家，邻居们只知他在外省作事，家庭生计充裕，足证境况甚佳，却不知所执何业，江家的人也很少和邻家交往。这一日，朱景琦的寡母，因儿子彻夜未归，气愤悲戚，哭了半夜。到了次日早晨，隔邻的江少奶奶进来，言说夜中听得哭声，很为关心，她的丈夫江湄新从外省回来，听得终夜未能安睡，只疑是朱太太这边有了什么难事，处在近邻，应该遇事帮忙，所以派她前来打听。朱奶奶正有着满心悲苦，无可告诉，乍得个人来慰问，自然把全部事说将出来。江家少奶奶本是想她图赏，带了钱来预备资助，及至听明别有原因，并非金钱所能解决的事，当即只安慰数语，回家报告

丈夫。

江湄偏生是个好事的人，又可怜朱景琦的堕落，将要累及老母。就在次日，亲身到了华光影院，特意寻着玉珍，吃了两杯橘汁，给了很多的小费。玉珍见他少年英俊，而且解情知趣，方在暗自倾心，打算着以后笼络他的步骤，哪知影院下班后到了借春楼，又见江湄早在里面坐等，指明要她招待。玉珍更喜，以为居然如此容易上钩，自己只放出些手段，不愁没得受用，于是施展全部媚态，诚意陪他。不料江湄吃到中间，忽然开了谈判，先问她可认识朱景琦，玉珍不知何意，答话含糊。江湄只得揭破了她，然后开门见山的说出本意，告诉她朱景琦的家庭境况，和他老母的苦情，道："这样客人，绝不能对你抱效，枉自把他自己毁了，还连累你……不如跟他断绝，既免得将来受罪，也算作了好事。"

玉珍听了，大出意外，但心中已爱上了江湄，再不怨他多管闲事，反而借此表示好感。就回答说："那朱景琦是个寻常的茶座儿，自己跟他毫无交谊，而且向来未受过他的馈赠，如今既发现了这种情形，自己又何苦？不吃羊肉枉落两手膻，以后定要对他冷淡，连表面上都不敷衍。自己作女招待，原为亲老家贫，没奈何才出此下计，莫说朱景琦并没有真钱可花，即使他抬座金山来，自己也犯不上做这种缺德的事。"江湄见她居然毫无发展的应允，说话又这么爽快明白，倒很佩服她，连忙深致谢意。哪知道玉珍话头一转，又表示她对朱景琦虽然向未置念，但终是

个捧场已久的座儿，今日突然给人家来个绝情，未免亏心，而且也不是作生意的规矩，然而她应许这样办的原故，完全为着爱恋江湄，不忍驳他的面子。这番意思，时时流露于言语之中，似乎要江湄领情，言外更是希望朱景琦既将黜退，所遗之缺，江湄要义不容辞的递补。

江湄何等精明，早听出她弦外之音，哪里肯拾这碴儿。当时只可向她尽说些场面话敷衍，临行时又取出百元钞票，赠与玉珍，表面只说是赠于她的一点小意思，其实内里含着补偿损失和确实约言两层意思。因为玉珍本身营业虽然类似变相的卖淫，但被诱惑者却是出于自愿，她并不负害人之责，关于朱景琦的事，本应由男方着手，只要管住了朱景琦，不使出门浪荡，玉珍也就失去了诱惑的机会，如今已不能管束朱景琦，反而要求玉珍强迫她牺牲生财之道，未免悖乎情理，所以应该对她适当的补偿。再说江湄劝告结果，只是得到玉珍的口头应允，过后她若反复，仍和朱景琦来往也没法奈何，此际要拿出钱来，不啻要买个确实的把握，以前的种种接洽，只如同国际间拟定的条约，尚是空文，玉珍要受了这钱，就等于在条约上签了字，从此正式发生效力，不可反悔了。

玉珍一见江湄拿出钱来，虽觉诧异，但她终是小家儿女，作女侍虽极红，向来对整百的钞票，过手的次数却不甚多，又恰在最近见了一个同业，新得了一只欧米茄最新手表，到处向人讲究夸耀，玉珍非常眼热，想要自购一只……不料当时金价正贵，她的钱还不够买半只，方才为此

事生气，突然意外有人送来，这正是，需要的钱，怎忍拒绝不要？她虽也想到自己对江湄存有后望，起头儿便接过这种不在理上的钱，未免要留下不好的印象，无奈何钞票的吸引力太大，把她的眼光全吸过去，只客气几句，经江湄竭力请求，她就装不得已的样儿接了过来。她这里百只番佛入腰，江湄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认为玉珍收钱就是解放朱景琦的信约，自己这件好事，就算完全成功，从此朱景琦可以改过上进，他的老母也不致终夜哀啼。想着，精神上得到无上快乐。他的脾气最是豪爽，认为别人也和他一样，既认定玉珍切实应允，也不再作叮咛，吃过了饭，便和玉珍分别，归家而去。

次日，又令他的太太到朱家，向朱妈妈报告一切细情，并且担保玉珍不再迷她的儿子。朱景琦当然从此学好，她只等着享受老福，无可愁苦。只把馈赠玉珍的事完全不提。朱奶奶闻听，虽还将信将疑，当面自感谢不已，以后暗地察看儿子情形，见他果有一日由外面垂头丧气回来，倒下直睡了两天，从此便不出大门，居然收拾收拾书籍，每日赴学校上课了。朱奶奶这才证实江少奶奶此言不虚，她丈夫果然真的大显神通，把自己的儿子弄得改邪归正，感激得不知所以。但她终是妇人见识，不知江湄并非等闲之人，他管这管不着的闲事，原出于豪侠胸襟，莫说施恩求报，连他人感激，也认为多事。忽儿朱奶奶竟强凑了些钱，买了几包礼物送到江家，要见江湄面谢。哪知江湄前数日上山西去了，江少奶奶问明来意，哪肯收她礼

物，但禁不住朱奶奶掬着一副热泪，怨声陈说："江先生作这好事，不但救了我儿子的命，连我也救活了，我们朱家祖宗，全得感激。这样大恩，我万不敢说到报答，可是您也得让我尽点儿心。"诸如此类的话，絮叨个不休，江少奶奶无法，只得把礼物收下，却暗打主意，等江湄归时，再设法还给她。

不料，朱奶奶方才欢喜没有几月，她儿子竟又故态复萌。原来梁玉珍白接了江湄的钱，打算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又想借题和江湄要好，已决心冷淡朱景琦，所以朱景琦再到华光影院去时，梁玉珍不睬不理，更当着他的面儿，和别的座儿亲热。一天，朱景琦到借春楼吃饭，玉珍仍是愁眉苦脸的对他，朱景琦忍不住便问她近日何以改了样儿，玉珍装作迟迟不吐，半晌才说出家中出了件烦恼，正在为难。朱景琦又问她是什么事，玉珍答是用钱的事，若在五日之内弄不到二百元钱，将要被人控告，全家都得遭难，说完就问朱景琦能否代为设法。朱景琦并不明白玉珍是故意敲竹杠，又正在不知怎样哄她是好，一闻此言，虽然自量无此能力，但因年少脸热，恐怕一驳她便露寒酸本相，被她看不起，以后希望尽绝，当时便不加思索，回答可以设法，暂且博她欢心，以求须臾享受。玉珍却因先听江湄之言，深知朱景琦状况，所以来这个老虎大张嘴敲竹杠，朱景琦若办不到，以后便没脸再来缠她，借此可以实践江湄的诺言，若是朱景琦真弄了钱来，她也乐得受用了再作道理。玉珍这主意，可谓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

头，两不落空。朱景琦果然在允诺玉珍之后，看看家中，莫说二百元，便到二、三十元也拿不出，心虽焦急，也没法向空气中变出钱来。但每日仍去和玉珍见面，玉珍一直保持冷漠态度，似乎非等他送钱到手，不能开恩。及至第五日的期限，朱景琦就不敢到华光影院和借春楼了。玉珍知道他这一躲避，就算永久断绝，二百元虽然落空，但对江湄却保持了信用，就盼江湄再来，由他身上补偿。

哪知江湄再也没有消息，玉珍初尚思念不已，继而日子多了，渐渐由失望而冷淡下去。又过些日，那朱景琦因为难舍玉珍，竟然贼起飞智，使出了轨外筹款办法。他有一家时常来往的富家亲戚，他久已看在眼里，此际情急之下，竟由那亲戚家偷得一个存折，冒险向金店取得一付赤金手镯，一出金店就进了当店，换得二百多元现洋，兴冲冲的奔到华光影院，完全献给玉珍，并且深谢迟误之罪。玉珍见他居然送了钱来，大出意外，既因江湄多日未见，早已心灰，又看着白花花的一包大洋，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收受之后，不但与朱景琦重归于好，又因他既能报效如许金钱，江湄说他贫窘的话必然不确，就更加意笼络，希望以后的长期实惠，竟和朱景琦发生了肉体关系。感情狂热起来，把江湄抛在脑后，更莫说以前定的约言了。

哪知好景难长。朱景琦这荒唐鬼儿，作犯法的事，贪眼前欢乐，和玉珍度了三、四日旅馆蜜月。这一天悄然回家，立即被官人捉住。原来那亲戚家和金店双方都已发现被骗，并已查明是朱景琦所为，毫不客气的报告官厅，指

明访拿。他被捉住以后，一经审讯，便自完全招供，但仍顾着玉珍，不肯把她攀上。只说自己因为一时困窘，才起意行骗，拿钱到手，立即随手花尽，也没同谋的人。官厅见他招认，也未深究，就判以一年多的监禁完案。朱景琦进了囹圄，本是自作自受，只可怜他的老母，自知儿子犯了骗案，已然吓个半死，随又见官人到家捉人，大受折辱，最后得到判罪消息，竟把人给气疯了。终日不饮不食，满街乱跑，见人便跪倒磕头，邻人把她捉回，锁在家中，初还哭闹，半夜后忽寂然无声。次日，邻人破门入视，她已经在儿子的卧床旁边吊死了。玉珍初闻消息，恐受连累，藏了几日，及闻朱景琦业经判罪入狱，方才放心。

朱景琦家破人亡之,后过了月余。一天的白昼,玉珍正在华光影院楼上，来往送茶,忽然休息时电灯初亮,她无意中看见楼上最后排坐着个熟悉的身影，但看不清面目，不敢断定是自己的幕内之宾，抑是别个姐妹的俎上之肉。就举步走过去，到了那人近前，那人双手执着张大报，把脸遮得很严，仍然不能看见面目。玉珍只得操着女招待中流行的标准国语，发出仅限于喉鼻之间的声音，问道：“您要茶吗？”那人似全神注在报上，并未听见她那蚊子似的文雅柔弱的腔调，玉珍只得一挺下气，把声音提高了个调门儿，将原句重述一遍。不料才说出个您字，但见那人手上的报纸向下徐徐降落，头向上抬起，报纸后面的脸儿才露出一半，玉珍倒吸了一口气。原来此人竟是一别多时、

百思不到的江湄！

玉珍乍一见他，既出意外的惊诧，而且对着这个漂亮人儿，不由又勾起了旧相思，心神一阵荡漾；但想起朱景琦一桩公案，却难免有些恐慌惭愧。一时诸般不同的感情迸发于内心，表面只剩了发怔，空望着江湄，说不出一句话。江湄倒很自如，满面涌出笑意，象接待老朋友似的，伸手叫道："梁小姐，久违了！您怎么样？很忙吧？"玉珍受他大方态度的影响，方才收敛心神，点头应声道："江先生，怎么不来？"江湄道："我出了趟远门，一个多月了，昨天才回来。在外面很想你，你大约没有忘记我吧？"玉珍听他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话，便一送秋波，传达一向相思之意，和久别怨恨之情，低声道："你坐着！我倒茶去。来杯柠檬好么？"江湄摇头道："不，不，我不要茶，我只要你，你陪我坐坐吧。"玉珍粉面微红，将手指向江湄胸际轻轻一戳，道："我可没那么容易！老实等着，等开了片子我也许来。"说完翩然转身走开，将到楼道口，又回头对江湄嫣然一笑，才下楼去了。

江湄望着她的后影儿，笑了一笑。须臾院中灯光尽熄，影片继续开映，他根本没心思看影片，只等玉珍到来。哪知等了半天，还没影儿，却听楼下忽然吵闹起来，在男子愤詈声中，夹着女子的分辩语声。原来玉珍自见了江湄，只想早早料理完了职务，好和江湄厮守，但她下楼去之后，方要进茶点部去，忽被一个客人叫住，要一杯清茶。玉珍知道一卖出这杯茶，便得等候付钱收杯，耽误了许多时候。

她见这客人是个外乡人，憨头憨脑，衣服穿得不整齐，好象从市场旧衣摊买的，穷中要俏的材料，分外讨厌，更从心里不愿承应这个老赶客人。无奈职守所关，没法拒绝，就应了一声，进茶点部要了一杯清茶，打算教别个姊妹代为送去。哪知茶点部内并无一个佣人，而那客人的座位，又距离极近，没奈何，仍得送了去，随后又向各处收回自己所卖的茶钱和杯子，不大功夫都已完毕。她并不想给江湄送茶，只预备了却公事，换上衣服，上楼便邀江湄别去一处秘密谈心。这时只剩下那老赶客人的一杯茶，收钱过后，便可交帐而行。于是她就站在那客人旁边，等了一会儿过去看时，那杯茶仍自原封未动，玉珍暗骂了一声“倒霉鬼”，又退回原处，倚墙等了很久。偏那客人似对影片看得入迷，竟忘了那杯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正为那杯茶着急。玉珍看他的情形，似乎非得等到散场亮灯之后，才有看看茶杯的希望，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到他面前，低声说到：“你快喝吧，我们要交帐了。”

那客人闻听，似乎恼她竟搅扰了自己的娱乐享受，而且玉珍心中早蕴怒意，又欺藐他是外路人，说话便口气很不和平。那客人在暗中瞪了一眼，道：“你忙什么？也得凉了再喝呀！”玉珍更没好气地道：“这么半天还不凉，你可喝呀。”那客人听她说得难听，就起了泡蘑菇的念头？一语不发，杯子拿到手中，慢慢擎到嘴边，好象要仿效某个大文学家的饮茶艺术，而更进了一步，岂止一口一口的咽，简直一滴一滴的吸，平均每分钟吸那么三、五滴，若吸

完这杯茶，也许要两点钟。玉珍看出他是有意啰唣，心中更气，忍不住说："怎么这种喝法，多早晚是完？你别拿人开心！"那客人大怒，把茶杯向她手中一推："你拿去！我不喝了！大爷花钱买茶还受你的规矩！"争吵声引来了许多人，不巧他背上被一人碰了一下，那客人以为后面拉住自己的人，必是院中茶房之头，特来给玉珍助拳，立刻把茶杯摔得粉碎，挣扎着转过身去，就要拼命动武。口中叫道："你们有多少人，要群殴啊！爷们不含糊！"，这时忽然手臂被后面的人用力一扭，立刻疼痛难忍，"哎呀"一声，身体遂又转向原来的方向。

这时后面的人才发出和蔼的声音，问道："朋友，何必这样动气？我们堂堂男子，跟女人吵闹，多么没趣！"那客人还未答言，玉珍已经听出这说话的口音，和自己意中人江湄相象，赶快回眸去看，果然是他，心里想：他在楼上居然闻声前来解围，可见对自己的关心，不由暗自高兴。哪知更有意料不到的事，那客人竟也和玉珍一样，觉江湄的声音耳熟，回头一看，忽然呀了一声叫道："你不是江……"江湄很快的答道："不错，是我。你怎么改不了老脾气，总爱吵架呢？"那客人说："这事实在气人，你知道她多么混帐！"接着诉说原委。江湄按住他的肩头，使他坐下，附耳低言数语，又高声说道："老实坐着，别再吵了！咱们明天再见。"那客人果然再不作声，旁边看热闹的各自归座。

江湄向玉珍道："完了，摔了杯子归我赔偿。"说完

就转身向外走，但不再上楼，直出影院门外。玉珍既看出江湄和客人熟识，知道这场争吵算结局了，本想急忙交帐，便到楼上陪他，及见江湄直出院外，怕他出去走了，忙赶到院内。江湄听得脚步声，回头望望，她方才立住。玉珍娇嗔道："你就这么走啊？"江湄笑道："你正忙着，我也要先去办件闲事，晚饭在借春楼见好了。"玉珍道："你等等！我换了衣服，我们一同出去。不好么？"江湄笑道："我去办事，晚上可多陪你会儿。"说着看表道："再有一点半钟，我们就见着了。"说完向玉珍举了举手，又将走去。玉珍听他语气，似将与自己作长夜之聚，便很愿他及早去办了事，免得夜半不能尽欢；而且她在影院中忙碌半天，未得修饰，辞过江湄，虽然依恋不舍，但女为悦己者容，她也很想得暇稍施脂粉，收拾好花娇玉润的脸儿，再和江湄相见，不特心中畅适，也更能诱惑他。这就和猎人一样，出猎时若不先整理好猎枪，训练好猎狗，又怎能放心大胆的去逐猎呢？玉珍因此同意了江湄暂别的请求，但还怕他失约，叮咛道："你可一定去啊，我还有好些话儿要同你说。"江湄将手摇摆几下，就飘然而去。

玉珍回到院中，正要算帐，忽然有茶房来说："经理有请。"玉珍一怔不知何事，就到经理室，原来她和客人争吵，院中经理适才在后面听说，此际要她去劝诫。虽因玉珍是个特聘的名角，经理不敢直加申斥，但只以婉转之语商请她以营业为重，不要稍为委屈就与客人生事。哪知这几句和平言语，玉珍已不能接受，当时把方才对客人的

余愤竟向经理发泄出来，大喊着："姑娘不干了！"愤然而出，换了衣服就走。院中再托人挽留，她负气不肯答应，从此算和影院断绝了关系。但玉珍一心注在江湄身上，也不在乎这点区区得失。

哪知拂意事竟接连而来。玉珍由家中修饰好了，赶到借春楼上班，见江湄还未到来，就特意留了间僻静雅座，预备和江湄谈心。不料她望穿秋水，竟不见情人到来，食客一伙一群的出入，上了两、三堂座儿，只没有江湄的影子。玉珍一面怨他寡言无信，一面又后悔白天自己不该放他出去。一个俊美少年，到处闲花野草，都易流连，如今不定被哪个女人缠住，才忘却自己的约会。想着，正在六神无主。忽听楼下传呼"有人找梁小姐！"玉珍连忙跑下去，只见有个穿着白色制服，仿佛仆役的人，手里拿着封信，自称是万国大饭店的信差，被一位客人派来送信给梁小姐。玉珍接过信，见上面果然写着自己名字，先把信差打发走了，然后拆信一看，原来是江湄来的，说他因临时发生要事，须往北京一行，以致不能赴约，非常抱歉，现在已由万国饭店和朋友赴车站，大约三、两日就可回来。短短的几句话，玉珍看了虽然失望，但想江湄在百忙中还写这封信来，由此可看出总是诚实的人，平常把女招待当娼妓看待的，有谁肯费这笔墨？于是她一天天的等着。这时恰巧没有要好的客人，又加新近摆脱了影院兼差，虽然象她这样的红人，不愁没有别的影院剧场聘请，但她要休息些日，都辞却了。这初数日，尚以享受清闲为乐，稍久便

觉寂寞，偏那江湄迟迟不归。

过了十余日，江湄尚无信息。正赶上这重九的一天，玉珍由家中到借春楼上班，因去得晚些，天将黄昏，各商家都已灯火辉煌。她在楼外下了洋车，方要打发车钱，忽见她身后伸过一只手，并且还夹着张角票，递给车夫。玉珍方在惊讶，要转头去看，但觉自己手臂被人拉住："梁小姐，久违了！你想不到我来吧？"玉珍耳听，却是久萦魂梦的江湄，正把自己玉臂夹在腋下，面现笑容，微启着雪白的牙齿，光洁明亮的脸儿，似乎是面镜子，照得眼前一亮。这时玉珍乍见情人，好象天外飞来，倒只剩了心跳。怔了一下，心神稍定，立[illegible]想撒娇，一凸小嘴儿道："您老来了？您老还有个来呀？"说着就想把手臂从江湄腋下抽回。不料江湄夹得甚紧，用力也抽不出来。玉珍本想说完气话，再掣回手，将身回过一闪，假装着恼，才算完成一套讹人的姿式。江湄低声说："你气我了？我对不起，原想只上北京住两天，没料想被事情缠住，直耽误到今天。不瞒你说，我一下火车，还未回家，就一直先看你来了。"

玉珍听了，就也顺风转舵的笑道："我只当你把我忘怀了呢。"江湄道："没有的话。我现在心里若有一尺见方的空儿，得九寸九都是你的影子。"玉珍听得有趣，就笑道："我占的地方真大！可是那剩下的一分呢？"江湄道："那是我的家和我的事业。"玉珍听了，忽想起一事，就转着弯儿问道："你一下车就先跑到这里来，若被你太

太知道，我得挨多少骂！”江湄摇头不语。玉珍道：“你莫非……没有太太？”江湄道：“我不骗你，太太倒有一位，可是她不会骂你！我心里即便没有你，我也不会忙着回家见她。”玉珍道：“为什么？”江湄道：“你想我方才所说的她在我心里的地位，就明白了。”玉珍一想，便悟他定和太太感情冷淡，暗自欢喜，就道：“咱们别尽在街上站着，你现在回家不呢？”江湄道：“我一心只要见你，还没想到回家。你若怕挨我太太的骂，我就先回去看看也可。”玉珍心想，上次你在影院也只说暂时一别，竟闪了我十多天，今儿我可不再放你走了。就拉住他笑道：“我豁出挨骂去了！你先进来，在这里吃点东西，我告假陪你玩去。”江湄也不推辞，随她进了借春楼。上得楼去，玉珍先安置江湄在一间小雅座内，自己上楼，向着糖心儿告假，这才书接前头。

哪知糖心儿竟因季八等定下大厅，必须玉珍招待，不放她走。玉珍如何肯依，一定要走，架不住糖心儿老奸巨滑，一面央告，一面给她个软拖，结果拖得季八等来了，玉珍自然不能便走，没奈何只得敷衍了一会。偏巧这群名士酸文假醋，惹得玉珍连敷衍都不高兴，又加惦记江湄，就借着他们取笑的机会跑了出来。

她到楼上进了雅座，只见江湄一人正在无精打彩地坐着，面前放着一杯糖茶，杯旁又丢着一张钞票。玉珍见他象是付钱要走的样儿，不由心中一跳，暗叫惭愧，幸而自己早来，否则就把他得罪走了。就上前扶住江湄的肩

头，作出极亲近的样儿道：“可把你冷淡坏了！这个倒霉的掌柜，只顾他赚钱，一点不讲理，硬拦住我不放，赌气就不干这缺德行业。你这半天也没要点东西吃么？”江湄道：“你不管我，我自己吃什么？”玉珍忙道：“我管你！管你！天也够时候了，你点菜咱们吃。”说着就坐江湄身旁，和他紧相偎倚，又取起桌上的菜单，把玉臂伸到江湄头后，折到他面前，菜单正对着他的眼下，笑道：“你必是爱吃西餐，随便挑几样！”江湄笑道：“今儿好象你要请客？”玉珍道：“当然，到了哪儿了？你想花钱也不成！”江湄道：“那么客由主便。凡是你给我的，都爱吃。”玉珍道：“那么我们就吃一样的，我爱吃的，你也得爱吃。”江湄道：“你爱吃的，我就没个不爱吃。”玉珍道：“好！就来鸭丁酥盒、炸大虾、俄国猪排、素菜汤。”江湄拦住道：“足够了，就这个吧。”玉珍道：“不成，还得想！就再来个纸包鸡……”说到这里，不自觉的底下用了个商量语气的虚字，还猛想到这字和鸡字连上，就成为不好听的念词，急想咽住已来不及，立刻脸儿羞得绯红。江湄听得明白，又看她窘的样儿，不由“噗哧”一笑，玉珍急转作怒容，在江湄肩上打了一下，发恨道：“都是你！总跟我搅和，搅得我也……”说到这里，忍不住也“噗哧”笑了。二人目光一对，玉珍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但暗地却有些心神荡漾，又把香肩撞了他一下道：“你这人才坏呢！”江湄笑道：“你这时骂我坏，还早些儿！”玉珍听了，更觉心动，“哼”了一声，就立

起走出门外，预备传令。

哪知一出雅座，忽听楼梯山响，由下面奔上个女子来，最显眼的是她身上披着件缎锦斗篷。她一上来，正有个男堂倌，便问："季八爷在哪屋里？"那堂倌以为是季八爷叫的班子，就告诉她在三楼上。玉珍眼光锐利，看出这女人形迹可疑，但也没心理会。哪知她才把要的菜告诉帐桌上，忽然三楼上一阵大乱，桌椅翻倒、碟碗碎裂，以及男女惊呼哭闹之声，一齐并作，玉珍本是小家碧玉出身，从小就把看人的交手斗殴、狗的联尾打架，当作一种不花代价的娱乐，这时怎忍得不去看个热闹？便三脚两步走上楼去。将身隐在门外，向里一看，只见大厅中风光尽变：大圆桌早已翻倒在地，壶杯碗盏，都变成了碎片，好象磁器店迁移一样，但上面加了些佳肴、美馔、鱼翅、鸭条等等，铺成鲜花样的地毯；汤汁流成一条条的小河，百川归海都聚在这门低洼处，蜿蜿蜒蜒流出门外；房中一般名士，都变成黄花小鱼，个个全靠了边……最妙的是罪魁祸首季本伦，此际早已吓得迷了方向，逃入那翻倒的桌子后面，又拉了个高大的伊无恐遮在前面，但他脸上已红肿不堪，想已挨了不少嘴巴。以上这些人都在四周惊悸徬徨，房中间才是真正的战场。方才上来的那个妇人，已知是季八老婆，她早把斗篷丢在一边，里面穿着好似特制的战斗盔甲，"是一件变旧的库缎旗袍，脚下是紧带的皮靴，这时正在地下和另一个女子滚成人蛋。这人蛋的另一半却因压在底下，看不见面目，只见那穿湖色软缎、外罩蓝衣女

招待服装的身体，在地下翻滚，只听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救人呀！打死人了！"季八老婆占了上风，压住那女子身体，手足口齿一齐使用，好似要把这底下的人咬碎嚼烂，一面大声喊骂着："女招待，不如八等窑姐儿的女招待！你迷惑人也得长眼，妈的欺负到奶奶头上来了！今儿不剥了你的皮，揪了你的毛，撕烂你的家俱，你也不认识季八奶奶！"骂着连捶带打。底下的女子只管挣扎，却因被她掐住脖头，既不能施展手足，也说不出整句的话。

玉珍初不知道这季八老婆打的是谁，及至一听声音，才认识是自己的同事焦浦珠，暗诧浦珠和季八并无关系，何以遭受他老婆这样侮辱？但随而醒悟：她必是作了自己的替身。大约自己下楼以后，她进来代为招待，季八等也许让她坐下稍饮两杯，恰巧季八老婆闯了进来，就把她认为是季八所捧的人揪打起来，自己反因去陪江湄得以幸免，浦珠可真是冤枉！但她素日轻嘴薄舌，也该遭这报应，我可犯不上拚着去挨揍替她洗刷。玉珍这样想着，心里虽知自己是问题中心，能够逃脱实出万幸，也有些凛然生情，但这秉性，终约束不住她那好看热闹的眼睛，连带使她的身体也忘了躲避，在门外忘其所以。

只见季八老婆把浦珠蹂躏够了，才立起身，但一手仍揪住浦珠的胸前衣服，又着力的打了几个嘴巴，浦珠已被她揉搓昏了，扎撒两手，不知还击，仍只喊"打死人！""杀了人！"这季八老婆想是威名久已远振，房中许多的人，没一个敢捋虎须上前劝解。季八已吓得魂魄都消，声息俱

杳，在翻倒的方桌之后，伸出手来拉住前面的伊无恐，把全身缩成一团，好似把伊无恐当作绝大的盾牌，只怕他走开，把自己放出来，更莫望他敢去劝解太太。于是，季八老婆，在这群观战团中，觉得没法下梯儿，只有和浦珠继续厮拚。因为二人在地板上滚了不知多少遍儿，把翻洒的佳肴美馔多沾在身上，此际立起，每一举手抬足，便有好东西落下来。季八老婆头上一摆，就许大襟上掉下块海参；臂儿一举，腋下也许滚个鸽蛋。浦珠被季八老婆一个嘴巴，顺着头发乱落腹鱼，底下一脚，就从怀里降落鸡丝，引得一只小狸花猫，围着她二人花转，好象拳斗场上那位评判员似的。

这时本楼的经理糖心儿才闻得信息，跑将上来。进到房内，第一眼先见自己的情人，已被摆治得不成样儿，急忙叫道："这是怎么了？有话好说。"说着就过去，想把浦珠拉开归入自己保护之下。哪知他才奔到两个战斗员中间，倒还没触着浦珠的身体，季八老婆的手却已到了他的脸上，糖心儿被打得颊上发红，眼中翻白，连叫"这、这、这、这、这……""这"了半天，没这出个所以然来。季八老婆又挥拳问道："你这小子，是干什么的？"糖心儿吓得退了一步，举手先搭好防线，才答道："我是本楼掌柜，你有话好说，干么动手打人？"季八老婆高喊道："好小子！我正在找你。什么掌柜，简直你是开带厨房的暗窑子的！今儿你小子别想跑？"说着回顾她的丈夫季八，又指着浦珠叫道："连你连他，还有这臭女招待什么

玉珍……”糖心儿一听，就急忙叫道：‘你看了人再打，这里哪有个玉珍，她叫焦浦珠！你连认识都不认识，凭什么打人？”焦浦珠这时神智稍清，听了季八老婆的话，立刻气壮起来，倒向季八老婆叫道：“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胡乱打人哪！咱们有地方说理！”糖心儿一面帮着浦珠说话，一面将手遮拦，不使二人再行交手，眼睛却观着季八那群朋友，希望他们过来能把这母夜叉劝走，自己就吃些亏也罢。

糖心儿正自着急，哪知浦珠忽一眼看到门外，只见在看热闹的几个朋友中间，露着梁玉珍的头儿，两眸直勾勾的向着房中似正看得有趣。浦珠几乎气炸了肺，心想：因为我给你帮忙，才挨了这顿冤打，你不进来帮我也罢，怎还在外面看热闹？就向季八老婆高喊道：“你这瞎了眼的臭娘们！知道你男人的姘头是梁玉珍，还你妈乱打人！臭娘们你睁眼看看，梁玉珍不是现在门外头？”说着举手一指。季八老婆的眼儿随着她的手指，就看见了玉珍，但她本已听说玉珍这个名字，并不知是何相貌，闻言还疑浦珠是移祸他人，自图脱身的诡计，略一迟疑。玉珍那里本正看得入神，好似成为戏台下的看客，且忘了自己是谁，和局中有何关系。正在这时，急听得浦珠那里一声霹雳，才猛觉自己的危险，急忙转身向楼下就跑。季八老婆见她一跑，才证实了浦珠的话不错，就丢了浦珠向外追去。她方离开，费石公等一般随后夺门而出，向后楼梯逃跑，季八也逡巡欲逃。糖心儿一把抓住叫道：“八爷，你别走！

我们这儿伤了人，毁了东西，搅了饭座，该怎么样？”季八逃命心急，闻言从袋中取出一把钞票递过叫道：“我赔！我赔！”糖心儿接在手中，看出数在百元以上，就放季八走了。

浦珠还要追下楼去，捉住玉珍证明季八老婆的错误，再和她不依。糖心儿虽因浦珠而恨玉珍，但想到玉珍关系营业，就想拦住她不必，浦珠急把糖心儿手中钞票抢去，叫道：“你这小子！不替我出气，只要见来钱儿王八头就缩了。凭什么我挨打，你落钱？这钱归我！”糖心儿是个商人，轻情重利，虽和浦珠好得象一个人似的，但到了钱财分上，便又还原分成两人。糖心儿对于浦珠，任是怎样热情，肉也肯割给她吃；对于家中的黄脸婆子，任是怎样讨厌，十二次见面总有九回争吵，可是他把所赚的钱，却都带回家去，很放心地交给讨厌的黄脸婆子手中，隔上几年，不会短少分文。若给了浦珠，那就算泥牛入海，渺无消息了，这也算是露水姻缘的例有缺陷。当时糖心儿见浦珠把自己的外财全行拦截，怎肯割舍？急忙向她索回。浦珠满腹冤愤，如何肯还，二人这一进行交涉，哪还顾得楼下的事？糖心儿既不问季八老婆有何行动，浦珠更无暇追去指证玉珍了，二人争执了半天，浦珠连哭带闹，大有宁死不肯还钱之势。糖心儿没法，只得退一步，要求和她平分，浦珠仍不答应，糖心儿再行让步，教她只拿出二十元钱，作为这一次酒席的代价和损失家俱的赔偿，浦珠被缠磨不过，赌气摔给一张十元票子。糖心儿对于情人，也

是抱着算盘主义，多得一文，便宜一文。正要再行软磨，不料那楼梯响处，那母夜叉季八老婆又独自走进来，涌珠吓了一跳，认为她又来继续发生战争。糖心儿却料着她或者上来寻觅丈夫，若见季八走了，难免向自己寻事，就暗自戒备，向她望着。哪知季八老婆是一变方才的纠纷雌威，默默无声地走入，既不看他们，对她丈夫失踪也不理会，只向屋隅的一张椅上，取了她丢下的那旧斗篷，披在身上，就转身下楼去了。

这位太太身当死战之余，居然没忘掉她那不值钱的斗篷，可见神经何等坚强，上下何等仔细，性情又何等悭啬，季八娶得这样贤内助，还在外面拈花惹草，真是自寻烦恼了。至于这次太太所以偃旗息鼓，只因为事逢恰巧，遇见了故人。

当玉珍逃下楼，一直奔入江湄所坐的房间之内。江湄见她形色仓惶，忙问遇见何事。玉珍才说出有一个饭座儿的女人，已经把三楼全部毁了，又追着她来殴打。猛听外面季八老婆又追下楼来，连喊带骂，对着二楼一个女招待喝问："玉珍藏到哪里去了？"那女招待回答说："没有看见。"季八老婆给她一巴掌，推出老远，她料着玉珍必藏在这四、五间雅座之内，自恃是个女人，虽见每间全部垂着门帘，知有客人在内，也不管那些，掀起门帘就探头搜寻。第一间是两个流氓，都已喝得醉到九成，女招待被啰唣得不敢进去。这时正在说磣话，急见由外面探进个中年妇人的头儿 一个流氓醉得眼迷离，只当是女招待进

来，跳起来就要搂抱，但已腿软手颤，并没抱住，跌倒在地。这里饭馆雅座都极狭小，桌前余地甚窄，一跌下就腰垫痰盂，头撞内墙，只管嚎叫，却爬不起来。季八老婆被他摸了一把，弄了满嘴巴的油腻，但对着醉鬼，也没有办法，只得转身再查第二间。一掀门帘，就见玉珍赫然在内，里面还有个少年男子，正和玉珍说话。季八老婆立即跳进房内，就要抓玉珍的衣领，江湄急忙站起，举手向中间一拦，季八老婆以为这位少年定和玉珍有关系，要挺身保护，就转身朝着江湄，先要对他发威。不料眼光才触着江湄的脸儿，立刻颜色大变，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季八老婆也是个富人家的女儿，却因是庶出，受着不良的遗传，性情天生的贪狠邪僻，又有多方面的毒癖，凡是鸦片吗啡海洛因，都在她喜好之列。论起季八家资和她的体己，很能供她终身挥霍尚有余裕，但是她却特别悭吝，平日一文小钱，也舍不得花，而鸦片等物又十分昂贵，她每月要消耗百八十元，觉得非常心痛。凑巧有个走大宅门串珠花的婆子，告诉她说某处有人伪造钞票，作得精细可以乱真，一元钱可以换得十元钞票。这种钞票若由穷人去使，商家详细审视，或有破露危险，但若由富家太太使用，因为信用久著，旁人自不详察。季八老婆听了心动，就托那老婆子去买了一些，夹杂在真币中使用，居然都使出去了。

她越来胆量越大，这一日又到一处僻街上的贩卖毒品私窟去买鸦片。那私窟原是流氓合股开设，季八老婆和

他们来往不少日子，不但行使假钞，而并有时施展手段偷上几匣烟膏。窟中人暗地对她留了心，这天竟看出她买烟的款子，竟全是假票，立刻就翻了脸，拉住她一搜，不但身上还有许多假票子，而且发现她高贵的首饰。这种地方又哪有好人？因为本身干的也是犯法营生，眼看着她行骗行窃，也不敢经官办理，但又不甘心把她放了。为首几个流氓，见季八老婆尚有几分姿色，竟把她关入密室，大施蹂躏。季八老婆没法抗拒，只得自轻于千金之体，甘此一时之辱。但那群流氓竟不肯放她回家，又强留了数日。季八老婆已被折磨得花憔柳悴，又加心中焦急，对着他们还得屈意承欢，但到独居时不免哀泣。

这一天，她正在密室中和一个流氓颠倒衣裳，忽听外面敲门，有人低声说："江大爷来了。"那流氓忙不迭起身，匆匆穿了衣服，便跑出去。季八老婆以为他公务未完，少时必还进来，就仍睡在床上静候。哪知过了一会，忽然门儿开了，由外面走进一个风神飒爽的华服少年，几个流氓全跟在后面。那少年一见床上的季八老婆，就指着那方才出去的流氓，大笑道："我方才看见你匆忙的情形，又见嘴巴上还印着块胭脂，就知道这屋里准藏着私弊！这女人是哪里来的？"那几个流氓对少年似乎都有些畏惧，但又象同党，并不隐讳这件恶事，就把季八老婆前来行骗，故而加以惩罚的话，全部说了一遍，言语中却认为她是个职业骗子。那少年听了笑道："你们也太霸道，这不过为着自己泄欲罢了，说什么惩罚！她若是干这营生，廉耻早

已没有，就再关上十天，她也未必在乎。她若是个妇人，头次作这等事，你们就算缺德了，现在依我说，放她走吧，这宗事太不象话，被地面上查出来，也是麻烦。”那几个流氓对季八老婆已玩得厌了，这时便笑着答应。那少年就吩咐季八老婆赶快穿衣速去，又向她询问身世，劝诫不要再作这种营生。季八老婆含羞，唯唯拜谢而行。回到家中，季八因她突然失踪，正在惊疑莫测，各处乱寻，见她自行回来，当然询问原故。季八老婆只可撰个谎话，把丑事隐瞒。季八虽然半信半疑，也没敢深究，不过她自己吃的苦头，却是创巨痛深。从此韬晦多日，再不出去胡作非为了。

这事已相隔年余，今日季八老婆风闻丈夫在外借酬宾为名，暗地恋上一个女招待，就把季八的车夫叫到房中，以金钱作饵，以驱逐相吓，结果从车夫口中得到实证。世间普通资产阶级的男子，十有八、九喜欢在外面拈花惹草，结果这秘密要落在太太耳中，生出家庭风波，其原因多是败在车夫身上。无论是汽车夫、包车夫都跟在男子身边，不啻是访求秘密的包探，其中给太太预先加委的，自然时时有报告传至内庭，太太耳目灵通，可以防患于未然，制变于机先。即使太太和车夫素无默契，车夫也终是储藏主人秘密的扑满，太太一有需用，就可用金钱把这扑满敲碎，索取所需要的东西，一般男子都为此受害不浅。然而因惯于懒惰，溺于虚荣，没一个把车夫取消，如一个人不想作贼，自可和警察接近，但若跳进人家去偷盗，却拉个警士在旁边参观，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季八老婆探知她

丈夫在外行径，和所识女招待的名字，又知晚间便在借春楼请客，就暗嘱车夫，等季八到借春楼时给她个电话，她便直赶了去。但虽闹了个天翻地覆，却错认湔珠为敌人，弄成李代桃僵；及至发现了玉珍，进入雅座，满以为手到擒拿，可以痛打泄愤，不料意外出了个拦阻之人。她一见江湄的面目，先似一个胆小之人遇见厉鬼似的，惊得几乎跌倒，继而忆起昔日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更把张徐娘脸儿羞得通红，心里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哪还顾得凌辱玉珍？眼见这个深知自己丑事的人还在面前，只怕他当着女招待一抖底儿，自己岂不羞死！

她正在进退维谷，不知所可，江湄笑道："原来是你！季太太，我才知道。季太太，你是来寻她吧？"说着向玉珍一指，又道："这又何必？我劝你回去最好。一个太太在这里吵闹，终久要没趣的，你明白吧？"季八老婆本来早想回避，但因过于惊慌，脚下发软，举步胶迟。江湄又微笑道："季太太，你还不肯罢休？岂非我还得请出几位和你有过交情的朋友来见你么？"江湄的末一句话，把有过交情的"过"字说得很快。玉珍在旁，只听说要请季八老婆有交情的朋友来了结，但季八老婆心中有病，却听得清楚，晓得"有过交情"这四字，在下等社会就当作曾发生肉体关系来解，这当然是指那个开毒窟的那些流氓。她听到这刺心的话，连一声也没吭，急忙退出房去，把原来的凶气完全消灭，上楼取了斗篷，溜将出去。

再说雅座中的玉珍，见江湄三言两语，便把季八老婆

挡走，大出意外。再想起昔日他在影院曾替自己解围的事，更把江湄看成出奇人物，觉得无论什么人，都要屈服在他那雍容潇洒的风度之下，好似带些神秘性，但也只顾爱，来不及猜疑。本来普通的女子内心多含有羡慕势力，爱好英雄的习性，在这时代，固然没有真正英雄，可是在下层社会中，一种好勇斗狠的光棍，或是稍有势力，称霸闾阁的起码官吏，平常能以武力或官势欺压他人得到胜利，婉然也有些英雄气概。而一般下层社会中的女子，十有八、九是不肯安份的，因为所处境地，习惯于竞争欺凌，于是既希望不为他人所欺，进一步还要欺侮他人。但女子本身既没这等力量，自然要依靠一个英雄式的男子，借为护符，只看普通娼寮之中，很多妓女的姘头，若非泥腿光棍，便是小吏跟班，就是这个原因。玉珍本也是风尘中人，脑中久有此习染，今日见江湄，似在无形中具有绝大势力，并经两次证明，他能保护自己，而且他人品又如此温文秀雅，绝不似自己以前所见那等粗豪人物的可畏，于是一颗芳心更牵紧到江湄身上。

在前，玉珍只把江湄当作一个可意的漂亮客人，想在生意途径上和他要好，这时才动了真心，打算和他作久远深固的结交了。当时见季八老婆抱头鼠窜而去，稍定惊颜，就拉住江湄问道："她走了，她不会再来了么？"江湄笑道："你放心，她回家安歇去了。"玉珍道："你可认识她？怎么她一见你就……"江湄把手拍在玉珍腕上，摇头道："你不问也罢！我很饿了，先催吃饭吧。"玉珍本

自居在主人地位，闻言忙不迭的出去催菜来吃。二人相对吃着，玉珍忍不住又问季八老婆败退的缘故。江湄仍摇头道：“这没什么提头儿，咱们且说别的。”玉珍见他不肯回答，只疑他有些不快，心中思索他不快的来由，莫非因为季八老婆来向自己作闹，他因而误会自己和季八要好，暗地吃起醋来？且不管是否真个如此，终以对他解释为妙，便道：“这个姓季的婆子才混蛋呢！只为她男人在这里吃了几回饭，就硬赖跟我怎样了。她也不看看季八那份德性，就是世上男子都死净了，只剩季八一个，我也只望着他吐唾沫，然后进尼姑庵去。真他妈的不要脸！那样丢在马路上没人拾的男人，还把来当香宝贝似的和人吃醋呢！”

江湄听着直笑，并不答应，半晌才道：“你干这种事就难免生这闲气。本来象你这样的人，另有你应该作的事情，应该到的地方，总作女招待，是不公平的。”玉珍听他的话，有些不大明白，但觉得他是尊重自己，认为不应长久沦落，就怡然笑道：“你说我应该怎样？我本也不愿作这种事，哪个人不想修成正果，何况一个女的？长久作这下贱事儿，将来如何是了？可是落在江湖内，俱是薄命人，我若生在有钱人家，这时岂不是受人敬奉的大小姐？只为了一个穷家，就都说不得了。现在我时时刻刻想脱开这种营生，只要找得个可意的人，一夫一妻的过清净日月，就是吃一顿挨一顿也是甘心。”说着望了江湄一眼，又叹了一声。江湄听了似乎会意，也微笑着回了她一眼，但仍不答应。玉珍方要再向下深谈，外面又送进饭后用的咖啡来，

江湄等汞人出去，便向玉珍低语道："我很明白你的意思，并且我也对你有很深的心，不过这里不便细谈，少时我们到一处地方去，你就明白我了。"玉珍听了，以为江湄必是想约自己到旅馆作长夜之谈，心想，我本决定今夜不放过你，但若由我提头儿，当然要费很多周折，如今你先谈了出来，真算体贴人心！想着就如小儿听说将要得着糖果，喜得心中跃跃，但表面还矜持着，问道："你要领我到哪里去呢？"江湄望着她，闭紧了嘴，骤然张开，因为上下唇离开太快，"吧"的发出微响，道："一个好地方，清静的地方，也是对你最合适的地方。"玉珍听着，暗笑他又故作张智，所去之处，便非旅馆，也和旅馆性质差不多少，反正是一间有床可睡的房子罢了。又何必故布疑阵！你当我还是没经过这种阵武的么？想着只听江湄又道："我对你存着很深的希望，绝不象朱景琦那种人，把你当着娼妓一样，只转不好的念头。我却是向远处看，给你的终身打算，所以始终要从正路走，你早晚会明白我爱你到什么程度。"玉珍初闻提起朱景琦，自己也悚然一惊，再听他这一套话，又觉迷离恍恍，不解他会如何对待自己。一双男女在夜中觅僻室密谈，其中情事不言而喻，可是他又说这向远处看，由正路走的话，又是什么意思？正自寻思，江湄已饮干杯中咖啡，又拈起玉珍的一杯，送到她口边，玉珍饮了一半，便接过把杯放下。江湄看看她道："九点多了，你还有职务没有？"玉珍摇头，江湄道："那么叫外面算帐，我们走吧！"玉珍道："你不用管，要走就走。"说着朝

着门外，叫一个男堂倌代把她的外衣拿来。江湄替她披上，一同下楼门。

到门外，江湄用手一摆，就由街对面开过一部汽车，江湄扶玉珍上去。玉珍心想，原来他是汽车阶级，自己可算眼力不差，居然结识了这样一个貌美多金的少年郎，不由心中更乐，在车中向江湄笑道："我们这是上哪里去呢？"江湄闭着一只眼，作出顽皮的样儿道："不必问，到了自然明白，反正有你的乐儿。"玉珍把乐儿两字都想邪了，脸上微红，眼儿斜溜着他，"呸"了一声。这时车子走了不大功夫便已停了。江湄扶玉珍同下。玉珍见这地方很是冷僻，并不认识，但街道两旁多是楼房，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却远远地见有三、两个醉汉，唱着外国歌儿，相拥而行，象是外国水兵。江湄扶着玉珍，走上一座楼房的台阶，便按门铃，玉珍觉得这地方幽僻可疑，便问："这是你家的么？"江湄点头道："也算我的家，不过我不常来。"玉珍心想，他必是户财主，房产甚多，这里也许是他的外宅，但是里面若还有别的女人，岂不太难为情？想着正要询问，只见楼门已开，门内立着两个短衣的壮伟的男子，象是仆人，但态度凶狞，瞧着可怕，玉珍心里有些畏怯。江湄这时把帽子外衣递给其中一个，另一个便接过江湄的外衣，玉珍见他们果是仆人行径，方才安心，只纳闷江湄怎单把这样状貌的人作仆役，但转想他是富翁，也许雇用有勇力的人作保镖，也未可知。

正想着，江湄已扶着她的玉臂向里走去，迎面便是楼

梯　玉珍以为必上楼去。哪知江湄并不上去，由梯下转回，又见后面有一道房门，推门进去，里面却不是房间，却有一道向下的阶梯，好象下面设有地窖。江湄便挽玉珍同下，玉珍越为惊疑，低声道："下面不是地窖么？我们何必……"江湄没等她说完，已笑道："你下去看看！我因为夏天地窖里凉爽，就收拾了里间作临时卧室，很干净的，我们下去可以清静地长谈。"玉珍听着，很相信他的话，但心中另有个想头，就道："这楼上莫非还有别人么？"江湄笑道："人呢，当然有的。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说着一同走下阶去。底下居然也有一条通路，灯光甚明，江湄向壁上一推，立见旁边现出一道小门，走进去见是一间狭长形的大房间，精细一看，这房内陈设居然很为华丽，一端是起居室的陈设，一端是寝室的家俱，好似一间当作两间使用，在中间没有遮断。玉珍坐到近门的沙发上，见这房间幽静可爱，正是绝好消夜谈情之所，而且空气流通，绝不象在地窖内，心中甚为欢喜。

江湄坐在她对面，容色沉寂，仰望着屋顶的灯，半晌没有动作。玉珍满以为必有一番亲热，正等待接受他的温存，哪知越等越没信儿，正要说些闲话引逗。不料江湄那里燃着一支雪茄，喷了几口白烟，忽然高声叫道："梁玉珍，你过来！"玉珍听他直唤自己姓名，而且语言沉重，带着命令意味，虽觉诧异，但仍以为是调笑的开端，就笑嘻嘻地立起，直向他身旁走去。相距还有二尺远近，江湄又叫道："站住！你且收起脸上的笑，听我说话。我今

天约你到这里来，绝不为你心里想的那种乐事，另外有件别的事交谈。你也许想得起来，我们中间有笔旧帐，现在该算算了。”玉珍听着，虽然觉得声息不好，悟得江湄别有用心，自己或者已落圈套，但她的脑中不能应付这仓猝的变化，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只怔怔的望着江湄。

江湄一笑，举手弹着自己的额上道：“你想想，我们认识谁是介绍人？”玉珍闻言，眼前似乎浮起朱景琦的影子，不由腿下发软，扶着桌边，跌坐到身旁皮椅上。江湄点头笑道：“你想起来了，为什么有点儿害怕呢？哦，我明白了！朱景琦现在进了监狱，他母亲为儿子发疯死了，也进了坟里，这件事，不是你一手经理的么？”玉珍这时才挣扎着说出话道：“这……这碍我什么相干……你说这是为什么？……”江湄摇手叫她住口，又发着柔和声音：“亲爱的，你不必抵赖，我知道的比你还清楚！不过我和姓朱的毫无关系，你就把他家再害苦些，我也管不着。只是当初你曾收过我一百元钱，答应再不缠朱景琦，我很信你的话，就放心出门去了。哪知回来时候，朱家母子仍然毁在你手里！你想，这件事你怎样对我？我又怎样对朱家那位死的？”玉珍脸上一红一白，勉强作出笑容，伸手就拉江湄的手臂，弄娇发痴的说道：“放着别的心思不说，提那旧事干什么？”江湄推开她手正色说道：“我们今儿除了算帐，再没别的可说。你听着，我当日为朱景琦的事和你商量，只因我一时善心，你应不应我都未介意，可是你一答应，我给朱家送了信去，朱景琦的母亲只当儿子得了救了，感激

得叩头礼拜，对我谢了又谢，我就算领了人家的情。结果她白谢了，白感激了，照旧家败人亡！哈哈——那只是我自己亏心，与你无干，可是有句俗语，'得了钱财，与人消灾'，你既没替我消灾，就不该收我的钱。现在把那笔钱还我，两来无事，这公道不公道？”玉珍听得呆了半晌，才道：“你是说着玩啊！那朱景琦自己惹祸，怎能赖我害他？他娘的死，更扯不到我……”江湄厉声道：“不必多谈！我只问你在收我的钱以后，是不是又和姓朱的在长安旅馆住过？我连你们住几号房间都知道。你还谈什么？现在起码把那一百元钱还我，不然就出不了门。”说着又冷笑道：“这一点钱，本不值得逼你，只是你既失了信，一文钱也不该受我的。快拿来！”

玉珍见这情形，知道他绝非玩笑了，但仍希望用媚眼把江湄哄住，就又说道：“我们在外面怎样谈的，不是打算长久好吗？朱景琦又不是你亲人，干么为他耽误我们的事？”江湄喝道：“少说废话！我在外面和你要好，只为骗你到这里来。谈痛快的，你还不还钱？”玉珍见他越逼越紧，料非花言巧语所能解决，就立起道：“好！你一定要，我就还你！”江湄伸手道：“拿来！”玉珍道：“我身上并没带着，得回家去取。”江湄笑道：“你说得容易，打算一出这门，来个翻脸不认帐，我也无可奈何。哈哈！好主意！可惜我不上当。你不能离开一步，得就地还我。”玉珍把手夹向他一丢，道：“拿去！有多少都是你的。”江湄看也不看道：“里面除了粉匣小镜，大概连个钱边儿

也没有。不过我有法儿从你身上弄出钱来。”玉珍道：“你说我身上藏着钱，随便你翻。”江湄立起来道：“简捷的告诉你，这里不是什么讲理的地方，我们的债务不弄清楚了，你万不能出去！可是你也许想，我便把你收上十年，你也不会凭空变出钱来。其实不然，你在这里和借春楼一样，不离地方就有办法生财。现在我替你预备了两条道儿，你随我来看。”

说着立起扶着玉珍由另一个大门走出，经过狭窄的黑暗的通路，走了几步，推开旁边一个门，由里面喷出一股热气，濛濛如雾。原来是一间厨房，房内有一个好象白俄的老妇，还有一个女仆似的中国妇女，正在炉灶前忙碌着作菜。江湄等玉珍看明白了，把门关上，又拉着向前走，在黑暗中似乎又转了个弯儿，又登了几层阶梯，玉珍觉得前面已能撞到墙了。江湄立住，举手略一摸索，立刻前面墙上发现了一个半尺见方的小孔，有灯光由孔内射出，喧声震耳。江湄轻轻嘘了一声，道：“你看看里面，可不要出声。”玉珍由孔中向里一看，只是一间很大的房间，陈设象是客厅，但中间放着几张桌子，每张桌旁都坐着高鼻深目的西洋水兵，三三两两，都搂抱着裸体女子在怀内，欢呼狂饮……一个少女正被蹂躏着，娇啼宛转。玉珍看到这里，猛觉眼前一黑，诸象悉渺，原来江湄已把那小孔关闭了。玉珍好象从幻梦中醒来，心内一阵迷离，江湄拉着她低声道：“你看见了，随我回来吧。”说着就转身走回，又到了原来的室内。

江湄燃起支烟，递给玉珍道："你且把看过的想一想，这就是我给你的两条道儿。我今天向你追钱，你身上没有我早晓得，只可叫你工作，用工作还我的债。你看见那个厨房了？那里面正短一个副手，你愿意干，每天给一元工钱，作了一百天，你就算还清我的债，出去时还可学得一手西餐手艺，将来不作女招待，也有技能谋生了。不过在一百天内，你不能离开这地窖，虽然闷些，可是对你大有好处。这条道儿你赞成么？"玉珍心想，他这真是诚心折磨自己，监禁百日，还要在厨房里烟薰火燎，这罪过万受不了！想着沉吟未答。江湄又说道："叫你这漂亮人儿下厨房，也许太残忍些，你当然不肯的。那么还有第二条道儿，不瞒你说，这里是一座专作洋人生意的暗窑子，你瞧那些不穿衣服的小姐，多么潇洒！多么开心！你不进这厨房，就去参加她们的团体，跟水兵们跳跳闹闹，倒很容易赚钱。虽然这里的规矩不大公平，小姐们和柜上分帐，只能分得十分之二，但若有生意，你这笔债不消十天半月，就可以还清。你决定吧，进厨房？还是进大厅？我还有事要走，五分钟听你答复。"

玉珍听了，心中寻思，她算是遭劫在数，不能脱逃的了。但进厨房去和那两个老妇打交道，既须劳苦工作，还得熬过百日的寂寞光阴，等到出去，恐怕作践得不成人样了。若进大厅去，生活倒是风流，拘留日期又短，固然比较好些，但想起方才目睹那些醉鬼的凶狠之态，已觉胆怯。再想那少女的凄惨之状，可见的已有那些伤痕，至于不可

见的更不知如何狼藉，醉后的男子就如疯狂的野兽，自己怎可投身到兽群中去？她正自想着，忽见江湄走了出去，须臾回来，后面跟进一人，便是方才在厨房工作的白俄老妇，同时寝室那边的大镜之旁，忽由壁上开了个门，也有一人走入，却是没见过的中年矮胖妇人，身穿裸背的半旧西装，脸上擦着怪粉，手上每个指头都带着金戒指，那模样儿，一见便知是个受过旧西洋洗礼的中国老鸨。这两人进门，便站在江湄面前听候吩咐。江湄向她们道："我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又向玉珍道："现在五分钟到了，你也不必直接答复我。请看接你的两个人已在这里，你随便跟一个走。"说着指着白俄老妇道："这是管厨房的。"又指那胖妇道："她是管大厅的。现在她们两人各由原来的门出去，你快决定跟谁走吧！倘再迟疑，恐怕更要吃大亏了。"说完将手一摆。那老妇和胖妇都向玉珍看了一眼，便转身各向原来走来的门走去。玉珍这时已不自主的立起，脑中一阵慌乱，先想厨房中的污秽冷寂，再想那大厅中的酒绿灯红，意识到那边较多自己所希望的享受，较少自己所难耐的痛苦。在这一刹那的工夫，她心中仓猝还未打定主意，但心中另有一种潜伏的习惯性忽然发动，下意识地驱使她的双足，不知不觉的将身一转，就向那胖妇的身后走去。

江湄悄然望着她，面上渐现笑容，又频频摇头。原来江湄自知玉珍违背对自己的约言，害朱家母子陷入惨境，心中愤慨，决定惩治玉珍一下，以慰朱景琦的死母，并且

报复她对自己的失信。江湄本是游侠一流，势力足以驱使那般不以正业谋生的恶少流氓。他本身虽也作着秘密营生，但为人颇有侠气，挥金仗义，急难扶危。虽然他挥的金也非由正路而来，所作的事更多因意气而发，但在另一种社会中，已是难得的好人了。这次他因玉珍失信，使他对不住死者，行善的结果却倒和作恶一样，愤恨之极，就决定把朱氏母子的悲惨结局，都要加在玉珍身上，使其领受。预备把她骗进这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长受皮肉生活的刑罚，直到她的青春消尽、容貌凋残，再放她出去。这样既抵了监禁的罪，也等于执行她终身的死刑。但他再见着玉珍以后，玉珍对他竟非常缠绵，江湄又觉不忍。于是几经思维才网开一面，另外设出一条路儿，任玉珍自择。以为她若稍有羞耻之心、自重自立，既目睹大厅中妓女那样淫贱状态，必然深恶痛绝，不愿以身尝试，宁可进厨房做苦工，也要避免那被人蹂躏的生活，玉珍若果真性如此，江湄对她还许发生敬重的心，或者只工作几天，便行释放，并且另外拯拔她归入正路，也未可知。但玉珍心中是别有肝肠，她只要华美的环境，放纵的生活，视工作为畏途，以寂寞为痛苦，至于肉体上的磨折，她觉得尚有快乐在中，足以相抵，结果就随了那短胖的老鸨去了。

江湄知道以后她升入天堂或落到地狱，就要决定在这一秒中间，自然仍紧张的注目看着，及见她毫不犹豫地趋入堕落之途，不由喟然一叹，心想这人儿从此完结，无法救药了；虽然她孽由自作，但自己亲手把她毁灭，难免有

些怅然。再把这事统尽一想，自己起始打算拯救朱景琦本出善意，但结果不但没救了朱景琦，反又害了玉珍，倒底这件事做得是善是恶，自己都无法判定。想着心中很为不快，就坐着又吸一支烟，忽见镜旁的门又开，那胖妇走出。江湄向她说道："这人还不错吧？"胖妇笑道："很好，真是头等货色，必然能赚钱！你曾告诉我，和她有什么过节儿才弄到这里，可是我看她倒象满不在乎似的。"江湄点头道："她原不是太有廉耻的，作这种营生倒许合意。不过，我也许对她太狠，以后她倘然后悔，你就放她走，不必强迫。"胖妇道："你怎么又变主意了？这样好人儿，面孔既漂亮，年岁更合适，又生的风流胎子，真是打灯笼寻不着的好材料。这几年我费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钱，买来的生胚子，总教不成材料，不是笨货，就是拗种，没几个捞回本的。象你送来的这个，我真舍不得撒手，你又何必发善心？只把她交给我，我绝不虐待她，自有办法教她死心踏地的给我赚钱，永远分你一半，好不好？"江湄笑道："我还不用花这钱，你也知道。我尚没作过这种事，今儿只为一时怄气，才来找你，我只要惩罚这梁玉珍，并不是跟你买卖人，你要明白。"那胖妇道："你送来的人自然听你处置，不过她若愿意混下去？"江湄道："只要出于她的本心，不是由你强迫，我也不管了。"

那胖妇一听此话，立刻笑道："好！这样就算我得到她了。不瞒你说，我这里的货色，来路各有不同，也有我自己租的，自己买的，也有自用身体来赚钱的，也有本不

为钱来玩耍的，反正她们只要一和我打交道，就会诚心乐意的永远帮我。若没有特别缘故，万不会半路抛我走的。”江湄道：“你有什么特别能耐叫她们这样服贴？”胖妇道：“我和同行的绝不一样，不到万没法儿的时候，绝不动凶。平常和和气气哄着她们，钱上再放松一点，她们便把我当亲人似的，舍不得离开；我再使些手段，凡是生意好的，我不是送衣服，就是送首饰，所以她们都拚命替我赚钱。”江湄道：“你是大有头脑的，居然开娼窑子也有新鲜招数。这样说，女子到你手里，就要一世也拔不出脚了。”胖妇道：“不一定。象这个玉珍在这里住上三天就能受我牢笼，死心踏地混下去。可是也有天生悖拗的人，我费尽心思也摆不住。就象一个叫宜琴的，本是穷家孩子，从三年前，她的亲娘租给我，去年她的娘死了，她没有亲人，租契也就变成卖契，我这不是得了便宜。哪知这个孩子空长个好胎子，竟是性情特别，她以一死儿给我作对，不肯干这营生，我直容忍了两年，到今年她十七岁了，我可不能再放着钱柜不开，才硬强叫她接了客人。哪知她赚了一回钱，却气得闹了一回病，病得还是不轻，我又不能不给她治，赚一个花一个，这笔帐怎么算？对这孩子我算没了法儿。”

江湄听了心中一动，就问道：“你既从她身上得不到好处，何留这赔钱货，把她放了不好么？”胖妇笑道：“江大爷，你是顶聪明的人，怎么说这呆话？干我们这行的买了人儿，哪有凭空又放了的？我本打算再看她一、二年，若总赔钱，我转手把她一卖，不就捞回老本儿？”江湄沉

吟着道："这宜琴是个瓜子脸，有点吊眼角儿，头发上箍着杏黄绢带的吗？"胖妇一怔道："正是她，你怎么……？"江湄道："我方才带玉珍偷看的时候，正瞧见这人和一个醉鬼从小屋里出来，神情苦恼的很，我再听你说这情形，料着必是她。"说着仰首想了想，又低头道："我们商量一下，我今把玉珍弄来，虽然她自己作孽，该受惩罚，可我自己心里，总觉作得太过了些，很为不安，所以想再作件好事抵补一下，好叫良心舒服。"胖妇忽然大笑道："我的江爷，你别呕我了，我们谁不知道谁？你干了这些年的害人买卖，整火车的运烟土吗啡，不知毁了多少人，怎么还跟我讲良心？我平常对孩子们也会说整套的甜言蜜语，那是为着哄她们。可是我若跟你说我是佛心人，你准笑掉了牙！因为你知道我呀！现在你跟我动起这一套，不是惹笑么？"江湄搔着头发，点头道："你笑得很对，不过我却别有心呀！姓江的因为人穷，没法出头，才干那害人生意，可是除了那生意以外，不但没害过人，而且时刻要作好事，抵补我所缺的德。再过二年，我存够了钱，洗手不干，还要变成个慈善家呢。"说着忽然摇头自语道："我说得太远了，这不是对驴操琴！"胖妇接口道："你别骂人！什么对驴操琴？我很明白，你是恐怕所缺的德多了，将来要遭报应，所以作点好事遮盖！"

江湄笑道："就算你猜对了，不必多费口舌。这个宜琴，你肯不肯放她？"胖妇道："你叫我把洋钱丢在水里，连声响都不见哪？"江湄想了想，自语道："我也只治一

经换一经了。”就向胖妇道：“我把玉珍跟宜琴交换，成不成，玉珍既干这营生，就把她归你，这宜琴既然不是这里的材料，就放她逃活命，你看怎样？”胖妇一听，心极情愿，但面上还故作迟疑道：“这样我可玄虚！宜琴是我买的人儿，便不能赚钱，也总有一笔身价在那儿存着，不会跑出我的手心去。这玉珍靠不住，她今天愿意混，明天就许变卦，拿起腿跑了，我不是干吃亏么？”江湄道：“你别跟我弄这花招儿！凡是进到你这里的人儿，有几个跑过？你用一个赔钱货换棵摇钱树，还不便宜？我们水贼不过狗刨儿，惹恼了我，你可估量着。”胖妇见江湄面色不悦，就道：“我的江爷，别着急啊！我不过那么一说，我们还有不行的事？就算一言为定，我明儿放宜琴出去。”说着一转眼珠道：“何必明天，现在就叫她来见你，立刻跟你出去好了！”江湄听了，明白她若非误会自己看中宜琴，抱着热心，便是怕自己不放心她，故有此提议。忙摇头道：“不必，我叫她走，又往哪儿交代？也无须见她，对她更不必提我，只叫你自己作这好事吧！”胖妇未答。江湄取出几张钞票，叫胖妇转送给宜琴，送她出去后青黄不接的生活。胖妇道：“你真是善人，我替宜琴谢谢！”江湄摇头道：“你少门苦我！世界上的善人全象我，也就不成世界了。”说完便告辞而去。

那胖妇也不送他，只在房中独坐好久，左思右想，料着江湄之约不能违背，自己若仍把宜琴隐藏，或者转手变卖，江湄那地里鬼儿，一定能查得出来；他一恼怒，自己

万吃不住。想着，就立起推开壁上大镜，向里面叫了一声，仍坐在沙发上等候。

须臾，由那镜旁小门，走进个惨黛愁颜的苗条少女，颤微微的叫声“娘”。胖妇抬头看了看她，心想这么美的眉眼，这么好的身材，可惜竟不能成为我的帮手，瞧她这三年里只接了一个客人，就成了这狼狈的样儿，就问道：“宜琴，那葡萄牙兵走了么？”宜琴点点头，有气无力的答道：“走了。”胖妇道：“你不舒服了吧？过来坐下，我知道你的父母都已死了，可是另外还有亲戚家族没有？”宜琴闻言，似乎出于意外，张大了那长着黑长睫毛的眼睛，想了半晌，才道：“我还有个姨娘，可也好几年不见面了。”胖妇道：“另外还有别人么？”宜琴道：“我还有个舅舅，是我娘的叔伯兄弟，他开着个小照相馆，在我爹死后，我娘去找过他两次，都没见着，以后我到了这里，更没音信了。”胖妇道：“孩子，今天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天生是个好人，在这里混，白毁了你，我也得不着好处，再说你总害病，何苦把小命儿都葬送了呢？我这人就是心肠软，早就想给你打正经主意。若在别人，见你赚不到钱，把你转手一卖，至少也把当日租你的本儿捞回来！可是我不做那缺德事，世上有几个我这样心善的？到别人手里，说不定就把你折磨死，我可不忍啊。现在你既有亲戚可投，就去你的，我不但不要你的身价，这儿还有几十块钱，你带着垫补着用，随身穿的衣服，也尽管多带几件。”宜琴作梦也想不到她会轻易放自己逃命，闻言倒如堕在五里雾中，心中只怕她

故意试验自己，那敢答应。胖妇见她被好意吓坏了，不由笑道："你不用犯疑心，我是真话，你若觉着我这一举对得住你，将来在外面发财，再报答我。"说着，把江湄的钱原封递给她道："你不必等明天，现在拿两件衣服，就自己走吧！可不要对姐妹说这事，她们若知道我平白放你出去，恐怕都要生心，我对她们也不能说实话，只能假说把你送到别处去混，你明白么？"

宜琴怔了半晌，还是不敢信以为真。胖妇见她踌躇不应，也明白她的意思，就令宜琴暂等，自己走出去。须臾取了衣服回来，将一件外衣披到宜琴身上，另外把个小包裹送到宜琴手里，随即携着她的手，一同走出。经甬道，上石桥，到了后门把门开了，外面便是很阴暗的窄巷，胖妇低声指着门外道："你去吧，自己要好好的干，别辜负了我这话。"宜琴这时才敢相信她真要发放自己，心中倒茫然无主，对这胖妇，忘了以前所给的折磨，只感激这最后的恩惠，而且平日虽视此间如同地狱，恨不得插翅飞逃，但这时真被释放了，又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前路茫茫，不由倒产生了恋别之情。望着胖妇，凄然说道："娘，你真的放我走么？"胖妇道：怎么？你还不信？"宜琴落泪，迟了许久才道："娘，你待我的恩德太大了，我怎么……"胖妇道："好孩子，你只别忘我就好，快去吧！"说着将宜琴推出门外，挥手叫她快走。宜琴凄惶无语，茫然向前走了两步，再回头时，胖妇已把门关上了。

宜琴望着那已关的门，怔了一会，忽然醒悟，这门内

万恶之境，是自己伤心刺骨的地方，今日好容易逃了出来，正是梦想不到的幸运，我为何还留恋不走？想着便似通身都生了活力，举步走出巷口，转入寂静的长街。这时她才想起以后的安身问题，自己只有两个可以投奔的人，一个是姨夫，一个是舅父，在自己的记忆中，还是投姨夫比较有希望。舅父当日对她母亲已很淡薄，今日对我这落魄的甥女更未必青眼相看，但是舅父所开照相馆的地址，自己尚隐约记得，至于姨夫的住处却有些渺茫，只记住在西马路的南方，那条巷名好象有个酒字，恐怕仓猝难以寻访，自己倒是投奔哪里呢？

她犹疑半晌，脑中不由映出旧事。先想起小时曾有个中年女人，常到自己家中，和母亲非常亲爱，又常带糖果给自己吃，那一张肥胖带笑的脸儿至今还留着模糊的影子，那人便是姨母。继而再想，当父亲死后无钱埋葬，母亲连去找那舅父几次，回来都是痛骂一阵，说那狠心的舅父避不见面，后逼得无法，才把自己租与娼家。宜琴脑中映过这两个影像，立刻决定主意，抛开那易寻的舅父家，宁可多受奔波，也投奔姨母。又向前走了数步，才遇见洋车，宜琴唤住，说了西马路三字，那车夫讨价三角，宜琴知道路儿不近，也没多说，便坐上去。车行许久，由冷僻街道，渐入繁盛之区，又抄近路走过两条小巷，才到了一条灯光稀疏的马路。宜琴约摸将近目的地了，便问车夫，在西马路可有那酒字的巷名。恰巧车夫是外乡人，地理不熟，算盘却精，没有说不知道，但一进入西马路的边境，

便把车放下再不前进，举手讨钱。宜琴立刻取钱给他，那车夫拉起车扬长走了，把个宜琴独自儿丢在冷清清的马路上。

她把四方都望了一下，东西南北，不知向哪里去好。怔了一会，只得依着脑中模糊的记忆，向南走去，路旁虽有站岗的警士，但宜琴自小生在贫苦家庭，长大又入了卖淫魔窟，不自觉的竟染上了畏惧警察的习性，此际虽知没有畏惧的理由，但仍不敢和他们说话。及至由马路转入南面一条巷中，才见对面来了个挑担的小贩，喊卖五香茶鸡蛋，宜琴不敢冒昧问他，先叫住了买两个茶鸡蛋，才问这附近有带酒字的巷名没有。那小贩由担上带的这灯所发微光，望着宜琴的脸儿，既似思索，又似借题饱看她的颜色，半天才道："这块儿倒有个带酒字的地方，叫九条胡同。"宜琴本不识字，哪知九酒并非同字，而且记忆不真，觉得姨夫所居仿佛是此地名，忙问哪边走，那小贩给她说，向南转东，走到一条横街的东端，路南便是九条胡同。宜琴哪里弄得清楚，只能记个大概，就别了小贩，自向南行。她满以为归宿之处，近在眼前，哪知反弄得阴错阳差。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话说在重阳后一天的早晨，暖煦的秋日阳光正铺满在墙子河南边一条宽阔街头之上。这条街可以算是全市最清雅美丽的胜地，四旁都是阀阅人家的高楼，街道上种植三行洋松，将全街分成四条走道：左右最外的两条，是行人之路；中间的行车路，也被一行松树隔开，分为上下行的。这街上很少看见警士，因为松树已代理了指挥交通的责任了。就在街的东端，有一座半新的楼房，是仿照美国古殖民地形式，又参合十九世纪的新外表，建筑得非常壮丽。由临街的铁栅门外可以看到里面的小花园，楼前种的花卉，多已在秋风中零落，只花畦中散立着六、七株玉蜀麦和高粱，还在苍然耸翠。在这富贵丛中，很少见这种村光的植物，但它们反似傲视百花，在那里挺立，欲有以自豪。那爬上三层墙上的藤萝，象挂着一幅破碎的绿锦，还挣扎最后的生命，至于临近前面矮墙之下，有几株向日葵，已经长得够高，熟得够透，花朵长得比人头还大，已非那瘦细躯干所能支持，于是花朵便探到墙外，长日去阅

看街上景物，细看路上行人。主人既不管它，路人也并未把它的头颅斩去，当作瓜子儿享用，可见这地方的清静了。

就在这清静的空气中，不知邻近哪个人家的时钟，当当地打了八点，就见这楼前的铁栅门开了，一阵车轮响起，就由门内驰出一辆崭新的脚踏车来。车上看，坐个妙龄女郎，身上穿着印度红薄呢的短西装，头上斜戴着雪白的法兰绒小檐卷帽；颈前系着条极大的黄蓝相杂的丝巾，在粉头上绕了一遭还有多半幅垂绕在背后；腿上过膝的极长肉色丝袜，远看直如玉腿全部露裸；脚下却是很朴素的鹿皮平底鞋子，戴着新羊皮手套的手里，握着只打网球的球拍。这女子的气度装饰，一见便知是个富丽生活中的女学生，年纪最多不过十九，面庞在秀媚中含着稚气，尤其那一只猩红的小嘴儿和黑如点漆的大眼睛，全盘表现了她娇纵负气和活泼天真的个性，但目眶微凹把妙目显得深了，好象又是心重情深的象征。身材似乎特别长，平常人们惯把女人的身体比作蛇形，就觉得这譬喻很确切了，而且因为身体蜷曲，自然肌肉受了压迫，联带使全身曲线更为紧张。她骑车由宅中驰出，转入街心，面上现着青春怡快所生的天然笑容，身上挟着充溢的活力，似乎脚下并没有用力，那车子就傍着矮松，经裁剪而成的绿墙飞驰而去。头后的丝巾，被风飘起，好象一只花色大鸟……

她走了没半里路，无意中向前一望，欣悦的面容忽而变了，新月样的眉儿突然紧皱起来，那嘴也似有嗔怒而更

凸如一颗红樱，忽然把头儿一低，双足用力，车子立刻加快了速度，如飞而前。原来她所见的街角路旁立着个英俊少年，正扶着一辆脚踏车，似有所待，少年面貌甚为清秀，下身穿着灰呢西装裤，上身却只着反领的绒线衬衫，这时他一手插入裤袋，一手扶住车的横梁，远远见那女郎的车子走近，通身都紧张起来，但表面还矫作消闲之态。就在这一低头的当儿，那女郎的玉腿，已在车轮飞动中驰出他的视线，他再抬头，女郎已在两丈外了。他急忙一跃上车，随着那女郎车后香尘，直追了去，两车一先一后，就在松树夹成的碧巷中飞驰追逐。

那女郎似乎知道后面有人，并不回头，只增加速度前行。那少年一直紧跟在后，看他身体的灵活精壮，骑车技术又十分熟练，本可以超过前车，但他似乎没有争先之意，只在女郎车后丈许远近，亦步亦趋，迟速却以前车为标准。这样走过里许，前面已是四衔交叉的路口，女郎一转车把，忽然向北面的街口驰去。那少年不由怔了一怔，因为他每日来作女郎的义务随从已经有二十多日了，那女郎每次都是由家中出来，骑车到长盘道上的戚家去打网球，那戚家有很大的花园，园中附设球场和小规模的健身房的，六成已成为摩登闺秀的俱乐部。这少年在二十余日中，每晨八点前便在女郎的宅旁路口等候，女郎准时必去运动，他就随后护送。直到长盘路，看女郎进了那家的园门，方才自去，但由女郎家到长盘路是一条长直道儿，不须转弯，她今日怎半路折向北去？那少年自然诧异。但

心中一转忽然生出希望，自思莫非上天不负苦心人，这会安琪儿鉴我一片愚诚，将要大发慈悲，所以改变途径，引我可以诚心僻静地方处？少年脑中已进空中楼阁，便觉身体轻飘，好似要离开车子飞上半空。但在这一思索之际，已费了些功夫，及至他的车子转入北面街口，女郎的车子已经渺无踪迹，他不由惊疑，怎么眨眼之间，前车竟没了影儿？这条街平直没有曲线，可以望到里许之外，便是汽车开到违警的速度，也不会在三两秒中驶出视线。他这一想便立刻怪到，这女郎的车必是进这街口之后，便又转入歧路，因而转想女郎或是讨厌自己，故而使这巧妙的方法，躲避我的追逐，于是把方才的希望完全消灭，脚下灭了力量，车子渐渐慢了。但他不肯绝望回头，茫茫然仍驱车向前，走了没有多远，但见路西有条横拱，料着女郎必由此逃去，就将车把一转也入拱中。走到尽头，转入向南的路，忽闻前面隐隐有铃声，似乎是脚踏车上使用，他在二十余日中，已听熟那女郎的车铃，闻声便如猎狗嗅着狐迹，通身一抖，如飞追去。

车子又到了拐角地方，差三、四尺便出了巷口，忽然见前面斜刺里飞出一辆脚踏车，车上没有人，好似自动飞驰而过。少年的车子走得已近，不及闪避，前轮已撞着那空车的中部，空车一倒，少年的车既被阻难行，又不能停止，仓猝间来不及控制，便也翻了，把他跌在地下，头儿撞到墙上，被砖角划破额角，流出血来。但他不觉疼痛，他想那空车定不会自己行动，必有人在巷口外埋伏，推它阻

路，便挣扎着想要爬起，去看巷外人。哪知．正在这时，就由墙角后转过一人，正是他所追逐的那个女郎，面上带着嗔怒，并不看他，自去扶起那辆空车，驳转车头，便要跃车上去。少年一见是她，立刻把怒气消失，倒觉着这一跌颇有价值，再见她要走，方欲招呼，忽然看见自己的手上由额角抹下的血渍，不由想得个撒赖的办法，就重重地呻吟了一声。那女郎听了，忽然背着身儿发出嫩嫩莺声道："这是你应得的责罚！天天在马路上追我，犯不上问你，今天我走这小巷，你还跟着，我才给你这一点警告。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应该？明天若还要这样啰唣，我可要……"

说到这里，忽听少年又"哎哟"起来，她本背着身儿，表示不屑看他，这时闻得声音惨厉，不由回头。哪知少年已将额上血渍，用手涂得半边脸都红了，以为他受伤不轻，后悔自己行为太过，立生恻恤之心。便把车子放倒，走到近前，芳容失色地问道："你是伤了哪儿？哦，这些血，疼得很么？"那少年这时见她近前，听她相问，便是头颅跌成两半也未必觉疼，何况本来不重。竟闭了眼儿，装作跌昏，那女郎望着他搓搓手儿，似乎无法可施，但仍蹲下身儿，由衣袋中取出香气喷溢的手帕，替他擦拭脸上血迹。那少年迷缝着眼儿，偷看女郎腻如脂的玉臂和鸡头微耸的酥胸，自己神魂飞越，又感她的纤手在自己头上擦拭，着力轻柔，好似由惋惜生出无限体贴之意；再加相接咫尺，女郎的衣上浓香，肌肤暖气，都被少年尽量吸受，不由更觉心痒难挠，几乎忍不住要得意而笑，但

他终暗自咬牙忍住了。那女郎似乎被这流血的惨状惊坏了她的怯弱心灵，一面替他擦拭，一面作自歉之声，道："这是怎么说，我真没想到，只为一时之……把人家跌得这样……"她这些好象都是自言自语，随又啧啧两声。这时她把两条小手帖都拿出来了，那涂着蔻丹的手指上，也被洒了一层血痕，少年的额上已被拭净，只伤口处被短发遮盖，有瘀血凝成软痣，没法再行收拾，女郎才停住手，低声问道："你好些了么？"少年仍装晕不答。女郎徬徨无措，只着漆黑的眼儿，向四面乱看，自语道："这可怎么办？我应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说到这里，又望着少年的头上，双舒纤掌，作遮呈之势，愁眉苦脸地道："听说伤口受风也很危险，得替他缠上。"说着，看看少年，又低头瞧瞧自己，突见颈上所围的大丝巾，就先把手上血帕丢在地下，由肩上把丝巾叠成双摺，便要向少年头上缠来。

少年由眼缝中看清她的动作，可再也忍不住了，不由"噗哧"笑出来，睁开眼儿。女郎见他突而发笑，似有所悟，怔怔地望着他，渐渐怜惜之容变为惊愕，少年笑着张口说道："多谢密司见爱，我今天就是真跌死也是幸福的，不过你这丝巾一沾血就污了，求你不必替我擦，径直赐我作纪念吧！"说着伸手就要夺那丝巾。女郎在听他说话时，已悟到他故意装作伤重，借以接近自己，不由尽敛慈和之色，又变为骇怒，再见他伸手过来，立刻象触着蛇蝎一样，惊叫一声，向后退出老远，才立定愤愤地望着他。

少年仍张臂叫道："密司，你别走，可怜我这些日都为你快死了，今天才……方才若能跌死在你面前，得你看着断气，能叹息两声，抚摩一下，我作鬼也是福气的。可惜我没有死，又醒过来，密司怎又不怜惜我了？"

女郎这时似乎因觉悟受骗，和他发生肌肤之亲，感到无限轻薄，气得樱唇褪红，珠喉发颤，顿足叫道："你这下流的东西，真是无耻！我……我……"连说几个"我"字才接下去道："我只怨自己多事，不该不警戒你这无耻的人，倒弄污我的手。"说着，秋波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微沾血渍的手，银牙直咬，似乎深憾此手被污，无法洗濯，就将丝巾用力擦拭。但那血渍已干，丝巾又滑，当然擦拭不净，她赌气把自己丝巾丢在地上，便去扶起自己的那辆脚踏车，将要上去。但在车轮向后一倒退的当儿，她又看见地下的丝巾，似乎想起此物掷在这里，必被少年拾去，他倒许猜自己故意留给他，岂不更是绝大耻辱！就又弯腰拾起这已污之物，当然不配再重亲玉颈，只草草地绕到车把上，预备带回家再行抛弃。

那少年初见她抛弃丝巾，方觉欢喜，及见她重又拾起，上车将行，心中说不出的失望，知道今天的血算白流了，不由跳起。欲待赶去拦她，开口叫她，但又自料无效，心中一急，便又重施苦肉计，趁着方一站立的当儿，装着立起不稳，"哎哟"一声，学了个杨小楼唱《翼州城》的僵尸身段，直挺挺地向前一扑。不过，因他没真实功夫，硬僵尸没玩成功，倒来了个狗吃屎，头部和胸部先

和地面接触，地面既不似戏台台板那样有弹性，而且没铺台毡，这一下跌得他从丹田里发出“铿撑”一声，立时鼻青脸肿，全身麻木，动弹不得，但他还忍住彻心的疼痛，一心秉着虔诚，盼祷那位大慈大悲的女密司前来救护。哪知女郎听到他跌倒的声音，回头一望，见他倒在地下，手足乱动，似乎用身体和地面较力，不由皱了眉头，继而面现冷笑，由嘴角流露鄙薄之意，同时鼻中哼了一声，最后象看着少年狼狈可笑，竟而樱唇微绽，格地笑出了声，但她立又觉得发笑不当，便绷住脸儿，立刻跳上车去，柳腰一伏，就如飞驰去。转瞬绕过巷角，渺无踪影。

可怜那伏在地下，恭候转机的少年，咬牙忍痛，屏息倾听。初闻那女郎的笑声以为自己祖德尚多，天恩不薄，居然借这苦肉计，能诱得女郎慨发此心，来相扶掖，便可尽陈衷曲，哀诉相思，作第二次的奋斗。于是就聚精会神地等待，一面眼光注定远近地平线，料着女郎的纤纤双足，便要徐迈着姗姗玉步，到自己面前来了，不料等候的结果，竟又听得车练的转动声越走越远，须臾便全归寂静。少年睁圆了眼，直看着地面，心想，这倒怪了，莫非她居然这么狠心，仍旧没理我这一套竟自走了？想着强挣扎抬起头儿，果然女郎人车俱渺。少年气得叫着自己的名儿骂道：“吕性扬，你今儿真倒了运，平常还自觉得不错呢，今日才明白你那一点儿不如人。要不然，这梁意琴也这么大了，未必还不通人事，怎么对你没丝毫情意？给她当义务随从将有一个多月，今日她摔伤我，我并没个哼哈，反拿性命

去换她笑脸儿，结果自落个笑话。这是何苦！”说着又咬牙道：“这是报应！报应！我以前太轻看女子，曾伤过许多人的心，如今忽然变了脾气，也懂得爱女人的女人自然该这样对待我。”接着又摇摇头道：“可是这梁意琴也太狠。”他方说到这狠字，又连连摇头，自己更正道：“不，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华北运动会场里，她从看台上走下来，木梯旁有几个男女同学与她招呼，她含笑盈盈地向下走，好象个天仙女儿从电影上飘飘落下似的，那一副美丽、和蔼而又活泼的影子，至今还存在我的脑里。再说前几天我跟她跑的时候，道旁有个乞丐群的小孩子，跌倒在地上哭，她跳下车去，也不怕污秽，就把那小孩抱了起来，还取出她袋里的巧克力糖哄他。这样看，她多么慈祥，不过只对我狠哟。”说着忽举手向头上一拍，叫道：“哦哦，也不是她狠，是我的形迹太象流氓了！她若对一个流氓表示好感，岂不丧了人格？对对，这只怨我自己弄坏，她是对的，这样我可更放不下她了。”

说到这里，忽看见地下女郎的血帕，连忙拾起，放在嘴边亲了亲，道：“这是我的流血纪念，回家去装个镜子，挂在床头。”又自摇头道：“不成，叫人看见算什么呢？”他说着就将血帕藏入袋中。但哪知当他放在嘴边吻着的时候，因为帕上血渍犹湿，竟印成了个红嘴头儿，倘然只象女人涂口红似的，不出唇部以外，也许无甚难看，但他因用力过猛，接触范围太宽竟由口中及于下颊，红成一片。他也没有察觉，就扶着墙壁，立将起来，这才觉得全身儿

乎全在酸疼，尤其腰部分外难过，好象有些僵直了。他因为还得骑车回家，就把两手叉腰，撅着臀儿，连扭了一阵，那情形就好似穿草裙的菲律宾女人跳着胡拉舞一样，扭时当然更疼痛难忍，不由呲牙咧嘴。

哪知正在这个当儿，忽听背后有人格的笑了一声，吕性扬听声音象是女人，心中一动，暗想，莫非梁意琴大慈大悲，表面虽绝决而去，心内还不放心我，故而转个弯儿又来看视？果然这样，我可要变成天下第一福人了。想着急欲回头，无奈脖颈也已跌得不灵，只得连全身都转过去，才看见巷中并没有梁意琴的影子，只在六、七步外，路东有个大门，门口站着个穿月白布旗袍的俊秀女子，正在掩口而笑。吕性扬知道她笑的必是自己，本来，在这小巷中跳起了胡拉舞，谁见了能不笑呢？门际站的女子，当吕性扬转过身，又向她一瞧，更笑得花枝乱颤，若不是一手扶住门框，直将跌坐地下。吕性扬见这女子笑得奇怪，料着必是自己形状过于狼狈，才惹得她这样。低头看了看，衣服除摺绉和尘土外，并没有什么难看，便明白可笑处必在脸上，但当前没有镜子，没法照见自己的面容。

正在这时，那女子笑声稍住，直起身来。吕性扬才看清了她风姿十分娟秀，瓜子脸儿，未施脂粉，光洁的玉肤，配那朗如秋水的双眸，现出一派清气，头发剪得很长，披到肩上，旗袍剪裁可体，显得腰身叶叶，令人生怜，但只嫌瘦弱些，不似梁意琴那样健美。吕性扬看着，心中一动，暗想在此僻巷之中，想不到也有如此人物，我不知自己现

在是什么嘴脸，既惹她笑得这样，料想走到街上，被行人看见，更要脸丑，莫说遇见熟人了。现在这女子好象很为和气，我何不走上前和她说话，借一面镜子照照脸上。想着，就把身上尘土拍了一拍，向那女子走过去。那女子见他走过来，似乎有些害臊，便要躲入门内，吕性扬便忙远远地鞠了一躬，那女子见他行礼，不好再躲，就微红着脸点点头儿。吕性扬走到近前，见那宅门并不甚大，象是个中等人家所住，门内是长条院子，倒也整洁，只是满院纵横着三、四条长绳，绳上晒满了男女老幼的杂色衣服，好象世界国旗一样。吕性扬草草看了一眼，便望着那女子叫了声“密司”，那女子闻听似乎愕然不解，吕性扬忙改口道：“小姐，麻烦你，我骑车从这里走跌了一跤，脸上大概破了，您可以借个镜子照照么？”

那女子本来面上便蕴着余笑，闻言“噗嗤”笑出声道：“你的同伴，那人怎么不管你就走了？”吕性扬一怔，心想自己这幕丑剧，大约起码被她看见了半截，不由脸上讪讪的，不得劲儿。那女郎又道：“我看你倒不用照镜子，要紧还是洗洗你那红嘴头子，要不然走在马路上，真成稀罕儿了。”吕性扬听她说竟然十分爽朗，就陪笑道：“小姐，我只嘴上难看，那么我……”说着向衣袋中摸摸，先掏出那块血帕，忙又塞进去，另从别个袋中取出自己用的绸帕向嘴上擦擦，再看手上仍是白的。那女子笑道：“你这样轻擦怎弄得净？你等等儿，我给你弄点水去。”说完柳腰一扭，回入院中，进了北面中间的房门，少时便出来了，在

右手擎着个红花磁面盆，里面半盆清水，盆沿还搭着条半新的毛巾，左手擎着面旧式带柄的梳头镜，笑嘻嘻地到了门口，却不把盆放下，只说道："你洗吧！"吕性扬忙道："谢谢小姐，请都放在地上好了。"女子道："这里又没有盆架，我拿着你就洗吧。"吕性扬只得说声"对不起"，方才伸手入盆。那女子已将镜子对准他的脸儿，吕性扬向镜中一看，只见自己真好傻样儿：左额下一片红晕斑驳，好象个红脸儿，鼻尖和嘴角都是尘土，而嘴的四周又是一片泥血参合之色。他自己也不禁笑出来。他这一忍俊不禁，竟又勾起那女子的笑，臂力一懈，端不住脸盆，立刻倾侧，把水洒了吕性扬一脚，吕性扬急忙扶住，伸手捞起毛巾，拧得稍干，自向脸上擦拭。草草拭干净了，又对镜照照，就把毛巾放回盆里，客气地说："我把这毛巾弄脏了，怎么好呢？"那女子笑着摇头。吕性扬又说："小姐，你待人太好了！我真没法谢。哦，劳动你半天，还没问你贵姓。"那女子一笑道："我姓韩。"吕性扬本是个学生，便以为同等年龄的人都应和自己一样，又见这女子衣服朴素，说话开通，更当她也正在求学时代，就说道："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呢？"那女子听了，脸上一红，现着不大愿意的样儿，摇头道："我没上学。"吕性扬瞧着，一想不上学也是常事，何以我一问，她竟害臊啊。

吕性扬哪里知道，这女子正是前回书中的韩巧儿。她自经黄三介绍，进了一家新开的月宫旅馆作女招待，因为仿效时髦，先把发辫散了，衣服改变新样，就连名字也新起

了一个，叫作韩雪蓉，这名字还是黄三在一家学校包伙食特意求一位国文教员给起的。巧儿自进了月宫餐馆，月宫是新生意，自有许多趋新为美的人前去照顾，巧儿生得本好，再一修饰，在招待队中便成了个出色人物。本去数月，这韩雪蓉的大名，便在三街六市中洋溢起来，凡到月宫去的，多半是为她，倒把真正的吃饭客人挤得进不去门，寻不着座。月宫主人见她有此魔力，自然加倍优待。雪蓉初次酬应男子尚觉羞涩，以后渐渐惯了，也就归于自然，而且，每天受着许多男子的巴结，在同事中显得唯我独尊，正合了她好强的心，每日下班后，袋子里总是带着满满的钱，回家交给母亲。母女俱都欢喜。

雪蓉手头宽裕，又在外阅历世面，以前爱而不得的东西都买到了，衣服首饰，日见华丽。这一来竟惹起别人嫉妒，院里住的穷家妇女，本都是惯于嫉富笑贫，串天斗嘴。第一个是马寡妇，见雪蓉生活日渐富丽，心里本有说不出的羡慕，但却成天撇着嘴儿向人说："雪蓉赚了几个臊钱，就这么张狂，我才看不上眼儿！这又有什么得意？只要是个女的，把脸皮一厚，就一样能风光，别妈的不害臊了。"鼻子王的老婆随着说她些不三不四的话。雪蓉日常出入，都见她们挤鼻弄眼，而且又不知谁因嫉妒极了，还暗地促狭，雪蓉的衣服，有时洗了晒在院里，转眼间不是旗袍上抹了污泥，裤子烧个洞，便是丝袜丢失一只，在大杂院里又没法盘查，已经够生闷气。

哪知门内这样难堪，外面又出了事。原来在附近住的

贫家儿童，向来出色的顽皮，因为知道雪蓉作了女招待，便将从外面学的歌儿跑到她门口来唱，这一个才唱了一套："女招待，真不赖！吃两毛，给一块。大爷吃鱼不吃菜。"那一个又唱一套："女招待，真现眼，净跟人家上旅馆。"诸如此类，每天都听得满耳烦。又加有了气迷心的人，因在月宫看中了雪蓉，生了野心，偏偏雪蓉淡淡的不肯理他。他本是个急色儿，不能耐住缠磨，又看低了女招待的人格，以为人们操着副业，虽在人前假装清高，但若把洋钱送上门去，当然没个不接受。于是，一天在雪蓉下班回家时，他悄悄跟在后面，到了家中，见雪蓉进门，也便随入，大模大样就要进房里去。被韩奶奶看见，忙拦住问他找谁，他说找韩雪蓉，就要朝房中硬挤。雪蓉只得迎出来，向他说道："我不认识你，干什么往我房里跑？还不出去！"那人见了雪蓉更加嘻皮笑脸，拉住她说道："我就是找你来，怎么装不认识？"雪蓉脸上已经挂不住，又见马寡妇等都在房里向外伸头探脑，不由心中冒火，向那人道："你不要错翻眼皮，我从哪儿认识你？赶早给我滚出去。"那人听雪蓉骂他，就使出滚刀肉本色，翻脸骂道："你们这种臭女招待，有什么好东西，跟那吃人顿饭的装好人去。爷们光棍里不少沙子，还听这一套？你说不认识我，远的不说，昨儿在月宫吃了一块多钱的饭，给了两块钱，没找，那剩下的落到哪养汉的腰里去了？今儿大爷们远的来了，就是赏你脸，你敢不认识！哼哼，你不认识人，还不认识钱么？来，你说个价儿，爷们准比别人加一番的花！"雪

蓉听着气得直哭，韩奶奶见人上门欺负女儿，就要撞头拚命。幸而黄三从外面回来，看见那人情形也自生气，但想和他动武，必然闹的两不干休，结果打了官司，那人豁着罚几个钱，硬赖雪蓉暗操副业，雪蓉更有口难辩，必要吃亏；于是不敢莽撞，只得好言解劝。那人还不依不饶，费了许多嘴舌，方才走去，到门口还交待说道："这次怨我老赶，也许你家里有包月的，不能再接别人。我若早把钱花足了，在外面约你上旅馆，大概你就去了。"黄三好说歹说，方把他劝出门口。雪蓉自然气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一天也没吃饭。

哪知，马寡妇等又抓住了话把儿，逢人就说："这院里不得了！好好的住家儿，成了不挂灯笼的窑子，野汉子跑破门坎，这是闹翻了，提起裤子不认帐，同着人装正经，闹得四邻不安，才被我们看见了。每天早晨，晚上，我们看不见的时候，还不知有多少掏心窝的好客往屋里蹓呢！过后鸟枪换炮，越来越壮，更得出好样儿，没的把我们咭登加登的好朋友都带累丑了。"雪蓉在屋里听着，只气得浑身抖战，要出去和她分辩，但韩奶奶怯弱怕事，死命劝住。乃至天晚安寝，雪蓉因心中冤愤难堪，更难入梦，转侧到黎明，方一朦胧，忽听门外悉悉祭祭地响，不由一惊，跳下炕，由门缝中向外一看，只见马寡妇和鼻子王老婆两个都在门外弯腰伸臂，似向风门上有所涂抹，雪蓉万忍不住，猛然把门向外一推。原来外面两人，不知从哪里寻着一堆狗屎，用秫秸棍儿，向门涂抹，这本是下等社会中的

一种习惯，若遇街坊有不正经人家，邻人羞与为伍，却不愿当面得罪，就有好事人使出法儿，不是隔墙抛砖头，便是当门涂狗屎，为着逼得那家不能居住，自动迁居。马寡妇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谁都知道她有个二十多岁的小兄弟，常来借宿，老早就有被人抹狗屎的资格，好在家道太穷，也就没人理会。如今，她竟然丈八灯台，只看别人，不见自己．这倒不是她没听过“惟无暇者可以治人”的古训，而是雪蓉应了“一家温暖千家怨”俗语了。当时马寡妇和鼻子王老婆都知道，自雪蓉出去以后，每日归来很晚，又不吝惜灯油，变成迟睡迟起的习惯，料着此际睡梦正酣，就放心大胆地工作，把风门下半段木板几乎都抹遍了。哪知这时雪蓉突然由内向外一推，她二人正蹲在门前，全被风门推倒，而且即以其人之物，回敬其人之身。鼻子王老婆除了衣服成了半截黄袍之外，又撞了一鼻木樨香露，马寡妇因为心中得意，正在张口笑着，恰和门板接了个热吻，好东西弄得沾唇挂齿，向来她的话不配称为玉言，她这张嘴却从此变为金口。最妙她被撞疼痛，不由把头一低，顶头又把门板擦了一下，这一来在西洋可值钱了，好体面的金发女郎啊！

这二人坐在地下，见雪蓉推门走出，蛾眉倒竖，指着她俩痛骂。鼻子王老婆因当场被人撞破，有些惭愧，没敢说话；马寡妇却向来不是盏省油灯，自己反口和雪蓉对骂。但骂了没有两句，忽地住口，原来她唇齿已沾不洁，这一叫骂，那张嘴便要一开一合，那双唇忽上忽下，唇齿间起

磨擦作用，再加上口中津液的帮助，把秽物全都融化，分布到全口腔。她知道再把嘴动上几动，这些好东西便不止于适口，而要进一步去充肠了，于是急忙把嘴闭住。但这一来臭味更向喉咙里灌，忙又把嘴张开，待要逃回房中去洗漱一下。哪知心中忽然翻腾，似乎肺腑不安于位，喉咙也似被什么东西撑开，哇的一声就呕吐起来。那鼻子王老婆虽只苍蝇鼻尖抹蜜，只于闻香，并没到口，但经马寡妇这一引头儿，好似很懂"有福同享、有罪同受"的道理，觉得不好自洁其身，就也奉陪哇哇地吐起来。这一来，院中可真够味儿了，狗的排泄，人的呕吐，两种气味，打成一片，谁又承受得住？雪蓉掩着鼻子，连呼吸也不敢了，连忙跑回房中。马寡妇和鼻子王老婆也都各自回房，收拾洗濯。这场纠纷，犹如被臭气恶味二位了事人给调解了。但雪蓉房门外的遗臭，尚须善后，结果由院中的绅董黄三，刘四出来，强压服着叫马寡妇和鼻子王老婆仍打扫干净，这两个忍着气照办了。雪蓉也不敢再向她们寻衅，就把那件事忍下去了。

哪知马寡妇终不服气，暗地和她的小兄弟商议，烦人写了张"此房民宅"四个字的红纸帖儿贴到门上，鼻子王老婆和汪大头两家也随着照办。说起"民宅"这两个字的起源，多是发生于污垢神秘的街巷，暗娼和良民杂处的地方，常有寻芳的客，探访桃园，迷失道路，误撞入良民家中，闹出种种笑话。良家既没力量驱逐暗娼，又受不得那搅扰，只得在门口写出告示，警告那般错入天台的刘阮。如今马

寡妇独出心裁，缩小范围，以房间为单位，这院内共有六间，马、汪、王三家都已挂着好人旗帜，黄、刘两家的妇人本没有什么知识，因为人家既已声明在案，自己若不仿行，叫人看着，岂不象有短处似的？于是也写了四个真言，贴在门上。就连黄三也拗不过他太太的意旨，只得任其所为。这一来，全院五个房间都是民宅，只剩下雪蓉家，孤零零的作了民宅的对象，两下对照真是令人难堪。雪蓉气愤自不消说，有心也照样张贴表示毫无愧作，但又怕更给马寡妇等添了话柄，若听其自然，这院子又不得富贵人家门户严紧，警察走过门外，若发现这奇怪的门牌必要查问，那时马寡妇她还会说出好话来，自己若把跟头栽到她们面前，更要委屈死了。雪蓉想到这里，便起了迁地为安之念，正和母亲商量，忽然黄三来了，雪蓉向他表明此意，黄三因雪蓉去作女招待本由自己怂恿，雪蓉如今因此受了许多侮辱，心里很不过意，但又无力替她打抱不平，也不敢替她说公道话，听雪蓉一提搬家，自然是避免是非之道，深为赞成，就操持给她寻房。

好在这时雪蓉手头宽裕，并不为难，黄三替她在这租界中寻了两间房子，为着离月宫饭店方便。雪蓉到拍卖行买了许多家俱，布置新居，收拾得颇为中等人家的气概，至于旧居中零碎破烂物件，因为雪蓉和刘四的女儿平日要好，把不要带走的全留下送她。及至雪蓉移走之后，因为那间房仍须出赁，刘四本不需那些破烂，便叫来打鼓小贩，按件出卖。这一来，院中巷内的邻人，也都围拢来看，见

有合用的，便向刘四直接交涉，买去自用。雪蓉的旧友唐棣华，闻知消息，失神落魄地跑来，已经晚了，物件已全归打鼓小贩，他只从小贩手中买了一只雪蓉常坐的小板凳。在院中怔了一会儿，忽见雪蓉屋窗下种着一棵小桃树，知是雪蓉亲手栽植浇灌之物，虽见那个瘦树干上的绿叶已被秋风吹得凋落了，但到明春仍可开花重复长叶，他为想留个纪念，就和刘四商议购买。刘四见那树只是瓦盆里长着的光杆，本不值价，而且又不在拍卖之列，就很慷慨地送给他了，唐棣华欢喜非常地带走了。哪知雪蓉对这小树，也因曾费过她三年浇灌之功，好容易在本年开了几朵花，加倍怜惜，这次移居，本要带走，但因匆忙遗忘了。过几天想起竟又特意来取，刘四告诉她已经送给小唐，雪蓉心中还舍不得，想向小唐索取，又不愿再见他的面，只得断念而归。将来雪蓉历劫重来的时候，她那小桃树还要重归故主，但那已经过几度沧桑，过了十年岁月，桃树既绿叶成荫，雪蓉也红颜半老，一切都将近收场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只说雪蓉自移居之后，离却诸般烦恼，精神日见愉快。这一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她的新居附近有座公园，这是旧日在贫民窟中梦想不到的享受，所以每日早起常去转个圈儿，并且顺便来到菜市买些菜，就毫不修饰，只着家常衣服便要出门。哪知才到门口，就遇到吕性扬和梁意琴这段交涉，她看了个满眼，以为吕性扬是荡子之流，及至梁意琴去后，吕性扬的滑稽情形，惹得雪蓉失声大笑。吕性扬

闻声到了她的面前，她才看出并非是个滑头滑脑无赖的少年，于是吕性扬的冒昧请求，她也不忍不客气了。及至取出水盆，吕性扬洗净拭洁之后，她更瞧出他面容清整，而且言语温文，不由在心中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暗想这少年分明是个温蔼可亲，秀雅可爱的人，何以方才他那同伴的骑车女子，竟看着他跌得那样连管也不管，自走了呢？想着不由又思索他们两人的关系，渐生了好奇之心，但也并不全是好奇，内中似还隐藏着什么意念。不过少女的思想是变幻复杂的，又谁能猜出她内心真相呢？

当时吕性扬殷勤致谢，又问了她的姓名，雪蓉回答之际，心中还有些忐忑，以为自己在女招待班中新著盛誉，吕性扬一闻名字便知是当炉之女，难免要看轻自己。哪知吕性扬听后，并无惊讶表示，只鞠躬又作自我介绍道："我叫吕性扬，今能认识韩小姐，真是幸运。"雪蓉看着他的神色，想他原来不知道我这个人，可见他向不涉足茶楼酒肆等杂乱地方，必是个规矩人，又听了他末一句话，就抿着嘴一笑道："你同伴的那位女子怎么不管你就走了？她是谁啊？"雪蓉问这话本无情理，她心中又似有什么东西，怂恿要她说出来。吕性扬一听，脸上不由发热起来，本来他和梁意琴毫无关系，而且自己追逐女郎的事，虽自己觉得在情理之中，自己并不同寻常浪子，但在别人定会看作轻薄行为，万难原谅，怎能出口实说。就忸怩说道："这位小姐向来这样顽皮，我和她只是朋友……"雪蓉听到这里，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但心中却似有无限怀疑

和讥讪。

吕性扬觉得这时已经没话可说，自己该告别走了。但心中好似有些舍不得便走。见雪蓉手中还端着脸盆拿着镜子，想到她玉腕吃力，只得说道："韩小姐，请您进去吧！"雪蓉点点头道："吕先生，您不用什么东西了？"吕性扬又鞠躬道："谢谢！我打搅得还不够么？"停了一停，又道，"您恕我冒昧，我今天和您遇见，虽是出于意外，可我自觉得是很难得的缘分，我想……您能许我再来拜访么？"雪蓉向来没听过这样向自己说话的人，闻言自然心动。暗想这人诚实而又俊雅，真该和他交个朋友，现在他既要求再来，怎忍不允？但又转想到方才和他同伴的女子，那样美丽时髦，必是阔家小姐，连带可以断定他也必是阔家少爷。一个富家少爷已有那样美貌高贵多时的女友，如何看得起平常贫女？他或是因为劳动了我，不得不说句客气话，未必当真。倘若我信以为实允许了他，而他从此竟不再来，岂非自讨没趣。雪蓉这样想着，似乎应该出言拒绝他了，可她的嘴儿不从心，望着吕性扬半晌没说出话来，最后见吕性扬现着满面诚意，等待回话，她忽而不自主地作出和本心相反的表示，把头儿点了两点。吕性扬欣然道："多谢小姐，改日我必来拜访。"又鞠躬说声"再见"，便转身回到巷口。他好似由雪蓉那里得到了无限的精力，连身体都不大疼了，扶起车来骑上，转弯儿又从雪蓉门前驰过，举手向她作个再会的手势，便如飞似地转入巷口走了。

雪蓉看到他车影不见，又痴立一会儿，忽觉手腕一转，地下“哗”地一声，立刻脚儿冷不可支，原来因为想得出神，把水洒了，两脚俱湿。她低头看着，不由红了脸，急忙走入房中，放下脸镜上床去换鞋。好在韩奶奶尚在屋里间，并未看见。

雪蓉过了一会儿，便复又出门，买来日常用品，叫母亲自行收拾早饭，她才重新对镜妆饰，预备到月宫去工作。天将近午，妆毕出门，巷口外居然有一辆崭新的人力车，正在等候。她坐上去，车伕跑起来，路人看见，谁都要猜是富家小姐，坐车用包，自由出门。但是车到月宫门口，她下车便给车伕一角钱，车伕好似视为平常，接过钱看也不看，便擦着汗走了。雪蓉走进饭店，她执事的地方本在楼上，但要先到楼下的一间小室里去更换衣服，她一进门便有几个同事向她招呼。雪蓉看她们面上，似在久已见惯的嫉妒神色之外，又加了一种讥笑气氛，那情形好象她们正在议论自己的事，而这事又是可以供她们取笑的。雪蓉虽觉纳闷，但也不询问，径自进了小室，换上工作服才上楼去。

她走到楼梯中间，遇着楼上三号，外号叫小雏鸡的杨春华，正把她不够尺寸的身体，跳跳钻钻地向下降落。她一见雪蓉，先吹了声口哨，才张牙舞爪地说道：“你夜里干什么去了，这会儿才来？满堂的座儿都硬等你哪！”雪蓉素知这个小雏鸡身体虽小，年纪已大，却永是故作活泼跳盈，以便在对人瞒过五、六岁，假称芳龄十五的时候，可以显得年貌相符。但她性情非常狡猾，向来肚里不藏好

心，嘴里不说实话，只于好看电影，学得种种挤鼻弄眼的表情，为一般穿西装的浮薄少年所喜，也颇有叫座能力。不过她的客人，多是三个人全吃一客大菜，尽量吃面包捞本，大喝不要钱的白水的主儿，打打闹闹，不成体统，至于他们对小雏鸡例外报效，最大不过熬到星期日请她看早场半价电影。小雏鸡却以此为乐，对长袍马褂的不摩登者还是不高兴招待，不过她见雪蓉人缘既好，收入又多，久已多嫉妒，时时明讥暗讽。雪蓉除了生闷气外，对她那嘻皮笑脸还是无可奈何。这时听她说完，只摇头骂道"缺德鬼"！又自行走上。

小雏鸡等她走远，又迎着她作了个鬼脸儿，先把下唇向下耷拉，用手指分成八字，向嘴边抹上抹下，再弯着腰咳嗽两声，才收回变相，向雪蓉点了点头。雪蓉看她这番表演，便明白她在告诉自己，那个穷酸老厌物朱红眼在楼上等着，不由狠狠地瞪了小雏鸡一眼。哪知小雏鸡表演还有两本，忽地用手扶住她的肩头，自将右腿缩短，左腿来了个金鸡独立，斜撅着屁股，跳了两下，猛然头儿一侧，向雪蓉颊上接了个吻。因为用力过猛，雪蓉被她撞得生疼，又吓了一跳，才要发急，小雏鸡已推开她，自跑下去了。雪蓉恨得直骂死鬼。可心中明白这小雏鸡的二本表演也是告诉自己的座儿李跛子在楼上，那李跛子本是小雏鸡的客人，他初来月宫吃饭，还为着捧小雏鸡，但不知怎的，一见雪蓉，便生弃旧怜新之意，改要雪蓉侍候。雪蓉虽碍着小雏鸡的情面不肯应允。但饭店经理恐怕走了主顾，一定

要她承应。小雏鸡嫉恨之下，乱造谣言，因为跛子每日必来两次，就宣传雪蓉被他包了月，并且在雅座里常常如何亲狎，如何摸索，还常把虚构的景象，用她的表演天才演为实事，给人们观看。方才她所表演就是李跛子，风摆柳式的接吻传真。雪蓉最厌恶的就是这朱、李二人，而小雏鸡倒把他们当作雪蓉的心上人似的，向她调笑。

雪蓉自觉委屈而又气恼，慢腾腾走上楼去，见楼上的一号大姐谢璞玉，正由五号的雅座内走出，雪蓉赶忙叫了声“大姐！”谢璞玉看见她，就笑着点点头，又向雅座内呶呶嘴。这谢璞玉生得白白胖胖，平头整脸，已有二十多岁，并无妖娆之处，但是个伺候西餐台子的老手，又因年岁大些，作事稳健，所以被聘为领导群芳的一号。雪蓉虽比她红上十倍，但因新进没经验，绝对夺不了那治繁理剧的首座地位，又因当时还没有聪明人想出什么“普通一号”、“特别一号”、“大一号”、“小一号”的新鲜名词，雪蓉只得屈居第二。不过这谢璞玉倒是个真正女子职业的实行者，每日只规矩作事，既不搔首弄姿，也不张狂作态。她久已嫁人，生有二子，只因丈夫中年患病盲目，不能谋生，才出来作这等受人轻贱的职业。不过事在人为，她淡泊自甘，洁身自好，好象处于泥中而不染的荷花，而且克勤克俭，所有收入全部赡家，自奉极薄，而她的残废丈夫和二个幼子却都能过着舒适生活。以此，凡知道底细的，无不对她敬爱。即恐桀骜不逊，如小雏鸡，也久被她的和蔼、忠厚所感化，向来很少竞争，雪蓉和她自然更易

相投。

这时，雪蓉见她向五号雅座努嘴，知是通知里面是自己客人，便走了进去，只见李跛子仍穿着他那身地皮色的俄国街头贵族式的西装，正转面向里，把那跛腿跪在椅子上，对着墙上的小镜正挤着脸上的酒泡粉刺呢。他一听有人进来，猛然回头，雪蓉才发现，他今天竟是剥垢磨光，新经理发修容，不特衣服上积存的隔年出土烟灰都已扫除净尽，而且颊下新添了一条崭新的血点式大红领带，衬着头上光亮分发，几乎大有翩翩之意；只脸上新挤肿的酒泡星罗棋布，鲜鲜赤赤的，直似老母猪的乳房部分，红泡以外，雪花膏擦得又嫌太多，红白二色，互相对照，倒是十分鲜明。若把诗人眼中的白雪红梅来作比喻，不特唐突了清景名花，而且也不大相象，倒是雪蓉善于想象，一见他这脸儿，就联想到了癞痢头上的红痂白癣，不由心里有些作呕。哪知李跛子一番修饰，本是讨好雪蓉，他虽不能强废之身，学那为知己者死的往古贤豪，却还能翻娥眉之案，作个为悦己者容的摩登异性。所以，自爱上雪蓉之后，很懂得反求诸己的道理，不管雪蓉爱他不爱他，先求发展自身的美点，倒很卖过一番苦心。

当时，李跛子从镜中看见了雪蓉，猛然转身，但忘了他那只顽固不服的腿，还在椅上，几乎被绊倒了，摇摇若不自持者，约有十多秒钟，方才立定，咳嗽一声，举手拉拉那新领带，似乎要雪蓉鉴赏他那新发型的尊范。不料雪蓉倒低下头去，问道："李大爷，你叫什么菜？"李跛子

因雪蓉低头，为凑合她的眼光，扑的坐下，叫道："韩小姐，你坐下行不行？"雪蓉不语。李跛子将手揪着嘴边一个最大的酒泡，十分振奋地道："我今天……今天特定的请你，你陪我吃一顿，饭后咱们上公园去玩玩。"雪蓉暗笑，我若陪着一个半腿的人，一跛一拐的进公园，明儿小雏鸡可就更有好看的表演了，便摇头道："这天儿怪冷的，疯了才上公园挨冻去。"李跛子道："这才十月天，也不算甚冷，公园还有菊花比赛，去年我在北京，腊月底还是看见成对的男女冒着雪跑北海呢。哦，哦，你不愿去，我们就听戏，荀慧生今天头一天，好体面的盘丝洞，光着身子洗澡，那雪白的胳膊，那大红的兜肚，吓……呦……咳……他说的吓字，本是赞美荀慧生的胳膊兜肚，但雪蓉听到这里，忽然说了句"您慢慢的想菜吧，"就转身走出。他失望之下，才大睁两眼，把个吓字念转了音，成为呦字，及见雪蓉走出，感觉没趣，又咳了出来。哪知这时小雏鸡正走过门前，闻声就接了句"咿咳呦"，高声笑道："莲花落没唱完，梆子腔又上台了。"雪蓉和她走个迎面儿，被小雏鸡在大腿拧了一把，雪蓉气得直骂道："倒霉鬼儿，我把你作了雏鸡辣酱！"小雏鸡回头吐舌道："留神你的鱼吧。"又把腰儿一扭，当作李跛子样儿道："跛子放屁，一股邪气；跛子耍棍，一股邪劲；跛子娶妻，一个邪……"，就这么低吟浅唱走了。

雪蓉向来听惯了这套歪话，虽有气却也按捺住了，就由各雅座门前走过。由门帘隙中看见二号房中，坐着朱红眼，

正举着一张带字的纸，摇头晃脑的哼着。这朱红眼本是一家中学的国文教员，雪蓉的引荐人黄三，就在那学校中包办伙食，因为黄三素知朱红眼是位孝廉公，字眼儿比谁都高，所以特地烦他替雪蓉另起个响亮雅趣的名字，雪蓉这两个字就是他起的。但朱红眼既知雪蓉是个当炉的女侍，不由勾起老年春心，以为既有题名之雅，岂可悭识面之缘，于是寻到月宫，特访雪蓉。一见之下，惊为绝色，从此踪迹不绝，把他那由黑板粉笔中赚得的钱，全报效到红灯绿酒之场。可怜只为恋着雪蓉，竟把向未尝试的苦味咖啡，膻气牛奶，硬如皮鞋的猪排，味如臭豆腐的起士，全都象恨病吃药似的努力加餐，他还觉得风雅异常，对人以苏东坡攒眉饮桃花醋自比。他觉得这区区愚诚，应该得到美人心惑，但雪蓉所以敷衍他，却因为他是黄三学校里的先生，齿德俱尊，该得恭敬，就分外殷勤伺候。

朱红眼虽对学庠有专，但因早年优处乡曲，半生来识绮罗香，经了中年，才进了这繁华都市，把目中惧见的棒子高粱，突然变为玉臂粉腿，怎会不挑动春心？勃与老树开花之竞，无奈他年老貌寝，既没有女人来赏识他，他又干着清高的教育生涯，不敢去胡行乱走寻觅对象，只怜他满腔的春情夏梦……在昔日学校中，有位姓季的女教员，生得十分健美，又天性明爽好作公益事情，常替人排难解纷，别人送个外号，称为“红妆季布。”朱红眼忽然对这同事发生单恋，突然振奋老精神，追随女将之后，也去干这种服务，那种运动。促狭的人，也送他个外号，称为

"红眼朱家"，他知道了，并不想红妆与红眼美恶相悬，倒只想季布朱家是一流人物，惺惺相惜，大有好合之望。于是追求更力，并且大有牺牲。因为他向来发辫长垂，并未剪除，自入学校，被人痛骂腐败，他欲待除掉，又恐无以标识前代功名，欲想保存，又怕丢了现时饭碗。于是斟酌中庸之道，把那全长二尺零八分的发辫剪去一尺零四分，披在颈后，和梨园同行生意人同样派头。自从爱上了红妆季布，为勉力追求时髦，竟又把头发剪去五寸，以求与艺术家比美。哪知红妆季布，始终没把朱家放在眼里，和一个小白脸儿的英文教员闹起恋爱，气得红眼朱家更红了眼，终日痛哭流涕，一面还大作情诗，趁大家上饭厅就餐时，塞入季布所住房间的门缝里。季布也不理他，过些日便和那英文教员正式结婚，随即一同辞脱教员，出洋留学，到世界花都的巴黎双宿双飞去了。临行时派人给朱红眼送来只小匣，言说是纪念之品，朱红眼打开一看，里面竟是投给她的情诗全部。这番打击使朱红眼面貌加老十年，头发又恢复到尺许长度，心肠更变成槁木死灰，于是在学校里大讲道学，直讲了四、五年。如今遇见了雪蓉才重燃他久已潜伏的欲火，在校中课堂上所用的教材，忽改用《神女赋》、《洛神赋》一类文章，把韩愈《原道》、朱子的《语录》等，都置诸高阁了。下课以后，就往月宫跑，逢至星期天，更要腻个整日，对雪蓉谈情说爱，常引经据典，别成一派。雪蓉瞧着他那道光年的摹本缎大袍，光绪年的宁绸马褂，再加上一双寿衣店陈列的粉底官靴，

和发面不辨的长毛，看着直比出土古董还觉神秘；再听他那古典式的谈情，更象乡下人听西洋牧师用英语讲道一样，虽然丝毫不懂，但为避免麻烦起见，还得装作点头领悟。朱红眼见雪蓉居然肯听他的酸文，已是欢喜，但有时雪蓉听得不耐烦，把眼光移向窗外，去看行云飞鸟，他并不说她一心认为鸿鹄将至，倒以为是因体会而作深思，就夸雪蓉生有夙根……

这时雪蓉一见朱红眼也在，心中更不舒服，但因是自己客人，无法不进去招待，就叫声"朱大爷，你早来了"。朱红眼放下手中的纸，红眼中的金光，从那架在鼻尖的眼镜边上射将过来，雪蓉真不敢看他，眼睛急忙转而避开。朱红眼却并非两眼全红，只是一只左眼，当少年时因为暴发火眼，患得甚重，不知从哪去请的江湖医士、蒙古大夫，竟用手术替他割开，先把下眼皮割得翻坠下来以便上药，哪知治了几月，病虽稍好，而那下眼角竟再翻不上去。那大夫好似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只学过割开，没学过缝补，他知道这病人的眼下问题，要成为他的眼前大难，只得抛下这未了之局，开小差跑了。朱红眼从那时就变成了这奇怪的形貌，眼下翻着血赤的一块，永远象怒眦欲裂、嗔目流血似的。只此一项，就算终身难识绮罗香了。

雪蓉不敢直视，朱红眼却不理会，仍举手招她近前来："吓，你真是春宵苦短日高起，这时才姗姗而来，我已经等了二个钟头了。"雪蓉陪笑："谁叫你这么早来？可有九点钟就到餐馆等吃午餐的。我来的并不晚，倒是今儿你

试来早了。”朱红眼一听，向着雪蓉竖起大拇指道：“笔法反振有力，你真是冰雪聪明，令人爱尔忘死，哈哈！不错，我果然是来早了，你猜我为什么这么早来？”雪蓉心想，我知道你为什么，总不过是心里发痒，洋钱要飞罢了！就摇头道：“我不会猜。”朱红眼道：“你口说不会猜，其实你那一双会说话的眼儿，早告诉我又已猜着了，此之谓心心相印。我告诉你，昨夜我在校里作了一夜求之不得的君子，什么叫求之不得，你懂吗？这个典出在《诗经·关关雎鸠》篇上。”说着就念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啊，求之不得，就辗转反侧了。翻句白话，就是我睡不着觉，直醒了一夜，你知道我为谁这么辗转反侧呢？”

雪蓉听了半天，末了才听明白，他费了许多话，原来是折了一宿饼儿，不由“噗哧”一笑。朱红眼见她笑，竟认她是领悟自己为她相思，但又羞于承认，故而又笑示意，就更乐得心花怒放，只觉全身皮里肉外，连五脏六腑都沉了桃毛……忍不住伸出那铁皮青筋，沾着红珠黑墨的骚坛老手，去握雪蓉的纤纤玉葱，雪蓉急忙倒退。朱红眼吃了没趣，还以为是女孩儿该有的羞怯风情，决不是厌恶自己，又点首向她道：“我告诉你吧，我睡不着，就因为想你，古语说：‘见羹见墙’，就是说想之入迷，吃饭时看见人在羹里，坐着时看见人在墙上。我可不止见羹见墙，白天上课时，看着满讲堂的学生都是你，在教室里更怪，简直我的眼看哪里，哪里就有你。这样你想我还能睡着？

睡不着怎么熬天日呢？我就作诗，作了好几首，我都抄下来，忙不迭的来念给你听。”说着拿起那张字纸，又将眼镜对好了光，然后把纸擦进了鼻头看看，摇头晃脑地道：“我这时敢说是至性文章，掷地作金石声。莫说冬郎飞乡，任何古人也作不出！将来刻入诗集，连你的名字也跟着传了，千古美人，象你这幸运的能有几个？你听着这是头两句，说你的美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使‘枝头红紫腰齐折，月里嫦娥头不抬’。好比你是位花王，是位花神，枝头红紫，见你全部鞠躬避让，不敢比赛。这是深一层写法，折腰的典是借用的，月里嫦娥看见你，羞得不敢抬头急忙避到云彩后面。后两句才提到我们俩的关系，是‘如此好花世稀有，居然肯为老人开。’这是说你这样美人世间少有，居然肯同我要好，我是十分欣幸的意思。”说着又把全首重念了一遍，津津有味的自赞道：“好个居然，自负不浅，把你我的身分全表现出来了。”又撅着嘴啧啧两声道：“你听，这还有第二首头两句，是‘当炉幸得卓文君……’当炉是你的女招待的大典，这卓文君是你的女招待的祖神，司马相如是汉朝鼎鼎有名的才子，就和现在的我一样。相如住在卓王孙家里，恰巧卓王孙家有个守寡的女儿，就是文君，她看上了相如，弹琴诱引，两人一块儿逃跑。跑到别的地方，困住了没有法儿，只得开个夫妻店，卖酒营生．卓文君守着酒炉，应付顾客，相如却穿着仆人的裤子，洗刷家具，打杂差儿，这是当炉的典。这诗是说有你这样的卓文君，我宁愿辞去学校的职务，学相如的样

儿，穿着破衣服，拼死命来伺候你。这还不过是个比喻，有劲儿的在后两句，你听着，‘但得美人心感我，横波一笑已酬恩’，这是接着上面的话，说我虽然尽力伺候你，可是我不敢希望你象卓文君待相如那样待我，我只求求你心里知道我是万分爱你，能够常常对我一笑，就等于你报了我的恩，我也心满意足了。可是话说回来，你若真有文君那样的琴心，我也不会辜负美人恩意的。啊，啊！”

说完这才将字纸离开鼻头，放开眼光，去看雪蓉，满以为经过这番议论，眼前必有张若羞若恼，似喜似嗔的笑脸儿在向着他。哪知一看，竟大出意料之外，眼前十分开豁，直看到房门上的布帘和门旁的板壁，没有一点遮蔽视界，原来房内除了他已没有第二个人。雪蓉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溜出去了。朱红眼气得大瞪红眼，哭笑不得，但结果却气极而笑，一笑自然没有气了。自言自语的道：“真是小调皮，年青人本来好弄，这也是一种美人情致。倘能藏诸金屋帐中调逗，花底迷藏，还不知有何等乐趣！真是此福难消。”说着心里一阵迷惑，忘其所以，好象觉得已把雪蓉藏金屋，正在和她调情，互相撕掳似的。无意中身体一动，猛觉腰部作疼，“哎哟”一声，立刻从幻想回到现实，明白现在月宫离金屋还甚遥远，并且自己年已老了，虽有童心，苦无热力，只这腰疼老病就算和花底迷藏等韵事完全绝缘了。老年人何必妄想作少年事？我还是希望雪蓉作个青灯伴读、红袖添香的艳侣吧。由此一想，眼光又落到桌上那张诗笺，自思她怎么会不听完就走了呢？莫非她不解风雅？

不然，不然，我这样唐突玉人，真该入拔舌地狱！只看她平日一听我讲话，就立刻变成惨黛愁颜，默然若有所思，好象大有身世之感，足见是个有心人，方才也许是听到我最后数语，才害羞走开的，这倒怨我太狂了。

朱红眼这样竭力给自己脸上贴金，心中泄火，至于雪蓉是几时出去的，他也不能断定。其实，雪蓉在他讲到"居然肯为老人开"的时候，就居然不为老人留面子走出去了。但她出去却并非自动，而是被唤出去，她在朱红眼咬文嚼字，数今道古的当儿，根本没用耳朵去听。只站着思索自己前天在大生绸缎庄定价的初冬薄呢大衣，今天该去试穿样子；昨天在南盛百货公司去买克尔敦牌的香水，公司中人说方卖完，今天可以运到，少时还得去看看……正在想着，忽觉背上一阵麻痒，回头便见门帘缝有只手伸进来，向自己脊背上划道儿，雪蓉向外小看，见仍是那讨厌的小雏鸡，正要回头给她个不理，却见小雏鸡一脸正经，连连招手，好似有什么要事似的，雪蓉只得出去。

小雏鸡拉住她就走，雪蓉忙问："什么事？"小雏鸡好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得意，又象叫花子拾得了狗头金那样狂喜，两臂一张一张，真作足了学飞的小雏鸡样儿，低声道："我叫你看个稀罕物儿，敢情谢大姐也有了不错的了。"雪蓉知道他说的是谢璞玉，就摇头道："你这嘴也该留德，干么又编排人家谢大姐。"小雏鸡好象理直气壮的道："一点不是谣言！我叫你，就为叫你去看，她正在八号里和那个人说体己话呢。"说完向雪蓉使

个手势，叫她禁声，又拉着蹑脚儿向八号房间走去。雪蓉动了好奇的心，随她走到八号房门外，悄悄由门帘缝向里一看，只见房中坐着个三十多岁的人，面目清整，仪容端重，身穿哔叽长袍，青礼服呢马褂，好象个作高尚职业的局面中人．神情没有丝毫轻佻。这时正现着一脸诚恳之气，放出两眼精诚之光，对面立着谢璞玉。两人都未说话。雪蓉认为这个男子是常来的饭座，但不知姓什么，自从月宫开幕，他就是基本主顾之一。但别邻可以看出是专心为某个女招待而来，这人却好象只为吃饭似的，而未指定要谁招待，也不大说话，自然更不会调逗嬉闹。所以小雏鸡给他起个外号，称为“王小二先生”，取其王小二过年没话之意。雪蓉对他更不理会。

雪蓉这时一见房中情景，忽然想起以前之事，这月宫本是新开办的生意，所有女招待全是由他处聘请来的。谢璞玉原在别的餐馆作事，一经转到月宫，也和别的女招待一样，有她熟识的饭座儿，跟来捧场，谢璞玉都能不即不离，很和蔼的招待。但在这王小二先生初次来的时候，他一上楼，正和谢璞玉走个对脸儿，谢璞玉竟红了脸，很不好意思，躲出老远，恰值雪蓉在她旁边，她就示意雪蓉，教她前去伺候．以前每逢王小二来时，璞玉总是闪转腾挪的不肯向前，雪蓉还以为她讨厌这个座儿，不料今天小雏鸡指出璞玉情人，竟是素日躲避惟恐不及的王小二先生！而且自己亲眼看见璞玉在他跟前，含情相对，岂非怪事？

雪蓉想着，便听房内璞玉低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一幌儿二年多了，就是傻子也该明白。起初我在花盘饭店，你就总去；以后我挪到小白楼咖啡馆，你也去；我又挪到繁华林宾馆，你又跟着。到这儿你已经跟我四处了。"那王小二先生悄然说道："可是没跟你多说过一句话，没看过你一眼。"谢璞玉哑涩着喉咙道："你越这样，我越怕你，无论什么能说能闹的座儿，我都可以满不介意应酬，惟独你一来，我就心慌意乱，摸什么不是什么。我也不多说，你也一定明白。你这二年多，心也用苦了，我真不值你这样……"说着停了停，又道："我只求求你从此不必来了．为我这样一个平常人，何苦呢？再说我也没有报答你的日子。告诉你吧，我家里有个丈夫，是瞎眼的残废人，两个孩子，大的才四、五岁，我万不能对不住大人孩子。"那王小二先生点了点头，凄然说道："你这不是太自苦么？"谢璞玉似乎把满肚心酸，迸作一声长叹，道："苦也是命，何况我自己并不觉苦！每天下工回去，我的家庭也很乐的。索兴都跟你说了吧，我出嫁二年以后，丈夫就害病把眼坏了，再也不能出去做事，家庭别提多么苦情。我丈夫哭着劝，趁着青春，自逃活命，不要管他，我当时就自己立了誓，把养家责任担在肩上，把自己变成上年纪的老太婆，永不动一点年轻的心，倒也要对得起我那没眼的丈夫，不能伤他的心。再说我现在已有了两个孩子，拚着苦上十年，老来还有乐境，怎忍给孩子丢脸呢？这些话我向来没对人说过，今天对你说，就因为你……你明白

吧，最好你可怜我，再不要来！可是你这片意思，我到死也不会忘的。”

那王小二先生听着，感动得眼眶发湿，低头说道：“你别误会我，我最初只是听人说你的人品高贵，境遇可怜，无意中就到花盘饭店去看你。哪知一见你的面儿，我就不由自主了，你的美丽完全在灵魂里，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看出来。我虽不敢说自己高尚，可是也不会和浪子一样行径，二年工夫，绝没对你说过一句分外的话，可知我并没有轻薄的念头。以后我冷眼看你的行事，越发佩服，越不敢有妄想，可是越发抛不下你，这意思我也没法讲得明白，你自己想吧！我也知道不该常来扰你，只是每天一到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到饭店来了。好象我一到饭店，看见你平平安安，欢欢乐乐，我也就可以舒舒服服，回去安安稳稳地睡觉了。”谢璞玉这时说了句话，声音低，听不出来，隐约好似“谢谢你”三个字。王小二先生又道：“你也许不知道，我把你敬奉到什么样儿，我心里好象有一座白玉盖的殿堂，供奉着你，总不敢有丝毫猥亵。你想，我尊你就因为你的人品，倘若我生坏心，要玷污你的人品，成了什么人呢？所以我尽管常来看你，却始终不想对你有形迹上的接近。我很懂得你起始躲着我的那一天，就是你明白我的心事的一天，你身体越躲远，我觉得精神越凑得近，每天夜里，你的灵魂常和我见面，这就够了……”

谢璞玉听了，悚然一惊，失声叫道：“你……怎么知道

……”说出半句，猛又低首无言。王小二先生凝眸半晌，才叹道：“今天果然证明我已得了收获，这很够我终身纪念的了。”说到这里，谢璞玉忽将手掩面，扑的坐在椅上，颤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用说了，你好象看见我的心，自然明白我心里的滋味。实告诉你，我在家里外面，都没有什么苦楚，就是我那残废丈夫，穷苦家庭，我也看惯了，受惯了，向来不觉难过，只有你是我一块心病，叫我天天半夜偷着流泪。你就不能狠狠心饶了我么？”王小二先生听着，猛将手帕蒙在眼上，低声道：“我这就饶你了。”谢璞玉虽由口中说出决绝的话，但听他居然应命，反而似乎受了出于意外的刺激，霍的抬头叫道：“你真……”

王小二先生叹道：“你大约还不明白我今天请你进来的缘故！我本决定永不对你说明心事的，今天可实不能不破例了，因为我明天就要出门到四川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这人二十年羁旅，半世飘零，好象闲云野鹤似的，随东就西毫无牵挂，不想这次在天津竟为你生了障碍，我今天特意向你告这万里之行，并且结束二年缘份。这还不是小事，最要紧的我要问你，有什么需我帮助的事，我能替你稍微尽力，以后便不能再见，想起来也要安慰的。第一，你要把我看成最知己的老朋友，从实诉说，若是客气，可太伤你老朋友的心；第二你要明白我是有力量的人，我向来不愿显露姓名，今天可不能再瞒你。我名叫赵静存，是个作官的人，在这直隶混了十年多，现在正

作着河务局长，还兼着公署里参议，因为近来省政当局换了人，我觉得干着没趣，恰巧四川那边屡次请我去，给我秘书长兼一个职，我已回电答应了。我并不为那边官大，只为在这枯燥的北方，住得腻了，想上南边去享点山水之福，再着我也为着躲开你。我行期已定，后天就坐津浦车先到上海，所以今天不能不跟你谈一回话。我这次走，恐怕三、五年内未必回来，你我也未必还能见面，你要明白我是抱着伤心走的，你可不能再伤我的心，总得承受我这点微意。”

璞玉听着，只把莹莹泪眼望着他，怔怔的过了半晌，才悄然摇头道：“我不能受你的帮助，你帮助我必是银钱，我现在进项还够养家，用不着钱。”赵静存道：“你别忘了自己以身为业，短不了天灾病患，何况家景又重，若不受我的帮助，我不但走时伤心，还得永远悬心了……”璞玉忽然盈盈立起，仍摇头道：“我还是不能……”赵静存着急道：“你怎么这样执拗……”璞玉猛然转过身儿，脸儿羞得通红，颤声说道：“我……我想你可以不走……”赵静存听了这句，初还惊异，继而恍然大悟，立刻双眉轩举，叫道：“那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就不走。”

璞玉听他识破了自己心事，接受了自己请求，只羞得无地自容，向外走了两步，似乎要避出门外，吓得外面两个偷看的急忙逃躲。他们在转角处张望了一会，见璞玉并未走出，二人便又蹑足走过去，还未及向里再瞧，璞玉忽然掀帘而出，雪蓉吓得心中乱跳，窘不可言；小雏鸡倒能

仿佛无事，扭扭摆摆的进旁边雅座去了。幸而璞玉满眼心事，并没理会她们二人，自去替赵静存唤来饭。

雪蓉仍周旋于李跛子、朱红眼之间，表面仍和平常一样，但心中却由璞玉这一节事生了很多思索。雪蓉虽也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因为生在蓬门筚户，容易接近男子，当然知识早开，而且也曾和唐棣华要好，尝过男女间的滋味。但是她的脑中只有极微薄的观念，以为男女要如至极，只于成为夫妇，男的谋生赚钱供养女子，女子洗衣煮饭，侍奉男子，除此以外，也不过有生儿养女一桩大事而已。在她的哲学中，好象只要是一对男女，经过家人主张，媒婆撮合，就成一双夫妇，甲男甲女，可以相配，甲男乙女，甲女丙男也未尝不可缔结姻缘，内中更需要选择，也不过只是家业贫富，容貌丑俊等实利主义的事，却不懂男女间还有个最虚空缥缈而又最要紧的"情"字。既如她和唐棣华曾经要好，当然生过委身之想，以后眼界一高，觉得小唐太穷太鄙，不配作自己的丈夫，竟毅然决绝，这就因为中间没有情字维系，否则怎能那样契然于心呢？如今见了谢璞玉和赵静存的情形，初还纳闷，以为谢璞玉向不浓装艳抹，也不向人弄姿，人们提到女招待，不说某人貌美，便说某人风骚，却一向没人夸赞璞玉。璞玉在这月宫能作一号，只仗着能力和人缘，而并非仗着姿色，饭座儿也没有向她追求的，但哪知她更能惊动高人，象赵静存那样有身份的人，居然为她害了两年相思，而且那样低声下气，好象倒觉着自己不配爱她似的！这真奇

怪，赵静存既然这样有钱有势，什么样好女人弄不到手，何苦恋着她这没有体名的人？还落得蜜糖抹在鼻尖上，闻香不到口呢？再想璞玉既早知为赵静存所爱，若是自己也爱他，就干脆跟他要好；若不爱他，就干脆给他个不理，为什么白天见了他蒙蒙躲躲，夜晚在家偷着为他流泪呢？雪蓉纳闷许久，渐渐悟到爱情的真义，明白赵静存对于璞玉，根本忘记自己是个官儿，璞玉是个女招待，越爱她越不敢猥亵。璞玉对于静存，也只感念他这个人，只看璞玉听静存说出姓名官职的时候，好象并没入耳，而且起初央求他再不要来，及至静存说出远行的话，她倒不许他走了。凡此种种，看似没有情理，其实都是溺于爱情，又觉得赵静存虽为璞玉害了二年相思，仿佛很苦，但仔细想来，他也苦得颇有趣味，璞玉方才对静存那样无可奈何，千回百转，再加她每夜哭泣，岂不象很苦恼？可是世上哪还有比被人爱再得意的事，何况又爱得这样谕肌浃髓呢。

雪蓉象剥蕉抽麻似的，把这事细想了一遍，觉得在片刻之间似长了十年经历，也似增了十年岁数。渐渐想到自己身上，不由起了伤感，以为自己空生了绝美容颜，空度了青春岁月，至今日跟一班俗人打混，并没有得着一个真正知己的人，还不如璞玉那容颜平常的，反倒得了真爱她的知己。现在虽有几个捧自己的饭座儿，象朱红眼、李跛子等人，又怎比得上人家赵静存那样人品，那样真心？何况朱、李二人，即使他们也是大官，也曾为我相思多年，

我也不能真为他们这等丑鬼废人走心，必得寻个年当貌对的漂亮小伙儿，才能自己得意，旁人喝采呢！但是想到自入月宫以来，也曾见过许多西装革履的裙屐少年，他们那油滑态度，轻薄行为，看着只觉得讨厌。象那日来的小高儿，穿得何等阔绰，嘴里吹得多么漂亮，但到吃过了饭，和同来的狐群狗党嚷了半天，谁也摸不出钱来，大家竟变了脸，互相推诿首先提议请客的责任，结果打起交手仗，归了工部局；还有那个姓屠的，常自己开着小汽车来吃饭，自称是军长的儿子，那天他带了个少妇同来，好象夫妇似的，进了雅座。自己出入送菜，听见姓屠的竭力甜言蜜语，哄着那少妇，要借她手上的钻石戒指，那少妇起初不肯脱，怕被丈夫查出来，但后来被拗不过，方脱下给了他。这等只是叫人看着寒心，还是好的。另外还有一种想空心思的无赖少年，把女招待当作肥肉，想在我们身上图谋衣食，就象那个姓汪的，打扮成文明戏小旦的样儿，脸上的粉够铜钱厚，说话女声女气，不知从哪里赚了整块洋钱，来月宫吃饭，单叫我伺候。一见面就用话勾引，作出多少难看样儿，他只当我是新出手的雏儿，见不得小白脸，哪知我也爱漂亮小伙，可就不爱他这种德行的！他连来了几次，一点没有指望，最末一回，竟涎着脸儿，叫我请他，姐姐姑姑叫得肉麻，我知道要出毛病，急忙躲开，叫璞玉去对付。果然那小子付不出饭钱，被掌柜好骂一顿，才放走了。那小子恼羞成怒，前天在路上向我身上撒土，还说要约人上饭店来搅我，过两日果然一群流氓前来

月宫，向我寻事，幸亏璞玉和掌柜善于应付，把他们架着走了。由此看来，好象真正规矩少年，都在上学读书，或是专心作事，不会到这种杂乱地方，而来的便多是轻薄浮荡、游手好闲的恶少了。只看小雏鸡那帮掏心窝的洋服客人，哪次来了不把她啰唣得吱呀乱叫，倒是璞玉的赵静存，真懂知疼着热，叫人瞧着羡慕。

雪蓉自从由璞玉身上开了第二层知识，明白男女间另有一种要紧力量，既不关乎年龄、地位、金钱，而且也不再乎身体接近与否，只心坎上的长久温存，便是超乎一切的享受。她就象是有了心事似的，感觉心灵上寂寞，日常虽然接触很多的人，但没有一个可以告语，没有一个值得亲近，不由暗自伤感，只想璞玉不愿爱人，倒有个人强要爱她，自己绮年玉貌，又需要人慰藉，怎么竟没一个真爱我的呢？其实雪蓉并不是没人儿爱，而且爱她的人很多，如朱红眼、李跛子等岂不都是思慕欲狂，恨不能把性命贡献，只于雪蓉悬格太高，不肯把他们列入心坎的爱情帐篷中罢了。

又过几月，雪蓉见那赵静存更来勤了，几乎早晚两餐都在月宫吃用，璞玉也不再避面，每来必在雅座中陪他深谈，衣饰渐渐穿得华丽。雪蓉明白她必已改变初心，接受了赵静存的爱情，看着好似仍不脱女人浮薄心肠，易受引诱，但仔细一想，赵静存以前程万里之身．竟为璞玉轻销雄飞之志，甘心伴她株守，这种伟大牺牲，璞玉若仍恝然不顾，倒未免太木石无信了。但仔细观察，璞玉和赵静

存，除之每日在月宫相见外，并没有其他秘密行迹，更觉佩服，以为这两人都有些傻气，只是傻得可敬，平常人是万万作不到的。雪蓉每见静存到来，璞玉入室相伴，便似心中若有所失。

过了几天，到这一日午前，雪蓉由家中到了月宫，才换上衣服，便是朱红眼来了。手拿了个粉红纸包裹的扁方形匣子，一进雅座见雪蓉走入，便忙不迭地将纸包打开，露出玻璃面纸盒儿，指点着道："这是顶好的化妆品，有这一盒，很够你妆台之用，你看好么？"雪蓉看里面装潢也倒很华丽，只是成色太差，三角钱一瓶香水，二角钱一罐的冷霜，胰子水似的发膏，石灰面似的扑粉，红土似的胭脂，软泥样的唇膏，约有七、八种凑满了一匣。看看倒也很壮观，若拿去哄一个三家村里看羊拾粪的女儿，也是能够使她感激得以身相报，但雪蓉眼界已高，哪看得上这等东西？就撇嘴儿笑道："这样的好东西，你留着送别人吧，我不要！"朱红眼听着她说出好字，以为真是物美价重，她觉得无以克当，不敢接受了。就作出大方样儿道："好东西才配你用呢！俗语说'宝剑赠与勇士，红粉赠与佳人'，你怎能不受？"雪蓉听他还不识窍儿，居然自鸣得意，心中有气，就点透他道："这是多少钱买的？"朱红眼伸出一只手，但把大拇指、食指屈着道："这个数儿。"雪蓉道："你把这种送与那种不用脂粉，脸儿自来漂亮的美人吧！我是不敢用的。"朱红眼这才明白，怔怔地道："嫌不好么？"雪蓉笑道："很好，很好，三块钱

买一堆，还能不好！”接着又道：“今天的菜单我看了，都是老头儿乐，没一样费牙齿的，你就来一份，不用换了。”说完也不等朱红眼回答，便走出去，到帐桌前报告了。那管帐先生向她道：“二号，才来了两座儿，你快去看看。”雪蓉一听这口气便知是无所属的生座儿，见姊妹们都不在外面，只得前去照料。

她来到二号门首，挑帘一看，只见里面对坐着一双青年男女。雪蓉一见那女的方觉面熟，再见那男的，不由更发怔了，同时脸儿烘的一红，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既忘了说话，也忘了向里走。原来室中男子，正是那日翻车受伤向雪蓉乞水洗面的吕性扬，而那女子，竟是吕性扬所追求的梁意琴，雪蓉在那日并不知吕性扬因追求梁意琴而受到她的惩罚，还只当他俩是一对情侣。这时，只为吕性扬意外来到这里，自己初识他时，还很受他尊敬，称以小姐、女士，好象把自己当作闺中淑女，如今竟发现是当炉艳姬，不知他心中作何感想，是否鄙薄。再想他那日临别时有再会之约，但以后并未见他在门口经过，至今一晃儿五、六日，自己还以为在家时少，每到午前十点便到月宫来，或者他曾重访，自己并未遇见，今日见他挟着腻友同来，才明白自己傻了。他有这样艳友，如何会把自己放在心里呢？雪蓉这时一半羞窘，一半嫉妒，故而怔住。但她只不知吕性扬和梁意琴往昔毫无关系，近日新结识的一段经过，若知道，还要加一层骇怪呢。

原来吕性扬自从被梁意琴捉弄，覆车受伤，又受了她

一番讥讪，及至向雪蓉借水洗脸，归来后，他觉着身体酸疼，就卧床休息两日。想起梁意琴相待的冷淡，不由心意酸懒，他本来是个爱好艺术的人，素日画得一手很好的画，旧的写意，新的漫画，全都极有根底，时常被朋友抢去在报纸上发表，在外得了相当的声誉。这时他受了爱情上的打击，无以发泄，就提起画笔，把自己经历，用连续漫画体裁画了下来。先将自己滑稽化了，画成个五官四肢都不相平衡的人，把梁意琴却画成本来的美好面貌，这画儿也只随笔涂抹：第一图画着他自己立在路旁，看着梁意琴骑车走过，不由因艳而钟情；第二图是梁意琴在前，他骑车在后，追随梁意琴，毫不顾盼；第三图只把第二图重补了一下，却在角上写了“一个月后”四字，表示多日追求，并未成功；第四图就画了他遭到梁意琴的埋伏，翻车受伤，梁意琴由墙角露出半身，指着他作谴责状；第五图画着他自己倒地之后，受伤哀鸣，血流满地，旁边有个小狗望着他，似有怜悯之意，梁意琴已骑上车，还将一手指着他似作临别最末句的辱骂；第六图画他自己躺在家中，满头满身都缠着绷带，只露出两眼，他那辆跌毁的脚踏车已高高悬在屋顶，似乎借那车子悬挂，表示他不再作追求女子之想，把破车子留作伤心的纪念了，画中他眼望着车子，却由脑中涌出一团云朵，云朵中仍是梁意琴骑车的倩影，好似他表面解脱，心中更加倍缠绵了。他画全了，信笔题上“前车之鉴”四个字，这意义当然带些怨望，但他不过是一时发泄情感，随手画成，并不想给人看，只为自

已画来取笑自己，画完看着苦笑一会儿，就丢在一旁。哪知来了个报界朋友，无意中发现了这幅作品，竟来了个不告而取，拿走了给制版发在报上。吕性扬初还不知，即见报上发表出来，怎为不悦？但终想别人看了此画，未必便猜测是我本身事实，或以为是虚构，倒也不致出丑，就任其自然，不去理会。

又过了数日，吕性扬心中仍放不下梁意琴，但因经过那场风波，无颜再向她正式追求，只希望在街头巷尾得见她的倩影，稍慰相思。这一天晨起，他跑到租界中去转了一会儿，又向梁意琴所住那条街上走去，但还未走到街口，忽听一阵铃声传来，性扬抬头一看，不觉心中乱跳，原来正是梁意琴。这时天气稍寒，她身上已换了印度红色运动装，头上没有戴帽，秀发被风掠得乱摇，她的秋波一转，已瞧见了性扬，性扬却记着旧事，有些不好意思，就低下了头。正在这时，忽听得车铃声戛然而止，梁意琴的袅娜身躯已飘然而下，落到性扬近前，性扬不由一怔，抬头见梁意琴走在便道边上，手扶车梁，绷着那看不出喜怒的小脸儿，一双点漆般的大眼儿直望着自己，好象要把自己影子照到里面。性扬正不知怎样是好，梁意琴已走到近前，开口说道："你可以跟我谈谈么？"性扬听了这突兀的话，更自惊愕，由她语气中也听不出是喜是怒，善意还是恶意，正在不知所答，梁意琴又说出一句道："到公园去好么？"性扬虽觉得她来意可异，但是素所钟情的美人，居然自行提出请求，他怎能不勾起希望之心，只可鞠

躬答道："我遵从小姐的命令。"

梁意琴听他应允了，就不再说话，自推着车子前行。转过两条街口，到了公园，梁意琴头也不回，自由旁门进去，抄着小径，穿过一片柳林，到一座大藤萝架下面，自将脚踏车靠在架旁，站着不动。性扬在后面望着她，好似凝眸远望，若有所思，把自己给忘了，忍不住就举足轻踢地下的碎石，发出声响，梁意琴还似没听到，依然悄立无声。过了半晌，忽然很快地回过身，向性扬问道："你可姓吕？"性扬答了声"是"，梁意琴又问道："你叫吕性扬？"性扬这次没有开口，只一点头，哪知意琴在他头儿微低之际，猛然举起纤手，对准他的左颊，只听得很清脆的一声响，性扬脸上早落了一掌，打得他"咦"地一叫，将手扶颊，直翻眼儿，想不出她何以把自己骗到这里，施此酷刑，莫非她上次把自己跌翻车下还不泄恨，又要亲手打一顿么？想着又恐她还要继续行罚，非打即骂，正预备躲避。

哪知随着这颊上的响声，又起了声娇笑，性扬听出是发于梁意琴之口，急忙向她看时，只见梁意琴面上现着天真的笑容，雪白的牙齿，由红唇缝中微露出来，瞧着好似从唇角牙尖流出无限秀媚；双手交叉，抱着肩头，那精神好象表示不再动战了；至于那灵洁的清水双瞳，却上下打量着自己，犹如一只小猫在玩弄着线球，注目瞧那线球滚到哪里去似的。性扬望着她，方要问她为何伸手就打？但心中一转，就放弃了蠢笨的言词，另作出聪明的举动，不

言不语地由衣袋中取出一方手帕，按在颊上，然后将两个角儿在颈后系住。意琴本料着他必要质问挨打的缘故，想不到他却闭口无言，只用手帕包上左半边脸，而且意琴认识他这一方手帕，正是自己之物，那日把吕性扬跌翻车下，伤颅流血，自己不忍，用手帕替他擦拭，因为被血染湿就随手丢在地下，不料他竟收藏起来。意琴瞧着，芳心又是一动，倒装出怒言道："这是我的手帕，你怎么偷了去？快还我！"性扬鞠躬道："已经沾污了，小姐还能用么？"意琴道："我不用，宁可用火烧掉，也不能给你。"性扬又鞠躬道："是小姐的东西，我当然得奉还，不过现在不能给你。"梁意琴张大了眼儿，道："怎么，我的东西该你处置？"性扬摇头道："不敢，我只求借用一天。"梁意琴道："借用一天，为什么？"性扬指着自己脸上道："你没看见手帕在我脸上么？我想把你的手印儿多保存一会儿……"梁意琴听了，不由"噗哧"一笑，指着性扬道："你真无赖，由你这一句话，就证明我没屈打你！"性扬又躬身道："当然不屈，我以为得到小姐的打，是极大荣幸，不过……倘然小姐能指明我得到荣幸的缘故，我便感激了！"

意琴听他这番言语，表面十分文雅，而骨子里仍含着调皮意味，就把脸儿一绷道："你自己作的事，还装不知道，我只问你什么叫前车之鉴？那天我在报上看到了这幅该打的漫画，才知你就是吕性扬，我气了好几天，天天预备着遇见你，就打你个'前车之鉴'，今天可教我遇见

了。”性扬听她语气中似乎另含有一种隐意，由“才知道你是吕性扬”一句话里突有所悟，明白意琴必然常在报上看到自己的画，业已神交有素，从发现那画儿，她对自己的憎恨已一变为欣幸，所以她方才这篇责斥之语，直是把正话反说着，由吕性扬醒悟后的耳朵里听着，经过心理上的翻译，好象听她说道：我早看过吕性扬的画儿，很是爱慕，想不到吕性扬就是你，从一见那画儿，明白追求我的是吕性扬，我就喜欢得睡不着，又懊悔那天不该待你过酷，心中非常抱歉地直难过了几天，天天寻你，预备对你谢罪，这天可寻着了。

性扬这样一想，立刻心花怒放，胆子更大了，就笑道：“那么小姐已经寻着我，想要怎么处治呢？”梁意琴看着他，现出鄙薄之色道：“我已经处治过了！”性扬道：“我很担心，小姐只给我这点薄罚，不能解气。”意琴冲口说道：“这样说你还愿意挨打么？”说着哼了一声，又道：“我很后悔，早知道你是这样要赖，根本就不该打你，对于知耻的人，才用得着惩戒。我错了，你请吧。”性扬听了倒觉惭愧，忙正色鞠躬道：“是，是，小姐说得对，我给你道歉。”意琴似乎要笑，但仍竭力寒着脸儿道：“你为什么道歉？”性扬道：“缘故多了。从骑车画画，以至现在我惹小姐生气的莽撞言语，不好态度，都是该道歉的……。小姐，你想我这是多少罪过，所以觉得你只打一下，好象太宽容了。”意琴听着，忽然回过身去“噗哧”笑出声来，但再回过脸儿，笑容已经收敛了，点头说道：“难得你自

己居然知道！我对别的还不甚生气，只恨你为什么把我画在画儿上，还登报糟践我，我以先还以为……吕性扬是个有出息的艺术家，今儿才知道错了。请问你所作的事，是一个人该作的么？”性扬诚惶诚恐地道：“小姐责备的对，我真该死！不过内中还有一半冤枉的地方，一半该得你原谅的地方……”意琴插口道：“哦，一半冤枉，一半原谅，你简直整个儿的没一点不是了？”性扬忙道：“我并不是自推干净，实在我画那幅画是为了儆戒自己，所以起名儿叫作“前车之鉴”，预备常看看，免得再有放肆的行为，作梦也没想叫人看。哪知被一位报馆的神偷给拿走，也没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知道交涉已来不及，这一层是我得向小姐诉冤的。”意琴仍绷着脸儿道：“这是冤枉的一半，还有原谅的一半呢？”

性扬想了一想，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道：“我这画儿，小姐还记得么？”意琴道：“那是我切齿痛恨的东西，怎不记得？”性扬听这“切齿痛恨”四字，立刻又作了心理上的翻译，认为就是“爱不忍释”的意思，便又凑进一步道：“小姐看我画上的最后一幅，我已将车子悬在房梁上，那就是改过的表示。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小姐若不原谅，岂不太残忍了？再说那节画上还有……”梁意琴问道：“还有什么？”性扬鞠躬道：“小姐不必问吧，若由我的嘴里说出来，恐怕又得劳动小姐打我，倒不如小姐自己想想，当然能记得的！”意琴道：“你怎知道我能记得？”性扬道：“我不敢说一定知道，

不过由我本身推想，倘然有人画张画儿，把我画在那表示作梦的一股白气儿里头，我当然到死也不会忘记的。”意琴把嗔怒的眼光看着他，哼了一声道：“你这个人太坏，我不懂你说的什么。”说完一转身，把车把儿握在手里，推车便走，性扬忙追着叫道：“小姐别走，容我再说一句话。”意琴头也不回，推车疾行，将到园门，骗腿骑到车上，就风驰电掣的去了。性扬因自己未曾骑车，无法徒步追赶，只有怅望芳尘，怔有半天，心想，今天意外地得到佳运，方然有接近玉人的希望，却不知怎么一句话，竟将她气走了！这大约是自己神经过敏，认定她已有相爱之心，把事情看得太易，把胆量放得太大，以致顺口说出放肆的话。大凡女子心思最是深窈，又以被人窥破为耻，我方才说那画儿末节，所以写思慕她的征象，直揭破她动心之点，她怎会不含羞而去呢？

性扬不胜自怨自艾，眼望着意琴的去路，木立若痴。忽听身后一阵车铃狂鸣，吓得一跳，回头见意琴在车上飞驰而至，原来她围着花园绕了个圈儿又回来了，将到性扬身后，故意力按车铃，似乎要恐吓他。性扬想是抱定了礼多人不怪的主意，见意琴复来，如获至宝，忙又鞠躬道：“梁小姐，你原谅我吧！”意琴满面春风，一跳下车，到了性扬面前，似乎要学作男子呵责之声，但为娇脆的喉咙不能如意，转成了柔美的鼻音，说道：“你知道错了，可还和我嚼舌头？”性扬连称不敢，意琴忽又变作郑重之色，教训他道：“为什么呢，年轻轻的，很有希望的聪明人，

偏学下流样儿。”梁意琴又寻思着道：“你只滑头滑脑，说好话，作坏事，人家一问，你就道歉，转脸又是照样发坏，我今儿得跟你说，你可还画画儿糟踏我么？”吕性扬道：“我已说过再不敢了。你若不信，我就赌咒。”梁意琴摇头道：“我不相信这迷信的玩艺儿。”性扬道：“当然赌咒是迷信，只见有人赌咒，不见有谁应咒。”梁意琴道：“你甚明白，还说赌咒，是拿我取笑啊？”性扬摆手道：“不，不，我是另外有个道理。”意琴道：“什么道理？”性扬道：“我这一说话就长了，在这道上站着不便。”说着又鞠躬道：“我可奉约小姐去喝杯咖啡么？”梁意琴道：“不，我同你去喝咖啡岂不成了朋友了？我不上当。”性扬舒着双手，作了个失望样儿，又道：“那么还进花园里坐好？”意琴点头道：“这倒可以。”说着就推车前行，和性扬又回到那藤萝架下。

意琴看了看椅子似要坐下，又被眉道：“怎么这些土？”性扬听了，自然要献殷勤，取出自己的手帕，垫在椅上。梁意琴道：“我不要你的，我的那条呢？”性扬只得取出刚才蒙脸的那条纪念品，替她铺上。意琴坐下，便把那条手帕拿起道：“物归原主了。”性扬才知道受骗，忙央告道：“小姐还赏给我吧！”意琴道：“我不能给，先说你赌咒的事。”性扬没法，只得也坐在她二尺之外，郑重说道：“我先说个引子，据西洋传说，古代天上的大神，名叫宙斯，他手下有许多别的神，有管音乐，管悲哀的，管美术的，甚至管酒的，管钱的都有……”意琴道：“你是

说希腊神话啊，我不要听这乱扯。”性扬好似没有听见她的话，又接下去道：“其中还有一个咒神，专管人发誓赌咒的事……”梁意琴摇头道：“我在书上只看过宙斯，希拉，木默司等等的神，就没有看见有个咒神，你别杜撰。”性扬心想，意琴居然不止外秀，而且慧中，我以前只当她似绣花枕头一般的摩登小姐一样，哪知肚里还有很好的学问。若非如此，怎会赏识我的画儿？这一来我可更放不下她了。想着就又道：“我这是另一本书。”意琴望着他道：“书是什么名？告诉我，好买一本看看。哦，我知道了，准是《吕氏春秋》，你们姓吕的，向来爱说瞎话，就因为姓不好……吕字比常人多出一张嘴，自然也好说谎话。我明知道是谎话，可还要听听到底是什么谣言。你说啊！”性扬听她由美妙的小嘴儿里，说出这样清新而又尖刻的话，明是句句骂着自己，但觉这一串美妙的言辞，骂得心中反而十分舒服，瞧着她那两片好似雕塑家精心修成，画家刻的染色樱唇，直想扑过去狂吻一下。不过只这么想，面上仍凭着一团正气说道：“好，就当我是谣言，不过只是个引子。再说书上有的神仙，谁又见过？其实也是谣言罢了！你怎么只信书，不信我呢？我说的这个咒神确实有，但不在书上。”意琴道：“不在书上，在你嘴里？”性扬道：“罪过，罪过，太亵渎了。我说的这个咒神是冰清玉洁的，就在世界上，可以看得见。”意琴道：“更胡扯了！”性扬道“绝不胡扯，听我从头说起。当初曾有个咒神，这里还要加个小注，是前任的，不是现在的。在当初人们都没有信用，越没

有信用，越怕人家不信自己的话，所以越要赌咒，普天下都是赌咒专家，咒神一一考查，忙得要死，结果无一人不该应誓。若依法执行，世界就要完全毁灭；若不行法，又算有殄职守。咒神非常为难，去向上帝请示，上帝叫他马马虎虎，咒神只得照办，除牙痛咒稍示灵验，其余咒誓一律从宽。哪知咒神本身在就职时，就曾宣过誓，誓词上有'若稍瞻徇情面，违法舞弊，当受神国最重刑罚，遭天雷毁灭'等话，咒神当时只当流口辙似的，念过就忘记了。不料这一日，诸神集会，咒神也去列席，忽然宙斯袋里的雷箭都飞了起来，向咒神头上轰击，咒神虽然被救未死，却因别人发的咒都已从宽免究，自己发的咒竟然雷厉风行，气恼之下，就弃职逃走，一去不回。所以直到现在，天上没有咒神，人间赌咒也再不灵验了。”

意琴撅着嘴儿笑道：“即然咒神没了，你还赌咒？”性扬道：“是啊，既然没有咒神，怎能赌咒？可是现在我若不赌个切实的咒，小姐能信我么？这怎么好呢？我实在急需一位咒神，保证我对梁小姐的诺言。无奈上帝既不肯因我设官，为我现派一位，我也没法向上帝请求，只可就请求梁小姐做我的咒神吧。”意琴听着，笑道：“我早知道你没有好话，诌来诌去还得诌到我身上，不过你转圈儿的坏主意，还没有说出来呢！说吧，我怎样给你当咒神？”性扬道：“我现在小姐面前赌过了咒，以后若是口不应心，你就报应我。”意琴摇头道：“胡扯，比如你现在象小说似的，说个死无葬身之地，将来反悔了，莫说我没法儿叫你死，你家里把你埋

在浙江义园，我也无权把你抛到河里去啊。”性扬一吐舌尖道：“梁小姐，你这比喻不太残忍么？我自觉倒不致有这样大罪，我不过……”说着又改口道，“你怎么单把我埋在浙江义园，闽粤山庄不也可以么？”意琴不住笑道：“因为我原籍浙江，前天还到浙江义园，去祭过我新死的嫂嫂，才随口说出来。”性扬欣然道：“你是浙江人啊，想不到遇见同乡了。你是什么地方，我是嘉兴的。”意琴才说出“我是绍……”三字，底下的兴字还没出口，忽然想起自己娓娓和他诉说乡情，岂不把诘责变成交际了，就改口道：“我是库伦的。”性扬睁大了眼道：“库伦？库伦不是在外蒙古么？”意琴道：“正是！你既说原籍在浙江，我当然要搬开，离你远远儿的。”性扬伛伸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表示，道：“我真可怜，就这样没福，跟小姐认个同乡都不成。”意琴看着他那愁眉苦脸的失望样儿，似乎忍不住要笑，勉强忍住道：“倘然我说是西藏人，你大约也要称是跟班禅活佛新来的了？现在别提这闲白儿，还接着方才的碴儿说。”性扬叹道：“我真倒霉，怎么连籍贯都是假的了呢！改日我拿出家谱来给你看，你就会知我不是说谎。”意琴这可忍不住了，低下头，笑得花枝乱颤。性扬明白她是笑自己要拿家谱的话，方欲开口，意琴已止住笑声，但面上仍蕴余笑，摇手说：“这是小事，还用请出你祖先来说明？算我信你是同乡，别惊得他们在泉下不安了。”

性扬受着讥诮，脸上也有些讪讪的，忙将话归入正题，道：“我还赌我的咒，我的咒不迷信，还是实在刑罚。

将来若有反复，小姐就便行使咒神职权，给我责罚。”意琴道：“什么责罚呢？”性扬郑重说道：“就是小姐永远不理我。”意琴听了，似乎觉得这咒过于平淡，接头道：“你绕了许多弯儿，原来就是这么句话啊！我从前本没理你，以后更不会理你。你把当然的事看作责罚，好象我已经把你当作朋友似的，别妄想吧！”性扬费了许多唇舌，满指望到这份上，可以得她一笑允许了，却不想又碰了钉子，不由哂然若丧。半晌才道：“我觉得小姐若不理我，比死刑还重，才暗赌这样的咒。小姐若还嫌说得太轻，我有什么法儿呢？咳，完了，再会吧！”说完鞠了一躬，便将自行走去。意琴万没想到他那追求的心，会冷得如此之快，竟自动地绝望而去，心中虽然诧异，但也不好追唤挽留。只怔怔地向他望着，看他是否真走。谁也料得到，性扬是万万不肯走的，他只走出两、三步，便又立住回头，向意琴频蹙说道：“小姐不肯信我，我这样走了。小姐顾虑的事，岂不还是没有……倘若报上再有了什么……”意琴听了，大怒，跳到他近前，愤然说道：“有什么？你还想在报上糟踏我，是不是？你控制我，我不怕。”性扬不慌不忙又鞠一躬道：“小姐又错了，我没有这样的坏心。”意琴道：“还没坏心？你这句报上有什么的话，不是都说明了。”性扬道：“我若这样，我还是个人么？我是因为小姐太令我失望了，我……我……我说明了吧，小姐是我心中唯一敬仰的人，可是我所敬仰的人却把我看成个极卑鄙的人，不屑理睬，你想这给我的刺激不太重了么？从此要感

觉没趣，抱了厌世主义，大概难免自杀，这自杀的消息若登在报上……”意琴接口道：“你自杀之前，当然要留封绝命书，表明是被我害的，或是为我死的，叫世人都骂我，才好泄忿，对不对？”性扬摇头摆手道：“不然，不然，梁小姐，你是有学问的人，该知道欧洲古代的美人，若受了什么屈枉诬蔑，就有好义的武士，拚命用刀剑为她辩白，我向来最崇拜这样为美人效死的英雄，又怎能用自己的命来破坏美人的荣誉呢？”

意琴听着，下半截脸儿梨颊微涡，樱唇欲绽，上半截脸儿，却死力地拧着眉心，作着怒言道：“美人！美人！讨厌死了！你既不想毁我名誉，那么你死于我何干？”性扬低声道：“当然有干。不过我只想小姐在报上得到我自杀的消息，那时也许因可怜我觉得后悔，岂不来不及了。”意琴摇头道：“我绝不会那样。”性扬道：“女子的心都是仁慈的，万一你在我死后，倒觉可怜我了，那时我正在地下，若是有知，一定特别快乐，倒觉死的值得。可是小姐……不是……好象有点……”意琴望着他道：“有点什么？你说明白！”性扬道：“我不敢说了！我原不值得小姐为我怎样，别自觉着不错，倒惹小姐呕心吧。”意琴听着，不由又回头“噗哧”一笑，忽跑回藤萝架下，推着车子向园门口走去，且走且说道：“你这张嘴真可恨！好象世界上各种油类都被你喝了，才把嘴弄得这么油滑。”性扬随着道：“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又因小姐太爱生气，逼得我不能不把话婉转着说。小姐倒骂我油滑，我真冤

枉。”意琴已走出园门，车子推下，闻言回头道："冤枉你又怎样?"性扬仍是忘不了鞠躬，又致敬说道："也许我实在是油滑，小姐并没冤枉我，我说错了。”意琴哼了一声道："你总是说错了，总是道歉，这次我可不再轻易原谅你，必得罚你。”性扬忙应道："我情愿得很，小姐怎么罚呢?”意琴无言，一跃上了车子，便将驰去。性扬方叹自己白费了许多口舌心力，结果又被她耍了一场，叹息不已。哪知意琴车子向东驰出丈许，突一转弯，忽又由性扬面前掠过，她举手向花园内一指，又说句："明天再罚你。”便向西飞驶而去，须臾转弯不见。

性扬被她闹得眼花缭乱，心儿迷茫，怔了半晌。指望她或者象方才那样，转个弯儿再来。哪知等了很久，仍是芳踪缈然，才明白她必是回家去了，但思索她临行的言语，似是约定明日仍在花园相见，可见她虽然口硬，但已心软，无形中已接受自己的友谊了。明日必有佳运落到自己头上，数月来牵魂挂梦的人，朝思暮盼的事，居然人心有意相亲，事儿无形成就。性扬这一喜，真想在街头唱一曲得胜歌，跳一只哒哒舞，乐得直想把行人拉过来，每人吻他们一下。但看见行人碌碌忙忙，心想这些人都是趋名求利，可怜得很，谁及我吕性扬的幸福，便大有鄙而不屑之意。他在花园墙外站着，犯了半天神经病，才想起幸福的日子还不在现在，其中还隔着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该怎样消磨呢?最好是回家睡觉，头一着枕，便入梦乡；再一张眼，恰是明天上午七时，立刻起身，理装修面

完毕。正好在九点以前，一分钟也不虚度，便直奔花园赴约。一入园门，适值意琴姗姗而来，这样便免却许多悬盼，百番焦急，种种胡思乱想，抓耳搔腮。天下有情人，当着赴约之前，似乎都应该特蒙上帝矜怜，赐以这样幸福的美睡。然而上帝以为情人的滋味已是太甜了，应以微苦来作调剂。世人医身体的病常吃糖衣的药饼，免得下咽苦涩，若医爱情的病，应吃黄莲衣的朱古力糖，回味才更觉甜蜜，若连这起头的一苦味都要避免，那就未免太那个了，而且根据成案，古代人享受太平年日久了，遇到荒乱时光，都想得到这样一种酒，能吃醉了把乱世都在梦中度过，到太平时日再醒，就是那“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的两句诗。上帝认为太取巧了，立与批驳，所以至今世上没有千日酒醉。性扬所希望的二十四小时安眠也和千日酒醉一样，同为上帝所不许的。

吕性扬很明白这层道理，料着回家也睡不着，白白自讨罪受，就在外面流荡。然而心神不定，无论到哪里，便似心中长草，臀下生刺，立起来又要走，象游魂似的，这样串了三座公园却忘了吃早饭。到午后又走了三处电影院，四家戏园，都是在初进去时，自知为着消磨时光，并非寻求娱乐，影片和戏码的好坏毫无关系。但进去稍坐，便觉耳目对于声色，都似拒绝领略，心中更郁闷难过，只可走去，作迁地为良之计。然而到了别处，依然如此。最后他把娱乐场都走遍了，精神身体，都已疲乏不堪，才没奈何地回到家中，看书作画也全沉不下心，里出外进的

乱蹾，好容易熬到了夜间，上床睡觉。这时的睡觉，不但是避免辗转之苦，而且另外还有需要，就是需要光泽的面容，去和情人晤对，需要焕发的精神去和情人酬接。然而辗转反侧，将到天明，方才沉沉睡去。睡魔这时竟然来了，使他睡得甚为深酣。

但是，睡魔来了就不肯走，幸儿性扬睡中大脑在休息，但小脑还在替他记着要务，时时警告，在睡眠中和睡魔作了多番较量。方才醒来，一看钟，已经八点半，他惊得一跃而起，跳到地上，一蹓烟跑进洗室。先把头儿浸到冷水中，使脑筋清醒，他本打算今日费一番剥垢磨光的功夫，但这一耽误，原拟的加细程序，就不能进行了。只得草草修饰，又换上崭新光亮的豆青呢西装，而且戴上雪白的手套，挟起精美的手杖，对镜一照倒也风度翩翩，自觉很过得去。而且这一改成绅士装束，分外于英俊之中添了几成尊贵，几成潇洒，和以前的学生派头大不相同。即使设身处地，立在女子角度替意琴着想，能有自己这样的美男子倾心见爱，定很自豪，怎忍硬着心肠，教人失望呢？所以，今日意琴若还不向我有所表示，岂不是太有伤天理，不合人情了吗！性扬想着，心中似得了把握，便又对着镜子，作了许多由银幕上学来的表情：眯缝着一只眼，作腼脸儿，这是威廉鲍华的调式；嘴角儿那儿向上一吊，颊上见了似隐似显的两个小酒窝，把自己的美点暴露，而装作一派正经，好象只叫女人受他诱惑，他却并不要引诱女人，那是克拉克的冷峻式；眼光时常不露神彩，而到了感

情激动时，两只眼一发亮，极有热力地随着女人的脸部转动，那是华纳伯士达的稳健式；用手来帮助表情，无论是在脸上抹一下，还是把下颊揪一下，或是搔搔头发都使人动心，尤其用在悲愁时候，即使狠心的女人见了也能回心，这是柯尔门的失望式。性扬把各式表演过了，觉得姿式倒还美妙，只可惜嘴上缺少两撮小胡，却是一时无法弥补的缺憾。他方要走，忽又生出一种妄想，今日和意琴的交际，倘蒙上天加护，得以达到自己理想的高峰，而有了爱情的初步动作，那时不要仓猝，难以应付，也该预先练习才是。便又对着镜子，学了几样接吻姿式，自觉准备业已充足，这才欣然走出家门。

他在附近大百货公司买了一包上等的口香糖，撕一条放在口中嚼着，便喊辆洋车坐上，直奔公园走去。一路上又在心中摆布爱情的阵式，回想昨天意琴抱着倨傲的态度，摆着坚强的阵容来对付我，我只怕把局面弄僵，故而以柔克刚，对她处处小心，时时尽礼，方使她芳心默许，定了今日之约。但现在的摩登女郎，爱好已不同于昔日，何况意琴这样骑车蹴球，时代尖端的女性，我若常象昆曲风雅小生那样，一味温柔软款，难免遭她厌弃。今天我就仗仗胆量，改变成粗线条的硬性作风，给她来个耳目一新，这骤然的变换，刺激既重，印象必深，也许在我们爱的途程上，给慢车加了马力，成为特别快车。但是，只怕她那骄傲的小姐气派，细腻的女儿心思，更加上难以捉摸的小姑娘脾气，莫说嫌我的作风太硬，线条太粗，竟而恼了，弄

成绝望。就是一时撒娇，硬说我侮慢了她，罚我个三天不见面，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啊！想着，踌躇半晌，结果由意琴的一切情形推想，认定她是个摩登而又知趣的人，自己宁可冒险，也要试一试运气。

及至到了花园，性扬下车，看表已九点半了，急忙付了车钱，奔入园门，两眼黧鸡似的，向四下寻觅，又给花园作了回义务巡回视察员，绕了三个圈儿，并没有见意琴影儿。性扬一半失望，一半庆幸，失望是美人芳踪尚迟迟未至；庆幸的是自己已得在先，显着志诚恭敬，若使意琴先来等候自己，岂不惹她着恼。当时就在近园门处寻个座儿坐下休息，等了很久，只不见意琴到来。但是又想昨日意琴并未约定时刻，她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莫非她已来过了，见我未在已不悦而去？那倒也未必，小姐和人约会，向没有早去的，倒怕她故意姗姗来迟，害得自己等个把钟头，这时的一分一秒，长如经月经年，那岂不是虐政么？吕性扬想着，又向四下张望，偏偏他又有点儿近视眼，二十步以外，人面看着便有些模糊，都觉大致相仿。于是凡由远处走来的女人，全都好象是意琴，必等走近前，方才给他个小小失望，这样疑是疑非的，经过许多次。

向来少年等候情人和病家盼望医生，灾民盼望放赈人，是一样的苦事，性扬可深尝了这种滋味。直等了将近一点钟，看手表已近十点二十分了，他有些焦急难耐，再坐不住，便立起去转着弯儿，围着花畔的水池，走了个周遭，又回至原坐之处。方要再行坐下，忽然看见椅后那一丛丁

香树的后面，由枝叶隙间，隐隐露着杏黄的黑方格的旗袍一角，性扬看着，心中一跳，立刻叫了声“梁小姐”，便奔了过去。〔注：此书原连载于天津的《银线画报》，后因停刊而中断〕

海 誓 山 盟

女大学生凌心玉，在暑假期间离开学校，到天津市郊区冯村探望堂姊意如。自从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心玉孤身一人，只有嫁到乡间的这位堂姊，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意如的命运不好，丈夫谷中挺本来是这个村庄的地主子弟，不料他不务正业，成年在天津市内胡混，结交匪人，把父母留下的家业败光，只剩下住宅还没卖。意如的嫁妆和一点首饰，被谷中挺全部挥霍掉，就经常受气。但她生性懦弱，心地良善，一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心玉的父亲给心玉留下三、两万元的遗产。本来也想遗赠给侄女意如一点钱，知道谷中挺无赖，给了也只是让他挥霍，所以只有临去世时嘱咐心玉不时帮衬帮衬自己的堂姊。心玉与意如原来十分要好，更同情她因父母作主结娃娃亲而误嫁中山狼，姊妹二人更加亲近。过去都是意如到市内来，心玉很少下乡。这次见意如几个月未来，心里惦记，逢假期无事，也想领略一下“十里鱼盐新泽国，二月

烟分小扬州"的天津郊区风光，就到冯村来了。

姊妹二人见面，自然欣喜非常，谷中挺很少在家，这次也不在。意如留心玉多住几天，心玉看她那孤单、可怜的样子，不忍拂她的意，又喜欢村外的藕塘，稻田，就一连住了五、六日。为了入乡随俗，进出不扎眼，她换了乡间姑娘的衣衫打扮，每天晨昏都到村边散步，欣赏自然风光。

在第六天，谷中挺突然回家来了。他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心玉。现在看到小姨子出落得亭亭玉立，明眸皓齿，清丽动人，又知道她手头有一笔丰厚的遗产，不由垂涎三尺，大献殷勤。心玉瞧不起他那猥琐的模样，也看透他心术不正，所以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简直不愿看他一眼，准备第二天就回市里去。

傍晚饭后，她又走到村头，看见从大路上走来两个人。一个是一身短衫裤的面容丑陋的粗鲁大汉，一个是穿着学生装的文质彬彬的青年。只听那大汉向那青年道："兄弟，这个村有我的一个熟人，他欠我的钱，咱们要了账住一宿，明天早晨再赶路吧。"那青年道："兄弟我是举目无亲，全凭大哥安排。但不知这位朋友尊姓大名，这账好要不好要？"那大汉道："这小子叫谷中挺，不是个好东西，他要耍赖不认账，我把他的下水给掏出来。"说着一眼看见心玉，他似乎不习惯什么礼貌，手向心玉一指道："喂！谷中挺现在在你们村吗？"

心玉一听，来人把自己看成本村的姑娘了，但说话毫

无礼貌。自己虽然对谷中挺没有好感，但他毕竟是自己的姐夫，不愿意听一个粗鲁的人在背后骂他，心想：哪有这种人？在背后骂人家，却还要去叨扰。所以，对来人的问话，假装听不见，转身便走。那青年似乎感到她的不快，连忙过来施礼道："对不起了，大姐，我这位大哥是个粗人，说话粗鲁，请不要见怪。我们来拜访贵村谷中挺先生，请你指点路径。"心玉见他说话和善，声音洪亮，面上虽然风尘满面，却掩不住英俊之气，言语谈吐实属不俗，显然受过教育，诚恳地向自己道歉，不由产生了好感，不好意思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便指点了路径，看他二人进村去了。心玉心中不胜狐疑：这两个人是作什么的？看年龄，看长相，看文明态度，两个人差别很大，但又兄弟相称；他们到这村来，听刚才说话是路过，不知要到何处去，为什么不乘火车、汽车，也不搭马车，偏偏步行？又为什么两个人什么行李物件都没带，不象旅行的样子。他们来找谷中挺，听那大汉口气，与谷中挺有债权关系，好象是一路人，但那青年那么善良，肯定不是一路人，为什么同他们混到一起呢？想到这里，有点替这青年惋惜。忽然脸上一红：素不相识，非亲非故，我想这些干什么呢？

谷中挺家是这村的老户，这几年虽然败落了，只剩三、二十亩地和这所宅子，谷中挺夫妇住在三间正房里。心玉来时，本与意如同住，谷中挺回家，她便住到后跨院去了。当她在村外走了一圈回到谷家的时候，见那二人已早到了，便直奔自己的住室，点着灯，拿本书随便翻看，看

看表，已经九点多钟了。

这时听谷中挺与那粗鲁大汉在上房高声争执，听出来是谷中挺先赖账，后来认了账，又推诿没钱，那大汉发怒拍桌子，似乎那青年在婉言劝解，接着又听见自己的姐姐在嘤嘤哭泣。既然听见意如哭，心玉便出屋奔了上房。

上房的局面已经缓和了。意如向那粗鲁大汉道："邵先生，你别着急，这账他不是认了么，欠债还钱，我们一定还，连本带利这么多钱，我们庄户人家一时拿不齐，你能不能宽限几日，哪怕我们卖口粮，也还给你。"

那姓邵的大汉道："我邵老台吃软不吃硬，你大嫂子这么通情达理，我没说的。提起这笔账，是你当家的输了人家的赌账，不还账人家要他的肉，他跪着央告也不行，我这才帮他一把。至于三分利，也是他自己说的。我邵老台不会乘人之危，当年我不是放印子钱，是帮他姓谷的过关，这两年我也没提这笔账，他不讲义气，赖账，咱们是公事公办，连本带利，少一分也不行；要是讲义气，冲你大嫂这么为难，要不是我这位兄弟眼下有极大的难处，我应该拍拍屁股就走。现在好说，利钱咱们不提，你把二百块本钱还我就成，权当帮我这兄弟一把。"

谷中挺道："那就请二位在这里屈尊住两天，我设法拆兑。"他还抱着一推二拖的态度。

邵老台道："我们有要事在身，实在不能停留。"他转脸向那青年道："你说呢？"那青年点点头，低声与邵老台说了两句，邵老台道："不行，我们明天非走不可。"

谷中挺说：“这可难了。”他见邵老台实际上是听这青年的，便向这青年道：“容老弟是明白人，哪个庄户人家一夜之间能筹出这么多现钱来呢？实在没办法。”

这时那姓容的青年面色惨然说道：“我容佩馨实在遭遇了非常的变故，老母亡故，草草收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急待返回原籍，务请谷先生多多帮助。至于现款，无多有少，请尽量设法，不胜感激之至。”

心玉听这容佩馨语调惨然，提到老母之死，眼角涌出泪花，看他那焦急愁苦的样子，不由产生了同情，一掀帘子进了门，众人一怔，她不理会这里的局面，一把拉着意如进了里屋，与意如低低议商了几句，然后意如来到外屋，递给邵老台一叠钞票说：“邵先生，你的本钱，现在我们还了。”

谷中挺心里知道，这钱是心玉给的，他打算用推拖战术多少打发几文的算盘已经落空，但在这种局面下，他也没法再说什么，只好打个哈哈，算是一天云雾全都消散了。

邵老台接过钞票，递给容佩馨。容佩馨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把钞票包好，不料纸厚包大，装不进衣袋。邵老台叫他别用纸包，他就只把钱收进袋中。

谷中挺把二人送到后跨院原来长工住的屋子，正在心玉住室的隔壁。意如正在低低啜泣，心玉不能不慢慢劝慰她。谷中挺回到正房，一肚子火气。原来他想，只要一拖，给个三、五十元就把二人打发走了，没想意如把账这么爽

快地还了。他想对意如发作，碍于心玉在旁边，又发作不了，自己生闷气。这时他看见容佩馨遗忘的那张报，拿起来一看，一道醒目的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把那段新闻读了一遍，又仔细审视上面的照片，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把大腿一拍道："好！这是天助我也！"

他的动作吸引了内室姊妹二人的注意，意如问："你在外面干什么？"

谷中挺进到内室急忙换衣服，找手电筒，向意如道："我要到镇上警察所去报告，你稳住这两个人，别叫他们跑了！"

意如道："你少干点缺德事吧，欠债还钱，你又害人家干么？"

谷中挺道："他们是通缉的要犯，抓住他们，有一大笔赏金，这是我交了好运了，你千万稳住他们，等一会儿警察会来抓人。"话音没落，就匆匆地出去了。

心玉心里很鄙薄谷中挺的为人，她想这准是谷中挺挟嫌害人，不由得十分气愤。劝慰了意如一会，就辞别回自己房中。躺在床上，心玉心中总不能平静，那英俊、善良的面孔，总是浮在眼前，想到再过一会儿，他就要成为谷中挺阴谋陷害的牺牲者，更加不能入睡。夜阑人静，邻室二人的谈话，依稀传入了耳鼓。

这时只听容佩馨道："为我的事，竟让大哥这样奔波、操心，若不是早晨遇到大哥，我不知是个什么结局呢。"

邵老台道：“咱哥俩谁也别说客气话，当年我在学校当门房，你瞧得起我，与我交朋友，我好喝酒，被开除了，又赶上一场大病，多亏你向家里要钱给我治病，不是你，我恐怕早就见阎王爷去了。”

容佩馨道：“那时家父在世，生活还过得去，没想去年家父逝世，我高中毕业，连学也上不成了，这又碰上这天塌一样的事，今天早晨，我真想从金钢桥上跳下去。”

邵老台道：“我走在桥上，老远就看出是小容子，把你叫住了。其实，你是想不开，天大的事也有法化解，咱们得想法化解这事……”

心玉听到这里，下面的声音就听不清了。心玉心想，从他俩的谈话来看，这容佩馨确实是个高中毕业生，人品还是很好的；这邵老台别看粗鲁，也是很讲义气的。这样的人，比谷中挺要强百倍，自己不能眼看着他们为谷中挺所害。想到这里，便翻身下床，开门出来，到邻室窗下，轻轻敲了敲窗户。只听屋里问是谁，心玉说：“你们快逃吧，那谷中挺要害你们，他到镇上警察所去了，等一会就领警察来。”

屋里二人大吃一惊，连忙开门，一见心玉，容佩馨行礼道：“多谢大姐，那谷中挺为什么要害我们？”

心玉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他拿着一张报纸，说抓着你们有赏钱，他是贪图赏钱呗。”

容佩馨大惊失色，邵老台拉着他往外就走。

心玉拦阻道：“你们走大门不行，说不定他在外面托

人监视着，你们出大门走的这股道，正是通镇上警察所的路，半路上准会遇上。”

佩馨暗暗佩服她细心，忙问：“那么，请问该从哪里走？”

心玉道：“你们跟我来，从后墙翻过去，绕过那个藕塘，另有一股道。”说时领着二人直奔房后。

这时，夜黑漆漆的，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二人跟着心玉，深一脚，浅一脚，坎坎坷坷，来到一道一米多高的残破土墙跟前，看起来这破墙白天常有人经过，不过这二人却不熟悉这路。心玉招呼二人翻越过去，伸手不见五指，二人却不知该向何方迈腿，心玉见二人踌躇，知道是什么缘故，心想：救人救到底，就轻声道：“你们扶我一把，让我过去领路，送你们到那边大路上。”

二人忙不迭地道谢。佩馨知道，一个姑娘家翻墙不大容易，就说：“那停会回来，大姐自己又怎么翻过墙呢?”

心玉心想，这青年实在人品不错，在这危急关口，还在替别人着想。就道：“我不要紧，回头我能绕过去从大门回来。”说着，她费力往上爬，爬到墙上，扶着佩馨的手往下一跳，因为天黑，什么也看不见，佩馨又竭立照顾她，她往下一跳，正跌在佩馨怀里；佩馨怕她跌倒，连忙两臂搂住她，两人的脸颊正碰到一起，佩馨觉得自己的嘴唇吻到对方细嫩的脸颊上，只闻到气息如兰，不由得一阵心跳，心玉也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滋味，也不由得一阵心跳。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双方松了手，都立定了。这件事是无

意中发生的，既不能解释，更不能埋怨，于是不再说话，心玉在前引路，绕过藕塘，便隐隐约约看见一条大路。

邵老台很受感动，说道："你的心眼好，我邵老台日后一定报答你。咱们后会有期。"

容佩馨说道："大姐的救命之恩，我今生今世不会忘，如果我日后能有上进的一天，都是大姐的恩赐，我一定前来寻找大姐……"

心玉说道："现在不必多说，你们快走吧，估计那谷中挺后半夜才能带人来到，你们早走远了。"

心玉等二人上路，回转到屋里，回想刚才的事，心里仍然通通地跳，想到他的音容笑貌，英俊洒脱，彬彬有礼，想到在黑暗中与他两手相握，跌倒在他怀里，并被他无意中一吻，……这是自己有生十九年来第一次接触到的青年男子啊，不知是留恋，还是恼怒，只觉脸上热辣辣地。

后半夜，谷中挺果然带领八个警察来了，他们吆喝了一阵，搜索了一阵，说谷中挺半夜三更拿他们开玩笑，谷中挺赌咒发誓，拿报纸作证，这张报就是那年轻案犯容佩馨带来的，对照片确确实实是他，不过他太机灵，睡到半夜就跑了。好说歹说，好酒好饭把八个警察款待一顿，又费了好多好话，才把警察打发走了。

天明，心玉拾起那张报纸一看，不由得惊呆了。原来上面这样报导：

卡德路发生特大血案

警方悬赏通缉凶手容佩馨

[本报讯] 本月十五日夜，本市卡德路二十八号何公馆发生特大血案，房主人何显在本宅被害。经记者探访，详情如下。受害人何显系退职军官，两年前在卡德路二十八号建筑精致楼房一所，偕夫人隐居。是日夜一时许，风雨大作，受害人应友人招宴醉归，夫妇于卧室安息，一贼人潜入室内，用匕首刺进主人胸口，开箱行窃，女主人惊醒呼叫，又被该窃贼顺手用花盆打伤，然后逃逸而去。四邻与警察闻呼声到场后，受害人已因伤重气绝，据女主人陈述，该窃贼乃是青年，面目厮熟，恐系邻近住户，警官勘察足迹，在邻近进行搜查，查明乃是该巷住户容佩馨所为，容佩馨中学毕业生，母子二人度日，无业，生活寒苦，斯时其所住房屋在风雨中倒塌，其母已经死亡，记者走访何夫人，夫人面容惨淡、无任悲痛，亲自随同巡警前去辨认凶手，但容贼已逃逸无踪，经辨认所翻出的容贼照片，杀人者确系容贼。女主人心地善良，见容母暴死，乃捐款将其殓棺，现当局正悬赏通缉凶手云云。

心玉对照照片，果然就是昨夜被自己放走的那个容佩馨。古人说"一见钟情"，心玉对容佩馨也许就是这样的吧？从在村外相遇，对他就产生了好感。看他文秀的脸庞，英俊的神彩，文雅的谈吐，诚恳的表情，好象正是自己模模糊糊，想望多年的男友，半个晚上从侧面观察，又

觉得他为人正直，品行端庄，当谷中挺要去报案时，就直观地肯定容佩馨决不会是坏人。当在短墙上黑暗中肌肤相亲，自己并不恼怒，反而更加倾心了。现在报上登的，这容佩馨竟是图财害命的杀人凶手，难道自己看错人了！但是回想他的音容举动，又觉得他确实不象个窃贼，更不象个杀人犯。容佩馨的影子好象就在面前，他安详地微笑着，用那温和宏亮的声调说道："我不是凶手！我不是凶手！"

但是，心玉又想；这件血案，报上登的明明白白，所登照片一点不差，经过苦主指认，怎会有假？确是容佩馨所为的话，自己被一个图财害命的窃贼迷惑，被他一吻，自己还动了心，自己也太幼稚，太羞耻了！再说，自己一时糊涂，放走了杀人的凶手，使死者难以瞑目，使死者的家属冤仇难雪，岂不是作了坏事？

凌心玉一晚上思前想后，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就回市里去了。

学校宿舍里的同学还没有返校，一个人很寂寞，把这件事更放不下。一个少女一旦对一个男子钟情，她就只看见对方的种种优点。凌心玉也这样，在脑海里，也总想容佩馨不会是凶手，这其中恐怕是别有隐情。卡德路距离并不远，这天不由地走在那里去了。

二十八号正是一所精致的二层小楼，这里幽雅清静，从栏杆望进去，满院鲜花开放，不知道前些日子事件之人，怎能想到这里是一所凶宅呢？心玉从门口走过，突然

看见贴着一张租帖。那租帖写道：

> 本宅内有闲房召租，租房者必须女性，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兴趣爱好与房主一致，夜间不外出，无男子来往，住室临时由房主分派，随时可以退约。租金双方面议。

心玉看过这别开生面的租帖，不由一笑：这哪里象召租，却象个征友广告，也象个招聘启事，若不是知道房主新近孀居，简直会怀疑房主的用心呢？当下一时好奇，心想：自己正是孤身女性，见见房主人，也许能探听一点案情的真相。想罢，便按了按门铃。

女仆开了门，心玉被让在楼下客厅落坐，片刻，女主人含笑便进来了。

心玉见这少妇和自己仿佛年纪，长得俏丽苗条，穿着高贵雅淡，显得端庄凝重，妩媚之中又透出英锐之气。这少妇见心玉一身女学生打扮，明眸皓齿，楚楚动人，显得非常亲热。当下二人通了姓名，这少妇果然就是前几天被害人的夫人言凤宜。二人寒暄一阵，谈得很是投机，就议到租房的事。

凌心玉道："我看了府上的租帖，愿意来住，大学宿舍里同学多，不如这里清静，我父母都已去世，孤身一人，又无兄弟亲属在市内，倒是没有任何人来往，只不过我的学业不好，不一定配得上何太太的雅兴，够得上租帖上的条件。"

言凤宜笑了一笑道："也许你看了租帖觉得奇怪，租房子哪有挑房客的？可是，我是一个孤身的年轻女人，招男房客不行，人员来往太杂了也不行。我说爱好兴趣相投的话，我租房不是为了收几元房钱，是希望有谈得来的女伴。不瞒你说，前几天，我这宅子楼上出过凶事。我又怎忍把死过人的凶房给人家住？故而在租帖上又写了临时由我分派的话，如今你凌小姐来了，真太合我的意。一来你一个孤身，我一个苦人，正好凑作伴儿；二来你我年岁相差不多，脾气一定能合得来。再说我一见你就对心思，那租帖上的条件，就算完全取消。咱们可以定规了，我绝不会叫你去住楼上，从今把楼上的门钉死了，咱们都在楼下住，你随便挑两间，我教老妈收拾干净，跟着就可以搬进来。"

心玉想不到她如此慷慨爽直，和自己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不由心里也生了感情，就道："这怎能由我挑呢？还是您把原定出赁的房子领我看看。"

凤宜笑道："你还记着那租帖上的话啊！我方才不是说过，本来我打算把楼上出租，可是你怎能住呢，现在我倒愿意和你在一房里同住，象一家人似的，说说笑笑，却可免得寂寞。但又怕你嫌不方便，你不必客气，随我去看吧。"说着就携了心玉的手，由堂屋进入西面门里。

原来这楼中房子，盖得颇为特别，楼门是朝着南面，一进门便是一间很大的堂屋，用作大客室。这堂屋的东南西三面，各套着两间房，一共六间；却各有旁门，可以互相通连；但每面只有一门通着堂屋，从堂屋而言，就算每

面有明暗两间。心玉从西面进去，经过北面 又由东面出来。见各室俱都光线充足，陈设精雅，不过有的象是卧室，有的象是起居室，有的象小书房。

二人重复坐定，凤宜就问心玉想住哪一面的。心玉因她对自己颇为诚恳亲热，就不客气道："我看东面象卧房样儿，想是您现在住着，我就随便在东北两面用一间吧。"

凤宜点头道："好，你就住北面，和我的卧室有小门通着，好象同在一室，倒也不错。可是我这人喜欢说话，别怕搅你用功。"

心玉一笑说："没关系的，不过租价请您说一说，以后好有个准儿。"

凤宜摇摇头道："我说过招人同住不是为钱，你来了给我作伴，于我有老大的好处。房租不必提吧，说真的，我只愁有钱没处花，还在乎区区几元房租么？"

心玉却执定非照价付租不可，否则便不来住。说了半天，凤宜才让步说定每月二十元，却供给膳食仆役等等一切。心玉就先付了两月租金。凤宜催她急速搬来，心玉答应，就告辞而去。回学校住了一夜，次日向舍监说明，现在要到亲戚家去暂居几日，开学时或仍回来。又辞别了住校同学，便带着行李出校，先到一处远门亲戚家中。当日心玉父亲死后，心玉不能独自居家，把住宅退了，所有家俱箱笼等物，全存放在人家。这时她要租房居住，所以到这亲戚家讨还一部分东西应用。就把何宅地址告诉了，求他们代为送去，才又奔到何宅。叩门进去，凤宜和女仆接着，引她

进到所租的北面房中。

心玉见房中已大改昨日的样子，里面一间，换了一套极新式的卧室家俱，墙上连字画也全换了，收拾成少女闺房的风格。梳妆台上，把化妆品也预备得应有尽有，而且品质很为名贵。外面一间，安排成很舒服的起居室。靠南窗的字台，文房用具，十分齐全，而且什物光洁，大有明窗净几之观。心玉瞧着一怔，就眼望着凤宜道："这房里怎……"

凤宜笑道："你瞧，我替你收拾得怎样？若觉有不合意的地方，再重新挪动，又不费事。"

心玉听了，才知道是为自己预备的，忙道："你太过……费心了，世上哪有这样出赁房子的？本来昨天你定的租金数目，就等于叫我白叨扰，现在你又……咳，叫我心里多不安哪！"

凤宜道："瞧你这人怪老实的，敢情还有这么些虚文。咱们是一见如故的朋友，不能照俗情论的。再说两个孤单的人，将来不定交到什么份上，难道你就不想得个知心朋友么？"

心玉忙道："是是，我很明白你的心思。姐姐，我依实，什么也不说了。"

凤宜喜欢，握住她的手道："这话才对我的脾气。不过咱们得排排岁数，再定称呼。"说着女仆报说外面有人给凌小姐送家俱来了。心玉知道是亲戚派来的，想到这房中已由凤宜安排妥当，自己的东西，该当如何处置？想着正

自为难。凤宜问明了心玉的情形，就拉了她出去。到门外见停有一辆载重汽车，上面堆得满满的。凤宜就代作主张，把必须应用的零碎的物件留下，至于大件粗重家俱，都原车拉回，仍归她亲戚家存放。心玉也只得依她调度。

乱了一阵，把车子打发走了，已到午饭时候，当然二人同吃。心玉见肴馔甚为精美，以为她特为自己所备，就又不由道起谢来。

凤宜道："不劳你谢，我每天就是吃这样的饭菜，并未为你特别费事，不过多添双筷子罢了。心玉听了，才没的可说。果然以后每日两餐，都是照样的丰美，好象证明了凤宜并非特意盛设的话。但不知她家中自始便如此讲究饮食，还是从心玉来后，对她暗地优待，才行提高的。

从此以后，心玉有宾至如归之乐。每日三餐，皆同凤宜在一处。白天有时同出去走走，晚间心玉坐在字台练习功课，凤宜常是带着一件活计，掇柄软椅，凑到她旁边，二人合共一盏台灯，各自工读。这样青灯有味，红袖相亲，凭空的生了不少感情。有时娓娓喁喁，情话终宵，到就寝时还没完没结。好在凤宜故意把两间卧室摆得紧相毗连，扎中间房门开着，二人虽各在一室，但凤宜在床上头北脚南，心玉头西脚东，竟可以相望着说话，常常谈说到夜阑时。二人的交谊，自然是一日千里，越来越亲，几日后，凤宜又嫌分住两室，谈话闷气，就把两人合入一室。联床接枕，形影不离；亲爱之意，有似同胞。心玉每谈到半月后开学的话，凤宜就觉怅然不乐。她的意思，恨不得也去上学，和

心玉同出同归。但是她当初只在外县上过二年中学，又已荒废了多年，如何赶得上心玉的大学程度？心玉却以为她有志上进，就代为计划。说若愿意深造，把求学来度寂寞光阴，很可以去考女子师范或者中学。凤宜一笑说："我没有什么求学的心，只要跟你作伴。除非能和你同校同班，别的学校我才不去呢！"心玉才知道她是依恋着自己，不由又多了一层感情。

但心玉此来，原是探听容佩馨犯罪真相，如今既意外的和凤宜处得这么亲热，自然容易开口探问了。这一日下午，她二人出去看了一场电影，又吃了顿西餐，黄昏后方才回家。心玉照例温习功课，十点钟以后，才收拾就寝。这时二人都无形中生出一种意念，觉得每日的联床夜话，成为精神上的享受，于是一到时候就忙着上床安寝，其实上床和正式睡觉，中间还许隔着三、五个钟头呢。这夜二人上床之后，当然夹七夹八的喁喁不休。心玉原本有心，就故意和凤宜谈起心思话。先说到自己的身世如何的孤零，遭遇如何的悲惨，言下唏嘘不胜。凤宜闻言，似被她勾起悲感，叹道："妹妹，你这样还算是有福的，虽然孤苦，还没有遇见什么大折磨。要象我啊，简直把世上没听见过的事，都经历到了。"心玉听了，就问她以前所经历的一切。凤宜却似自觉失口，不愿向下说了。只叹息道："那些伤心的事，提起来枉惹难过，不说也罢。"心玉不便再行追问，只得绕个大弯儿，又从自己苦命谈起，重转到凤宜身上，问她和亡夫结合的经过，和遭祸的情形。凤

宜并不回答第一个问题，只把那夜流血情形说了一遍。

据她说，在夜间一点多钟，外面正下大雨，她的丈夫因在外面有事应酬，喝得大醉，方才回家。上楼进卧室就睡倒了，她也随着在床睡着。正睡得香甜的当儿，忽听她丈夫吼了一声，接着就似有重物落地的巨响。她惊醒一看，只见床前立着年青的小贼，床头的一个箱子已被打开。有许多现洋钞票和首饰，都被翻出放在箱盖上。再看她丈夫业已刀子刺进胸口，汩汩的冒着鲜血，倒在地下。她惊得一喊，那小贼就急忙抓起箱盖上的东西，塞进衣袋，剩下的捧在手里，就向外跑。她一时急出了胆子，就跳下床去，追上拉住那小贼就喊“救人！”那小贼急了，等挣扎到门边，就抄起架子上的花盆，把她打倒，便自逃去。她爬起来还是狂喊：把邻居们都惊动了来，巡警也到了好几个。她向大家说了情由，忙着去看她的丈夫，竟因负伤太重，早已气绝。随后就向巡警说明，那行凶的小贼面目甚为厮熟，好象是邻近的住户。巡警就出去搜查，没到天明，已查明那小贼是住在后面巷底，名叫容佩馨，是母子二人度日，十分寒苦。巡警查到那里，正见他家所住的房屋，因下雨塌倒，容佩馨的母亲，已经埋在里面，死了多时，容佩馨却是不知去向。又由埋在土内的破箱中，搜出一张少年男子的照片和一张中学毕业文凭；拿来给我一瞧，才知作贼行凶的确实是容佩馨，原来他还是个中学毕业生呢。

心玉听到这里，心中盘算，凤宜所说，和报上所说完

全相同，并没有破绽可寻。这样看来，恐怕容佩馨真是为贫所迫，以致作贼行凶了！想着心中好象十分失望，就把思想又转到冯村之夜，和佩馨相见的情形，向回忆的幻境中，寻见自己观察错误的原因。但把脑中所映佩馨的印象，重摹拟着端详了几个过儿，仍寻不出一点凶恶的神态，于是又恢复对佩馨的信任，而对凤宜怀疑起来。

在她疑思的当儿，凤宜又说遭祸的翌日，她曾到容佩馨的住室去看了一下，瞧着那老婆儿死得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拿出一点钱，替他买棺殓埋。心玉听到最后几句话，心中突然的一动，暗想：这节好事象也在报上见过，但已忘记了，今日听她讲起，才觉得可疑。世上无论何等慈善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等的好事。亲爱的丈夫被人杀死了，按情理说，应该悲恸得失了本性，恨不得对凶手作千倍万倍的报复，即使明知过分，也不暇顾忌。在那时她应该想着，便是寻不着凶手本人，能把凶手亲属杀死几个，也好出气解疼。倘知凶手有个母亲，怎肯轻轻饶过？即使他母亲已死，也许在悲恨之下，赶上去鞭她一顿。便退一步说人死不结冤，对杀夫仇人的死母，任其抛骨荒野喂狗也好，别人代为稿葬也好，置之不理也就是了，又何必这样以怨报德，倒替杀夫凶手尽起人子之职来？这不太可诧异了么？

想着就把这问题记在心里，表面仍不露形色，点头叹道：

“姐姐，你真是善心人。这就是佛家冤亲平等的意思

吧！”凤宜道：

“我不懂得什么叫冤亲平等。只看那老婆儿太可怜，又想到人死不结冤，才那样办了，事后我又很后悔多此一举。”

心玉又问佩馨什么模样，怎会如此凶恶，便为饥寒所迫，偷一点钱财衣物，也就是了，何以竟杀害人命呢。凤宜见问，面色突然一变道：

“你不是看过报，报上有他的照片啊！”

心玉道：“不错，我就因为看过报，才更疑惑。那容佩馨好象生得很清秀，并且一脸的书气，那样的人，绝不象能杀人的，以前我还当是报上登错了呢！”

凤宜道：“没错，确和照片上是一个人。他的相貌，果然十分文秀。就在那一夜，我若不是亲眼看见他手握着刀子，赤淋淋地从死鬼胸口拔出来，我也不敢断定他是凶手，就许疑惑他同党所作了。”

心玉道：“哦，这么说他还有同党么。”凤宜道：“哪有同党，我只是说倘没亲眼见他行凶，就要因为他的相貌善静，不敢断定他是凶手，自然要疑惑他有同党了。”

心玉点点头道：“真是不可以貌取人，世上貌恶心善和貌善心恶的人多着呢。不过那容佩馨，既是中学毕业生，总多少有些学问技能，若向正路上走，一定能够生活。也何致穷到那个样子，弄得犯法妄为？看起来这人素常就荒荡不务正业，天生是下流胚子，枉受教育了。”

凤宜摇头道：“那倒未必尽然。因事后我听他的院邻议

论，说这容佩磬平日很是规矩，任是那等贫穷，并未搅扰过邻人。只有出事前一天，大约是因为他母亲病中饿急了，他实在没法，才向同院住的一个泥水匠的老婆讨求食物。偏巧那泥水匠老婆也是穷得上顿不接下顿，只分给他半碗薄粥，他拿回去给老娘吃了，自己仍饿着肚子。”

心玉听她对杀夫凶手的论调，居然不坏，心想这又奇怪：大凡人类没有不以喜怒而定爱憎，因恩仇以为毁誉。即使有头脑冷静，偏重理智的人，能够不完全为感情所支配，但也得看处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象这样杀害丈夫性命，毁坏自己终身的事，恐怕孔子复生，耶稣在世，也不能压抑情感，用公平眼光来评判这深仇大恨的人了。但凤宜何以竟如此的平心静气，一点不感情用事，只凭理智论断佩磬呢？譬如现在说那容佩磬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并且为养母而行窃，因自卫而杀人，推本原情，似乎可以原谅。象这样的话，只能出于局外人之口，在背地里谈论，在凤宜面前，却不能说的。如今竟从凤宜口里说出，她就象置身局外，用旁观眼光来说风凉话，岂不太可异了？由此可见她对于死去的丈夫，感情一定淡薄，大有漠不关心之势。在自己初见她时，觉得她意态闲适，毫无凄凉惨淡之色，就觉得有些怀疑。以后又瞧出她对于衣饰，只于换了灰白的颜色，却仍用绸罗材料；面上虽不施脂粉，却每日仍淡扫蛾眉，轻匀素面，修饰得别有一番俏雅，更不象常人乍失所天的哀毁样儿。但看她的举止端庄，行为正派，又拉我来和她共室同居，足见没有一点邪僻行为。而且就

她待人情形看来，对我这陌生之人，尚如此亲热有情，又岂有死了终身相倚丈夫，倒毫不哀恸的？由此猜测，可断定她和亡夫是一对怨偶，丈夫生前，不知怎样给她痛苦，所以死后倒使她感觉脱然无累了。不过这问题尚在疑问之间，自己只有慢慢体察，也许由她口中探出个所以然，想着就不愿再说下去。

因为二人睡的位置，心玉面向里，凤宜面向外，心玉要知道时刻，就叫凤宜看钟。凤宜回答说十二点过了，心玉打了个哈欠说："睡吧！"

凤宜道："每天都是这样，你就象睡不够似的，总是先困，这是什么道理？"

心玉道："大约是我年纪较小的原故吧。你不见小孩子总是睡觉，越长大越睡得少，到老年每夜睡几个钟头就够了。"

凤宜道："这虽有理，不过我比你最多大两、三岁，又何致有这么大的分别？据我看另有个道理，就是你方从父母怀中出来，还在上学时候，并没经过什么大的打击，一颗心还是很完整的；象我却是在刀山油锅上都滚过一遭儿。在极悲苦的时候，我曾害过多少月的失眠。这还不算，文昭关那出戏里有句唱儿，是'心中好似滚油煎'。旁人不懂，我可领略够了，这颗心真好似在滚油里煎了二年。虽然现在已经好些，无奈一时哪能养得回到原样？所以我实比不了你这样舒服。如今有你作伴，还可以谈上半夜，乏了合眼睡着，在以前我自己常常瞪着房顶到天亮的。"

心玉闻言，便又试探道：“近来你遭到变故，难免悲恸失眠；但在你们先生在世时候，一定度着快乐光阴，又何致象你说的那样呢？”

凤宜听了，忽一冷笑，接着也打了个不自然的哈欠道：“我也有些困了，咱们就睡吧，”

话未说完，猛听上面楼板噗咚一响，似乎重物落地的声音。二人都吓得坐了起来，面面相视。凤宜惨白着颜色说道：“这不定是楼上什么东西倒了，没关系的。”

心玉知道通楼上的门已然钉死，就道：“楼上又没有人，怎会倒了东西？听这声音，倒的还不是小物件呢！”

凤宜似因惊吓而生寒冷，忙披上被子道：“谁知道么，也许老鼠蹬落桌上的铜纸烟匣什么的。明天打开门上去看看，就明白了。”

心玉虽不迷信，但脑中存着凤宜丈夫横死未久的事，不由脑中就生了一种阴惨的幻象，而且当此夜静更深、楼空人静的时候，女人照例小胆，怎能不毛发悚然?听了凤宜的话，也只可点头唯诺，不好把自己心中所想的说了出来。凤宜却好似恐怕心玉畏惧，倒涨着胆子开解。二人谁也不肯说起关于死人的话。过一会，就重复睡倒。心玉终是有些胆寒，竟又托个事故，下床去把两边房门全都上锁。凤宜明明看见，也不问她。二人被这一惊，似乎把睡魔都吓跑了，全自觉精神兴奋，一时难以入梦。想要寻个题目，再谈一会，无奈都想不起话头儿，半晌凤宜才道：“我觉得怪冷的。”

心玉道："我也冷呢！"

凤宜披着被子向前一凑，就移到心玉床上。笑道："我来和你挤着，好暖和些。"心玉忙向后挪挪，给她匀出地方。凤宜枕在心玉的枕上，低声说了一句。

心玉笑道："我不，多不好意思。"

凤宜道："这有什么关系！听说你们女学堂宿舍里，这种事多着呢。"

心玉道："那是别人，我可没经过。"

凤宜不待她说完，哧的一笑，已拉开她的被边，钻将进去，和心玉同衾而卧了。

心玉向来没和人同衾睡过，这时与凤宜的身体一相接触，竟不自禁的格格笑起来。凤宜见她这样，倒更进一步侵犯，把她抱住道："瞧你这张致，值得乱笑乱躲的？"

心玉确是初次经到，觉得十分不得劲儿，就笑道："你松手，别摸我的腰，怪痒的。"

凤宜笑道："小妹妹，我今天非抱着你睡不可。其实有什么可怕的，两个女子作伴儿睡，盖一条被子的多咧，你就闹得象把你怎样了似的。我若是个男子，准被你笑迷惑了。"

心玉这时挣扎不脱，而且她心里本不反对和凤宜亲近。这本是少女的普通心理，都愿意和同性作肌肤之亲，似乎能得到一种安慰。何况心玉又在青春期内呢！她固然已服贴的和凤宜相拥而卧，但仍不肯吃口头的亏，就呸了一声笑道："你不要啰唣我，我看你倒是把我当作慰情之

真了。”

凤宜没听明白，就问：“你说什么？”

心玉笑道：“哦，你还要我说明白了么？我说你是把我错当别人了。”

凤宜道：“我把你当了谁？”

心玉道：“你何必明知故问？当日你那个人在世，一定天天这样亲热，现在没有了那个人……”说着就笑了一声。

凤宜一撇嘴儿道：“你别挖苦我吧！不瞒你说，那个人活着的时候，我就向来没和他这样亲热过。”

心玉也撇撇嘴儿道：“随便你说，可是谁信哪！只瞧你这样感情热烈，就可知你们当初是非常恩爱的。不过我不该这样乱说，勾你难过。”

凤宜听着猛把脸寒得象水似的，仿佛心玉的话侮辱了她，唇儿凸了几凸，似有一句话到了口边，却忍着不愿说出。但结果仍忍不住而说道：“妹妹，你是个没有阅历的人，对什么事只有幻想，大凡幻想都是美丽的；或者还被小说骗了，小说上的夫妻，都是有趣儿的，你就不知道世上的事，并不是那样好法。”说着又叹道：

“咳，妹妹，咱们虽然相识不久，可是我看你比同胞姐妹还亲。再说往后相处日子长着呢，我现在跟你提个要求，就是从此不要提起那个死去的人。”

心玉听了，故意谢罪道：“姐姐，我实在太胡闹了。对于姐姐的伤心事，我应该竭力躲避才是，怎可以倒常提

头儿勾你的心思！好姐姐，你原谅我年青，以后再不敢了。”

凤宜生气，打着心玉的臂儿道：“你真该打，还是这样说。我并不是怕伤心，本来我就没有一点儿伤心。我只是要你不再说什么恩爱等等的肉麻话。我告诉你吧，在那个人生前，我的字典里并没有这种名词，所以现在听你一说，就觉得受了侮辱。”

心玉这时更明白几分，就笑道：“这可奇怪，把恩爱两字加在夫妻上面，会是侮辱，我还是头次听到。”

凤宜道：“你加到旁人头上，是恭维，加到我头上便是侮辱，这就明白了吧！”

心玉故作思索道：“这个……莫非当日你和你们何先生感情不大……”

凤宜听了，面上似罩了一层严霜，冲口说道：“什么不大那个，我简直和豺狼同处了两年！……”说着似乎又觉失口。瞧瞧心玉，方欲再说，猛听头上唧唧喳喳，声音非常清晰，楼上似有人在走路，踏得楼板响呢。这声音二人都听得十分清楚。因为同衾共枕，在惊惧间，就更相抱得紧了，都瞪直了眼，望着屋顶：楼上的脚步声，似乎由她们头顶上这间房子走出去，还似乎推动房门，吱哑的一响，那脚步声才渐轻渐远，以至于消失。二人这才低下头，把惊诧的眼光，互相观望。双方却感觉对方面色惨白，身体抖战。

心玉这时可再不能保持她的科学信仰了。心想道楼上

的门，已经钉死，自己是亲眼看见的，敢保不会有人上去；方才那一声巨响，还可以说是什么东西放得不稳，无故自倒；现在这脚步声音，可听得清清楚楚，绝非幻觉。而且这声音又起于凤宜对她亡夫作怨语的时候。这可奇怪，莫非真象迷信说法，她亡夫横死之后，冤魂不散，仍守在这楼上，现在听凤宜对他诅咒，故而显灵示异，以惊吓她么？心玉想着，好似通身都浇了冷汗。再瞧凤宜，只见她已惊惧失神，把空茫的目光，直瞪着房门，似乎看透了门板外的东西，又似怕有什么鬼怪从门进来。心玉这时才暗叫阿弥陀佛，幸而方才自己把两面房门锁好，否则此际惊得不敢下床，再想到房门虚掩。可不更吓坏了么？想着这才开口叫道："啊哟，吓死我！这是什么响？姐姐。"

凤宜这时面色徐徐改变，眼珠一转，瞧到心玉面上。突然一挺腰儿，变作镇定的态度，倒象把心玉当作弱妹，自坦然作出保护人的样儿，和声抚慰道："不怕的，妹妹，这许还是有野猫跑上去，我们从方才就生了恐惧的心，所以听着胡乱猜想。"

心玉摇头道："我听得清清楚楚，实是人在楼板走的声音。并且象穿着软底拖鞋，那么踢踏踏的，难道你没听清么？"

凤宜方才的话，内中自然是遮掩着一般机密，但也有几成是安慰心玉。恐怕她过于惊惧，不敢再住下去，她便失去这腻友良伴。所以明知无效，仍惊恐中作这无谓的遮饰。这时听心玉一说，只得改口道："是啊，我倒是听

清了。不过有些不敢信自己的耳朵。现在你我所听的既然相同，这事就显着蹊跷了。你是大学学生，难道还迷信有鬼，连我也不信啊！”

心玉接口道：“迷信与否，且不必谈。现在我们两人的耳朵，都听着了。楼上的门早已钉死，楼上窗户又都关闭，怎会有了这脚步声音？我们研究这个理儿。”

凤宜道：“也许和那天容佩馨来行窃一样，有人从临街的小月台门儿偷进楼上。”

心玉道：“那通小月台的门不是锁着？”凤宜点头。心玉道：“既然锁着，怎能进去？再说作贼都是静静悄悄，岂有踏着又沉重又舒适的步子，直如倒背手儿溜跶呢？……”

话未说完，楼上又起了一阵怪声，好象男子粗裂的喉咙打咯；又象要咳嗽而强忍不发，憋得呛了口气；还象是对人叹息，里面夹着愤怒和鄙恨的意味。心玉和凤宜同时口噤体战，紧抱着缩在一处。沉寂半晌，楼上并没继续发声。凤宜突然眉头一皱，推开心玉，掀开被子，就要下床。心玉惊魂未定忙拉住她道：“你作什么？”凤宜这时面色惨白如纸，却在眉目间现出一种勇毅之气，很沉着的说道：“你不要管，我要出去看看。”

心玉道：“你到那里看去？”

凤宜道：“我去打开楼梯口的门，到上面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心玉见凤宜由惊转怒，大有不管来的是人是鬼，定要

拚命去看个明白的意思，就拉住她不放道："大半夜里，何必担惊受怕的出去？再说那楼门钉得很结实，莫说你自己未必弄得开，便弄开了，也得很多的工夫。楼上真有什么也早跑了。我看不管那些，咱们还是睡觉吧。"

凤宜听了，才不言语，只怔怔的呆想。过了许久，楼上并未再发什么声音，二人都感觉倦乏，就相拥着睡去。

次日早起，凤宜对女仆未提夜间的事。只说要取东西。叫寻个木匠把门打开，然后在外面钉上一副插销，一具洋锁。为着以后可以随时从楼下开门上去，楼上无论何物，却被门所阻，不能下来。木匠收拾已毕，凤宜付钱打发他走了，才和心玉走上楼去。心玉自移来后，这还是第一次上楼，见上面果有些阴气森森。本来房屋若日久无人居住，就要发出一种阴冷的气氛，何况心玉又怀着这房中有人死于非命，和夜中所闻的怪异。因心理的作用，自觉毛发悚然。凤宜却似满不在意，只把眼东瞧西望的寻觅夜中的痕迹。在各房中都觉没有异状，最后走到旧日的卧室中。凤宜指点着告诉心玉，说她亡夫死时，就睡在那张床上。又说被杀后，尸首就横在床前，连床帏上都有血迹。并且那容佩蘅为拭血手，在床帏上留下一个手印；那块带手印的布已被警察剪去，不过这件事未在报纸上宣布。心玉听着，瞧那床帏，果然被剪去一块儿。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带着血迹，但已变成黑色。床前的小地毯上，也染着同样的一块，想是尸身所流的血，不由浑身发冷，说道："你怎不收拾收拾，还这么原样设摆着呢？"

凤宜道：“从出事的那一天，我就没进这间房子，并且不想再住了，收拾作什么！”说着回头一看，忽叫道：“在这里了。”心玉忙问什么，凤宜手指门边倒在地下的一幅图屏道：“这图屏本来靠墙立着，现在竟倒下来，大约这就是夜里咱们所听的那大声音的来源。”心玉四望房中，说道：“昨夜并没刮风，这房里的窗户全都关着，图屏怎会倒了？而且第二次人声又怎么解释呢？”凤宜不语，就和心玉又走出去，到那通前面小月台的门前，用手将门推了几下，纹丝不动，显见仍在锁着。又从那门上玻璃窗向外看看，见小月台上也并无痕迹。二人经过这番观察，证明夜中有贼人进来的猜测，是失败了。那怪声只可归之于鬼神了。心玉一想，更怕起来，就催着凤宜下楼，把门从外面锁上，凤宜自将钥匙带在身边。

二人回入卧室，也不愿再提起此事。凤宜却好似添了什么心思，只管呆想。午饭既过，她忽向心玉正色说道：“妹妹，我有句话和你说，你可不要错会了意。咱们姐妹，虽然是萍水相逢，可是处得比骨肉还亲。如今想不到我家里出了这样怪事。论咱们的感情，我把你当做亲妹妹，自然不忍叫你陪着我担惊受怕；论咱们的关系，你是房客，出钱来住房子，更犯不上陪我担惊受怕。你听明白了，这可不是我撵你，你若胆怯，就另寻房子搬开吧。”

心玉听着一怔，道：“你这是……哦，我明白了。你是疑惑我因为夜里的事，心中惧怕，已经有了搬走的意思，又恐碍着情面，不好意思实说，所以先替我开路儿。

姐姐，你想错了。要说我还不信这种妖魔鬼怪的事情，就是真怕，不愿在这里住，也要拉你一块搬出去，怎能自个儿走呢？你这话算白说了。”

凤宜听了，由感激中生出喜悦，拉着心玉的手道：“好妹妹，想不到我交了你这样一个热肠人，这倒显着我心多了。”

心玉道：“这倒难怪你有此一想，对别人是应该这样的，但在咱们的友谊，你说这话，就好象太不知道我，也太把我见外了。”

凤宜连忙陪笑谢罪，二人自此又增加了一层情感。

这一日二人都未出门，到夜间就寝，心玉预怀戒心，把两面房门都先锁上，至于睡法，自然依着昨夜老例，同衾共枕。二人虽然说着话，但把全神都注着楼上，听察动静。那知这一夜竟十分的平安，二人熬到夜阑，才先后睡去。

次日午饭，凤宜觉得闷倦，就约心玉同出游散。二人看了场电影。散场之后，沿着马路闲走，想要买些衣料，再吃顿小食，然后回家。不料走在法租界马路上，心玉正和凤宜说着话儿，凤宜忽见路心有个小孩乱撞，狂驶的汽车如飞而来，眼看小孩的性命要完。她一时因惊急，而生出义勇之气，把危险以及其他种种，全都忘了。就把手中的皮夹向心玉臂上一丢，随使出矫健身手，奔下便道，掠进汽车之前，把那孩子提起，闯上对面便道，算救了一条小命。却不料问那带小孩的女仆，得知那小孩是郑子范的儿

子。她似发生奇异的感觉，问明郑子范的现状和住址，就叫那女仆带小孩走去。

心玉初被凤宜将皮夹抛到手里，已吃一惊；继见凤宜象飞燕掠水似的，从汽车前救了小孩的性命，心里又是惊异，又是佩服。想不到凤宜竟有这样身手，如此胆量，大约以前曾练过什么武术功夫，否则怎能作这样冒险的事？自己看见这小孩要死，就把腿吓软了，更莫想上前救援。以前只看凤宜娇怯和平，只认她是寻常的女子，真大错了，心玉想着，就也走过便道，无奈人已挤满了周围，没法进入核心。好容易等闲人走散，到了凤宜身边，见她神态如常，毫不带初经蹈险的样儿，不由更自诧异。当时凤宜见了心玉，说出救人由于一时急劲，事后想着可怕，又露出倦疲之态。心玉只认为她是故意装作，以掩饰其惊世骇俗的能力，也不说破，称赞了几句，就商量着到饭馆吃饭。这时被谷中挺瞥见，在后潜随，心玉一点也不知道。

二人饭毕出了饭馆，稍作游散，便坐车归家。路上心玉思想方才情形，又勾起一种疑心。因为看凤宜身手矫健，行事勇毅，绝非普通怯弱妇人可比。而自己在冯村所见的那个容佩馨，倒确是个白面书生。以凤宜的情形想来，当她丈夫被杀之夜，凤宜已把容佩馨拉住，似不会又让他跑了。虽然她说是被容佩馨用花盆打倒，但凤宜自己诉说头上也并没受什么过重的伤。而且报上所载那夜的凤宜，只和一个寻常的妇人一样。若以今天凤宜的情形而论，这样的勇敢捷健，即使那夜来不及保护她丈夫的性

命，也万不会眼瞧着凶手逃走。就象她方才所谓的急劲儿，一个人看见丈夫被杀，比看见不相干的生人危险，总更能生出急劲儿；那白面书生的容佩馨，比风驰电掣的汽车，也较易对付吧？但是她竟把小孩从汽车前救出来，那样软弱的容佩馨竟捉他不住，这真费人理解了。心玉想着回到家中，当然又把路上所遇的谈起来。凤宜好似没当回事，任心玉说得惊险动色，只付之淡然一笑，心玉忽又想起当时所听她和那仆妇所说的话，就问道："我那时被闲人隔在外面，挤不到你跟前。好象听你对那仆妇提起她主人的名字，又说要去拜望，莫非你和那小孩的家中认识么？"

凤宜瞧瞧心玉，道："你的耳朵真灵，都听见了。不错，那小孩的父亲是我的熟人。"

心玉道："这样你误打误撞的救了朋友的孩子，倒没白作了好事。"

凤宜哼了一声，点头微笑道："可不是，我也这样想呢。而且那小孩子的父亲，还是我的恩人，我把性命酬报他都应该的。

心玉听着，又出意外，便道："这样说，你救了这个孩子，竟是无意中报恩了。但不知你受过什么恩呢。"

凤宜撇嘴笑道："这恩可大了，一时也说不完，你将来必有一天知道，用不着我说。"心玉听她言词闪烁，又觉怀疑，但不便向下再问，就把话题转入别事。又谈了一会，二人相偕就寝。

这门睡得比往日稍早，心玉的睡魔又来得快些，而且她没有吸烟的习惯。凤宜正衔着纸烟，和她闲话，心玉闭着眼儿答应，须臾竟香梦沉甜了。凤宜心中却思绪狂涌。因白天意外地救了郑子范的儿子，而想起自己的血海冤仇和丈夫死亡情事。当时精神兴奋，翻来覆去，只睡不着。将侧了两小时的功夫，吸完三、四支纸烟，把床前小几上的半暖瓶热水也喝完了，仍是不能入梦。大凡人若失眠，就容易心燥而感口渴。她摸摸瓶水已罄，又自料一时未必能够睡着，就坐起披上衣服，下床拿着暖瓶出去。到门边见门已落锁，钥匙仍在钥孔中，知道是心玉所为。暗笑她过于胆怯，就开了门走出，到后面厨房中，重灌了一瓶开水，带着回来。

方走到卧室门首，忽又听得楼上起了踢踏踢踏的脚步声，随着又一声低啸，好象撮唇作声。凤宜听着，立刻两眼发直，触起前日所打的主意，把眉一皱，把心一横，就奔了那通楼梯的门去。到了门前，才把暖瓶放在地下，伸手向衣袋中摸出钥匙来，将锁开了，推门进去，就直走上楼梯。因为她方才下床仓猝，错穿了皮鞋，在屋中走在地毯上还不觉察，但上了楼梯，就咯登咯登的响起来。她本是个猛劲儿，更不理会这些，就直跑上去，她对自己家里的设备，自然熟识在心，伸手向墙上去摸，想摸得墙上电门，开放这楼上堂屋的电灯。不料在这时候，突然听得近处“吱哑”一声，接着“咯”的一声，好象是门和锁的声音。凤宜吓得一个冷战，这时手已摸着电门，灯儿立明，但因这堂屋过于宽

大，只中间悬了盏二十五烛光的灯，又加凤宜阴惨的心境，竟显得灯光作黯淡的浅绿色。凤宜虽然心中有些发寒，身上有点发冷，却为被怒恨之气支持着，且不畏怯。她立定了先向四外观望，见堂屋连一点异状也没有，便又转入旧日卧室，也便是她丈夫被杀的房中。亮了灯光一看，除了一派阴沉景象以外，和昨日所见没有丝毫变动。她退出又到别的房中，都看了一遍，仍寻不出些许痕迹。她再回到堂屋，忽想起方才上楼来所听的声音，"吱哑"好象开门，"咯"的声好象开锁，莫非真的有贼从通小月台的门进来么？想着就过去把那门检视一下，见仍锁得好好的，不由呆呆发起怔来。

且按她不提，再说楼下的心玉。她正睡得香甜，突然作了一个可怕的梦，因惊而醒。但神智尚未十分清楚，仍是继续着朦胧睡去。但在转侧之间，她感觉身旁空虚，因为她的意识中，记着凤宜睡在旁边，满以为翻身就和她接触，可以拥着她再睡。哪知一伸玉臂，竟落到床上，她不由得睁开了眼，瞧见床上空着半边，凤宜已不在房内。她觉得诧异，揉揉眼坐起。就在这时，楼上又起了怪声。心玉因为凤宜不在房中，没人相伴，更加惧怕。同时又听门外有革履声走近，似是凤宜回来，但将到门首，却不见走入。心玉方要喊她，又听门外有开锁推门的声音，心玉暗叫奇怪，凤宜可到哪里去了？自己守在这房里，更觉害怕，还不如去看看她在哪里，凑在一处，大家仗胆子呢。心玉就穿上衣服，下床趿了鞋，走到已开的门前。掀开门帘一看，见堂屋里仍然黑着，并

未亮灯，只那通楼梯的门开了，从楼上射下一片灯光，照到下面。心玉大吃一惊，暗想她怎的上楼去了，真好大胆量啊！想着就要赶过去到楼梯下叫她一声，但觉身上非常寒冷，连打几个冷战，而且因为冷的原故，又生出一件最要紧而刻不容缓的事来。只可回入房中，把公事办完，又加上一件斗篷披到身上，重行走出。到了那楼梯下的门边，见有只暖瓶放在地下。心想原来凤宜是出来弄水的，大约是听见楼上声息，就开锁跑上去了。心玉这时心中沉吟：是喊她一声好呢，还是上去看看？继而一想，不如上去瞧瞧。自己和凤宜的情感，总不当任她独受惊恐，就走上了楼梯。因为她脚上穿的是鹿皮软底的学生鞋，所以走路毫无声息。但走上几级，忽又起了犹疑。暗想，看凤宜对楼上的怪声，似乎不甚惧怕，莫非她另有什么秘密的情形？自己冒然撞了上去，倘若发现了什么意外，那可怎么好呢？正在这犹疑之间，忽听楼上革履声响。这正是凤宜去检查完了通小月台的门，又走回到楼梯边沉思的时候。心玉以为她将下去，方将后退，但楼上履声又止。

随闻凤宜冷笑了两声，说话道："何振邦呀，你可太没味儿……"心玉大惊，心想果然楼上有人，凤宜这不是和他说话？但不知这何振邦是谁，是早藏在楼上，还是随时进来的。想着听凤宜又说下去道："何振邦，你活着就不够人格，死了更没有鬼格。从你死后，我凤宜并没躲闪，一直住在这宅子里，所以搬到楼下，并不是怕什么，只是不愿再看见你这恶人遗留的痕迹。因为人死冤解，省得再引起恨你的

心。你现在这样闹法，是觉得死的屈，想找寻我么？我这不是上楼来了，你现形把我掐死，咱们上阎王爷跟前去打官司。实告诉你，我从头儿就没把你放在心上，这几年忍着耻羞，受你糟践，并不是怕死，只为我冤仇太深，不是一死所能了的事，才拚出这身体从你几年。你也许抱怨，我既实际成为你的妻子，就不应该再下毒手。可是你要知道，我嫁你就为着报仇呀！至于杀你以后，论理我该跟着也死，才算正道，但是我还有一半冤仇，只杀你不算完结啊！在你活着时候，我常常向你探问那另一个仇人下落，不知你是真的不晓得，还是有心防我，总说没有消息，现在天赐其便，我已无意中得知他的下落。何振邦，你们恶人全要从我手里得到报应，我言凤宜就快功行圆满了！你在阴间等着吧。我向来不信妖魔鬼怪，无奈你几天楼上闹的邪行，带累外人担惊受怕，所以我上楼来说话。若果是何振邦你小子作闹，你就赶快出来，随便把我怎样，可不能尽自搅闹，吓唬人家房客。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何振邦，你可想明白了，要不然我胡骂你。”说完就沉寂了一会。

心玉听着已是毛发悚然，由凤宜的言语中，知道她丈夫名为何振邦。他的横死，凤宜一手经理，容佩馨并非凶犯。而且凤宜她和何振邦原有深仇大怨，屈身下嫁，也只为着报仇。行凶之后，竟把嫌疑推到容佩馨身上，她自置身事外。这几日楼上屡发怪声，凤宜以为是何振邦冤魂不散，象故事中所说那样来显魂索命，竟而激起怒气，自上楼上和鬼魂辩理。她这胆量可真够大，但若不是理直气壮，怎敢

这样单独上楼呢？看起来凤宜虽已证明是谋害亲夫，但内中必有绝大原因。只听她口口声声骂着恶人，道着冤恨，就可明白。

想着又闻楼上的凤宜说道："何振邦，你若死得屈，就赶快现形捉我。倘若这时不敢捉我，我下楼去你再作声，明天我可要把你灵牌劈了，丢进粪坑去。"说着沉了一沉，又自笑道："我也傻了，本来不信有鬼，竟上来疯了似的说了这些话，说给谁听呢？现在哪有个鬼影儿啊！不过这几天楼上的响动，实是奇怪，我真想不出是什么道理，其实随他怎样响动，我也不怕。无奈还有心玉妹妹，人家受不惯惊怕，闹长了人家必然搬走，我怎舍得了她呢……咳，若是再闹，我也不在这里怄气了，另寻一所儿小楼房和心玉一同搬开吧。

心玉听着，方知凤宜今日所以如此毅然上楼，和鬼去办交涉，虽一半由于她本身的愤慨，但一半却因为恐怕长此以往，自己不敢再住，她要失去知心伴侣，故而急去对鬼提出抗议，令其停止活动。在她的行事看来，虽似可笑，其实可怜；在自己对她想来，不但可感，而且可敬了。心玉正在耳听心想，不料这时楼上竟出了天大的怪事。猛听"咯吧"一声响亮，随听凤宜号啕的声叫起来，接着革履声蹬蹬的响了几下，中间又夹上很沉重似是男子的步履声。再听似穿革履的凤宜，跑了几步，忽又停住，只剩下那沉重的脚，还在走动，但须臾也停止了。心玉听得上下牙齿相击有声，心中以为这必是凤宜的丈夫何振

邦真个显灵了。凤宜怎能和鬼搏战？但是这世界上真有鬼么？想着就听楼上的鬼竟先发声哈哈大笑。心玉脑中立刻幻出一个狰狞的骷髅，张着白骨皑皑的手，正向凤宜抓去。心中虽极害怕，但因关切凤宜，想要奔上去救她。无奈两条腿不服使令，弹琵琶似的，挪上一级楼梯，就上不去了。

这时听凤宜作惊极的声音道："你是……作作……什么的？跑进我……我家来……"那鬼发着半怯的外乡口音，又嘻的一笑，叫道："兄弟，你来……"

心玉战栗着暗自纳闷，听凤宜的问法，好象和这鬼素昧平生并不相识。莫非作祟的不是她丈夫何振邦，倒来了什么野鬼。但这鬼又怎么不辨男女，叫凤宜作兄弟呢？想着，就听楼上又起了一阵轻蹑的脚步，仿佛有人徐徐而行。凤宜又惊得叫了一声："呀，是你……"那鬼哈哈笑道："原来你们熟识，我也不用介绍了。"凤宜似乎惊魂稍定，恢复了平常语声。道："这几天作闹的就是你们哪？"这时另一个男子声音答道："不错，就是我们，这很出你意外吧？"

心玉听这说话声音，有些耳熟，不由一怔。但此时已明白楼上是两个男子，而且都是一样生人，并非什么妖鬼了。这时听凤宜从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们作闹为着什么？"那耳熟的声音答道："就为有这一天，得到今天的结果。你还想把黑锅永远盖在我头上吗？"这人把话说完，楼上半晌并无言语，似在相对痴立。

心玉再也忍不住了，好在她已知道上面并无鬼怪，可以放心大胆的上去。但她仍不敢放大脚步，慢慢扶着梯栏，挪到上面。因为楼梯口正在堂屋一角，四无遮隔，所以她不必显露身形，只上到还余四五梯级的地方，已可把头儿伸到楼板水平线之上，借着栏杆掩护，看见这楼上堂屋的情况。而楼上人若不注意寻视，却瞧不见她。心玉立定了，屏息凝眸看时，只见凤宜正立在距楼栏三、四尺的地方，差不多在这堂屋的中心，正侧着脸儿，双手抱肩，面对着通外面小月台的门。那门已然开了，却是半掩着。门前数尺之外，并立着两个男子，似乎才从那小门儿进来，走向凤宜面前，和她说话。故而双方正相对面，距离不过二尺许。心玉再向那两个男子仔细观看，惊得几乎喊叫起来。原来两人一个少俊，一个老丑，却是见过的熟脸儿。那少年俊秀的，就是自己在冯村所救，至今耿耿难忘的那个被凤宜指为杀夫凶手的容佩馨；那个老丑的不待说是他同伴邵老台了。心玉此际几乎自疑作梦。这容佩馨顶着凶犯罪名，东奔西逃，远走高飞，还不定能逃脱，今日却怎的又撞回事主家来，这不是自投罗网？岂非何振邦阴魂有灵，把他拘护来的？但是现在凤宜情形，却是奇怪：怎见杀夫的凶犯，自行投到，反而吓怔了没一点动作呢？

想着，见凤宜这时忽向旁挪了两步，拉过一柄坐椅，很从容的坐下。把肘儿支在桌沿，手儿托着香腮，斜睨着容邵二人。那神情好似主人将对奴仆说话的赖散无礼，她哼了一声，眼望着容佩馨，手指邵老台道：“这个人我不认

得，只问你吧。你一连几天，到我家里装神弄鬼，是什么意思？莫非来自投伏杀人罪来了？”

佩馨这时仍穿着在冯村所穿的那身青色衣服，不过面貌已较光腴，神色也不那样凄惶，这时态度镇定，面有笑容，对凤宜答道：“不错，是要伏杀人罪名，不过未必是我，”说着一指邵老台道：“前几日来闹的，只有我们这位哥哥，我是今天第一次……我说的专指这回装鬼，我是第一次。若算发生命案那回，当然是第二次了。想不到这样恰巧，我今日初次来到居然成功。”

凤宜用着对下人的语气道：“少说没用的话，我不要听你闲话。你只说今天为什么来，又成了什么功？”

邵老台接口道：“为什么来，就为你来的。实告诉你说吧，我们为你已经定下了好些条计策，拚出一年半载工夫，寻出真正杀人的凶犯，好给我们佩馨兄弟辨明冤枉，好再出头作人。想不到我们只使了头一条妙计，偷进来闹过三日，就办成功。何太太，你心里明白了吧。”

凤宜神色如常，向佩馨道：“这说话的是谁？和他有什么相干？跟着多事。”

佩馨道：“这是我的一位最亲近的朋友，热心替我辩冤的，你不要嫌他多事。”

凤宜仍淡淡地道：“好，不过你们口口声声只说成功，是成了什么功啊？”

佩馨道：“方才你自言自语，不是已把实情说出了么？我自从那天逃跑以后，很佩服你的心思敏捷。只是我

无端替你拖上这杀人的罪名，将要永远成为罪人，不能出头露面。何况还有性命的危险，一被官人捉获，我就要给何振邦抵偿。你想，我在这境地里，怎能不想法自救？所以和这位邵大哥计议，又向聪明人讨教，设下方法，先叫邵大哥来装鬼吓你，想要你因害怕露出真话，本来我疑惑这方法不易成功，哪知你竟这样大胆，上楼来和鬼辩理，不自觉的把真相全露出来了。这还不算我成功么？”

凤宜这时好象听得一件有趣事情似的，笑道：“这倒很有意思，不过你打算怎样呢？”

佩馨道：“我希望把杀人嫌疑洗刷干净，以后好在社会上作人。只可请你同到法院去。”

凤宜点点头道：“那你用什么来洗刷嫌疑？”

佩馨道：“就借着方才你自己说出的话。”

凤宜一耸香肩道：“我记得没说什么啊！便是说了，我的话也没落在白纸上，你有什么法儿叫我承认？”

佩馨道：“这儿有邵大哥作证人，咱们到法院再说吧。”

凤宜略一沉思，居然笑道：“这事不算你的聪明，只怨我粗心。好吧，不错，你成功了。何振邦是我杀的，我也不应该把嫌疑常放在你头上，害你一世。说实话，在出事那夜，我本预备杀完人自首，只为还有一半冤仇未报，不愿就死。又恰巧你前来偷窥，我想着作贼的人没什可惜，就把嫌疑推到你身上。但又不愿叫你当场抓获，因为那样一来于我不利，二来不忍真的叫你抵罪。所以你的脱

逃，是我故意放的。要知道你抛花盆打我，并未挨到我头上，我是装着被击放你走啊。”凤宜说着，举手搔搔鬓发，又道：“我那夜放你走了，心想给一个窃贼安上杀人的嫌疑，也不为残忍，而且还借此留下我的身命，再办未了的事。这总算一举两得，良心上并没什么亏欠。但到了第二天，我知道你果然住在后面巷底，从巡警寻得的照片，又证明你的言语确实不错。又听说你母亲已被塌房压死，我就跑到你家去看。瞧到你家寒苦的情形，和你母亲死后的惨状，再由邻人口里得知你平日的品行，这才明白你的行窃，是因为你母亲病症将到垂危，本身饥寒又已多日，才迫不得已的去作小偷。因为这一方多是穷人，富厚的只我一家，你当然要向我家下手了。并且我还料着你出门行窃之时，家中房子还未塌坏，母亲还在活着。到你从我家里背了杀人罪名，回去以后，才瞧见那惨祸。那时你当然痛苦极了。

佩馨接口道：“请你不要提这么多的闲话，只说现在的吧……不过你怎说得这么清楚，好象亲眼见的？”

凤宜冷笑道：“何必眼见？我只听巡警诉说，到你所住院中检查时，大门是关着的，等叩了半天，别的院邻才给开门，放他们进去。查到你的房子里，见你母亲堆在土内，只露着脸儿，后墙塌成大窟窿。我就料着你从我家跑回去，到家关上大门，进房见母亲已死，还流连一会，听警察叩门，才从后门塌孔逃走了。再告诉你，我还知道你曾在你母亲尸身旁跪着哭了半天呢！”

佩馨愕然道：“你……你……”

凤宜笑道：“这没什么奇怪。是我次日到你家去看的时候，瞧见你母亲尸身旁的浮土，有一个很深的膝印，还有许多的手印。到知道你发现母亲已死，必跪下去抚摩她的身体，希望还有活气，及见实在死了，还有个不哭的么？”

心玉听到这里，暗自惊服。凤宜心思竟如此玲珑，而且态度又如此从容，对着前来揭发她犯罪的敌人，居然能象家人闲话般的滔滔谈论。想着又听凤宜说道：

“我当时明白了你的真相，心里很是后悔，不该把你毁到那样。但我又因为尚有未完的事，不能立时向官厅投首，替你刷洗。只可先出了一笔钱，假说一套人死不结冤的道理，叫人把你母亲棺殓起来，却因不知你家有没有坟地，又不忍埋到丛葬地去，所以暂且存在城西义园里。并且因我本心对你母子抱愧的原故，在你母亲灵前的供食烧纸，一切人子责任，我都替你尽了。”

心玉听着，心想怪不得凤宜有时早晨出去，过午方归；面有风尘之色，好象到郊外去过，我还疑她是给亡夫上坟去。如今才明白她丈夫是她杀的，自然不会行凶于生前，又尽礼于死后。原来她是替容佩馨母亲上供烧纸去了。

楼上的佩馨这时似乎听得半疑半信，说道：“这真谢谢你的好意，使我亡母的尸骨不致暴露。我在报上已看见了，很感激的。”

邵老台在旁，听佩馨竟对凤宜客气起来，就叫道：“兄弟，你要记住是为什么来的。别听这女人的花言巧语，她

把人命推到你身上，是多大的仇恨；那虚情假意的葬埋你母亲，又算什么？我劝你少说废话，立刻拉她打官司去好了。”

凤宜已冷笑道：“你们却想错了，以为我还有心逃脱么？可惜你们不知道我的情形，倘若知道，就明白我活着已没趣儿，死了也没怕处。不过我原本打算把事办完了，再去投案，把你洗将出来。现在即遇见这个变故，料想你们不会再放松我，那也只可认命。活该另一个恶人不遭报应，先随你们打官司去了。”说着又对邵老台笑道：“你这人为朋友真够热心，现在就请你出去，唤一个巡警带我走吧。不过请你不要再从便门出入，放心大胆的走大门好了。”

邵老台听着，回顾佩馨，似等他说话。佩馨还未答言，凤宜又道：“你就去吧！早晚要这样办，何必犹疑？可是还得容我一点功夫，我这儿的财产，也得有个着落。容先生，你陪我下楼，我去和一个人说几句话。”佩馨应了一声，凤宜就盈盈立起，将要举步下楼。

正在这时，心玉在楼下听凤宜说明将要挺身投案，不由大为动心。自思着凤宜种种情形，她的杀人，必有不得已的原故，非是寻常的谋杀亲夫可比。这一到案，恐怕法律不能原谅她的苦衷，定要照律问罪。自思和她这样情谊，难道就忍心看她受罪么？心玉这样想着，就要上去借着自己对佩馨的活命之恩，为凤宜解免。但一转想，又觉佩馨无辜遭累，今日好容易得到洗刷的机会，自己若拦阻

他的行事，难道要叫人家负屈一世，永作捕逃之客？这未免于道理说不下去。而且心玉心中对佩馨隐有一种奇怪的感应。自见佩馨出现，就好似觉得吻自己的热唇又已近在身前，心旌摇摇，若不自持了。她心跳得发慌，不知怎样是好。心中很明白自己和凤宜情若同胞，应该立在她一面加以帮助。但每这样一想，就有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发生，似觉佩馨从早就盘踞在自己心中，好象资格比凤宜还深还近。若帮了旁人欺负他，似乎心坎里有件东西梗阻着，不许那样办。她正在迟疑之际，一颗心几乎急得要碎。在这当儿，恐怕身在局中的凤宜，也没有她这样痛苦。但是事情不由她作长久思量，凤宜已和佩馨说明，就举步下楼了。心玉心头狂跳，自思事到如今，自己万无躲避之理。若待他们下来，反为不美，不如迎上前去，仍在楼上交涉，省得被下人们听见。想着就将身一长，三脚两步，便已走到楼上。

这时凤宜已走近楼梯不到十三、四步远，忽见心玉贸然而现，似从平地涌起。初觉一惊，继而惊定叫到："小妹，你怎也上来了，我正要找你去呢。"

心玉并不答言，奔过去拉住凤宜的手，把她拥入怀中，才转脸去看容、邵二人。

这时佩馨突然见一女郎，由下而走上，抱住凤宜，还以为凤宜来了帮手。方在愕然注视，忽瞧来人是个极熟的面目，不由惊得呆了。原来自冯村相别之后，不但心玉把佩馨念念不忘，佩馨也无一日不把心玉挂在心头。那灯前

一瞥的情形，墙根一吻的情味，几乎时时都在脑中回旋。所以他对心玉，虽只一面之识，其实心头供养已久。所以今日一见，恍如遇见时刻系念的情人。但见她竟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怎不惊诧欲绝！邵老台也已认出了是救过他们的心玉，忍不住咦了一声。

凤宜却没看见他二人的神色，只对心玉说道："妹妹，今天咱们要分手了。我实在杀过何振邦，细情来不及说。反正我得去打官司，这一去九成不能回来。我并没有一个亲友，咱们姐妹好了一场，你把我这点儿财产，都承受了吧！千万不要客气，你不要也得被外人分了。这是姐姐的一点遗念，契纸存摺，都在我卧房保险柜里……"

心玉不待她再说下去，把手一摆道："姐姐，离这样还远着呢！我看你哪里也不能去。"说着向佩馨道："容先生，你还认识我么？"佩馨鞠躬答道："女士的恩德，我时刻在心，怎会不认识！"心玉道："你既认识我，我现在求你一件事：且莫逼迫我这位姐姐，成么？"佩馨冲口应道："是，是，您的命令，我没有不依。"心玉指着沙发道："那么，你和这位邵先生先请坐下。"佩馨闻言，忙向邵老台使了个叫他必顺从的眼色。邵老台只得不作一声，随他坐下。

这时凤宜已听清心玉对佩馨所说的话，好似心玉具有绝大势力，足以命令他们。不由大惊回顾，先瞧瞧容、邵二人，又望着心玉，现出迷惑之色。

心玉又扶凤宜坐在椅上，自立在旁边。向佩馨道："容

先生，我不敢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只求你把我当作朋友看待，特别给些情面，不要过于逼迫我这位姐姐。”说着又向凤宜一指道：“凤宜姐虽不是我的亲姐姐，可是我们和同胞没什么两样。只看她方才要把房产都赠给我的意思，就知道我们的关系。容先生，你能不能看着我的情面，多看一步，大家从长计议。”

容佩馨先是满口说着不敢，这时听心玉说到末尾，忙又立起点首道：“当然，当然可以。您说什么我都从命。”

心玉安排好佩馨这一面，才向凤宜道：“姐姐，无须着急。这位容先生和我是朋友，很可以从长计议，咱们坐定了细谈。反正有我在中间，不能叫姐姐真的就去投案受罪。我明白姐姐的杀人，是另有苦衷的。”

凤宜听了，满面露出诧异之色，似惊心玉何以竟知道自己的底细。但她没询问这个问题，只问心玉道：“你怎的和这容先生认识，他又这样……”

心玉道：“现在来不及谈这不要紧的事了。我只简单的告诉你，容先生由你这儿逃走以后，遇到一件危险的事。有人认出他是报上所登的杀人凶犯，就去报官捉拿，是我送信叫他逃跑的。因为这一点渊源，所以今天在此恰巧遇见，我才敢对他作这请求。”

凤宜道：“哦，这倒真太巧了！不过今天的事，你纵有天大好心，也没法调停。这里面关着人命案子，我不投案，容先生就得永远负屈含冤；容先生若要洗刷，就必得我去投案，万万没法两全，你任怎样袒护姐姐，总不能强派人

家永远背这黑锅吧？”

心玉道：“话是这样说法。不过事缓则圆，大家平心静气的商议，也许能够想出个两全的办法。”

凤宜微笑道：“谢谢妹妹的好意，但只怕你这好意要白费了。”

心玉道：“这自然不敢说定，只好听天由命，看后来结果吧。现在请姐姐先把杀何振邦的底里原由，说给大家听听。”心玉说这话的意思，本来想从佩馨手内把凤宜开脱。所以要她述说杀人的情由，希望从内中弄出可以原谅可以感人的情节，好对佩馨提出缓颊的要求。待佩馨允诺，再替双方合设两全之策。

哪知话一出口，凤宜竟摇头道：“我想还是到法庭上说去好，事情长着呢！在这儿何必白费唇舌。”

心玉道：“姐姐不必执拗，你懒得费话，就简单些说，只当和妹妹谈心。不然你打官司走了，我一百一的不知道你的为人，还许后悔交结了个谋杀亲夫的姐姐呢！”

凤宜“哧”的笑道：“妹妹，你当我是小孩子，还用激将法呢。不过妹妹既有这片好心，我也简直的说给你听。那死鬼何振邦，应名是我的丈夫，实在是杀我父母的仇人。因为我是望都县人，家中只有父母和我这个女儿。我父亲是前清的武举，很有些惊人的武艺，在平时也传授我点儿。老人家性情耿直，在前清只作了一任守备，就告退回家隐居。因为在家乡人缘很好，常常出头办点公益事情，所以成了很有名的绅士。哪知在前三年有北洋军的一个团长，带

队到县里驻防。我父亲因为办支应，自得和他们打交道。这团长就是天杀的何振邦。他以前很敬重我父亲，常常到家中拜望，开口就称呼老前辈，遇事也常请教。我父亲见他为人不错，就把他当作好友，让入内宅，出妻见哪女。知这一来竟使坏人生心，惹出大祸。不多几日，忽然来了个本县的恶棍郑子范，上门求见。原来是替何振邦作媒，要娶我作太太。并且声言何振邦前年丧偶，还未续弦；又有升官的喜讯，嫁过去就是旅长兼镇守使的夫人，以后还不知阔到什么份儿。我父亲听了，想到何振邦以父执资格，对朋友女儿妄起觊觎之心，无耻已极；更知郑子范是个恶霸，行为万恶，何振邦既能和他勾结，以前的假仁假义，定是装着骗人。我父亲脾气本来很大，当面就把郑子范骂走。而且叫他传话，和何振邦永远绝交，不许登门。后来何振邦还亲身到我家来谢罪，我父亲都没见他。最后一次，他又托出一位当地最有名望的老绅士，向我父亲致意。言说郑子范的作媒，并非出于何振邦的意思，只是郑子范的私心，想要撮合两家，从中得些利益。他事后知道已和郑子范绝交，以谢老友，求我父亲特别原谅，仍许他时时趋教。我父亲当时对来人又骂了一顿，发誓再不见何振邦的面。这次连我母亲也觉得父亲太过分了。就劝他说，何振邦是驻防军队首领，咱们正在他势力之下，何必过于得罪。倘若真的闹翻，恐怕要生祸事。我那父亲脾气火暴，没人劝他还好，这一劝他倒勾起他的怒气，定要亲身上保定去见何振邦的上官告状。闹得几乎天翻地覆，幸而由我把他劝住了。

从此以后，直过了两、三个月，何振邦再没动静。接着军队换防，何振邦调到旁地，临走时还派人带名片上我家辞行，我父亲闭门不理。

又过了两月光景，突然有一群强盗，跳墙进宅，把我父母全都用枪打死了。我却被他们捆到床上，眼瞧着涂面强盗，在杀人以后，又翻箱倒柜，把我家的金银细软，全都装在口袋里带走。也是上天有眼，给我留下一条线索。有个又凶恶又勇莽的强盗，大约是疑惑我吓死了，竟开口向一个把脸涂成全黑，又戴着皮帽遮到眉下的人问着老郑，还搜别的地方不搜。那戴皮帽的人顿足说他混蛋，就再不停留，大家蜂拥走了。

到天明我才被仆人救起，看见双亲已死，家产全空，那份惨就不必提了。我也记不起当时怎么活下去的。我想一个弱女子，突然遇到这样祸事，哪能禁受得住？幸亏有几个亲眷老人，帮着我办事。先报官请验尸缉凶，我因为在强盗口中听到一个郑字，就联想到来替何振邦作媒的郑子范，把实情禀告官府。无奈郑子范手眼通天，官府认为只凭一个郑字，不能断定就是郑子范。而且据说当我家出事的那一夜，郑子范正在城外某村一个亲家行人情去，有很多人替他作证。官府就判定我是仓卒误听，不足为据，只可把案悬起，另行缉凶。

我只得一人办丧事。但家中财物都被抢尽，惟有出卖地亩，得钱发丧。哪知在离出殡还有三、四天的当儿，何振邦忽然来了。带着两个马弁，进门到我父亲灵前，抚棺

痛哭。当时我正在棺旁伴守，无法躲避，何振邦哭完，就顿足长叹的对我说，他的防地距离稍远，音信迟滞，昨天才知道我父亲被杀的消息。他心痛老友惨死，一夜无眠，清早就赶奔了来。又劝我不要过于悲痛，善后之事，有他一力承当，绝不使老友沉冤莫白，弱息流离无依，说着取出几百块钱给我，说明并非赙仪，只做暂时应用。我当时本想辞谢，但好象我父母在天之灵，在暗中点醒了我，我突觉脑中一阵清明：想到郑子范素日和我父亲并无来往，第一次发生恶感，还是由于替何振邦作媒而起；以后我家遭了惨祸，我已看破郑子范大有嫌疑；这时何振邦又突然出现，冒充着老友的资格，热心代办后事。总起这几个问题看来，或者我父母的死，原因就在拒绝何振邦的婚姻：他见我父亲过于固执，料着无论如何，万难得到老人允许。所以他二人合谋，由无恶不做的郑子范，先带人假装盗匪，把我父母杀死；然后何振邦再出面，以老友资格出力帮忙；使我这没有依靠的少女，落入圈套之中，由他拨治。我当时真不知怎的动了灵机，竟把他们的阴谋猜得确实不差。于是心里一转，就受了何振邦的钱，对他谢了又谢。何振邦见我把他当了好人，自然更竭力向我温存。我也表示双亲死后，亲友中没有可靠的人，以后事情只有赖他一个。何振邦满口答应，当日便借居我家，行动倒十分规矩。居然还装模作样的，到县署去了几次，催迫缉凶，等我父母出殡之后，他便接我到他防地的宁晋县去住，我不肯去，他才怏怏自己走了。但是没过几日，又跑回看

我，带来好些食用之物，临走还留下许多钱。总而言之，尽心竭力哄我罢了。

“如此两、三个月，他竟在一天当面向我求婚。所持理由，不过是他断弦未续，我孤身无倚，倘若结成婚姻，就可两得其益：我既得着永远的归宿，他也能照顾我一世。否则他是一个军人，走南闯北，一接调防命令，即将千里长行。那时徒萦肝肠，无法相顾，岂不负了老友之托？一下又说了许多爱慕我的衷情，和他将来怎样前程远大，嫁过去能享荣华富贵等等的话。我听了更象看透他的心肝。心里虽然痛恨，表面上还装羞涩，对他说这事不能立刻决定，请他容我考虑三日，再听回话。

“他走了之后，我仍打不定主意。因为我早已打算拚出这身体，替父母报仇，正希望和仇人接近，如今何振邦要把我请进家里，得到随时下手的便利，而且可以探察他和郑子范阴谋的实情，以及贼党的名姓，作日后一网打尽仇人的张本，岂有不愿意之理？得到这样天赐的机会，还有什么犹疑？只是我终有点想不开的地方，就是父母所遗的清白身体，该不该这样作践。而且我厌恨何振邦到十万分，行这条计，固然日后能够要他的性命，报仇快意。但在先起码要与他作几个月同居，方能设法把恶党一网打尽。并不能象戏上雪艳刺汤勤，费宫人刺一只虎似的，那样不失清白，当夜就可以成功。所以在这长时间的腼颜事仇，我真不知自己办得到办不到，受得住受不住。当时我自己实在委决不下，夜间就跪在我父母灵前，哭泣半夜，

在蒲团上睡着。也不知是我精神上的感应，还是真是我父母阴魂指点，当夜得了个很奇怪的梦。梦境如何，现在也不必细说了。反正那梦给我添了许多勇气，叫我决定嫁给何振邦。

“到第三日，何振邦来听回音，我就允许他的婚事。可是为着要取消他的势力，便假说自己早已决定不嫁在军队上做事的人，因为军人出生入死，常冒性命的危险。若作军人之妻，平日常受离别之苦还在其次，最可怕是容易发生变故，很难白头到老。何振邦就解释说，普通下级军人，固然常有性命危险，但到了我这旅团长的位分，作战时不必亲临前线，总可以平安的。我听了就指出某次战事，师旅长也死过几个；某次变乱，上级官死了若干；而且即使作到督军，永远不上前线，还有被刺的危险呢。随又郑重的对他说，我嫁人绝不图荣华富贵，只要夫妻平安度日，厮守终身，所以立志不嫁军人。你若爱我的话，就急速辞职，另就他途，然后谈咱们的婚事。否则我宁可嫁个贩夫厮仆，也不愿随你受一时荣华担终身的惊恐。他听了我的话，当时竟没犹疑，回说只要我肯嫁他，他情愿放弃前程，听从我的意思。我还不信他真肯为我一人抛弃终身的事业，就说现在空口无凭，最好请你急速照着诺言去办。当你真的辞去军职之日，就是咱们婚姻成功之时。他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就告辞走了。一连三、四日，没有向我提起。我还以为他是舍不得职位呢，哪知他竟真的向上司递了辞呈。原来他有一次剿匪战事，曾抢劫几个

民间富家，得了很多的油水。又加历来剋扣舞弊的积蓄，已然有十来万财产，很够后半世过活，所以他把辞职不当回事。等上边允辞的公事下来，他拿到我面前请验，我自然无得话说；就择日行礼，正式办了婚事。

“我那时的屈身忍辱，自己不必提了。过几日我就和他说了套假话，表示自从他以父执资格常向我家过往，我便已生过爱慕之心。以后郑子范前来说媒，我心中甚为喜欢，却不料老人家拘执着辈分，不肯答应。我是个闺中女儿，纵有心事万千，也不敢对父母直说。何况我父亲又是那样的脾气，只有着急和失望罢了。如今想不到经了许多变故，仍旧返本归原，成了你何家的人，完了我的心愿。可见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月下老配定，不容违拗的。只是当日那位郑子范先生，曾为你我费了不少心力，又受了我父亲很大气恼。现在咱们是面说面讲，好事成功了，但总不该忘了当日的媒人，起码也得预备一桌酒席，请他来坐坐。一来表咱们的心意，二来叫他知道并没白费了心，到底把咱们成全了。何振邦听了，就说你的意思很好，可惜来不及了。郑子范最近又遭了一桩官司，风声闹得很紧，他已逃到外面去了。我忙问细情，何振邦也说不清楚。

“我只得私下叫人打听，才明白邻近高阳县，拿住一帮土匪，供出郑子范是帮中首领。高阳县禀文上省，省里下令通缉。本县长官虽与郑子范通气，但也护庇不住，所以郑子范就离开本县，逃往外乡。至于去的地方，大约不出天津一带。我得了消息，就存在心里，不对何振邦讲说。

又过月余，何振邦偶然提起外面通都大邑的繁华，我便趁势要求到外面游历，开开眼界。何振邦自然百依百随，我才一点痕迹不露的把他弄到天津。到了天津，我假作恋恋不舍，又提议移来此地久居。何振邦好在有钱，也愿意得些享受，就依我的意思，购买房屋。我因为预备日后行事便利，特意以省俭为理由，选择在这偏僻地方购地建屋。一直过了将近两年日子。在这两年中，我时刻访查郑子范的下落，想要寻着他，把两个仇人集在一起，报那血海冤仇。否则若只杀死何振邦一个，我已身入囹圄岂不叫郑子范永远逍遥法外？

"无奈我费尽心力，也得不着郑子范的消息。但日日还得强作欢笑的应付何振邦，真是痛苦极了。何振邦每日出去，在外面混跑，常在三更半夜，喝得熏熏而醉回来。也有时带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家里来坐，但始终不见郑子范的面儿。而且我每次托词向何振邦打听，他也只说没遇见过。我实在忍不住了，自思倘若长久寻不着郑子范，难道我就和何振邦这样过将下去？于是我便有心要动手了。

"不料在出事的前一日，我又受了回大刺激，更坚了我杀何振邦的心。因为到了换季的时候，我翻腾箱子，检点衣服。在何振邦一只向未开过的旧箱中，发现了一件玉器，是我父亲随身带的，也是被抢那夜失物的一件。我瞧着更断定了杀我父亲是何振邦主谋。他托郑子范行凶行抢之后，郑子范大约把所抢得的东西，分送何振邦一些。何振邦在娶我之前，必然把其余的赃物，都销灭了，只剩下这么一

件，不知怎的大意了，丢在箱里。我拿着那玉器，战抖了半日，好似见父母的阴灵，在面前啼哭。我一顿足就横了心，当日没得下手，次日我预备下凶器，藏在床边。何振邦也是该死，半夜里才由外面喝醉回来。我把他接入卧房，睡在床上。迟了一会，我悄悄把他衣服解开，露出胸膛，然后左手拿着那件玉器，右手握住刀子，把刀尖对准他的心窝，才轻轻把他唤醒。何振邦一睁眼，我就把玉器举到他眼前，问他认识不认识，又说你这万恶凶贼今日可到了报应日子。何振邦已然惊得清醒，将要和我支撑。我不敢迟延，拚命将刀子向下一按，直扎进他的心窝。何振邦叫了一声，居然从床上坐起，我吓得松手倒退，但他受伤已重，坐起想要下床追我，只摇动了几下，就又向后栽倒。

“我当时心乱神昏，不敢再看，就退出外间。恰巧那时候容先生正在外间，登着椅子向柜顶上拿东西呢！我看见他，他也看见我，两头儿都害怕。我怕的是他看见里间的死尸，他怕的是我撞破他的窃盗。等两下通话之后，我忽然想起了嫁祸东吴的主意。因为我虽把性命看轻，但是杀了何振邦，冤仇只算报了一半，若这时自尽或者投案，对郑子范那一半冤仇，就不能报了。如今既凑巧来了个窃贼，我正可把杀人罪推到他身上。一来那人既流为窃贼，已是废民，就受些冤屈，也不为过；二来可以留出我的性命，办那未了的事。”说着看看佩馨道：

“当时我还不知道你是那样景况，是为家贫母病才

行窃的。我若知道，万不肯作那过分亏心的事啊！而且当时我本意是不要捉住你的，因为把杀人嫌疑给你背去就够了，更不必真叫你承受罪名。何况捉住了你，你必然分辩冤枉，诉说详情。虽然我有把握叫人不信你的话，但是终不如放你逃走，较比干净啊！你逃走以后，所有细情，报上都登过了，不必再说。只于我得知容先生家中景况，良心很为不安。又因自己独居冷寂，想招个院邻同住，才得交着这位心玉妹妹。前几天我们出去，在法租界马路上救了一个小孩。问起来才知是郑子范的儿子，无意中算得了仇人的消息。我就暗自定了主意，预备在数日之内，就去杀了郑子范，然后向官厅投案，把杀何振邦的真相也一并声诉明白。在我是心愿已了，死也瞑目，容先生也得脱去嫌疑，不必再作流亡生活。不料还未容得我办到，容先生先已来了。现在无论从良心上讲，从事情上看，我也再没有躲避的道理，只得随容先生去投案了。”

说着又对心玉道：“妹妹，莫说咱们要好一场，你可以接受我这点财产，便是你不肯接受，我也没有第二个亲近的人可以托付。与其将来被不相干的人占去，或是被官府没收，那又不如你老实留下呢。日后倘若我被判抵命，你去领尸装殓埋葬，也算尽了情分；万一有日我还能活着回来，得你替我保管财产，也可度我老年生活。妹妹不要客气，我的一切契据折票，都在卧室保险箱里，这是钥匙。”说着将钥匙递过。

凤宜那里说到末尾，心玉虽然倾听，但眼睛已移到容佩

馨身上。因为佩馨已然起立，和邵老台附耳暗语，二人都颜色惨淡，相对点头，就同向那通月台的小门走去。正在这时，心玉瞥着，已顾不得答凤宜的话，就立起叫道："你们二位作什么？"

凤宜听心玉一叫，转脸一瞧，见佩馨和邵老台已走到小门之侧，不禁也愕然道："你们二位稍候，我同你们由大门走。"

邵老台鲁莽的摆头说道："你老实在家里歇着吧。往那里走，没地方可去。"凤宜心玉同时一怔。

佩馨他只觉得邵老台所语辞不达意，急忙回身向凤宜说道："你放心吧，我们走了，再不用你投案。本来我为这件事担杀人嫌疑，很不甘心，才和这位邵大哥出主意，装鬼弄神，骗你的实话。如今你说出实话来，竟为担着父母冤仇，作出这样孝烈行为。我佩服不过来，怎能从中坏你的事？痛快说吧，这点嫌疑，我情愿替你担承了，永远担承了。现在不必多话，请你安心办自己事吧，我们走了。"

邵老台也摆手说道："就是他这话。你遇的事太惨，行的事真人物，我们佩服你。过去的事你从今满不用挂心，我们佩馨兄弟这一次可真远走高飞了。但盼着天保佑你马到成功。"说着拥着佩馨要出小门。

凤宜见了，立刻明白他们是因为听自己的事迹，大受感动，故而打消原来计划，不再相迫，飘然而行。不由心中也受了感动，觉得不能让他们这样走去。就叫道："你们二位慢着，我还有事。"

哪知这时更不待她着急，旁边还有个明在局外、暗在事中的心玉，为佩馨不知柔肠经过几千万次转折，香腮不知有几千万次发热，不过在未曾判明血案的真相以前，还只把情丝竭力收束，不敢着实放在他头上。今日无意中突遇梦魂萦系的人。又得确知他并非杀人凶犯，而且由凤宜口中鉴定他人格的高尚，心玉心中早已心花怒放，万缕情丝，不自主的飞绕到佩馨身上，牢牢系住。但还有些为难，就是在佩馨和凤宜中间的纠葛，无法作左右袒护。若主张秉公办理，立和凤宜投案，洗出佩馨，这固然如了自己的夙愿，但问心万万不忍如此行为。若反过来讲，自己袒护凤宜，向佩馨摆出恩人面目，强派他替凤宜担受嫌疑，那样固能救了凤宜，但佩馨便从此无期流亡，说不定遭捕入官，自己的私愿可怎能实现呢？心玉在凤宜诉说往事时，一直为这个问题愁苦。不料凤宜说完之后，佩馨竟能慷慨仗义，要撒手自行。心玉心头一松，觉得此事容易解决。但她看着佩馨要走，那急劲儿比凤宜还加百倍。一个萦心在抱的人，好容易意外相逢，竟又要匆匆复别。这一去更不知后会何年，她怎能不急？就在凤宜呼叫之前，她已翻然如飞的到了佩馨和邵老台的前面，将那通月台的小门关闭，才回身望着佩馨，挥手让他归座。在表面上看，心玉的行动，完全是遵着凤宜的意旨，并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理由。但心玉不知怎的，竟然红云上颊，窘不可堪，好象有什么背人的隐私，被发觉了。当时立在小门之前，尽自低着头举手摸抚鬓角秀发。

好在旁人都没注意到她。凤宜以为她是替自己代劳，见她已把容、邵二人拦住，就把全部精神注着佩馨，将要发话。邵老台则因被心玉拦住，不能出去，也转面去望着佩馨，等他主张。只有佩馨，自当日在冯村一吻之后，美人恩义，一直未曾去怀。他因不知心玉身世，只就相逢地点想着，以为心玉只是个村中的姑娘．不过曾受过教育而已。自己觉对她生一点象旧小说式的希望，不为妄想，于是常常憧憬着，将来有朝一日，自己脱离患难，得以出头，必要重访恩人，对她尽力报答。倘依若着迷信说法，果然天帝垂怜，姻缘有定，也许那一吻便是终身之约。固然自知不该把恩德搀入爱情，但既有此遇合，便不得不有此想望。佩馨想望多日，今日竟无意中和心玉相逢，他的感想当然和心玉一样，而且比心玉又多一层迷惑；就是对心玉和凤宜的同居，实是梦想不到，猜测不透。本已预备对心玉重致谢意，并作长谈，无奈切身问题正在急迫，只得先和凤宜周旋。在凤宜说明真相之后，佩馨激于义愤，又经大受感动的邵老台在旁催他快走，佩馨才那样决然欲去。其实他心中虽已消释对凤宜的仇怨，却实放不下对心玉的爱情，只碍当着邵老台的面儿，不能作什么表示，只可同他走出。至于真个走出之后，佩馨也未必即能远走高飞，或者要重访心玉一次，也说不定。但他的心事，未曾表白，心玉却看不透，所以才有那样迫急的一拦，拦住后又发生那样一羞。

佩馨看得明明白白，心中暗地为受感应，悟到心玉果

对自己动情了，不觉由欣喜中倒生出一种凄凉之感。因他自从解事以来，除却母亲恩育以外，所遇的都是势力欺凌，风尘白眼。如今在患难之中，居然得到个红颜知己，一吻留恩，双心相印，怎能不发生极深的慨叹！当时凤宜让着容邵二人归座，邵老台不敢自己作主，只看佩馨如何，待视他一致行动。佩馨却正面对心玉，向她鞠躬道："凌小姐，我自从受您救命之恩，没一时不在感念。今日真想不到在这里遇见。方才匆匆，太失礼了，现在你快请坐吧。我一定听你的吩咐，暂时不走。"

心玉听了这话，本很容易对答，但又不知为何，竟似胸中藏有万言千语，却都被喉咙中挡住，一字也说不出来了。倒惹起满心慌乱，只对佩馨点了点头，樱唇动了几动，并未发声。忽由嘴角散布出一片笑容，使腮上现出个酒过儿，突又把脸一红，笑容尽敛。绷起脸儿，悄然走回凤宜身旁去了。

佩馨看到眼里，更暗自会意，而且看着她嘴角的玉雪之肤，认得出就是自己曾吻过的地方，不由也心跳起来。幸而这些情形，只发于转瞥之间，仍未被凤宜和邵老台看破。

心玉归座之后，佩馨也坐回原处，邵老台自然亦步亦趋的随他坐下，凤宜这才开口道："容先生的好心，我很感激。不过这件事在没有显明之前，还可以迟下去，叫你多受些日的委屈。如今既已闹明了，若仍叫你替我担着嫌疑，就太不合理了。何况你以前受的难苦，已经很够我抱

愧的。你又正当青年有为的时候，怎能把终身的事业名誉，全为我这个不相干的人牺牲了呢？现在你和邵先生的好意，我已领受了，但是我们还得公事公办。我已把这点小产业托付给心玉，无须再耽误时候，请你们二位，随我一同投案去。”说着又招手道：“不必走那便门，还是下楼从正门走。”

邵老台这时忍不住开口道：“你干么还絮叨？我们已经说明白了，不用你打官司。明天我和佩馨兄弟俩，就一同奔关外去。到处的水土都养人，我们离开这地方，照样能够生活。这杀人案子，叫他永远悬着，一辈子抓不到佩馨。你也用不着咎心，好生想法报那一半冤仇。我邵老台最敬好的，这是捧你，成全你的心愿，你不必多说了。”

凤宜点头道：“您姓邵啊！邵先生，你说的也倒有理。不过杀人的才应该偿命，欠债的才应该还钱，不能把旁人填限。容先生便是逃奔关外，不致于受着罪刑，可是千里迢迢，出门不是容易事，而且他本来可以在家乡谋生，过舒服日子的，无端为别人去受颠连困苦，这多么不公平，我良心怎能安呢？再说我本没有求生之想，如今投案领罪，正是应该。更喜我已知道郑子范下落，到案后我一咬出了他，虽然没有证据，也许……咳，那就不管了。反正我心志已定，你们随我走吧。”

话方说完，邵老台已叫到：“你不亲手报仇，经官是毁不了那……”

佩馨这时早立起抚着邵老台肩头道：“邵大哥，你且不

必着急，听我说吧！”就向凤宜道：“何太太，我们对你所遭的事，所行的事，今日既全明白了。实已把原来的疑惑怨恨，都给取消，变成对您敬重了。我自觉着，莫说为你担一点嫌疑是应该的，就是现在帮你去冒险报仇，也是情愿。世界不管变到什么样子，但是孝子烈女，人人都要恭敬，你该明白这意思。再者还有你殓葬我亡母的好意，我更万分感激。倘没有你的义举，我亡母尸骨，也许不堪设想。那我这一世真不能作人了。就是这样恩德，已够我报答不尽。你葬了我母亲，我为你作多大牺牲，都不为过分，何况还只担一点嫌疑？结果不过离开天津这地方，到外乡躲避几载，于我并没什么害处呢！”佩馨说到这里，稍作停顿，都把希望的眼光望着凤宜。凤宜摇了摇头，方要开口，佩馨瞧出她还在固执，忙又接着说道：“请你再听，我还有个最重要的理由。”说着向心玉一指道：“这位凌心玉小姐，我虽不知和你是什么关系，可是你既和她同居一处，方才又要把家产赠她，足见你们二位关系很深，情感极切。你明白凌小姐是什么人，凌小姐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啊！现在我对凌小姐的恩德，正在没法报答，心里非常难过，请想我还忍心对凌小姐的最亲近的姐妹，作出很甚行为，拦阻你行大事的心愿么？何太太，凡事都有情理，凡人都有良心。你不能强迫我作出蔑理丧心的事啊！”

心玉在旁，听佩馨说话时气概轩昂，口齿清利，处处显露出是个天性纯厚，心地聪明，而且受过教育的人，

心中已自十分爱慕。最后又听到他把自己牵入题内，不但暗地感觉异样的安慰，而且佩服他的善于说词，更了解他并非把人情推到自己身上，而实是暗示他对自己的提心在口，恋念交深。一个女子，在初次经到恋爱，芳心展转，只想着一个对象，而经过很长的时期，未得会面。正怀疑着对方的心意，不知他恩思自己，是否也如自己思忆他的深切。这时竟而得到对方的切实表示，证实自己所希望的并未落空，怎会不欣喜万方，而又凄然生感呢！

这时凤宜听了佩馨的话，也微有愕眙之态，望着心玉道："这个……你们中间的交涉，不好扯到我这遍账上来吧。"

心玉在得意之时，不由冲口说道："姐姐，怎能这样说呢？姐姐是谁，我是谁？我们的事，怎就会和姐姐没有关系……"心玉说到这里，猛悟到我们两字说得太亲切了。自知已红了脸儿，恐怕被凤宜看出不好意思，心中一急，脸色更红得厉害。只得镇定心神，强硬着头皮，接着说道："容先生的好意，姐姐应该领受的。我本来是姐姐的妹妹，不是因为以前和容先生也有过一点交谊。现在就算我立在中间，不偏不倚。说句公道话，事情要看缓急轻重。姐姐有大仇在身，现在若去投案，就得法律制裁。不但性命难保，而且仇也难报。倘若叫容先生暂且担承嫌疑，如今官面上因事主不甚催促，案情稍冷下来，容先生又有这位邵先生保护，料想不致遇到危险。而且退一步说，姐姐也很可少安勿躁，自办己事，才不负容先生的盛

意。万一容先生被官府捉去，你再投案还不晚呢。如今暂委屈容先生作些日黑人。他既然没有不愿，你也无须不安，方才容先生已说得很透澈了。至于说到为我的话，我固然太不敢当，可是在这时候，我也只得不客气的和容先生一样的主张，和姐姐反对了。”

凤宜听着，似已因佩馨的好意，心玉的热情，有所感动。正在沉吟未答，佩馨已扬手说道：

“凌小姐已把话全说尽了，何太太若再固执，不但辜负了凌小姐的心，连我们也太失望了。现在无须再费口舌，就算决定了吧？何太太，你安心去作自己的事，我们也另寻我们的路。但盼吉人天相，你安稳地报了大仇，还能平安无事。我们得着信儿，再回来给你庆祝。再见吧，我们走了。”佩馨说到最末一句，是面对着心玉而发。他并未预备立刻就走，只为说出走字，看心玉如何动作。

邵老台是实性人，闻言已霍地立起，走出了两步。心玉更是关心，不自觉的已叫出来道：“你……不能……且等……儿……”叫着就奔向佩馨跟前。但还没走到临近，猛又悟到自己这样风雷火急的叫起来奔过来，但到他面前应该对他说什么呢？不由又窘住了。但临别此际，不能默尔而息，弄得虎头蛇尾，只可又把说过的重了一遍道：“你不能走，不能这么就去，……”说到这里，忽听凤宜在身后开口叫容先生，这可给她下了台阶儿。急接着回手一指道：“我姐姐就是领受了你的好意，你也不好就去，她还有话说呢。”心玉说完，就转过身去，面对着凤宜，听她发

言。但仍不离开佩馨的身畔，心中却思索着：等凤宜和佩馨交涉完毕，自己对佩馨将如何表示衷心，如何的定后会。这并不是心玉受了情迷，忘却女儿身分，实因事机切迫，不许迟疑。佩馨已说出将作远走，倘放过了这一瞥即逝的机会，待他走了以后，就成为天涯海角，消息沉沉，相思无限，重见无期。那悔恨不但非登楼少妇所能比拟，而且这墙头一吻的公案，又将如何了结呢？

这时凤宜已开口道："容先生，你的好意，我已不能推辞，何况又有我心玉妹妹在里面。你们都这样诚恳，我已只得领受。不过你和邵先生的事，不能这样就走，得答应我两件事。头一件我知道二位东漂西荡，无家可归，景况很是困难。论理我应该替你们安置，就留住在我家，也自应该。不过在这案子未了结之前，你们当然不能留在天津。倘若被官面弄了去，固然还有我在，不会叫你真受屈枉，可是那时又辜负你们大家的盛意了。所以在这时候，你们自是出门的好。不过我要求你们，不要远去，最好不离周围三、二百里之内，而且把住址常常报告给我，预备我报完仇恨之后，立时可以请你们回来。第二件倒没有什么，我只于要送给你们二位一点小款，作为川资，请你们万不要推辞。"

佩馨答道："何太太，头一件事我当然照办，不向远去，并且常报告住址。不过你也不必执定了报仇之后必须投案。倘若杀掉那郑子范，你能够脱避刑罪，就自己保重也罢，不必定去投案。要知道我在此地既没财产，又没事

业名誉，就离开永不回来，也没什么顾惜。男儿走遍天下，全能立足，更不须你替我洗刷嫌疑，再回此地。天津并不是我的故乡啊！至于第二件，我也不敢客气。说实话，现在我和邵大哥两个人身上，合起来才只剩一顿饭钱了。你既有这份好意，就请借十元八元好了。”

凤宜点首道：“你所说以后的事，只能等将来临时定夺，谁也不敢预料。现在且请你等等，我下楼去取钱。”说完就向心玉递了个眼色，叫她代为招待容、邵二人，自己下楼去了。

心玉毕竟情虚，瞧到凤宜的神情，虽已领会她的本意，但疑内中还蕴有调谑作用：她似乎说我要下楼去了，这正是个机会，你和容佩馨畅说衷怀吧。其实凤宜根本不知道心玉与佩馨的事情，何致有此表示。心玉这一想入非非，倒又不好意思起来。先望着凤宜的后影儿下楼，又把秋波向佩馨一溜，便低下头去，赧然有思。

若照心玉这样，真将把良机坐失了。幸而佩馨见凤宜去后，立刻生出了当日偷吻的勇气。当凤宜在时，他本已预备对心玉有所表示，但恐当着凤宜，要使心玉难堪。此际见凤宜离开，心玉又默默无语，知道是自己必须发动的时候了。当时也顾不得邵老台惊异，向他附耳低声说道：“大哥，你到那小门外月台上站会儿，我要和凌小姐说句话。”

邵老台虽把愕异眼光望着佩馨，但他终是游侠出身，在风月场中走过一遭，还算知趣得很，一语未发，就转身

走向小门外月台之上，独自披清风而赏明月去了。

心玉偷眼看着佩馨和邵老台倾语，又见邵老台独自闪开，就明白了佩馨的微意。立觉一颗心儿扑扑的跳，脸上又如火烘，心中料着佩馨必要过来说话。却不知怎的，竟十分畏怯他起来。但在畏怯中又似乎非常希望，只低着头，把眼光望着地毯中心的万字不到头的花纹，不敢面视。哪知在这工夫，已见那注视的花纹上，来了一只穿青呢子鞋的脚，随着又来了一只，两只并在一起，接着就听他先叫了一声凌小姐。心玉只得抬起头儿，只见佩馨正立于二尺开外，恭身致礼。心玉这时不知怎的，胆力忽壮了许多，就盈盈立起，悄然说道："容先生久违了。"

佩馨一听，初而诧异她在见面许久之后，还说这套客气话儿，有些不近情理。但一转想，才恍然悟到她别有深意。这句话实是表示方才虽有许多言语，想是为他人所发，等于没说；从此语起，才算接上那天吻别后的碴儿，开始交谈。佩馨想着就恳切说道："凌小姐，自从那日在冯村别后，我时时刻刻希望见着小姐，好拜谢您的救命之恩。可是今天意外的遇见，我倒没话可说，这样大恩是没有用言语谢的。您……"

心玉听他提出冯村二字，立觉颊上的旧日吻痕，重复发出高热，竭力忍着羞赧，低声说道："请坐下谈好么？

佩馨听她没回答自己的话，只叫坐下，就知下面必有文章。心想无论她将来什么表示，自己恐怕都不能接受。与其事过徒生感触，还不如先把自己所定的主意，迎头说

出，较比干脆呢。想着就道：“好吧，小姐请坐。”心玉闻言，就望着他一同落坐。秋波莹莹，方如低徊欲语，佩馨已先张口道：“凌小姐，大概那位何太太快要上来，没很大工夫。我先冒昧说几句话，请你原谅我。在冯村那夜，蒙您相救。我当时不知怎的发了疯狂，对小姐作出那样鲁莽行为，事后想起来真真自觉该死。……”心玉听他突然提起此事，不知出于何意，只羞得面如熟透苹果。佩馨又接着道：“倘然我是个有希望的人，将来或许能够补过，消弥了过去的罪恶。无奈我本身既极穷窘，后顾茫茫，难寻生路，而且又担了杀人的嫌疑。今日离开这里，明日便得远奔他乡。从此天涯地角，不知栖身在何处，流落到何时。此身的安危存亡，也无丝毫把握。象我这种的人，居然作出那种鲁莽行为，更是万恶滔天。这意思小姐总能明白。”佩馨说着停了一停。才又接着道：“我过后明白那不知自量的错误，后悔得没法儿。今天幸而和小姐遇见，趁着离别之前，对小姐谢罪。一则求您原谅我当日的胆大妄为，二则……二则……就是我方才说过的……我……我不配对小姐有什么妄想，所以今天……声明取消我那……咳，我也不必细说了，小姐总能明白。归总一句，小姐对我的恩德，我到死也不会淡忘。可是小姐对您所救的人，请永远忘记了吧。因为……我……我从此要飘泊下去，报恩的希望很少了……”

佩馨这一篇话，说得吞吐嗫嚅，迷离惝恍。若被局外人听着，还许疑他是有什么神经病，以致语无伦次。但在

和他心灵感应的心玉却已听得镂心刻腑，似醉如痴。她明白佩馨别后相思，是和自己一样深切。今日方得重逢，他又仗义替凤宜继续担承嫌疑，才要避地远去。所以等凤宜复完大仇，还替他洗刷，请他回来的话，不过是凤宜一面的主张。佩馨却不作此想，预备为凤宜担承到底，一去不归的了。他既自顾本身寒素，又感前途渺茫，所以对当日接吻的事，非常后悔。因为他那一吻寓意很深，一为记识恩义，二为表示爱情。在接吻时，他的心中必然想着将来有日出危难而成事业，定要永侍妆台，作恩人的奴隶。就以此吻为预约之券，而且他也猜想到我已默认他的约定了。如今他自觉没了希望，后悔当日作事鲁莽，恐怕我万一还记忆那一吻之约，痴心等待，耽误青春。故而当面正式表示忏悔，声明取消那无言无字的情券。但他又怕唐突了我，才把话说得模棱含糊，绕了许多弯儿。真意只是两句，就是我倘若没有接收他的爱情，就只原谅他过去的冒犯罢了；若已接受了他的爱情，务必依他请求，取消这件公案，把过去的事完全忘记。他大约说这些话以前，曾经苦心思索：若径直把吻约提出，恐怕表示我并未爱他，岂不弄成僵局？倘隐忍不言，又怕我真的已爱了他，他这一匆匆远别，后会无期，岂不是永远的一件亏心之事？所以他宁可厚着面目，也要曲折迂回把私衷表白。这当是他存心忠厚不肯负人之处。心玉这样想着，不由更受了感动。本来她和佩馨并没一语及于情爱，一刻经过缠绵，一切都在心心相印的暗幕中进行。此际她听了佩馨的话，不知怎

的，竟似超越了一大段爱情应走的路程，仿佛觉得和佩馨是相交极久的情侣，偶然遇到恋故似的，不但忘了羞涩，而且竟说出没理性的话来。但目光仍注着楼板，向佩馨道："你的意思我全明白。现在……倘然你的境遇较好，我也不肯直说。现在你既处在这艰难时候，因为怕害了我，才有这种表示，我可不得不说了。你……啊！……"说着略一停顿，神情似乎由兴奋中生出羞意。身体微侧，香肩向佩馨微撞了一下，才接着发出极低细的声音，而蕴着斩钉截铁的意味道："这事可由不了你。"接着又嫣然欲笑的，似乎要叫容先生，却只叫出个容字。把先生二字省去道："容……你得先给我道歉，怎该这样轻视我们女子啊！"

佩馨听着悚然一惊，知道心玉已把万种深情，都萦在自己身上，不由又从喜慰中生出感激。但再想到将来，忽又戚然而忧。这时佩馨心中，真是七情并发，感情刺激过甚，反而变为麻木，只痴望着心玉，眼泪汪在眼里，莹莹欲坠。

心玉望着他也忽现出凄惶之色，将手指指自己的心，又指着佩馨道："你应该明白，不但方才的话都白说了，而且还不能按你原定的主意远走高飞呢。"说着见佩馨似乎迷茫莫踪，就接着道："你知道我怎样住到这位何太太家来的么？从那天你由冯村逃走之后，第二天我就回到天津来，按着报纸的住址，寻到这里。恰巧见何家门首贴着闲房出租的帖子，我才假作赁房和凤宜见着。两下谈得很好，我

搬进已经十多天了，本为从凤宜口里探听这杀人案的真情，没想到今日和你遇见，把一切全明白了……”说着停了一停，又道：“方才我听明你与这杀人案无关，心里真说不出欢喜……以下我也不必再说，你且仔细想想，就该后悔，方才不该对我说那样话了。”

佩馨哪还用得着细想，早已把心玉的深情完全领略，而且浃骨沦肌了。这时真要拜倒在她裙下，开口求婚，但仍不免顾虑到本身现在和未来的境遇，觉着胆怯。竟吃吃地道：“小姐的……我真没的……不过您看看我的情形，怎么配……”

心玉接口道：“什么叫作配？好俗气啊！你这样说话，不太轻视我么？”

佩馨听了这话，知道她的爱情业已万分坚决，不容自己推辞了。而且天下少年的人，谁又禁受得这种的美人恩意？佩馨一阵感情冲动，再顾不得什么将来不将来，什么唐突不唐突，竟扑地跪向心玉跟前，叫道：“小姐，自从冯村那夜之后，我对小姐万分爱慕，万分感激，几乎思念得中了心病。可是我自知受您恩德，又对您生非分的意想，是有罪的。而且我漂泊一身，等于乞丐，更不应作无耻的希望。所以方才对你说出那些话，完全是发于良心。如今想不到小姐这样错爱，倒叫我心里没了主张。我……也不能多想了。小姐，你可能容我把以后的一身一命，都贡献给你，终身报恩么？”

心玉一听，知道他在开口求婚，立刻羞得红云满面，

心头小鹿乱撞。说也奇怪，心玉对于佩馨，在纯洁的动机上，发生极高极热的爱情，经过许多日的苦心辗转，到此夜才证明佩馨既与杀人案无干，更看出他是个人格高尚血性纯挚的好男子，就把多日所犹疑不定的事，骤然决定。在这数十分钟的晤对中，爱情不知增高若干万倍，而且由流质变为固体，坚决不摇地要把自己的一切全付托给他。但她芳心中宛转回环，把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事，都已想到，甚至于日后结成连理的生活，都在脑中构造过空中楼阁。只有对佩馨这样突然求婚，却未料及。因为她本想着先解救了他的患难，解决了他的困苦，使他恢复平常安适的生活，然后由友谊渐进于婚姻。这或者是几个月以后或是几年以后的事，万不料佩馨竟发动得如此其快，不由既惊且羞，感到张惶失措，一时没法回答。她急忙敛定心神，自作深思。现在他既说出口来，可怎样回答呢？论自己心思，本已决定，没有犹疑。只是这样轻易地答应了他，似乎太有些那个，恐怕把自己女孩儿身份太作低了。但是若暂且回绝，而给他留以后的希望，固然也是办法，但心中总觉不忍。他正在穷途之中需要我来安慰，如何反给他打击？而且自己若一辞却，便算立于疏远的地位，对他的今后行止，也不好主张了。心玉想着，猛然把心一横，就伸手拉着佩馨的肩头，颤声说道："你起来，叫人看见是什么样儿？"

佩馨仰首道："可是小姐能允许我么？"

心玉悄无一言，只点了一下头，就羞得满面红霞。一只手遮住自己的脸儿，一只手却用力抓住佩馨的肩头，叫

他立起。

佩馨这时的感激喜悦，倒变成无限凄惶，不知怎的生出一副急泪，狂涌而出。颤微微地立起，望着心玉，默默无语，似将万种心情，都由透过泪液的目光中射出来。

心玉偷偷抬起头来，痴痴地望着他，用右手纤指，摩擦着自己左手中指上所戴的一只镶红豆的戒指。这只戒指，原是心玉亡父当年在江南作事，得到一枚红豆，带回镶成戒指，赐与心玉的。心玉向未戴过，这次从冯村回津之后，到学校住的第一夜，就从箱中将这戒指寻出，戴在手上。至于是什么用意，就只有她自己明白了。

佩馨一见，明白她在口头婚约之外，还希望交换一点信物。无奈自己身上除去极少的零钱，更无一点东西，不由为难起来。

心玉瞧着他的神情，也已知道，便将那手上的戒指脱下，递与佩馨道："你收着这个吧。"

佩馨道："可是我……"

他只说出三个字，下半句还未出口，心玉已先说道："这又何必执定！只要你好生收着我的东西就够了。"佩馨接过戒指正不知该戴在手上，或是藏入衣袋，怎样显着郑重，忽听楼梯作响，似是凤宜走了上来。心玉心中一跳，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话未能说出，时光已瞥然将逝，急得把无限衷情，并作两句说道："你明儿不许走，以后作什么都要先告诉我。还有你现在的住址……"

佩馨此际深知心玉却怕凤宜看破秘密，早已急忙躲开。

又想去把邵老台唤入里面，以免被凤宜看出形迹。于是一面向心玉点头，一面向那通月台的小门走去。

他是越走越远，心玉却听凤宜已走到楼梯中间，就要上来。说话声音低了，佩馨不能听见，高了更怕进入凤宜耳中，只可咽住。随见邵老台还没等佩馨走到地方，已推开小门走进。心玉知道他必然一直隔着门上窗隙窥视，把佩馨和自己一切情形全看了去，很觉不好意思。随着凤宜也走到楼上，心玉只得强敛羞容，迎了过去。

凤宜皱着眉头道："怎这样巧！家中的现钱都花完了。只剩下几十块钱，哪里够呢？我向来手头洒乱，好把钱向抽屉里乱丢，放在衣袋里的钱，也常忘记拿出来，就向各处搜寻，又找出四十多元，可还是不够。明天又是星期日，要上银行取钱，还得后天。这真叫人着急。"说着将手中纸包放在桌上道："我只可寻了几件金货，连钱包在里面，容先生拿了去吧。这总共有几百块钱，大约够几天用了。以后你到了什么地方，就给我来信，我可以再给你寄钱去。"

佩馨听了，已摆手道："哪用得这么多！我只有一、二十元钱就很富裕，多了于我也没用处。"

凤宜把纸包推到他面前道："不必客气，你且收下再说。"

佩馨还要推辞，心玉已开口道："容先生，你就收下吧！我姐……这一片好心，你不要辜负了。你为她受很大的委屈，再连这点钱也不肯收，不叫她太难过了么？"

佩馨听心玉一说，知道她必有道理，就不再违拗。接过说道："那么我就谢谢了。"

凤宜道："容先生你不要错会了意，认为我这是补报你。要明白，你的好处绝不是钱财所能补报的。"

佩馨忙道："何太太您太言重。好，我就依实，也不再道谢，就要走了。"说着暗对心玉用目示意，似乎说你所吩咐的话，我已全记住了。现在当着凤宜的面，无法接谈，只可告辞自去。明日一定先设法和你见面，然后他往。心玉领会他的意思，微微颔首，表示灵犀一点，业已相通，又将目光叮嘱了一下。

这时凤宜说道："你要走，我也不留了。方才说完的话，大家都要记住，后会之期总不在远。你的好心，但盼我今生能够报答……"

心玉一听她要说丧气言语，忙拦住打岔道："姐姐不必再说了。我看将来你们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何必说这远话？现在天已快亮，容先生也不便耽误，快些走吧。要不然工夫一大，下面老妈醒了，听见又要生出是非。"

就在这时，邵老台见他们把事早已议妥，便有些忍耐不住，拉着佩馨叫他快走。凤宜要他们下楼从大门走，佩馨以为楼下有仆人居住，被看见了，于主人多少不便，于是主张仍由便门出去。心玉也赞成他的主意。邵老台说道："天已快亮，不必多麻烦了。何太太，你先熄了电灯我们好走。"

凤宜不解道："为什么要熄灯？这样有灯照着，下去不方便些么？"

邵老台道："房里有灯，我们下去方便，可是外面的巡警和走路的人，看得也方便。你想对不对？"

凤宜方恍然大悟，就走到墙边，把电门关了。

这时房中变成漆黑。凤宜说着别的话，佩馨口中应着，就向小门走去。心玉这时似乎有什么潜伏的力量催动，很快的先走到那通月台的小门旁边。因为心里跳得厉害，连带使身体也抖战起来。她在暗中什么也看不真切，但心中似有一种自信，悄然在等待着。佩馨答应凤宜的话时，尚立在房间中心，说完房中空气变为寂静，只闻轻悄的脚步声向这小门而来，也渐近心玉身旁。她一颗心提到喉咙口，把目光耳力都兴奋到极点。大凡房中无论如何黑暗，只要有外面射入的些微光线，如天上的星光，或远处的灯光等，为人目所忽略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黑暗，仍旧可以使视力发生效用。此际心玉在门旁瞪目看着，先听有脚步走近，只见影绰绰的有个很高大的人形轮廓走过身旁，出到门外。心玉虽然看不清是佩馨或是邵老台，因为她好似得到一种微妙的暗示，知道这第一个出去的是邵老台。及至第二个人影现于身旁，她突然心跳得不能自制，而且向着那人影的半面身体，倏地烘热起来。这时她直如在明处目睹一样，自信不会错误，猛地放大胆量，赶上一步，拉住那人影的臂膊。那被拉住的人果是佩馨。他觉得臂上有了人手，立刻明白是心玉，忙伸手抚着她的玉腕。心玉发出极

低的语声，只说得两个字道："明天。"佩馨听了，忙轻轻拍她手背两下，代以答应。心玉得了回话，就把手松开。在那一刹那间，佩馨猛想到冯村初遇时的暗中一吻。这时又遇到同样的情境，不由心中一动，忙将臂向旁一伸，揽住心玉的玉颈，再把头儿一侧，立刻吻到心玉面上。因为在黑暗中寻不着准部位，他的唇吻感觉所接触的是面上柔软而又凹入的部分，和柔细的眉毛和睫毛。佩馨知是吻在她眼上了，同时脑中就映现了心玉的剪水双眸，感到无限的快美。但这快美并不容他久享，很快的便有一只玉手抵到他的颈下。佩馨微觉发痒，抬头缩臂，立觉怀中的人儿瞥然脱去。佩馨方在迷茫无主，就觉背后被打了一下，才知心玉已经躲到身后，而且暗示叫自己快走了。他急忙走出小门外，和邵老台一同攀栏而下，投奔宿处去了。

心玉在这时候，还痴痴望着小门外的月台，直到二个黑影全部没入暗中，她仍凝立不动，注目不瞬。好象她的精神，已飞越而去，和佩馨一同走了。忽觉眼前骤变光明，她才吓得张惶回顾。原来凤宜揣度够了工夫，容、邵二人业已下楼走远，就把电门开了。心玉心虚，觉得自己立的地方太犯嫌疑，猛然生出急智，就向前走了一步，把小门关闭，才转身走回，为着表示自己才走过去开门，并非早已立在那里。

凤宜这时也似满怀充满心事，并没注意心玉的神色。茫然向她问道：

"方才的事，我好象作了一场大梦。"

心玉默然半晌，才道："姐姐，咱们下楼去吧。"

凤宜看看心玉，似欲有言，又咽住点头道："好吧，咱们下去。"说着挽了心玉，就熄灭电灯，才在黑暗中摸索着下楼。到了下面，凤宜把楼门重行锁好，又取起放在地板上的暖瓶，一同回入宿室。

二人因方才经了无限刺激，说了许多言语，都觉口干，就斟了两杯热水。凤宜燃支纸烟，坐在椅上，徐徐吸着，面对歪在床上的心玉，似有所思。心玉看着，她忽想起有一个问题，她必然要问。正在打算怎样答复，凤宜已开口道：

"妹妹，咱们从此可不再疑神见鬼的害怕了。"心玉听着微笑颔首。凤宜又道："我真有些糊涂，今天事情怎这样巧！容佩馨因为我是害他的人，所以前来作闹。哪知在这里巧遇到你这救过他的人，弄成如此结果。这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一想就觉脑中昏乱……"

心玉从她开口，就已明白言中之意，凤宜口说凑巧，心内却不是一样想法。她必已怀疑自己前来租屋同居的动机，但不好意思直言诘问罢了。便笑答道："姐姐，你觉得奇怪么？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到你这里租房，本是有意来的。不过我也没想到和这容佩馨遇见罢了。"

凤宜愕然注视着她道："哦，那我更不明白了。你是有意来租房的，有的是什么意呢？"

心玉道："姐姐，你大概也很乏了。快上床来，咱们

都躺下歇着，我再细说。有好些情由呢！”

凤宜听了就上床倒在心玉身旁，二人合盖一幅被子。心玉才道：

“我从头里说吧。在你家出这凶案的时候，我正因为学校放假，去到乡里看我一个出嫁的姐姐。这姐姐名叫意如，嫁给谷姓。她丈夫谷中挺，是个很坏的小人。夫妇同居在离天津四十里的冯村。意如天性柔懦，常受丈夫的虐待。我们凌家人丁衰弱，除我以外，只剩下这个堂姐姐。亡父去世的时候，叫我照顾她。于是我趁着暑假，去到冯村探视，在谷家住了十几天。意如虽受丈夫欺凌，但仍一味忍耐，不肯变心。我只赠给她一点钱，就预备告辞回天津了。哪知在我临行的前夜，恰赶上这容佩馨和那姓邵的，一同到谷家投宿。谷中挺因拾着容佩馨身上所带的报纸，知道他是在逃案犯，就在半夜里出门去报告村中的驻警，来家捉拿。我当时听见这事，忽地动了善心，就悄悄溜到容、邵二人所住的房子，放他们跳墙逃走，等着谷中挺领着村警回来，自然扑空。但不知他们怎样跑的，乱寻一阵，也就罢了。

“事后我细看那张报纸，才明白容佩馨犯的是图财害命案子，不但杀死事主，还害了一个年青女人作了寡妇。我心里十分后悔，不该冒昧行事，使凶人逃出法网，死者永远含冤。但又想着容佩馨的相貌举止，确是个文弱的书生，好象不会作出盗贼行为，因而又疑惑内中或有冤枉。就为这件事情，我良心上一直不安。我好似作了什么亏心

事似的，成天价寝食不安。只疑惑着自己所作的事，不知是作对了还是作错了，很想能够证明一下，好使我良心上安稳。但是容佩馨已不知逃到何处，没法寻他。事后才从报纸上想到姐姐这儿，就决定上此地来探视，设法和你亲近，慢慢考察容佩馨的杀人真相，以证明我是否误救了恶人。在未来之先，还不知姐姐家境这样富厚。因为我亡父曾给我留一点资财，所以当时曾生过糊涂想头，打算着倘然查明白容佩馨实是含冤负屈，我救他是应该的，良心上就安稳了。倘然查明他确是杀人谋财的恶贼，那么就算我做错了事，良心自然更要难过。可是我也不能声说出来，担负法律责任，那只可暗地把我的财产拿出一半来，赠给受害的人，算是自己给自己一种责罚。哪知我到了这里，天赐其便，正看见门外招租的帖子，才借着租房和姐姐见面，随着搬了进来。

"姐姐待我的情义，已叫我感激非常，而且又看到你生活的富厚，我暗地受了很大的刺激。想到倘若容佩馨真是凶犯，我对姐姐将要没法赎罪。你是无须旁人帮助的，我想借钱财抵补罪过的想头，算没用了。所以我自搬进来以后，心中更辗转难安，但是并没有放弃原来的计划。本打算慢慢地和姐姐深谈心事，再询问凶案详情，不料在前天楼上有了响动，姐姐的神色有很多的地方叫我可疑。更想不到今天又把全部的真相都弄明白了，内中竟藏着偌大曲折！我真说不出的喜悦。第一先证明了容佩馨不是杀人凶犯，而且还是个孝子，我救他并没有错误，良心上就可以

安了。但是在知道杀何振邦不是容佩馨，而是姐姐的时候，我心里更为难过。因为我虽然愿意明白容佩馨无罪，却万不愿听我最亲近的姐姐，是这案的正犯啊！幸而以后姐姐说出情由。原来你是忍苦含辛，报全家血海冤仇。这件事世界上任何人听见，都要受你感动，对你同情，我更快乐得流泪。因为良心上的不安，既已除去，又知道姐姐你是个孝义侠勇，无美不备的好女子，我能作你的妹妹，够多么得意啊！”

凤宜听着，似深信她的话，点头道：“妹妹，你不要夸奖，我已经够惭愧了。”

心玉道：“姐姐怎说这话？自古至今的女子，有几个能作出你这样大事呢？”

凤宜摇头叹道：“不然啊，我这事无论作得多对，总有一样抱愧的地方，就是这身体已经污了。而且嫁了何振邦一、二年，才把他杀掉，总难免被人议论。咳，现在妹妹你交我这姐姐，也许是你的羞辱……”说着又喟然一叹道：“等着看吧，到我再收拾了郑子范，大仇全报之后，把这污秽的臭皮囊丢在世间，将纯洁的灵魂去见阴间的父母。那时或者能对得住妹妹这几句话了。”

心玉听了，明白凤宜这言语并非随意之谈，实是她早已打定的主意。大约她一因一身孤苦，无可留恋；二因她认为嫁何振邦的事，虽为报仇，但恐不为人口所谅。所以预备事后便行自尽，借以表明心迹。心玉想到这里，不由又平添心事，觉得救护凤宜，是自己的责任，应该由自己担

负。这恐怕是很大的难题，但在这时当然不易譬解。幸而她必到功行完满之后，方才发生危险。还有很多的时候，可以容自己设法，现在无须枉费唇舌。就装做没听明白凤宜的言语，向她说道："姐姐，你真有些想不开。人在平时，作事自然有许多顾忌，但遇到非常变故，就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古人有守经达权的话。象你遇到这样杀父母大仇，还讲什么小节！本应该只求成功，不择手段。你这样做法，可以说对得住天地神鬼。但凡有人心的人，谁也得悲悯你的遭遇，赞美你的苦心。对于你失身一层，莫说无人忍得议论，更没人忍得想起啊！姐姐，你看过《今古奇观》那部小说儿么？"

凤宜点头道："我看过。"

心玉道："那书里有段蔡小姐忍辱报仇，你看了对那蔡小姐能加以不好的批评么？"

凤宜道："我只可怜她，并没想到别的。"

心玉道："是啊，你的行事，比她还正气百倍。旁人知道的，不止可怜你，还得敬重你呢！

凤宜道："你说得有理。可是不管那书上事情真假，那蔡小姐在报仇以后，自尽了，看书的人才可怜她，倘若她不死啊，就不知叫人怎样批评了。"

心玉引证这件故事，本为着叫凤宜明白她所作的事光明正大，定能为人所原谅。却没料到凤宜提到蔡小姐自尽的结果，她才后悔这典故大有漏洞，引征得大为失算。但也只得和她辩论道："若据我看，那蔡小姐一切行事都好，

只有自尽这一着是错了。一个人作事，只要求良心上安稳。自己觉得不愧本心，就算合了正路，何必为旁人议论，非得牺牲性命呢？就以你而论，当初立志报仇，是由于自己良心催动的，还是被别人说动的？当然是出于你自己本心。等到大仇报尽，你就对得住自己就算成了，怎又忽然想到别人，要对他们表明心迹呢？”凤宜听了默默不语，似乎思索心玉言中之意。心玉看着，觉得在这当儿截止谈判，叫她仔细思量，最好不过。就打了个哈欠道：“真够晚了。我闹得脑里昏昏的，姐姐你大约也倦了，咱们睡吧。”

凤宜点头，就熄了灯，一同安寝。至于二人中谁被心事搅乱，谁到什么时候睡着，那就不可考了。

次日上午九点钟过，二人才相继起床，梳洗已毕，凤宜枯坐深思，很少言语。心玉也因心内记挂着佩馨，想到夜里曾叮嘱他暂勿远去，又要他告知住址，大约容佩馨必有信来。但自己和凤宜同在一室，信来时必然被她看见，倘要问起，恐怕佩馨的信中，要表他的心事，绝不能给凤宜看的。那时我把什么话答对她呢？心玉想着，不由一阵阵心慌意怯，但又希望着邮差早些到门，好知道佩馨的消息。这样坐立不安，神思惝恍，直到吃过午饭之后，凤宜自忙着换衣服，言说要到外面一行，却未邀心玉同往。心玉察看情形，料着她必因昨夜受了刺激，所以今日赶忙着要去访查郑子范的踪迹，以作行事的准备，觉得很不放心。打算伴她同去，但又想到自己正守候佩馨的信息。凤宜出门，正给自己留下绝好机会，怎反随她一同出去呢？

心玉这时一半担心良友，一半盼望情人，很是委决不下。最后才自宽慰，以为凤宜此去，只于查访，不致有何危险；佩馨和自己却正在紧要关头，也许因为几点钟的迟误，竟失去和他见面或是拦他出门的机会，岂不后悔不及了？当时也没问凤宜要去何处，只说自己通身不爽，要安睡一会。凤宜也没说什么，只问她有没有要用东西，叫她代买，心玉摇了摇头，凤宜就自出门走了。

心玉也出了内室，在大厅中徘徊，精神刻刻注听门际。迟了工夫不大，忽听得门响。心玉忙走到楼门口去看。只见并非来了什么邮差，而是宅中女仆，出门去购买零物。心玉爽然若失，走回坐在椅中，闭目假寐，外面好似五中恬静，其实心中是万马奔腾。又过一会，听有脚步声走入厅中。心玉以为必是女仆，就也不加理会。哪知脚步声到了近前，又叫小姐，心玉睁目一望，果见女仆立在近前。那女仆说道："小姐，我方才去买东西回来，看见一个大汉子立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是送给凌小姐的……"心玉听着，已早看见女仆手中拿着一封信，忙接过看看信封，见写着凌小姐玉展。字迹写得很为秀劲，不由心跳起来。又觉着信封下面凸起，很有分两，料着必有别的物件在内。就点头道："不错，是我学校来的信，大约要开学了。那送信的还在外面么？"

女仆道："他放下信就自走了，没提要回信。"

心玉情知送信的是那邵老台，就向女仆客气了一句，叫她回后面歇息。女仆走后，心玉忙回到内室，关了房

门，把信封剪开，抽出里面信笺。只见是三张极薄的国产信纸，一望而知是小杂货肆中临时购买的。但纸儿虽劣，字写得细小工整，在一行格中写两行字。上面写着：

心玉小姐妆次：

虽然这是第一次给你通信，但在我意中，好象对极亲近极熟识的人通信似的。自觉不该有丝毫客气，而且我就想客气，也不知怎样说法，所以这样质直的写了，料你不致见怪的。咱们见面只有两次，可是两方面的感情，都好似最好的朋友。大家把互相爱慕的心情，隐藏了许多日，今日才表明了。你对我的情义恩德，我实在没法用言语申说。昨夜从何宅回来，到我的寓处，我背着邵大哥自己哭了半夜。并不是我爱哭，实在是除了哭没法发泄我心中的感情啊！我摩擦着你的戒指，知道和你已成为终身伴侣，自然说不出的感激，却又非常惭愧。我这样的人，怎配作你的丈夫呢？我为着敬重你，感激你，在良心发出这一种念头：觉得和你订婚，是有罪的。你这人本有极大的希望，应该得个有地位有名誉有财产的好男子，作你的伴侣。若一嫁我，就算把你终身毁了。我如何忍心看着我最感戴的恩人，最爱重的好友，把青春消灭在贫寒之家，把终身断送给无希望的穷人！所以我千思万想，到底不敢承认这婚约。这样自然显得我反复失信，但是你细想总可以原谅我。现在我托邵大哥把这

封信，连昨夜你赠给我的戒指，一并送去。你接到了，不要生气难过，请记着容佩馨终是这世界上最敬爱你关心你的一个人。虽然因为我的环境所迫，不敢接受你的婚约，可是你的恩德，永远存在我的心里，友谊也永远连在我们中间。而且更要求你原谅的，就是我不能再守昨夜的诺言，把住址告诉你了。因为我深知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女子，见了我这封信，一定不肯就此罢休。若知道我的住址，一定要寻我来解释。我很明白自己，若见了你的面，就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仍得服从你，结果还要走到害你的路上去。所以我决计把住址秘密，并且在最近期间，和你远离，也不必通什么信息。即使你因此怨我恨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到将来我可以出现的时候，自然出现，再领你的责罚，作你的奴仆。现在我写得很多，但我心中的苦衷，似乎连百分之一也没有说出，也大可以不必说了。你只记着，从此天涯地角，有一个最敬爱你的人，永远遥望着天津，祝祷你的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再见了，心玉小姐。佩馨敬上。

心玉看到中间，已经手颤起来，信纸簌簌抖动。及至看完，就好似腔内一颗心被摘走了。一阵心神麻木，不自知的珠泪潸潸而落。怔了半晌，忽地切齿发恨，骂了句：“不通人情的糊涂行子，你真是死脑筋！”随又咽住。再看信文，也明白佩馨的辞婚，是由于爱自己，不忍叫我随他终

身食贫居贱。只是你就不想，爱情是不管什么贫贱富贵的。我既然爱你，就是随你讨饭，也能甘心。何况还不致那样，我多少还有些财产，可以暂作生活。你也不是久于贫贱的人，怎这样想不开呢？但他越是这样存心忠厚，我越不能舍他。而且在以前，我虽对他爱情专注，却有一点耽心的事，就是他出身寒素，只上过中学，不知学问如何。待到婚姻成功，恐怕要大费一番心力，使他深造。如今看这封信，虽是在心神缭乱的时候写的，前后语气很不连贯，但看这文理字迹，已知他的根底不错，叫我放了许多心。我无论如何，也得想法见他的面，破斧沉舟的说个明白，万不能放他这样离我而去。固然他将来必有重归之日，我还可以等他；无奈在这婚约虚悬，身分不定的情况中，若耽延三年二载，恐怕我就要憔悴死了。为今之计，只有寻他见面的一条路儿。只苦他把住址业已隐瞒，偌大的天津，我上哪里去找？而且他既来了这封信，以后绝不会再向我报告行踪，他定要依着原定主意，在一、两日离津他去了。这可怎么好呢？心玉想着，急得流泪。一颗心似在腔内上下左右翻滚，身体随之坐立不安。在厅里由这角踱到那角，在沙发上坐坐又移到椅上。取出信封内退回的戒指，发恨掷到地下，又拾起放到颊边偎着。

这样失魂落魄地过了半天，她忽然无意中踱到临街的窗前。那窗挂着半截纱帘，她由纱孔中向外张望，猛见街的对面墙下立着一人：身材甚高；却耸肩曲背，象株枯树似的，在日光中晒着，纹丝不动。心玉看着很象佩馨的同伴邵

老台，猛然心中一动，急忙拉开窗帘，向外细看。果然不差。心玉直如漂流在大海中的难人，忽地望定了救生的船舶，只怕他生翅飞去，等不及出至门外和他见面，忙开了窗子，探出头儿，向邵老台招手。叫道："邵先生，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那邵老台很安闲的立在那里，不知作何。此际看见心玉招手相呼，竟没有些微惊愕之态，只淡淡点了点头，那样儿似乎并不以心玉的出现为怪。心玉既叫住了邵老台，缩身退回，匆匆关上窗子，就向外跑去。走出几步，忽的又略一犹疑，立住了转身进了内室，对镜照了照。见头面光整，无须梳掠，就取了件外衣，披在身上。拿着手夹，把佩馨送来的信和戒指全放在里面。走出喊叫女仆，告诉要出门买一点东西，少时便回。且说且走，到了门外，见邵老台仍在原处立着。心玉因女仆跟出来关门，怕她看见，就不招呼，自循着街的左边，向东走去。邵老台也不理她。循着街右，遥遥的相随前去。直到拐了弯儿，心玉才掬着满面羞容，回首相招。邵老台紧走了几步，到了她近前，也不说话，怔怔地望着。心玉赧赧的道："邵先生，方才是您送信来吧？"邵老台点头。心玉道：我听老妈说，您已经走了。想不到您还在门外等着，也没让您进去歇歇，太对不住。"

邵老台道："我本来把信交下就走的，你那位老妈说得不错。我们佩馨老弟叮嘱我，不许在这门口停留。"说着见心玉面现迷惘之色，就又接着道："可是我没依他，我料着你看了信必要寻我。我交了信转身就走，走了没几

步，我的心里好象不愿我就走，叫我再等一会儿。我一想也对，才倚着墙晒太阳。”

心玉听着一惊，忍着羞问道：“他的信……您看过吧？”

邵老台摇头道：“没有。我不大认识字，佩馨也没同我说。可是我明白他的心意，连信里是什么话，我也猜得出来。”

心玉听着，觉得这邵老台倒是有心人，但没说出口来。

邵老台很是存心忠厚，认为叫一个怀着满心希望的女子，含羞忍愧地一句句向自己追问，未免太不近情，就自接着说道：“夜里佩馨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他也没说话，倒下就睡了。其实他一会儿也没睡，我只看着他翻来覆去的折腾。到了今天早晨，他两只眼都肿了。我又看见他手上多了一个戒指。他只和我说明日就走，一直奔关外去，以外并没别的话。到晌午我买来了饭，他也不吃。自己出去弄来信纸信封，坐下就写，还不叫我看。半天才写完，封好了就托我给凌小姐送来。我摸摸信封里有东西，他手上的戒指又没了，更料着里面必有缘故。所以送来以后，我没依他的话，立在门外等了会儿。”

心玉听到这里，忙道：“邵先生，他在哪里呢？”邵老台似早料到她必有所问，就道：

“你想去么？”心玉点头。邵老台道：

“那您就不用问，随我走好了。”心玉道：“远不远

呢！咱俩坐洋车吧。”邵老台道：

“用不着，几步儿就到。”说完就向前紧走，出去丈许，才放慢了脚步，在前遥遥引导。

心玉举步跟随，暗想这邵老台虽然粗豪，居然懂事。他自觉和我同行不便，才分开了走。这次他对我身上，真是功德无量了。以后自己和佩馨得如所愿，可得好生报答这位大哥啊！邵老台在前走着，穿街转巷，走了足有二里地，还不见到。真是好大的几步儿！心玉走得娇喘吁吁，直觉支持不住。想叫住邵老台询问，无奈离得太远。正在这时，邵老台已转入一条小巷，心玉喘着赶到巷口，见邵老台已立在一个小门之前，向她招手。心玉忙走过去，到那门前，已喘得说不出话来。邵老台也不同她说话，只举手向门内一指，似乎告诉佩馨就在此中。心玉向门内一看，见是小小一座方形院落。内有三、四间小房，入目都是黄色，看着叫人起一种在乡村的感觉。原来这是城市中罕见的建筑，墙是土的，地是土的，以至于极窄的窗户，也似经过泥水浸濡，变成土的颜色。但是洁净整齐，象是新盖好的，尚未有人住过。心玉向来所见贫民窟房舍，多是污敝不堪，却很少用土筑成。如今见这里土房，居然如此整洁，颇觉可异。其实这里的房子，是由一般惟利是图的房主，用极少的金钱．筑成这种房舍，赁给贫民，按日收价，看似极贱，实际却很昂贵。因为建筑潦草，一遇阴雨，就要倒塌。每逢夏秋，压死居人的，多是这种房子。当时心玉也顾不得多看，就回头望着邵老台，希望他引导。邵

老台立在门外，举手向东面近门的一间小房指了指，又挥手叫心玉自己过去。随即离开门口，躲到一边。

心玉因望见佩馨心切，就走进院中。到了邵老台所指的房门前，见那房门只是一块长形木板，并无窗孔，就举手敲了一下，便闻里面有人问谁。心玉听是佩馨声音，立刻心中一阵发酸，一阵发热，也不答言，就要推门进去。哪知门竟纹丝不动，看了一看原来那木板是浮安在外面的。门儿开处，就见佩馨正坐在一铺土炕之上，将双手扶头，两肘支膝，似乎正在愁苦。心玉失声叫着他的名儿，佩馨已看见来的是自己思念的人，大惊立起，瞪着眼说不出话来。

心玉怔了一怔，就把房门关上。走到近前，悄然无言，把莹莹秋波直望着他，眉目间蕴着无限幽怨，似把满心委屈都掬在面上，只差没有哭出来。

佩馨也痴望着她，面色惨白如死，唇吻微动着，半晌才说出一句道："你……你怎么来的？"

心玉摇摇头，似乎表示先无须谈这不急之务，就打开手皮夹，把信和戒指取出，递向他手内道："这是你派人给我送去的么？"

佩馨不用等心玉诉说来意，只看她有此一来，和来时的凄怨情形，就明白她是绝对不舍自己，并且来问罪了。本来他的辞婚，就是一件违背本心之事。只为心玉的终身，不忍她以娇弱之姿，随自己长沦贫贱之地，才咬着牙给心玉写了这封信。事前的焦虑苦思，事后的深悲极恸，当然可

想而知。此际一见心玉，果然应了他信中的话，立刻心中感动得肝肠翻动。觉得自己所认为理由甚正的，实在是一种卑鄙之见。心玉所爱的是人，所重的是情，自己却专想到富贵贫贱的问题，岂不太辜负她的心？真可惭愧。现在她不辞屈辱，竟寻了自己来，我除了伏地自投，谢那鲁莽的罪，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再也没话可说，只从心玉手中将那封信和戒指抢过，先将戒指带到自己指上，又把信撕得粉碎。两眼含泪的望着心玉道："我真惭愧，太对不住你了！现在只求你原谅我，只当我没有寄过这封信……。"

心玉悄然道："只当没寄这封信么？你倒说得轻松。我真不明白你怎那样心狠，叫邵先生送信，还叮嘱不许停留。倘然他依了你的话，请想我这时是什么滋味？"说着哼了一声叹道："在你心里，或者还觉得这是正办。你越来得决绝，我越觉得高兴。本来我对你是假的，正恨不得抛开你这穷人……"

佩馨没等她说完，早已惶恐无地地道："你再说下去，我真惭愧死了。我实在后悔不及，怎该把卑鄙龌龊的心理，来对待你这样高尚纯洁的仙人……"

心玉好象没听见他的话，仍接着说道："幸亏邵先生是有心的人，投完信还在门口等了会儿，我才能随他到这里和你见面。你倒会说只当什么没寄这信了，又是什么原谅了。请问，倘若邵先生依了你那好主意丢下信就走，我这时能不能把信丢在一边，只当没看见？你又叫我原谅谁

呀？”说着声音一酸，竟流下泪来。

佩馨心如刀绞，唇吻颤动着说不出话来，只陪她流泪。突然双膝一屈，跪在心玉眼前，悲声道：“我实在该死！作这糊涂事。姐姐若不原谅我，我就得死了。”

心玉见他跪下，心里立刻软了。忙伸手拉他，佩馨赖着不起，仰面说道：“姐姐不饶恕我，我永远不敢起来。”

心玉双手拉着他的肩际，泪眼莹莹地叹了一声，道：“我有什么法子不原谅你啊！可是你这种犹疑，一时一个主意，又叫我怎能放心！”

佩馨斩钉截铁地道：“我这只是一时糊涂，哪能再有第二次？姐姐你也该替我想想，我虽然受你深恩厚待，无奈以前没有长时候的接近。即使咱们换个过儿，姐姐处在我的地位，恐怕也未必不自惭形秽，生出这种思想。现在我已深知姐姐的心，那种糊涂念头，再也不会有了。姐姐还不放心，我来赌誓。”

心玉听到这里，拚命用力把他拉起。道：“用不着这个，只盼你知道我的心就够了。现在我也不再埋怨你，只感激人家邵先生。”

佩馨道：“我邵大哥呢？我真得给他磕头，他又救了我一回。”

心玉一口唾沫喷到地下道：“少说吧！你别埋怨人家就好。”

佩馨被她堵的倒吸凉气，没话可说，只想借个岔儿，把

她哄欢喜了。又想到和她只见面两次，便已定婚，中间并未得说几句心事，有片刻缠绵。现在应该使她回嗔作喜，进入那种阶段了。想着忽看见手上戒指，就褪下来，递给心玉道："姐姐，我们的关系，和普通人不同。我虽是男子，实处在女子的地位。仗你救助，受你的保护，不但今日，从此以后，我甘心永久作您的奴隶。现在这戒指，求您再戴在我手上，就好象在我身上戴了枷锁，作为终身归附你的证据。"

心玉抿嘴一笑道："你不必把我抬得这样高，我对你虽然有一点好处，怎值得总挂在嘴头上？你总这样说法，太叫我不安。你要明白咱们是什么关系。"说着看见佩馨手持的戒指，道："你先取消了方才所说的客气话，我自然可以替你戴上。不过昨夜我已经对你说过，你也该给我一点证物，不一定要戒指，任是什么平常的东西，只要是你的。"

佩馨道："姐姐，可怜我除了身上的衣服和袋里几张铜元票之外，真没有别的物件。不过这是昨夜的话，现在好了。有何太太送我的钱，我立时就可以去买一件象样的。"说着从炕上破褥之下，取出一个纸包，打开了道："姐姐，你看，何太太给了这么多，我实不好意思全受，可又没法儿退回。"

心玉口里说着退什么，你就留着用，日子长着呢，将来咱们再补她的情吧。说时已看见那纸包中，除了一堆钱钞之外，还有七八个金戒指，和一对蒜苗式金镯圈。知道昨夜凤宜因现钱不足，所以把这点金货添补上的。就道：

“你最好把这些金货，全变了钱，省得带在身上叫人看见起疑。”佩馨点头答应。心玉无心中用手拨弄着那几个金戒指，忽见其中有一个上面镶着一颗大珠，作粉红色，非常美丽。就拿起来看看道：“这珠子真好看，镶得也玲珑。”

佩馨听着，忽然心中一动，便道：“姐姐，你若爱这个，我就不必另去买了，把这个给你，作我的定婚纪念物吧。”

心玉道：“这是何太太的东西，如何使得？”

佩馨道：“这种事本来只在人心，不在东西。譬如现在极摩登的男女，无论花几千几万的钱，买得定婚的珍宝，也只是才从珠宝店伙计的手中接过，便转送给对方，那总不能说是珠宝店的东西啊！现在我把这戒指戴在自己手上，戴上十分钟，和带了十年，你看有分别么？”

心玉一笑点头，就伸出纤纤五指，替佩馨把那镶红豆的戒指戴上，然后佩馨又把镶珠的戒指给她带上，二人双手互握，四目相视。佩馨知道到了时候，就拥着她接了个热吻。这一吻可真舒心如意，和前两次提心吊胆，匆匆忙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过了半晌，心玉才悄然道：“到现在我的心才安定了。你知道方才我接你信的时候，直觉自己落到万丈深渊里面，呼天不语，唤地不应，几乎急得要一头撞死。从今以后，你可不许办这荒唐事了。”

佩馨忙道：“我万万不敢再……难道你还疑惑我？”

心玉道，“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是关于你自己的。你要

明白，现在咱俩个算是一个人，合共一条命。吉凶祸福，谁也抛不开谁，可比不得当初，你可以把自己看轻了。你若真的爱我，就得先把自己看重。昨夜的事，我心里很是为难。本来你好好的一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为什么替旁人背黑锅，担上人命的干系？当时凤宜若是个不相干的人，我就主张着叫你立刻拉她归官，把罪名洗刷出来。你就不必再东藏西躲，担惊害怕，咱们也得以安心的同在一处，商量正事了。无奈凤宜偏是我的义姊，我不能作出反面无情的事，只得袒护她委屈你了。可是现在的情形，既然得顾着凤宜一面，也得为咱们的前途打算，所以我处在万难的境地了。凤宜固然曾说，她再报了郑子范的仇恨，就算大事已了，定要自行投案。她已经知道了郑子范的住址，报仇并非难事。看情形最多有一、两个月，你就可以沉冤大白了。无奈我对凤宜还有一番心思，就是因为她人品的可敬，再加上对我的感情。我实不忍看她这样给恶人偿命，或是把后半世消磨在监狱之中。所以打算帮助她报仇以后，还得设法拦阻她投案。而且还有一种危险，就是她大事办了之后，就许自动的离开这世界，给我们个措手不及，故而救她必得在事前想法子，那真是很大难题。还有一层，我要救了她，便得叫你永远担这杀人的嫌疑。这件事互相牵扯，好难定夺。我昨夜直愁了一夜，也没想出一个办法。你可有什么两全的好主意么？”

佩馨沉思着道：“何太太境遇那样悲惨，行事那样孝烈，实是可怜可敬。我们凭良心当然应该救她。”

心玉撮唇作响，一耸肩儿道："救她，那么牺牲你么？"

佩馨道："忠臣孝子，人人皆敬。我情愿为她牺牲。"

心玉一沉脸儿道："你又忘了我了。"

佩馨惶恐谢罪道："我说错了。"心玉道："这谈不到错不错。咱们现在莫讲道理，只论情势，怎么能够弄得面面都圆，就是好办法。我倒有个主意，昨夜已经对你说过。我手里有一、两万元的财产，暂时不愁生活，很可以立时随你远走高飞，随便到山南海北。一来可以实现我游览天下的志愿，二来凭我二人的能力，到处可以创立事业。这样就算把凤宜的罪案带走了，她杀何振邦的事，永远不会发觉。只要以后她对付郑子范，能够作的严密，不露痕迹，便可以永远逍遥法外，安享天年。你呢，既离开此地，嫌疑也就不成问题了。"

佩馨道："这虽然是个好办法，可是我怎忍累你一同亡命天涯呢？"

心玉道："你又来了，莫非你有这说客气话的习惯？现在不管，将来必有一日，我给你治好了这种坏毛病。"说着又沉吟道："我随你走，在我身上本没问题。而且我若打定主意，你也拦不住我。不过内中另有一个难题，就是抛下凤宜，我自问对不住良心。这也是天缘凑巧，我本为考察你的犯罪情形，才到凤宜家中，却不想和她成为这样深交，在感情上已经不忍抛闪她。何况现在又发现了她有这样高的品格，对她更发生无限敬爱的心，似觉在道理

上也不能不管她了。我真恨没有分身法儿，把人分成两半，一半随了你去，一半留下帮她，这可怎么好呢？”

佩馨凝思有顷，道：“对于何太太，不但是你，我也情愿帮她，更不但我，就是那位邵大哥，昨儿回来，也对我说过，他若不是为着我现在难中，时时要保护我，他真想替何太太去把那个姓郑的仇人杀了。”

心玉听他提到邵老台，触起心中久已纳闷的事，就问道：“我看那位邵大哥，好象和你不是一路人似的，你们怎样交结的呢？”

佩馨闻言，就把自己和邵老台相识的经过，仔细说了。心玉点头道：“这人可是古道热肠的好朋友，对咱们都有深恩。你要好生待他，不要因他粗豪，有什么怠慢。”

佩馨凄然道：“那是自然。现在我是有了你了，今天以前，我在世界上只这么一位邵大哥啊！”

心玉道：“你能常这样想就好。现在且说咱们的事，该怎样办呢？”

佩馨道：“我们的事已经完了，以后来日方长。现在所虑的只是我的安危，其实我本身倒不成问题。因为倘然我被官人捉去，何太太一定要把我洗出来的。可是那样她便难逃法律裁判，绝不是我们的本意。所以我现在要自己保重，只是为着何太太。据我看，我是没什么可顾虑的，还是何太太那面要紧。倘若没人管她，只任她性儿行事，恐怕她事后不是投案自首，便是留封遗书，说明报仇经过，

跟着自杀。现在你最好不必管我，且去照顾何太太。我自己寻个安全的地方藏着，等何太太办完了大事，你把她弄到平安的境地，再谈咱们的事。那时我再同你远走高飞，也可以安心了。万一事情有什么变化，也许能容咱们在此地安居，用不着再奔波了呢。”

心玉沉吟道：“你这倒是个两全的主意。不过你到什么地方藏躲呢？”

佩馨道：“我的故乡是满城县。在出祸的那一夜，我就打算回故乡去的。以后遇见邵大哥，我们才又改了主意，要上北京，但也没有去成。从冯村逃出，就回了天津。邵大哥替我想的法儿，去到何宅装神弄鬼，吓吓何太太，想叫她露出实话，就可以洗出我的嫌疑，不必再逃躲了。哪知昨夜我们虽然办得成功，倒落了个意外的结果。回来时我问邵大哥怎样办法，邵大哥说我留在天津，或者上北京去，都不大妥，不如仍回老家满城。那里比较僻静，住上几个月，听听信息再说。所以我已决定明天和他奔满城了。”

心玉道：“满城离天津有多少远？”

佩馨道：“坐火车不过一天多路。我想到那边暂避几时，等何太太的事完了，再看情形。你能脱得开身，到满城去寻我也可，另定个地方相聚也可。倘若局面能够变化，我回天津来见你也可。你看好不好？”

心玉沉吟道：“我还不大愿意你出门，倘若在本地藏着，不致有什么危险，你还是不走的好。我一面守着凤宜，

一面还可以和你时常见面。”

佩馨道：“是啊！现在我也这样想着。何太太既要报仇，就已入了险境。你和她在一处，多少要担些惊恐，而且也怕要受连累。我直想拦你不要和她同住，不要管她的事，无奈良心上不能这样作。可是我走了又不放心，所以很想留在本地，时常得到消息，遇到什么事情，就近也好设法，比在外面提心吊胆不强得多么？”

心玉道：“我这一面，你倒不必担心，我总不致于弄成凤宜的同谋。所谓帮她的意思，就是替她想法，怎样报了仇，还能得到安全。连凤宜本身都不要露出形迹，何况我这局外人。”说着将妙目凝视佩馨道：“现在我不想叫你走的原因，就因为不愿意你出去那么远，离别那么久。只是你藏在本地，是不是绝对能够平安，倒是问题。”

佩馨知道心玉是舍不得自己远离，十分感动，拉住她的手道：“我也不愿意走了。至于能不能安全，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得和邵大哥商量，他或者看得明白，也许有什么隐藏的好法儿。他是经过事的，而且久在下等社会里混，对于罪犯躲避官人的法儿，也知道得多。

心玉道：“你就和他商议吧，反正最好是不走，不过得计划周全，万别大意。倘若邵大哥认为在本地不大妥当，非得出去不可，那也没有法儿，只好暂且上满城去躲些日子。可是你不能自己作主，必须得我的同意，才许走呢。”

佩馨道：“我和邵大哥商议定了，再送信通知你么？”

心玉道："用不着，明天午后我还要来。倘若你一定得走的话，也不能再象以前那逃荒似的走法，我得给你预备行李衣服。天也快冷了，这一去不定一月两月，很得带些东西呢。"

佩馨自有生以来，这次几乎是第一次受到爱情。以前虽有慈母在堂，但是家境太寒，老人又多病，虽疼儿子，也苦于有心无力，所以佩馨的生活，一向在最简单最低微的限度上。因为习惯之故，已认为人生一切的普通享受，好似是不必需的，而且自知无分，也根本不去想他。此际听心玉说要替自己预备行具，就苦笑道："无须乎吧！我空身出去，反倒便利。而且不瞒你说，我是从贫苦中长大的，向来用不着……"

心玉接口道："这可比不得当初。当初你是孤身一人，如今有了我，再叫你过那样穷光棍儿的生活，不但怕人笑话，我自己也亏心哪！"说着看看表道："现在不早了，我要回去。明天仍在早饭后来看你，你可在家等我。"

佩馨听她要走，依依不舍地道："你再坐会儿，何必这样忙！我真太简慢，连碗水也没有。"心玉笑道："你别怄我了，这套婆婆妈妈式的客气，从哪儿学来的！你也不必留我，明天再见。"说着又看着手上戒指道："对不住，现在我还得把我戒指摘下来。"

佩馨一怔道："怎么……"

心玉道："你想，这是凤宜的东西，我如何能戴在手上，给她看见？"随说就摘下藏入衣袋里。眼望着佩馨，

微微点头，似乎向他告别。佩馨忙和她握手，心玉悄然道："我嘱咐的话，全记住了，可不要再叫我着急。"

佩馨恳切答道："姐姐放心。从此以后，没有你的话，我绝不自己走一步路，作一点事。"

心玉听了，觉得无限的安慰，瞧着他猛然玉颊渐红，不自知的吐出舌尖，将自己的樱唇湿润一下。佩馨见了这销魂情态，忍不住就抱着她又接个热吻。心玉杏眼一闭，倏又睁开，忙推开佩馨，转身向外就走，但把手伸到后摇着，叫佩馨不要送她。佩馨此际对于这位恩深义重的姐姐，已体服到死心塌地，仰望如天边明月，当然抱定尊敬不如从命的宗旨，毫不违拗。

心玉出了院门，就见邵老台正在巷口倒背手儿来回乱踱，似乎等自己走后，他才进去；又似还尽护卫之责。心玉走到他身边，觉得不好再叫邵先生，就称呼了声邵大哥。邵老台闻声，转身怔怔地望着她，好象要从她面上，得到她和佩馨会见的结果。心玉道："邵大哥，你进去吧，佩馨等你有事商量呢。"

邵老台见她面色喜悦，称呼亲热，就明白她已说服了佩馨，得到圆满结果。忽挑起大拇指道："你是好的。"说完这句，迟了半天又道："你有眼力，这件事办得不错。"说着似乎忘了心玉是女子，竟举手要拍她肩头。心玉见他来得鲁莽，虽知他绝无轻薄之意，但也不好意思，只可向后倒退。邵老台也觉自己忘形了，不由涨得丑脸通紫，一低头就要转身逃跑。

心玉忙叫道："邵大哥，你别走，我还有话。"邵老台才又站住，垂手而听。心玉道："邵大哥，佩馨已经答应先不走了。可是他方才的事，叫我不大放心，求你回去看住他，千万不要放他走开一步。等明天午后，我还要来。"

邵老台听了，不住作揖道："成，成，交给我，交给我。"一面说一面倒退，退进巷内去了。

心玉暗想，这人虽然是个热心朋友，可是这鲁莽浑楞情形，真难为佩馨怎样长日厮守着。当时心玉走了几步，遇见洋车，就雇了回家。中途在街上还买了些食用之品，借此回去给凤宜看。到了家中，见凤宜还未回来。心玉才脱下外衣，凤宜也进门了，神情很兴奋的，似乎心中颇为愉快，不似那样沉闷。

心玉迎接笑道："姐姐，你才回来，我也出去一趟了。"

凤宜拉她一同坐下，低声道："告诉你一件痛快事，我已经和郑子范打过照面了。"

心玉一惊道："是么？"

凤宜道："我方才出去，到那女仆所说的南市旅馆去访查。本打算进旅馆里面，假装赁房，但又怕郑子范看见，他是认识我的。只可远远的下了洋车，从旅馆门前步行走过。偷眼向门内张望，也瞧不见什么。哪知走到旅馆东面几十步远，路北有一条很宽的巷子，里面的住户，门口都贴着花花绿绿的纸，或是牌子，看样儿象是窑娼子聚

处。我才走到巷外，就见从里面一家走出五、六个大汉子来，都是穿青色长袍马褂，内中便有郑子范。他只顾应酬那一群朋友，并没看见我。出到巷外，他还招呼让那群人到旅馆去坐。那群人都没有去，只见他一人回旅馆去了。我真想不到这样顺利，第一次去就见着他。”

心玉听着，只说了两句替她欣幸的话，此外别无言语。凤宜也没再说什么。少时就到了晚饭时候，女仆出入甚勤，越发谈不到这件事。晚饭后照例共坐至十点钟后，二人一同就寝。凤宜关好了门，才向心玉苦口陈说，仍本着昨夜所言，要心玉替她保管家产。心玉情知她所谓请求代管，实等于举以相赠。她此次对于郑子范，无论事成事败，都预备以死为最后结局，所以要把家产先赠与自己这唯一的近友。但自己打算维护她安全的，如何能接受她的财产？而且即使她的命运难于挽回，必然落到悲惨的结果，自己也万不忍贪这不应得的钱财。便辞谢道：“姐姐，事情还离得远呢！而且将来局面会有变化，现在何必谈这些不急的事！”

凤宜道：“我现在时刻都在危险中，也许容佩馨那边出什么意外，逼得我不得不去投案；也许我随便在街上走路，无意中又和郑子范遇见，恰得下手的机会，我当场杀死他，就被捉进警局去。哪还有余暇处置那闲事么？好妹妹，你快答应了我。我抛开这些累赘，就可以一心无挂碍的办正经去了。心玉仍是不肯，凤宜又多方譬劝，最后竟把话说明了道：“我也知道妹妹的心，是不忍在我这危难

中间，接受我这点财产。你想着我请你代管，就等于送给你一般，所以绝绝不肯。现在我说明了吧，我并不要把家产送给你。只是在这时候，我有大事要作，顾不得家中事务，而且又怕我倘然意外地丧了生命，或是失了自由，这家产就不知要落到什么人手里。所以我请你代管，就是在暂时先替我分心照顾。以后我被捉入官，你查看情形，若只定十年二十年的罪，就给我留着，免得我出狱之后，无家可归。这也不枉你我要好一场。倘若我为报仇丧了性命，或者入官被判死刑，你就把家产随便处分，或是变卖了作些善事，或是直接捐给什么慈善团体，也算替我销今生罪孽，造来世福分。妹妹，这是我求你的事，你难道还忍推却么？”

心玉听她这样说法，心里略一打转，就点头道：“好，姐姐，我答应你了。”

凤宜大喜，就道：“谢谢你帮我，这才是好妹妹呢！”说着就坐起下床道：“我先把要紧的东西都移交给你，早办完了早得安心。”

心玉拦住道：“姐姐，你等等，我也有个要求。姐姐，我和你虽然相处日浅，但情谊不让同胞。咱俩又都是畸零人，实指望互相依倚，永不离开。哪知你竟受着莫大冤枉，预备拚着性命给父母报仇。这种大事，我怎能拦你？我对你就象是父母死后的第一个亲人，倘然你有了什么差错，那悲痛是我不能忍受的。料想你也未必不是一样意思，不愿舍弃了我。所以希望你重视咱们的遇合，并且怜

恤我的孤苦，对你自己保重些。”

凤宜听着霍然道：“你要我放弃了报仇的意思么？”

心玉道：“姐姐的正事大事，我怎敢拦阻！不过姐姐报仇尽管报仇，只要慎重一些，不要过于鲁莽，不要认定把性命去拚。你只想着这世界还有个人需要你，你不能看轻性命。倘能有稳当的办法，报了仇还不致牺牲性命，也不致遭罪刑，你就照着稳重的路走。象以前你所说什么报仇后就要自杀明志的话，以后要完全抛开，连想也不许再想。要知道那样要叫我苦死的，你能答应么？”

凤宜沉吟了一下，微笑道：“妹妹你的心，我自然应该答应。不过你太傻了，我哪有报完仇还得安全的办法呢？”

心玉道：“姐姐只要你答应我，以后照这宗旨去作。倘能如愿，自然是我的福气；倘若不成，你就是永远抛开了我，我也无怨，你也无愧了。”

凤宜点头道：“好，我就答应你。这次对付郑子范，要特别的谨慎秘密，但求杀死了他，我还安然回来，和妹妹长久厮守。”

心玉道：“姐姐，你可一言为定。好，那么我也答应替你代管家产了。”

凤宜听了，就把床旁保险柜打开，从里面取出了房地契纸，和银行存折等类，一一交代清楚。又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一个银匣道：“这是我的一点首饰，也是我的一点体己，就送你作个纪念吧。你且不必推让，咱们早已说

定了。倘若日后我有什么差错，就算留给你的遗念，倘然我能平安度过这次险关，咱们姊妹这一世就永不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算两人公共的，用不着再分你我。现在你且收下吧！”说着就把银匣打开，里面金玉珠钻，耀目生光。凤宜挑捡着，先取出一对翡翠玉镯，通体碧绿，十分好看。凤宜拉过心玉手腕，替她戴上一只，把另一只自己带上，道：“这镯子颜色很好，还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现在给你一只，算我死去的母亲又认了你这干女儿，咱们姊妹的情义更显得亲厚了。”

心玉不能推辞，只得抚摩着翠镯说道：“可惜我不能孝顺干娘了。”

凤宜道：“她老人家在阴间，对我认识你这妹妹也必十分喜欢，将来报仇之后，我必领你去到她墓前一拜。”

心玉道：“我当然要去的。”

凤宜又低首寻觅道：“还有我母亲留下的一对东西，咱们也分着戴上吧。”说着就向匣底翻捡，捡出一个戒指放在旁边，仍去搜寻。

心玉见她寻出的戒指，也嵌着巨珠，恰和佩馨给自己的一模一样，不由心中乱跳起来。凤宜却仍翻弄不已，一面诧异道：“明明是一对儿，怎只剩了一个呢？”

心玉不忍叫她着急，只得说破道：“你盛首饰只这一个匣子么？”

凤宜道：“我常用的全在这里。另外还有何振邦一些金器，还压在箱底，没往外拿过。”

心玉道："这样说，你昨夜给容佩馨的东西，也是从这匣里拿的了？"

凤宜听了，忽恍然大悟道："对了，或者是匆忙中拿给他了。昨夜我因为现钱不够，才拿首饰补上。本想只拿几个金戒指，也许不留神把那个嵌珠子的夹带了去。这可糟糕，论东西，倒不甚值钱，百八十元不算什么，但总是我母亲的遗念。昨夜我又当作现钱送给容佩馨的，他必然要变卖，万没有希望得回来了。我怎这样疏忽，单把这东西拿错了呢？"说着大有悔恨之色。

心玉暗想那另一只珠戒指，正藏在自己身上。本可以说明，叫凤宜不必着急，但一说明，就得提到自己身上的缘故，那怎能告诉她呢？因此只可故作不知，仅劝慰道："那容佩馨也许不会卖的，你给他的钱已不少，他又节俭惯了，一时的未必用尽。最近他还有信来通告行踪，那时咱们知道了他的住址，就赶紧寄封信去，叫他把那珠戒寄回，也就是了。"

凤宜点头道："也只可这样办了。但盼他能多保存几天。"说着就把手中的珠戒给心玉道："你先戴这个吧。"

心玉暗想我已经有一个了，你再给我一个，岂不太多了？就道："我不要，你先收着。等容佩馨把那一只寄回来，咱们再一同戴上。"凤宜执意定要给她。心玉心中一转，暗想我何不暂且收下带上？少时再背着她把佩馨所给的那只换上，将她这只藏起。好在两只一模一样，她必看不出来，那样我就可以公然戴上定婚戒指了。等明天去见

佩馨，将凤宜这只交给他，叫他设法送回，就算了结此事。想着就接过戴上道：“我谢谢姐姐。”凤宜不许她再说，就把银匣收起，关上保险箱子，将一切钥匙都交给心玉，打着呵欠道：“我这可心里清静一半了。”心玉暗想，你自觉清静一半，我却添了无限心事呢！两人这时全觉倦乏，就同衾相拥着睡了。

次日早晨，心玉先醒。下床梳洗，暗地把戒指掉换，原藏在怀中的换到手上，原戴在手上的藏入怀中。她心里想着，午后去见佩馨，就把凤宜的戒指交给他，叫他仍烦邵老台给凤宜送回，另外带一封信，信上就说前夜回去才发现了这贵重的珠戒指，不敢收受，故而送回。大约凤宜接到，也未必疑惑我和佩馨通气。想着就招呼凤宜起床，一同用过早点心。心玉本想午后去看佩馨，但因惦念过甚，有些坐立不安。心想我何必定等下午？现在就去看他，也是一样。而且自己本预备给他买些应用衣物，无论他出门与否，全用得着。向市中选购，也得费些时候，不如早出去吧。主意打定，就向凤宜说今日亲戚家有寿事，要去一趟。凤宜问她哪一家亲戚，心玉说我没有第二家亲戚，就是存放东西那家儿。本来很疏远，只因物少为贵，从我父亲在世，就除了这一家没别处来往。所以庆吊不断，走得很亲热。我去了也不少耽搁，最迟晚饭前回来。凤宜道：“那么我等你吃晚饭。”心玉应着，就换了衣服出门。

她先坐车奔那繁华中心的市场，揣摩着佩馨的身量，替他买了几套衣服鞋袜，以及种种随身应用之物。买

齐了，就托最末的一家店铺，派个伙计替代携着送到市场门外。她才雇了两辆洋车，一辆自坐，一辆放着物件。但她一上车的当儿，恍惚见对面便道上，有一个人对她张望，倏然就闪入巷中不见了。心玉只觉那人身体细瘦，鬼头鬼脑，好似谷中挺的模样。但又转想谷中挺正在冯村，何能来到天津？就也不以为意。想着车已走将起来，心玉的心思，就转入佩馨方面：不知他和邵老台所议结果如何，倘若他要走应该怎样，不走应该如何。想着车到了佩馨所居的巷中，到门外停住。

心玉先下了车走入院中，一敲他所住的房门，里面邵老台的声音问了一声，随着走出。心玉叫道："邵大哥，劳驾你。把外面车上的东西搬进来。"

邵老台走到门口，向外一看，叫道："呀，你弄来这些东西！好，我来搬。你进去坐吧。"

心玉就走入房中。见佩馨已倚门相迎，笑道："姐姐来得早啊！"

心玉道："我要买点东西，所以早些出来。"说着邵老台已同车夫将所购物件一并搬入，放满了一炕。心玉取钱打发车夫走了，佩馨道："你买这些东西作什么？"

心玉道："这都是穿用的东西，我送给你和邵大哥的。天渐渐冷了，你们又东奔西逃，没有一点东西，也得买了。"

邵老台听心玉送他东西，倒臊了个大红脸，张着大嘴叫道："弟……"只叫出这一个字，底下竟接不下去。因为他感激至极，想要说些感激言语，但第一个称呼就难住

了他。他本想称为弟妹，以示亲热。但只说出一字，猛想到心玉和佩馨的婚姻尚在秘密之中，怎能直喊出来？才臊了个大红脸。吃吃了半晌，才改口说道："好的，凌小姐你太多礼了。给我买东西，我算个什么呀？"这几句说得更不够味儿，好在心玉并不以为意。邵老台取出炕头上所放一只新买的磁壶，就出去泡茶。

心玉瞧见另外还有四个磁碗，知道这是为招待自己所备的新家具。又见地下也多了一桌两椅，象是由旧货铺买来的。桌上还放着一个墨盒，和一个笔架，插着五、六杆新笔，就笑问佩馨道："你和邵大哥商议好么？看这样儿莫非不走了吧！"

佩馨道："我昨天和邵大哥商议，他好象知道了咱们的事，就问我愿意走不愿意走。我说若能在本地平安无事，自然是避免奔波的好。"他一听笑了。就主张叫我住在这里，不必再上满城，他自有法儿保我平安。商议定了，他就出去买了这几件东西，预备长住。"

心玉道："这可好了，省得你远路奔波，害我提心吊胆。既然决定不走，少时还得和邵大哥商量。我想叫你们另寻好一点的房子住，你们既舒服些，我来去也方便。这地方太穷了，我这样不浮华的人，常来常往，也觉得看着扎眼。幸而这院中没有邻居，人口不杂，若不然我今天来，就惹人家注意了。"

佩馨道："怎么没有邻居？对面两个单间，都住着人。不过他们白天都出去挣钱，不在家罢了。"

心玉方说了句这样更得搬开，邵老台已然回来。左手提着茶壶，右手提着大棉袍前襟的左右衣角，似乎兜着许多东西。他把茶壶放下，然后象变戏法似的，从那临时的大兜里向外取东西，一件件的向外搁。忙了一阵，原来竟是一些糖果之类。极诚恳地向心玉道："这地方买不着好东西，你将就着吃吧。"

心玉暗笑邵老台大约把自己当作几岁的小孩儿，所以这样款待。但明白他是一片诚心，只可道谢。

邵老台倒过一杯茶，又竭力让她吃。心玉无法，只得吃了一点。邵老台见自己的一半主人责任已经尽了；而且这番招待，也算对这未来的弟妇，充过大伯的样儿了；以下该人家一对爱侣谈心，自己不好在此碍眼，应该躲开了。就向心玉道："凌小姐，你坐着，我出去走走。"

心玉明知其意，就拦住道："邵大哥，你别走，我还有事问你呢！昨天到底你们怎样商议的，佩馨在天津，你看不致有危险么？"

邵老台道："事情是没准儿的。论理说，佩馨住在这里，藏着不出门儿，我想很稳当。可是这种地方，穷人居多，也多半是光棍儿，官人查得很紧，有时悄不声地推门就进。"

心玉道："官人不许私入民宅，这是有法律的。怎……"

邵老台接口道："你这话是对深宅大院的阔人家讲的。官人跟穷户还讲什么法律？我只觉这样儿不妥。"心玉

道："是了，我明天另给你们寻个好地方住，挪开这里。"邵老台道："对了，我昨儿对佩馨说过，若是不走，必得搬家。可是我们一对光棍儿，还不容易买正经住房哪！我倒想起一个地方，倘若那位何太太肯招我们，到她家里去避些日，准可以万分平安。"

佩馨道："你别乱想吧！人家居孀，如何能容留男人？"

心玉听着，倒心中一动道："这却是个很安全的办法。何太太那边未必不肯，只是我们应该替人家想想。第一她是个孀妇，你们去借住，方便与否，已是一问题；二则她现在正要报那郑子范的仇，心绪既然不佳，而且日后不定出什么变故，你们在那里，也未必安全。这件事由我来斟酌吧！倘若能搬到何宅去，那自然省事多了。"说着向佩馨一转秋波，似乎说那样你我亦可时常见面，免却相思二地。佩馨领会她的微意，暗暗点头。心玉又接着说道："若是不成，我就设法给你们另看住处。明后天我再来定夺吧。"

佩馨道："我是失了自由的人，不能出门，只可拜托你了。不过我也得量我的财力，不要太破费了。我本身既然没能，何太太资助的东西，我也不愿给人家胡乱耗费，最好能把那些首饰，将来还要退还给她。"

心玉一听，忽然忆起那戒指的事。因邵老台在旁不便对佩馨说，就道："你不必介意，凤宜的东西，就全花用了也没关系，她这人是极慷慨的。你若不愿，我的力量还供给得

起，这全不成问题。我现在所愁的，最是凤宜的事。她一个女子，要没血海冤仇，第一次杀何振邦，因为佩馨闯去，使她将计就计，得避脱杀人大罪；如今又决心去杀那郑子范，恐怕这次不易再那样侥幸了。我和她虽然相识日浅，但情义比同胞还亲。如今眼看她将要投入死路，无奈既不能拦她，又没法帮她，将来出事，更难得救她。”

邵老台听到这里，突然接口说道：“我问你，何太太要对付的那个郑子范，他在哪里居住，是什么样儿？”

心玉道：“我只知道在南市开旅馆，但忘了那旅馆的名儿。”

邵老台听了，自己叨念道：“南市，南市，这容易打听。”

心玉没听清他的话，便问邵大哥你说什么。邵老台摇头道：“我没说什么。”心玉才又接着道：“所以我心里很难过。世上的事，没有比这个再叫人烦心的。好比明明瞧着一个人要落到万丈深渊里去，我站在她身边，竟不能尽一点援救的力量，这不真要把人急疯了么？”佩馨叹道：“这实是难题，因为她所行的事，天然不许人劝阻的。人家挟着父母的冤仇，谁若叫她不要报复，就等于引她作恶一样。不过在道理上固然这样，但在人情上，似乎我们应该设法叫她趋吉避凶。”心玉道：“哪有法儿呀？反正她是拦不住了。除非上天加护，在预先替凤宜报应恶人，叫郑子范害暴病死了。凤宜无仇可报，自然得以平安。”心玉说到这里，忽然听身旁叭的一响，吃惊看时，

原来邵老台坐在椅上，紧挨桌子，他此际不知为何，突然立起，由于动作太快的缘故，把桌子撞得也跳了起来。幸而有墙挡住，未致倾倒。但桌上的茶壶却已翻了，水流满桌。邵老台特为心玉买来的糖果等物，全行遭了水灾。

邵老台觉得在这未来弟妇面前失仪，又红了脸，急忙向桌上胡乱收拾。佩馨帮他拂拭，一面笑着道："大哥怎么了，正坐着就跳起来！"

邵老台吃吃地道："我听说那姓郑的小子得暴病死了，心里这么一痛快，就……"

心玉暗想，这位邵大哥真缺个心眼儿，就笑道："我是这样盼着，人家并没真死，你怎样认作真事了？"想着忍不住笑了一声。

邵老台就望着她道："你不要笑，那姓郑的真就许不等何太太去杀他，先自死了，这是没有准的事。"

心玉还以为他顺口一说，就慢应道："但盼应了你的话，那才是上天有眼呢！不过只怕没有这样巧的。"邵老台点着头儿，把她末尾那句话复述了一遍，便走出去了。

这里佩馨和心玉也没有介意，两个人深谈了一会。心玉又把昨夜凤宜寻找戒指的话说了，随将身上所带的那个珠戒指，交给佩馨，叫他明日托邵老台送还凤宜。另外附一封信，只说见这珠戒指贵重，不敢收受，故而送回。佩馨应着，眼瞧她手上的戒指笑道："真想不到这戒指是一对儿！这样你可以常戴在手上，无须隐藏了。何太太看

着，还只当她送给你的，作梦也不知道是我们定婚纪念品啊！”

心玉也笑道：“这也奇怪，我们两人的事，似乎处处有她在中间。你若不因为她的拨弄，自不会逃到冯村和我遇见，我若不是投到她家来，也不会你我重逢；如今咱们定了婚约，决想不到连我戒指都是她的。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姻缘，从头至尾，都和她有关系。将来风平浪静，咱们可不能忘了她，你尤其得好生待承我这位姐姐。”

佩馨道：“那是自然，我把她当作你同胞的姐姐看待，象至亲一样永久来往。”

心玉道：“不止来往，我还希望永久和她同居，这世上我只有三个最亲的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堂姐意如，一个就是凤宜。你以前虽受过凤宜的害，料想不致存什么芥蒂。现在我们且一同设法，救她度过这步危难；日后我们的家庭，一定要她加入；你更要把爱我的心，一样的爱她。”心玉说到这里，猛觉失口，她本是说佩馨以对自己的爱情，而善待凤宜，却错说出爱字。但以为这一字之误，不成问题，也未加更正。佩馨听着她的话中似有语漏，明白她是说错了，就点了点头。哪知心玉这次一字说错，将来竟成为语谶，佩馨有日要悲恸的回忆此语呢！当时心玉又约定回去替他们研究移居住处，后日再来商议，就辞行出。佩馨依她嘱咐，也不相送。

心玉走出巷外，也没见邵老台，就自走过街角，遇见洋车，就唤住坐上。走出没有多远，忽听有人高呼自己的

名字。心玉以为是佩馨和邵老台追来，急忙回顾，却不见有人。转向前看时，不由大吃一惊。那呼喊的人已到近前，原来是她最不愿意见的谷中挺。谷中挺满面露出惊讶愁烦之色，连叫："心玉妹妹，我想不到遇见你。"心玉虽然痛恶谷中挺，但因心中记挂着意如，只得叫车夫停住。问谷中挺道："谷先生，你几时到的天津？我姐姐好么？"

谷中挺顿足道："别提了！我昨天还到你学校里去寻你，你却不在。又不知你搬在哪里，几乎把我急死。这还是老天加护，居然和你遇上。"

心玉听了大为惊疑，道："有什么事，这样着急找我？"

谷中挺顿足道："意如病了，病得要死。成天只想和你见面。"

心玉大惊，跳下车道："你从冯村特为来天津寻我么？把意如交给谁了？"

谷中挺道："不是，意如随我到天津来才病倒的。"

心玉更为诧异道："怎么意如也……"

谷中挺道："你听我说啊！只为从你走后那几天，我得了一个老朋友的提拔，在天津一处小机关得了一份差使，薪水虽然不多，可是比在冯村教书总强一点。我和意如商量，就一同来了。先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不料没有几天，意如竟得了重病，上吐下泻，神昏呓语，闹得很凶。请大夫医治，也不见功效。我一人不得主意，忙到学校去寻你，你又不在。直到昨天，意如才清醒了些。可是据大

夫说。人已然没指望了。她哭啼着只想见你，我又寻你不着，真要急死。今天是旅馆有个茶房说起，这一溜儿住着一位不出名的大夫，医道十分高名。我不忍看着她死，只得死马还当活马治，自己跑来请这位大夫，不想在道上和你遇着。妹妹快随我回去，意如见你，比吃药还强，就是不好，你姐妹也见个活面儿。”

心玉听着已心慌意乱，热泪盈眶，恨不得展翅飞到意如床前，怔怔就向前走。旁边的车夫见这位坐客要半路图逃，忙叫道：“你还要车不要，怎么走了？”谷中挺也向心玉道：“你先上车，道儿很远呢！”说着又唤了一辆车子，自行坐上。心玉神智昏忽，也没听清谷中挺对车夫所说的地名，只催着车子快走。谷中挺的车在前引导，转弯抹角，经过马路，又转了几条街，到一条狭巷的口外，谷中挺吩咐停车，打发了钱，就要引心玉入巷。

心玉见巷内既狭且深，就问道：“你不是住在旅馆，旅馆就在这小巷里么？”

谷中挺指着巷外道：“旅馆的大门在街面上，后门在这巷里。我住的是包月房间，在旅馆后跨院里，所以出入都走后门。”

心玉听他说得有理，就随他前行。将到巷底，才看见有个极狭小的黑门，似乎仅容一人出入。谷中挺并不敲门，却从身上取出一柄钥匙，投入锁孔，将门开了。

心玉看着又有些疑心，但也不愿再问。入门一望，见是一条很深的甬道，一面是楼，一面是墙，遮得甚为黑

暗。谷中挺随手把门又行锁好，才同心玉前行。转出甬道，又是一道小小天井，南面有一院门。谷中挺领心玉走入说道："我们就住在这院里。房子很破，价钱还不贱呢！"心玉只惦着意如，也顾不得细看。只见院内三面约有七、八间房子，甚为低陋，就道："姐姐在哪间住啊？咱们悄悄进去，别惊着她。"谷中挺领心玉到院隅一间房门，立住说道："就在这里，你进去吧！"心玉闻言，恨不得一步踏入房内。看房外面是一扇风门，连忙推开，里面又是两扇板门，紧接着，再用手一推，板门开了。她走进两步，已瞧见室内迎面是一张空床，虽然有铺被褥，上面却是无人。再向左右一瞧，也只有桌椅等物，更没人影，不由大吃一惊。回顾见谷中挺立在门口，面上现出奸狡的笑容，心玉心中就明白事情不祥。忙问道："谷先生，我姐姐到底在哪里？"

谷中挺道："她就在隔壁房里。你先歇歇，喝杯茶，再过去。"

心玉道："不必，我先看她。"说着就要从谷中挺的身旁闯出门外。

谷中挺侧身拉住门框，将去路拦住，说了句你先不能去，随又叫了一声来人倒茶，就听门外有人高声答应。立见一个身穿短衣，面目凶恶的大汉，提着茶壶走入。看情形好象这大汉在心玉入门时，便已泡好了茶，立于院中等候。所以谷中挺一呼即至。心玉见这大汉走入，只可倒退两步，离开门口。那大汉进门，把茶壶放在桌上，翻起桌

上原来扣着的茶杯，斟了一杯，送给心玉。心玉忙道："谢谢你，我不喝。你给放在桌上吧！"话未说完，猛见又由外面进入一个流氓式的中年人，还戴着青缎小帽，额上挤了许多红点，排成五朵梅花形。上身穿一件白布小褂，外罩一件象二十年前马车夫所穿的宽大青坎肩；下身穿白布单裤，外面又罩着青色套裤；足下却是一双破鞋。通身上下都是黑色，只露着两条白臂，一个白屁股，真是下等社会的奇装异服，一见便知是个无赖之徒。他手里举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也递给心玉。心玉忙也摆手说不用，那人也不勉强，就和那大汉一同出去了。

谷中挺向心玉道："你不必着急，既来了还怕见不着么？你先喝杯茶。"

心玉仍向外走，口中说道："我一定先看看姐姐。你同我去。"

谷中挺又是阻拦道："别忙，等着，我还有事。"说着又高声喊道："来个人！"门外又有一个人应声而入，却不是方才所见的两个，另外又是一人。而且红黑，从右额到左颊，有一道极深的伤痕，把鼻梁也切得中断，象是受过刀伤。挺胸凸肚的进来，眼瞧心玉，却问谷中挺有什么事。只听谷中挺吩咐那人道："你去叫厨房给预备晚饭，要弄好些。"

心玉暗想时候尚早，怎忙着预备晚饭？你并[illegible]得我同意，知道我扰不扰呢？而且谷中挺自言在此租住小[illegible]，是个穷客人，怎能有这许多人伺候，呼叱东西，宛若一半主

人似的？又是什么原故，这些男子，全是斜眉竖眼，不象茶房的样儿？心玉想着，猛然醒悟谷中挺必有奸谋。他把自己骗到此处，不叫和意如见面，大约意如还未必真正在这里。谷中挺借题把我骗来，有这些形迹可疑的茶房伺候，直是暗示我已入了他的陷阱，不能抵抗。少时他或者重提在冯村的旧事，对我作禽兽行为，那可如何是好？为今之计，我且不管意如是否如此，且自设法脱身要紧。想着就问谷中挺道："我姐姐正睡着么?若是现在不能见她，我就出去一趟，办件要紧的事，过一点钟就回来。"

谷中挺无言，先挥手叫那茶房出去，突然移步当门而立，双手抱肩地冷笑道："我的好妹妹，你今日既来，就先莫想走了。实告诉你，意如来是来过，住了几天，昨儿已经回冯村了。你可以放心，她身体上并没一点病，只心里有一块病，就是为你这位妹妹的事。她说心玉已经大了，一个人飘荡着，没个着落。虽说还在上学，可是现时风气不好，日子久了，准能闹出难听的名声。所以意如别提多么忧虑，从你离冯村之后，她就时刻打算，想急忙给你寻一个丈夫，嫁了出去，好完她一桩心事。

心玉听到这里，已气得蛾眉倒竖，戟指骂道："谷中挺你是放屁，趁早住口。莫说我姐姐不会有这糊涂打算，就是真关心着我，她作梦也不会对你说。"

谷中挺冷笑道："你说错了。她不但向我商量，还把你托付给我呢。她因为想和你长久同住，永不离开，所以和我商量，要……"说着停了一停，才接着道："你可知

娥皇女英的故事么?”

心玉听到这里，知道自己所料不错，实已入了他的陷阱，他的阴谋定非蕴蓄了一天。自己宁拚出性命，也不甘受他的侮辱。当时一跃而起，要扑过去和他拚命。谷中挺并不退避，倒迎着张臂欲抱。心玉怕被他抱住，急忙向后一退，顺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向他抛了过去。这一下正抛到谷中挺的额上，立见鲜血流下。杯中原有热水，和血相融，流到身上。

谷中挺先还不知面皮已破，用手一抹，看见满手血水，大怒，顿足骂道：“丫头，你敢对我下这毒手！”骂着忽又哈哈笑道：“我的人儿，你这时已经落到我手里，随你怎样得罪我，我都不在乎，反正早晚从你身上报仇。你是聪明的，老实从了我，比什么都强。我这里有几十号人，在外面听信儿，我只发声命令，他们进来把你捆上，就可以由我的性儿乐。可是我怕那样太羞辱你，日后咱们回想起这不象样儿的婚礼，也不太甜蜜，所以我还容你考虑会儿。……”方说到这里，忽听外面有人叫道：“谷先生，掌柜的叫你。”谷中挺闻听，好似得了命令，答应着就转步走出。

他一出门，只见门帘边人影摇动，似有许多人向内窥视。心玉知道是监守自己，心想此际已入贼窟，外面的人定然是谷中挺的同党。谷中挺方才未必是虚言恫吓，只怕真叫人把我捆上，那就欲死不能了。这可如何是好？心玉焦急之下，猛想这旅馆前临通衢，四面都有人家，不比是

荒郊旷野。我的身体虽受了包围，不能飞出此间，但我的声音，还可传到外面。附近若有警察，或是过路行人，闻声救助，也许有的。想着就突的跳起，狂喊救人。只喊出一声，猛见由门外跑入四、五个壮汉，方才进来的三个人，也在其内，个个都是凶头怪脸的，齐声喝令她住口，心玉更不理会。白臂白臀的茶房，竟从床上取了一幅被子，向心玉头上一蒙，随即把她推倒，众人七手八脚，按住被角。心玉头被蒙住，喊声不能外达，只剩了手足挣扎，就听谷中挺的声音叫道："心玉，你何必自寻苦恼？这里是我们的势力，你就站在门口喊上一天，也没人敢管这闲事。"说到这里，忽听有粗重的声音喝道："老谷，你真是混蛋！把事办的乱七八糟，还不快给我滚开。"说着又高声道："你们出都给我出去！"心玉随觉按捺自己的人纷纷离开，身体已复了自由。略一喘息，忙掩开被子，翻身坐起。见那几个大汉都已不见，只谷中挺立在床前。他身旁立着个面色紫黑、身躯高大、穿着一身青绸衣服，上身坎肩扭扣上垂着条手指粗细表练的中年男子。二人都微微向自己笑着。谷中挺已把脸上血迹拭去，头上缠了条灰色大布，只露着眼睛。

心玉切齿骂道："姓谷的，我情愿死在这里，也不受你那禽兽的侮辱。我就不信这有法律的地方，能容你胡作非为！"

谷中挺又陪笑说道："妹妹，这不是着急的事。咱们是事缓则圆，慢慢儿商量。方才我是和你说笑话，你就急

了。我一个穷小子，单意如就养活不起，还敢生别的妄想？那一茶碗，挨的多冤枉呀！可是我说的并非全是笑话。意如来过是真的，她来给你介绍亲事，也是真的。”说着见心玉又愤然欲起，忙道：“你别着急，往下听，对方并不是我。意如和我来到天津，就住在这旅馆里。有一位和我同事的贾先生，常来看我。那贾先生是本地人，不过二十多岁，人品是太好了，脾气更别提多么温柔，而且年青青的就作到科长职分，一月有七、八百块钱进项。意如见过他两次，因听说他还没成家，就想到给妹妹你保这门亲。叫我到学校去请你商量，无奈我白跑了几次，都没寻着。意如因为冯村家里要人照料，不能久住天津，只可回去。临走时还嘱咐我务必办成这件亲事。”说着又一指身旁的大汉道：“这位郑先生，和我是好朋友，跟那位贾先生也有交情，你姐姐还托过他呢！”

那大汉听了，开口一笑，露出一嘴雪白牙齿。本来白牙是很美丽的，瓠犀编贝，都是动人的字眼；但这口白牙，生在他口里，不知怎的，只见口吻一开，就向外喷射奸气，看着阴森可畏。而且衬着紫黑面色，更显得丑怪。他笑着说道：“不错，谷太太走的时候，托过我的。”

心玉听到这里，忽然拍手大笑道：“你们的话，恐怕哄三岁小孩都没有用。我先替你们说破了吧！这里面根本没有意如的事，她始终没出冯村一步，作梦也想不到，你们借着她的名儿，凌辱她的妹妹。谷中挺，你这人面兽心的恶贼，若说你是因为爱上我的容貌，使阴谋想得到我，那

还是高抬了你。你是冷血动物，万不懂得爱人，你只是爱钱罢了。从我父亲死后，我得着一笔遗产，你就生心图谋。在冯村你调戏我，也只是间接为图财去的。及至我从冯村回了天津，你仍不死心，又跟了来，不知暗地费了多少心计，今日才得了机会，把我骗到这里，用恶党恫吓，想逼我从你。后见我拚死不从，你才又变了主意，想另用个党羽作幌子引诱。我一猜便着，你所说的贾先生，一定是个年青貌美的小流氓。这好象演戏一样，他一会就要出场给我看了。谷中挺，你好笨！实告诉你，姑奶奶已经拚出死去，你们要我的命容易，若要钱哪，”说着向放在床上的手皮夹一指道：“这里面还有十多块钱，除此以外，再要一文钱也莫妄想！你们莫以为我落到你们手里，我就得随着你们摆治。要知道我身体虽然被困，精神上却得了胜利。你们所谋的当然是我的身体和我的钱财，现在我已拚出死去，你们想得到我是不用打算了。至于我的钱财，不错是有一点，值得你们眼红。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存的地方，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取得出来，你们这次算白费心机了。”

谷中挺听着，将眼看那大汉，似乎要他作主。那大汉忽的变了脸，喝道：“你这臭丫头，真是不知进退。我因为你是老谷的亲戚，才这样和你好说。凡是落到郑大爷手里的女子，哪个在才来时都会装这烈女的腔儿，到后来谁不跪着央求我呀！你既讨没脸，可别怨我给你利害。”说着叫了声来人，立见那五、六个走狗又拥进来。那大汉吩咐把她捆上，心玉闻听，就锐声号叫救人，一面拚命向他

们支拒，将手乱抓乱挠。那走狗们竟有两个被她抓得面破血流，但到底禁不住他们人多，双手先被拉住，失了挣扎力量，随后手足都已捆住，仰放在床上。她一直喊声未停，谷中挺这时把手帕卷作一团，要向她口中塞去，心玉才把口紧闭。谷中挺笑嘻嘻地道："心玉，咱们先定个局部和约。我知道你是极好清洁，讲卫生的。这污秽的手帕，要真塞进口里去，怕要叫你恶心死了。我总念着亲情，不为已甚。可是你得答应不再喊叫，要不然还是不客气。"心玉看那手帕上满沾涕吐，已成了灰黄色，若被塞进口内，那真比死还苦。只得说道："好，我答应不喊。"谷中挺哈哈笑道："如何？第一步你就屈服了，请想以后还怎样抵抗我们？一个女子被缚了手足，仰在床上，对付你的有几十个男子，你想想结果吧！"

心玉此际情知已到求死不得的地步了，以后的事真要不堪想象。就叫道："谷中挺，我可不是央求你。虽然你是意如的丈夫，我也不必提她来感动你。只求你想想，你也有母亲，你母亲也是女子，你也是女子所生的，你不要对女子太恶毒了。快作作好事拿把刀来，现在把我杀了吧。"

谷中挺听了，丝毫无动于衷，仍嘻嘻笑道："杀你啊，怕有人舍不得。"那姓郑的大汉一拍谷中挺肩头道："不必费话，随我出去。"说着就和众人一拥而出，房中顿然寂静。

心玉仰望屋顶，心中一阵凄惨，珠泪横流。自思生来

命薄，父母俱亡，孤身飘泊，茕独无依。如今得遇容佩馨，方喜终身有托，不料凭空又遇这桩祸事。谷中挺那样奸险狠毒，又加上许多匪党，把我诓到这里，定不能轻易罢手，此身绝难保全。我还爱什么性命？只是手足被缚，求死又不可能；倘若受了污辱，再死也不干净。当日我若不到冯村去看意如，何致引起谷中挺的觊觎？这真是好心生祸害。事到如今，恐怕已无幸免的希望。自己近来所遇，多是古怪离奇，好象预伏有不祥之兆。佩馨本是个凶案嫌疑犯，自己不知何以对他一见钟情，并且深信是无罪的人。以后果然证实我的思想不错，又和他定了婚约。满打算解决了他的事情，便可结伴走上人生的程途，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本身忽然落入匪窟。现在外面没有我从中调度，凤宜和佩馨全都危险。而且他们若发现我失踪，更不知惊急到什么程度！我即落至此中，想逃是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也作不到。谷中挺和匪党们，少时定要奸谋百出的污辱我。我虽可以假意和他周旋，但谷中挺那东西，定不肯容我空言搪塞。若受了污辱，即使日后能够活着出去，又把什么脸儿去对佩馨？那时也照样得要自杀。所以我还是一直抵抗，激怒匪党，叫他们先杀了我最好。但他们目的在我的身体财产，怎肯杀我，我又手足被缚，失了自由，想来可怕的羞辱，恐要难免。心玉想着，不由通身战栗，默默祷告天上神灵，泉下父母，保佑她在这一刹那间死去。她又认精神的作用，也许可以控制生命，就闭上了眼，竭力闭住呼吸，脑中只想着自己要死，立刻要死，她以为这样可

以使呼吸断绝。哪知过了不大工夫，已憋得耳鸣头涨，最后自己实抑制不住，先由鼻中喷出一口气，随着口也张开，算白效仿了一回怒蛙，倒累得娇喘吁吁。她叹息一声，知道自己并无死法，惟有等待污辱的来临了。

正在这时，忽听身旁嗤的一声，似乎有人在划火柴。心玉一惊张开了眼，就见床前立着一人，不知是何时进来的。这人年纪不过二十岁，穿着笔挺的葡萄灰色隐着蓝色细纹的漂亮西服，胸前飘着花领带，小口袋里露出浅紫手巾的角儿。容颜生得非常俊秀，那脸儿好象一块玉雕成的，并没有一点斑痕皱纹，配着黑儿亮的分头，红而润的嘴唇，似乎脸上只有白红黑蓝色。而且皮肤的细腻，似乎在修饰上下过极大的工夫。这时他正把一只大红宝石戒指的白手，夹着一支烟斗式的假翡翠的小烟嘴儿，上面安着的纸烟已燃着了，正要放在口里。他微笑着把眼光望着心玉，那情形好似已看见方才心玉闭气的情形，面上才作出怜恤而惊异的神色，但这神色好似浮在笑容上面。

心玉此际已把生死付诸度外，更不致对这突如其来的男子发生羞怯，就直着眼也望他。心想这定是谷中挺自觉没有引动我的能力，才使出这样一个漂亮脚色，希望用此人的美貌来摇动我的心。方才他们所说意如看中要替我介绍的贾先生，定是此人了。谷中挺也太有眼无珠，以为我是什么淫妇浪女，能受这狡童浪子的诱惑么？但看此人的形容举止，并不狂暴，和那般横眉竖目的匪党大不相同。看不出他是怎样一种人，唱文明戏的戏子么？还是专骗女

人的折白么？反正无论如何，他是被他们约来毁我的，却是绝无疑问。心玉想着，用鄙恨的眼光看着他，一语不发。

那少年拉过一柄椅子，在床旁一尺外坐下，吹去纸烟上的灰，似乎要寻机会和心玉说话。心玉此际仍望着他，却把他的面目当作消遣。心想此人算得仪表俊美，由相貌上看似乎没有接近匪类的理由，但他现在竟作着匪类的走狗，未免可异。自己看着他虽然面貌甚美，却好似并不完全，还有什么缺陷的地方。这缺陷也许就是堕落的理由和征象。心玉这样想着，居然闲情逸致的替他相起面来，结果果然发现他的双眼大有异状。那眼眶本来很大，足与弯黑的眉毛悬着的鼻子互相衬托合成美的焦点；但眼眶虽大，乌珠却嫌太小，当直视时，不但乌珠全部暴露，上下还露着一、二分的眼白，于是乌珠成了孤岛，四不靠的在中间孤悬。因之他那刻薄卑鄙的本性，全由眼中表现出来。心玉看得明白，立刻警戒自己，不要因为他的容貌和善，误当作好人，而对他生什么求助的希望。

那人似乎以前曾由美貌得过无限的便宜，所以对于自己的脸子，非常信任。此际见心玉不住眼地看他，以为自己的工具发生了效力，引起她的爱慕。当下不由得就举手摸了摸鬓角，随把唇儿徐徐张开，露出编贝之齿。脸上展开笑容，才发出带鼻音的京腔道：“密司凌，我真想不到今天这样见面。”

心玉冲口说道：“密司特贾，我早知道你要来了。”

那人怔了一怔才道："不错，我是姓贾。我还没自己介绍，我姓贾名叫鹃魂。"

心玉嗤的声笑道："好一个唱文明戏的名字。"

贾鹃魂闻言，似乎不解，用迷惑的眼光望着心玉道："这名字不好么？我本有学名，这两字是因为近年常在报纸上写点作品，胡乱起的笔名。密司凌不要见笑。"

心玉暗想此君居然还是位文学家，这是显露他不只貌美，而且有才。谷中挺选择这样人来对付我，定然很下了一番心思呢，就寒着脸儿问道："随你叫什么名字，和我说不着。只问你是作什么来的。"

贾鹃魂略一沉吟，才道："我不必说，你也该明白了。"

心玉道："不错，我明白。你是帮着谷中挺那群匪类，来毁我的。"

贾鹃魂道："这话您只猜对了一半。我自然是受谷中挺邀来，要不然怎能进这房子？至于毁你，我却没那种心。"

心玉道："你不毁我，难道是救我来的么？那么你就出去，到警局报告，把我救出去。事后我一定酬谢你，比他们许你的钱数加多少倍都成。"

贾鹃魂听了，耸肩一笑道："我可不敢这样办。你知谷中挺不算什么，他背后却有个极凶的人，能够要我的命。"

心玉知道他所指的是姓郑的大汉，便又问道："你既

不敢救我，那么痛快说想怎么办吧。”

贾鹃魂又吸了两口烟，才低声道：“他们和我的条约，是叫我……”说着停了停，才又接着道：“这你也总想得出来。”

心玉切齿道：“他们叫你作禽兽的行为，现在我已失了自由，被缚在这里，你很容易成功。可是以后呢？”贾鹃魂道：“他们叫我先和你发生夫妇关系，然后慢慢劝你，把财产都献出来。谷中挺和那郑掌柜只要钱财，可是也不全要，还可以提出三、四成还你，作为咱们夫妇的结婚和度日的费用。”

心玉听着，才明白谷中挺真实用意。贾鹃魂所言大概不假，谷中挺定曾这样许他，不由气得心如火灼，但仍忍着问道：“你因为可以人财两得，就答应帮他们来毁我了。”

贾鹃魂道：“我答应他们倒是实话，不过决无毁你的心。密司凌，你不要只看我交结他们，就疑心我是坏人。要知道我也是世家子弟，原籍是本省高阳人，我祖父还作过一品大官呢！不过近年家道已然中落，我在十五岁就到北京上学。中学毕业，又入了两年大学。因为家中实在供给不起，才半道退学。我又不愿回家乡去，就在京津一带流落，弄点小事糊口。现在我正给一家火油公司作掮客，每月也有百十元进项。谷中挺他们因为看中我的人才，和你般配，才特为邀我来劝你的。密司凌，我敢立誓没做过坏事，自觉人品学问也是配得上你。这虽是一件强迫的事，

可是你能活动活动心眼儿，就可以化凶为吉。谷中挺不过贪图钱财，你就拚着几千给他们，自己还可以剩几成，又得了我这样的丈夫。密司凌，我不怕你见笑，这几年里想嫁我的女子不知有几百。我偶然和朋友到花街柳巷走走，那姑娘们都出来抢我，为我打得头破血流。可是我不爱那些闲花野草，只希望遇见一位窈窕淑女，组织个美满的家庭，今天才算得着机会。密司凌倘不嫌弃，正式嫁我，既可以脱开这步灾难，而且以后我更要努力上进，作你的好丈夫。再说密司凌你虽是个处女，大约也懂得人生乐趣。以前我每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那个女人就象发狂似的缠住我不放，由此就知道我多么善于伺候女子，女子从我身上能得多么大的快乐。你应该明白嫁我是最大的福气……，”

心玉本来在静听他说话，心想这小子能使出什么手段，及至听他越说越不象话，就拦住问道：“你说的全是真的么？”贾鹃魂笑道：“你早晚总能试验就知道我不骗你了。”心玉变色骂道：“你既有这种手段，怎不回家对你母亲姐妹施展，何必便宜外人！姓贾的，你也曾受过教育，又是世家子弟，怎么甘心给匪类当走狗，来欺侮我这孤苦的弱女！你莫只听谷中挺的话，发糊涂想头。要明白谷中挺是我的亲戚，他用尽心机要谋我的财产。今日的事，我是入了陷阱，你也受了利用，你打算他许你几成钱财，是真心么？恐怕将来连你一齐毁了，也说不一定。你还妄想人财两得呢！即使他不想骗你，从姑奶奶身上，也是枉费心

机。姑奶奶是拚出死去了，人在这里，由你们摆治，你们是明白的，就趁早害死我。若留下我这性命，无论到什么地步，我也得报这仇恨。再说我的财产，存的地方只有我肚里知道，你们现在就用刀子一片片割我的肉，我至死也不会拿出来。这并不是我爱财如命，实在是不甘心把钱送给你们这班匪类。现在话说完了，我好象看见两件事：一件是我死在这里，你们把我偷着埋了，一件是你和谷中挺，还有那姓郑的，都被官人捕去，送到法场上枪毙。"说着见贾鹃魂面色变白，就又说道："你本不在这案内的，偏偏自投进来。现在由你胡做非为，不过以后可得好生保住你那哄娼妓当变童的脑袋。"

贾鹃魂听着，初是畏怯，继而似悟到她只是空言恫吓，就又恢复了笑容道："这不会的，我的脑袋还等你抱在怀里温存呢！眼看咱们就是夫妇，你怎肯毁了丈夫，害自己作寡妇呢？"说着就笑嘻嘻的伸手抚摩心玉的脸儿。心玉既无法躲闪，又不能支拒，只急得破口大骂。一面将脸儿左右转动，想咬他的手指。贾鹃魂一笑，又变计去摸她的胸前双乳。心玉象要疯似的，全身跳动，震得床板乱响。忽然见谷中挺由外面探进头儿，叫道："贾先生，你得温存些，叫我们姑娘受屈可不成。"说完就退出不见。

贾鹃魂似乎得了暗示，就停止了轻薄举动，仍坐在床旁椅上，自取出纸烟吸着。心玉这时叫骂力乏，也只剩了喘息。贾鹃魂柔声问道："密司凌，你可要我燃支纸烟，放在你的嘴里么？"心玉呸了一声，也不言语。贾鹃魂道：

“我劝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自讨苦吃呢？现在你应了这事，不过损失一点钱给他们，咱们就得以成为夫妇。我敢说聪明才力，都是头一等的，只要努力作事，有上几年，可以弄笔大钱，补上现在的损失。

心玉此际已闭上了眼，只作不闻，心中却自行盘算，在这局势之中，内外尽是匪党包围，说不定附近值岗的警士，都已跟他们通同一气。自己又被缚在此，除非象什么神话的奇迹，来个飞行绝迹的仙人，才可以救我。但是哪里有这事呢？可是在他们那面，却可以随时侮辱我，糟践我，以至于杀死我。我一直挺硬，真是象贾鹏魂的话，自讨苦吃。现在看谷中挺对我的阴谋，似乎办得十分严密，不过中间有个小小漏洞，就是他想要对我实行诱惑，打算用和平办法，叫我自动把财产献出。无奈他们匪党中都是极粗鄙的人，没有一个能担承这事。他实在没法，才由局外约来这位票友儿。我已经下了决心，宁死也不能被匪徒侮辱，只是死也要死得干净。想到这里，似乎有了主意，就向贾鹏魂道：“密司特贾，你把他们叫进来，咱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贾鹏魂听她口气有些活动，以为自己的品貌和刚才的劝说收了效，喜不自胜道：“密司凌，你想明白了？本来么，损失一点钱事小，咱们夫妇以后的幸福生活事大，你说对吗？亲爱的——”

心玉看他那搔首弄姿，自作多情的卑琐样儿，不由一阵恶心，强忍着怒气，说道：“总不能把我捆在这里，就

能把钱拿出来吧？你也不能把人家捆着，对人家谈情说爱吧？先得把绳子给我解开。你敢吗？”

贾鹃魂窘笑道：“这事我可不敢，我喊他们来人。”

心玉鄙夷地骂道：“我知道你是人家的一条狗，你喊你主子来吧，就说我答应给钱。”

话音未落，只见门帘一掀，一直在门外监听屋内动静的谷中挺笑嘻嘻地道：“妹妹，你要早这么明白，何至于受这一捆之罪呢？咱们是至亲，我不能给你亏吃，只要你回心转意，什么事都好商量。”

心玉见谷中挺恬不知耻已达极点，骂他都白费唾沫，冷冷地说：“叫你们郑掌柜的来吧，要什么我都给。”

这时，天已经黑了，谷中挺出去一会，陪刚才那姓郑的大汉进了屋。那大汉伸手拉亮电灯，对谷中挺说一声“松开”，谷中挺和贾鹃魂两人赶忙松了绳，姓郑的自己坐在椅子上笑着说道：“我们刚才得罪了，只要姑娘不闹，对老谷的亲戚，我们哪能不讲情面呢？”

这时绳已解开，心玉坐起身来，贾鹃魂要按摩心玉的手臂，意思是想让她活动活动血脉，心玉把身体一扭，不让他碰。

谷中挺道：“妹妹刚才说愿意把钱拿出来，其实，这只不过是借给郑掌柜的做点生意，等赚了钱，连本带利再还给你。”

这明明是哄小孩的话，心玉把嘴一撇，说道：“你说这话没人信，干脆说吧，你们骗我来，就是为了弄钱，咱

们一切都直说更好。”

谷中挺看了看姓郑的，那人把头一点，谷中挺道:“那好！你给你姐姐意如说过，我的老岳叔归天时给你留下两万五。我们不能都要，那五千留给你和这位贾先生办喜事，办完喜事还得过日子，咱们还是亲戚。”

那贾鹃魂还坐在床沿上，这时也赶忙插进来：“密司凌，就这样吧，以后咱夫妇和郑掌柜、谷先生都是一家人——”。

心玉用尽全身力气，朝贾鹃魂脸上一巴掌打去，只听一个响亮的耳光，那贾鹃魂“哎哟”一声连忙捂住脸。心玉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亏你还假装斯文，趁早滚出去！”

她刚才是生平第一次打人，用力很猛，那一巴掌正打到鼻子上，贾鹃魂的鼻血顺捂脸的手流下来，这意外的打击，使贾鹃魂怔住了。心玉转脸向姓郑的说道:“郑先生，你让他滚，要提他，我宁死不从，咱们说痛快话，我只当这是被绑票，我给你们钱，你们给我自由。”

郑某哈哈大笑道：“好！痛快！”说罢，向贾鹃魂一摆手：“没有你的事了，去吧！明儿赏你五块钱。”心玉看这贾鹃魂诺诺连声，手和脸上还有血迹，捂着脸，低垂着脑袋，出门去了，活象一只被踢开的狗。

郑某坐到心玉对面，说道:“我喜欢办事痛快,好吧，咱们谈谈条件，你刚才说绑票，也不错，我手下的弟兄是弄来过不少年轻女子，弟兄们玩腻了，卖到新加坡去，马

来西亚去，去陪外国水兵取乐子。谁叫落到我们手里，她是命该如此！”

心玉经过刚才的盘算，并不显出害怕的样子，冷冷地道：“那还不如把人家整死呢。”

郑某微微一笑：“把人整死？那我们弟兄们吃什么？既请来了，就是我们的财神，我们得好米好肉供养着，还得白天黑夜看护着哩。”说到这里，他两眼射出凶光，直盯着心玉，活象一只呲着牙的老狼，摆弄着爪下等待宰割的羔羊：“进了我们弟兄这地盘，没有出去的门，哪一步都有人把守着哩！你刚才也看出这里的阵势，任凭她喊上一天一夜，也没人理这碴儿，她想往外迈腿，我抽她一阵鞭子，再饿她三天！我们这地盘，也没有到酆都城去的路，不给我们赚够大洋钱，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既落到我们手里，任凭她是贞节烈女，也由不了她自己作主。我有绳，把她手脚捆起来，她没法反抗；我有迷药，给她灌下去，她就失去知觉，刚烈的女子我也见过，我让她经过二十个男人，末了还得跪下央求我，乖乖地听我们摆布！”

谷中挺插进来道：“妹妹，你可是金枝玉叶的身体，可得自己救自己！”

心玉知道这伙匪党心狠手毒，丧尽天良，毒似蛇蝎，坏似豺狼，他们说得出做得出，刚才姓郑的是相信我是他们的釜中鱼砧上肉，逃不出他的手心，才敢那样放肆地讲出真相。在这个情势下，自己决不能硬抗，得设法先稳住他们。他们图的是钱，钱不到手，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逼

迫、诱骗；一旦钱到手，他们就真能毁了自己。所以，眼下要让他们既抱着得到那笔钱的希望，又得不到手，这样才不会加害，也才能缓出时间来想法自救，就是自救不成，也才能找机会图谋自尽，保我清白身体。想到这里，并不搭理谷中挺，向姓郑的说道："我把钱拿出来，你们真能恢复我的自由？"

郑某一拍胸脯道："凌小姐尽管放心，我刚才说的，是指对待那些平常的女子，凌 小姐是我们帮老谷的 亲戚，又是大学学生，我们不能无礼。只是凡入我们帮，人人都要献一份进门礼，凌小姐交了这份礼，就是本帮的姊妹，你愿意在帮里作事，保你一生吃穿不愁，你不愿在帮里作事，那就悉听尊便。我郑子范是一帮之主，说一不二！"

心玉听他说出姓名，猛然心中一惊：原来这家伙就是那万恶的匪首郑子范，他本是义姊凤宜的杀父仇人，义姊的血海深仇未报，想不到自己又落到他手里。凤宜正要找这匪首报仇，我要利用这匪徒送信出去，或许他们能够报官救我；我先要稳住这匪首，再设法逃出去，实在不行，也要找机会与他同归于尽，决不能让他阴谋得逞，人财两得。想罢，不露声色地道："我给了钱，你们马上让我出去，我不能入你们的帮，以后也不要再找我纠缠；第二，你们得把钱给我留几千，让我上完学，以后好找职业维持生活；第三，我没离开这里以前，只能我一个住在屋里，白天也不能有男人来啰唣。"

这三个条件，郑子范一一点头答应，便问存款和股票放在何处。心玉说明票据和一点古玩都锁在银行保险柜里，存折以及保险柜单据和钥匙，都放在一个小皮包，托房东太太代存，房东开了个商行，这个皮包就放在商行的铁柜里。所以要取这些财物，必须先找房东把那小皮包取来。

谷中挺早已从意如处得知心玉把动产都存在银行，并把此事报告给郑子范，所以郑子范知道心玉所言不虚，原来匪徒们的设想，是劫持心玉，用欺骗、恐吓、诱惑以及强暴手段，逼迫她屈服，完全控制住她，再一步步勒索她的财产，未料想一盘棋只走了一、两个棋子，这女子就表示屈服，眼看一笔巨款就可到手，所以少费许多周折。当下心中一喜，以为棋路很顺，这女子已入自己手掌，谅她跳不出掌心，财物到手后，再拨弄一、两个棋子，完全控制她也不困难。于是也就表现得十分慷慨，说好由她写信，派人去取皮包。当下给她准备上等饭菜，又派一个老婆子来服侍她。

郑子范当年与何振邦合谋杀害言武举一家，二人瓜分财物以后不久，郑子范便离开当地，二人便无来往。何振邦娶了言凤宜，退职后到天津作寓公，改名何显，这一切郑子范全然不知。他怎么也想不到凌心玉所说的房东太太，就是自己杀害的言武举的女儿言凤宜。听心玉所说，他以为那何太太不过一个年轻寡妇，明天派人持信去取，她给了便罢，倘若不然，黑夜去几个人，连她一同毁掉。他这

样打着算盘，哪里想到，满盘棋这一步失着，便要落个惨败的下场。这先放下不表。

且说容佩馨在心玉走后，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那枚戒指，傍晚时候，由邵老台送往何宅。邵老台到了何宅。一问女仆，知凌心玉一天没有回来，也自奇怪，把信交给凤宜。凤宜看过信，顺便把戒指戴在手上，也未理会。她想等心玉回来，把几件事再向她交待交待，然后就一无牵挂地去办自己的大事。但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夜放心不下。

第二天上午，凌心玉还没回来。这是心玉搬来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到邻近往心玉学校宿舍挂了电话，那边回答心玉并未回校。在家正在猜疑，邵老台也来探听，正都摸不着一点消息，女仆来报说商行的掌柜有事求见。

原来何振邦到天津作寓公，不能把钱财坐吃山空，就出资经营一家商行，聘请掌柜主持其事。日前凤宜曾把全部家产交托心玉，所以心玉知道此处。防备直接说出凤宜地址会对凤宜有所不利，而且把信故意送到此处，也会使凤宜感觉到必有蹊跷。当下掌柜进到客厅，说是有个叫谷中挺的人到商行来要见太太，来替凌小姐拿东西，因太太交待过一概不准往家里领人，所以让来人在商行等待。说时递上一封信，凤宜看出是心玉的笔迹，只见信中写道：

何太太： 家姊来津卧病，我须在此护理，因急需用项，请将前托存尊柜皮包一只交来人带下为感。情可询来人。 心玉

凤宜看过这信，知道事有蹊跷：心玉和自己，情同姊妹，胜似骨肉，断无在信中称自己为何太太之理；再说心玉与自己同住卡德路本宅，送信送到这里，必是迫于不得已；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漏洞，心玉并没有在本柜托存什么东西，信中却说来取什么皮包，可见她送信的目的，不是来取什么皮包，而是送信给我，让我知道她的处境非常困难。那邵老台一听谷中挺的名字，连说这人不是好东西，把谷中挺的为人一说，凤宜更相信刚才的判断，为了探听心玉的下落，与掌柜和邵老台一同，叫了车来到商行，凤宜一人会见谷中挺。

谷中挺一见这位何太太年轻貌美，又有那种雍容华贵的气派，不由两眼骨碌碌乱转。凤宜看出他不是良善之辈，因要探听心玉的下落，不能不虚与答对。谷中挺只说意如来津，姊妹见面十分亲热，不料意如突发急病，心玉脱身不得，所以让他来取东西。凤宜点头，表示相信，只说这东西最好让她自己来取，再忙也不在乎个把钟头的时间。谷中挺推说实在分不开身，亲笔信件也是一样的。

凤宜道："虽说有亲笔信，可是她这包内东西贵重，得一件件当面点清，如果她实在不能来，我们就派人送去，当面交给她。"

谷中挺忙道："那就请何太太跟我走一趟吧！"他心想，只要你去，那是你自己送上一笔财路，来时由你。去时可就不由你了。

凤宜问："在什么地方？"

谷中挺道："不远，就在南市。您去，我给您叫车去。"这小子想把凤宜骗去。

凤宜道："你留下地址，也许我去，也许派别人去，下午准送到。"

谷中挺道："那好，您到南市旅社找郑掌柜，他是我的朋友。"

凤宜听到这个地址，明白所说的郑掌柜就是仇人郑子范，因为这几天在南市旅社周围作了一些查访，知道这旅社正是郑子范所开，自己和他有深仇大恨，几年来忍辱含恨，就是为的要手刃此贼，现在义妹心玉又落入他的魔窟，这魔窟就有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与贼同归于尽，但目前还要拯救义妹，使她平安脱险，这倒要筹划一番。想到这里，仍不动声色地向谷中挺道："你说的郑掌柜，可是台甫子范的？"

谷中挺道："正是，何太太认识？"

凤宜微微一笑："多年不见了，听说他在这里发财，早想去拜望他，总是不得便儿。下午要是没事，我兴许去看看凌小姐，也就便看望郑先生。就是我不能去，这事也好办了，郑先生是南市的头面人物，去人当郑先生的面点交清楚，也是一样。"

谷中挺连声说是，兴冲冲地告辞而去，自以为回去向郑子范禀报，又为本帮开拓了一条财路，一定会大受嘉奖。

谷中挺所言，邵老台在帘后听得清清楚楚，也知道心玉身陷贼手，心内非常焦急。心玉是义弟佩馨的未婚妻，佩

馨被通缉不能露面，救心玉是义不容辞之事；再说这郑子范又正是言凤宜的杀父仇人，自己早有计划代她杀死此贼，如今两件事并成一件事，已经不能迟疑了。于是与凤宜计议，邵老台当时就到南市旅社去探察情况，随时察看动静，要凤宜速去官面报告。

凤宜也琢磨一番，如果只是报个人冤仇，就这机会前去，不惜和仇人同归于尽，但为今之计，还要拯救心玉，看起来势必要惊动官方了，郑子范这类人物是地头蛇，他和官面虽然通气，手眼只能勾结该管地面的公私两面，至于军政上层机关，他是够不上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是何振邦在讲武堂的同学和好友，双方家眷也有来往，正好利用这个关系包抄匪窝，救出心玉。于是回家作了一些准备，随身带上应用的物件，坐车来到参谋长公馆。

参谋长闻听这个案件十分震惊，想不到在本军的警备区内，竟有匪徒利用经营旅社为巢穴，勾结地面为非作恶，青天白日绑架妇女，勒索金钱。这案件正在职责范围，当即分派给侦缉大队当日破案。大队长为了不致走漏消息，把匪徒一网打尽，立即拨派人员出发。

原来心玉被关的处所，正与南市旅馆后进跨院相连，有一条暗道相通，跨院则由郑子范全家居住，左近住户也都是匪党或与匪党联系的人，因此任凭被骗或被掠者如何叫喊全然无用。万一出事，把暗道用伪装堵住，外面轻易看不出来，就可经那边后门逃走。

黄昏时分，正是家家用晚餐之时，侦缉队和一排士兵

突然闯进旅馆，封锁了大门、二门，命令旅客任何人不得出门，有的匪徒企图抵抗或逃跑，只听四面呼喊，只见房上也卧着士兵，冲着大门和跨院架起了机枪。一位中队长率人冲进跨院，只见堂屋饭桌上菜还热气腾腾，郑子范全家，谷中挺和几个匪徒都被捉住，唯独不见了匪首郑子范。

中队长喝问绑架来的凌小姐和郑子范在何处，郑匪家人和几个匪徒推说不知，几个士兵逐屋和套院内搜查，没有发现暗道，中队长见谷中挺眼珠乱转，上前左右开弓给他两个大嘴巴，一脚把他踹倒，喝一声："说！"几个士兵又给了他几枪托，谷中挺这小子最脓包，吓得尿都出来了，浑身颤抖，用手指了指暗道。中队长吩咐一声："绑了！"就搬开伪装，领人冲进暗道，进入关着凌心玉的秘密小院。

郑子范白天听到谷中挺回来的禀报，仔细问了问这何太太的年龄、长相、口音，心中便有些疑惑，一下午也未见这何太太或她派人来送凌心玉所说的皮包，更产生了疑虑。为防万一，打算晚饭过后，趁天黑把这位女财神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据点。刚端起饭碗，便听见外面大乱，说一声："我进去看看。"跳出来，三步两步便进了暗道。这时，他看清了局势，知道是警备司令部抄了自己的老窝。不容迟疑，他招呼另一位看守心玉的匪徒，用绳把心玉一捆，一人持枪，一人持刀，挟持着她奔出后门。

后门是一条小巷，旅社房上和院内同时喊声大作，二

人挟着心玉走了几步，不料心玉忽然呼喊“救命——”挣扎着不肯走。郑子范一见心玉高声呼救，意欲把房上士兵注意力吸引过来，知道这位女财神不容易带走了，也推测到这意外事件的发生可能就出在凌心玉送出的那封信上，完全因为过于轻视了这个雏儿，才落到今天的惨败，不由悔恨已极。见凌心玉还在高喊救命，把牙一咬，右手抽出刀，一刀扎进了心玉的胸膛。

说时迟，那时快，心玉刚一倒下，邵老台出现在小巷里，他一面挡住去路，一面高声呼喊来人。这俩个匪徒已经红了眼，郑子范冲着邵老台一扣枪机，邵老台中了一枪，仍咬牙扑上去，抱着郑子范不松。

这里的枪声、呼声，等于宣告匪徒在此，中队长领人也赶了过来，房上士兵也一阵呐喊，发现了这里的搏斗。这时的邵老台死抱着郑子范，那个匪徒又捅了邵老台两刀，中队长领人追了上来，见郑子范持枪顽抗，几声枪响，几个人同时射击，击倒了两个匪徒。赶上前来一看，另一个匪徒被击伤，郑匪已被击毙，心玉的胸脯在汩汩流血，那邵老台已经死了。

心玉被送到医院，容佩馨闻讯后，爱人伤重，义兄惨死，哭得死去活来。顾不得自己还被通缉，坚持要到医院去看心玉。还是凤宜细心，帮助他改了装，西装革履，并由自己陪伴去医院。这样，谁也想不到苦主会与通缉的杀夫仇人在一起，自然会万无一失。

心玉伤势沉重，又流血过多，已经气息微弱，一阵神

智清醒，见佩馨和凤宜在自己面前，似乎非常宽慰，叫佩馨把她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取下，戴在他自己手上，然后挣扎着握着佩馨和凤宜二人的手，把他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看着两人手上的一对戒指，断断续续地说道："祝你们百年合好！"正是：

旅舍藏奸衣冠侣禽兽，

风尘搆面剑胆识琴心。

封面设计：陈　新
责任编辑：方陆玉



ISBN7-5306-0049-4/I·49

定　价：　2.45元